

IAP. SIN. I

65

天主聖教聖人行實

宗徒
卷一

^{aliquot}
Vita Sanctorum.

auctore p. Alph. Vagnoni S. J.

7. tom.

tom. i. in Apostoli.



天主聖教聖人行實

凡

宗徒第一

司教第二

聖人

致命第三

聖女

童身第六

守節第七

顯修第四

隱修第五

武崇
林禎
超二
性年
堂刻

卷

七

耶穌會士高士志述

聖人行實自序

古者載記聖人生平勲績垂之
後世其益有三其一則丕揚天
主之全能神智其一則闡明聖
人之隱德奇功其一則證驗當
遵之正道矩範三者皆實學要
領世事大宗也

所謂丕揚天主者莫若聖人生時所立名跡先舉十二宗徒其始不越細民質朴無能一蒙天主選擇代行聖道遂為殊智異能不煩習學精識文義徧曉方音通達四遠辨服博學之士使置舊學而歸正道是非天主不

測之能何自致之又觀修士其初即志于精修絕財以居窮約絕色以寶貞潔絕意以從長命三者以為修基其所創善業非庸衆可幾也避陽遜目攻私剗跡役身勞神其恒功也以順為苦以逆為祥厭安甘辛視生如

聖人
死始死反若始生乃成功之効
而已惡知有德又惡知有前功
哉人世視之如神如聖無不敬
仰若其視已如敵如仇每攻克
之夫夫也懸遠世俗超越人力
非托上主全能庸可得耶至若
委身致命及修全童貞之女凡
值道義窘難非特弗逃弗遁尚
自趨躍公庭明證其道無所畏
懼且為義為道或辱于名或損
于身或墮于財或詘于位或流
徙遠方或至殘死刑下則以為
奇遇大幸非第智勇果敢之士
獨建是功即耄耋之氣童幼之

聖人傳
弱室女之稚世世建立奇勲者
不鮮是志是力不因上主垂祐
孰能得之故曰聖人名跡丕揚
天主全能神智者也

所謂闡明聖人者聖人生時切
務隱身晦跡韜功埋名惟天主
大道是宣人世頽俗是正以至

竭力劇神德雖冠絕群衆之上
謙退自處群衆之下是故至公
天主于其生前或死後多端揚
其芳蹟著其功能播其美譽又
令明史紀錄行實為萬世表法
也

所謂證驗正道者由上兩端推

之自生民始惑于邪岐迷于取捨志向彌下德修彌廢惡蹟彌累彌深孰樹之軌儀可望其有特操乎况世愈降情愈偽教愈繁道愈遠各立奇言多用文飾以遂其私計襲取徵信竟使正道混淆安從擇取倘得援引倡

率啓彼迷塗者孰不感激鼓舞忻忻樂從乎故聖人所修善業所遺明訓所顯奇蹟皆人世所當遵之正經也

末學菲陋早志奮修并期裨益同志敢取聖人行實擇其尤著者譯叙成帙言之不文趣易通

之自生民始惑于邪岐迷于取捨志向彌下德修彌廢惡蹟彌累彌深孰樹之軌儀可望其有特操乎况世愈降情愈偽教愈繁道愈遠各立奇言多用文飾以遂其私計襲取徵信竟使正道混淆安從擇取倘得援引倡

率啓彼迷塗者孰不感激鼓舞忻忻樂從乎故聖人所修善業所遺明訓所顯奇蹟皆人世所當遵之正經也

末學菲陋早志奮修并期裨益同志敢取聖人行實擇其尤著者譯叙成帙言之不文趣易通

耳惟同志者勿鄙夷置之
崇禎己巳孟秋

耶穌會士高一志述



天主聖教聖人行實

凡七卷

耶穌會 後學 高一志 述

郭 居靜

同會 陽 瑪諾 訂

費 樂德

十四位宗徒聖人行實卷一目錄

一伯多祿

見一張

二安德肋

見十三張

三若望

見十九張

四長雅哥伯

見二十五張

五斐理伯

見三十張

六次雅歌伯

見三十張

七多默

見三十張

八把耳多祿茂

見四十張

九瑪竇

見四十張

十西滿

見四十張

士達陡

見四十張

士瑪弟亞

見五十張

士保祿

見五十張

古巴兒納伯

見六十張

十四位宗徒聖人行實卷之一

聖教中親炙耶穌及聖母之事跡者無切乎耶穌在世立教之時所擇十二位宗徒及耶穌升天之後宗徒所請合志協力廣宣聖教而與同列者若保祿及巴兒納伯兩位聖人今依次敘述當冠天主聖教聖人行實七卷之首。

伯多祿宗徒行實第一

伯多祿宗徒之長也耶穌居世常錫以異寵及將升

天日盡界以大教之權。初名西滿。如德亞國百雜意郡人。與父若望兄安德肋俱業漁。以生一日。忽聞兄言。天主降生。始行教化。卽往謁耶穌。親目其所聞聖德。耶穌一見呼其名曰。爾向稱西滿若望之子。茲後可改稱責法。責法大西譯曰。伯多祿。中國譯曰石。蓋天主將大任是人。必先以相稱之名表之也。

伯多祿甫蒙耶穌靈照。猶未定心。仍辭去。越數日。耶穌遊海濱。見兄弟二人捕魚。召之曰。爾輩且隨我。我必使爾以後漁乎人。兄弟領命。卽棄業辭家。拜耶穌爲主爲師。耶穌美其意。每寵愛之。伯多祿最感不敢怠忽。以師之言。師之行。厚益其躬。而進於道德。諸凡耶穌設教施惠顯靈之事。伯多祿皆親炙焉。

時耶穌令聞丕著。士民羣從之。海濱耶穌登。伯多祿漁船。談道。懾衆畢。令伯多祿放船布網。魚衆不勝取。伯多祿始覺耶穌異能。益深信服。登岸行。伯多祿立問曰。吾輩方棄家絕世。惟爾是從。是侍何以

聖人傳實 卷一
酬此望乎。曰。爾輩既棄家絕世。而惟從我。必將百
倍受其所棄之資。且將得償天上常生之恩矣。
時伯多祿妻已死。獨妻母存。病寒熱。伯多祿請耶穌
一往救之。耶穌允許。進榻前。命病退去。倏然平復。
無遺恙。耶穌往他方敷教。一日謂衆徒曰。庶人謂
我何。衆對曰。世人之論甚多。且殊。又問曰。爾等云
何。伯多祿對曰。爾乃正爲契利斯多天主之親子。
耶穌曰。爾幸甚。天上父示爾者。吾將於爾石上立
聖教之基。又托爾天門之權矣。

自是耶穌愈加寵愛。伯多祿愈加敬慕。耶穌嘗說教
中深義。衆所未聞。門人或疑。或怪。有他適者。耶穌
問見在者曰。爾等亦欲流散乎。伯多祿對曰。吾等
將何往乎。惟爾吾主。聞發天言。使聞者常樂不厭
耳。可知伯多祿於聖門中。篤信耶穌。無可比擬。
一日。耶穌欲濟小海。遣門人先渡。忽遭暴風。耶穌來
救。門人初大咤。迨聞耶穌聲。伯多祿應聲赴海。趨
就之。心稍動。便溺。急呼耶穌。耶穌提之登舟。風浪
遂息。獲至岸。

此後耶穌欲顯其光。以堅衆徒之信。卽引伯多祿。若望。雅各。伯三。位登大博爾高山。發奇異光。門人不克當。昏然而仆。惟伯多祿恍惚之間。猶未失志。卽求耶穌定居此山。然耶穌率之避安樂。甘苦難常。訓常勸。俾其明知聖教。修士之器。非苦不成。故先以天上之福。歆引之。後以躬被之難。詳陳之。

自是伯多祿凡難不敢辭。至耶穌將受難日。豫誨諸弟。談將來苦辱。伯多祿慨然。以致力委命。自許。耶穌曰。此夜鷄未鳴。爾將三不識我也。伯多祿止恃

切情。殊未服。時耶穌將被惡黨拘困。先率門人於謙德。乃鞠躬行役。濯諸宗徒足。伯多祿固辭。終聽主命。仍面領聖體聖血之禮。感重恩。佩深教。中夜耶穌自迎。惡黨被拘受辱。衆徒皆散。惡黨旣拘束耶穌。引入公庭。伯多祿憂慘隨之。惡黨或問。爾是耶穌之徒否。伯多祿愕然。誓不識耶穌者。三聞鷄鳴。乃蒙耶穌光照。猛醒痛悔。

從是伯多祿自責自懲。終身不忘。每夜至鷄鳴時。輒垂淚發嘆。卧不帖席。迨耶穌復活後。每顧伯多祿。

聖人傳實 卷一
常憫其憂訓以將來事。一日寵之會席。口授要旨。
伯多祿心受之。

耶穌既昇天。伯多祿應繼主教之職。卽集聖徒請命
天主。以瑪第亞補如大惡徒之缺。至天主第三位
斯彼利多三多降臨。乃以神火煽熾諸聖徒之心。
使其布教四方。不辭窮困。不戀身命也。伯多祿大
蒙天恩。不勝聖火之燔灼。便出談道。初日便化服
三千餘人。繼者益衆。恒訓恒進。不使懈惰。或闢異
端。而釋疑滯。或剖經奧。而質正理。或施靈惠。逐魔
祛病。勵弱抑強。且懲邪褻正。歸化者不下數萬。又
皆同心同志。可愛可敬者也。

其間有夫婦一家。盡賣資產。來獻。欲公之衆人。第未
盡克已。私留少分。不免懷欺。聖人先知之。欲其明
露。乃夫婦執迷。終於隱藏。不二三晨。夫婦盡死。非
命。聖人憐嘆而塋之。因警戒衆友。勿私已。勿欺天
主也。

一日。伯多祿同宗徒若望。朝拜天主。入聖堂。遇一癡
人求聖人施捨。伯多祿視之曰。我無金銀。顧所有

者則施與爾乃呼耶穌聖號令起走病人起走伏地叩謝闡揚天恩衆民傳聞爭來觀之二聖實知自德不堪乘機告衆曰爾等見此病人愈何必奇美我輩至以爲異哉此惟我耶穌聖名之能宜感謝之敬望之於我何與衆旣仰服耶穌之全功益欽聖人之謙德焉由是懷魔感疾目盲耳聾痿痺癱癲及諸癆疾者昇至街市以俟伯多祿聖人一過被其影無弗遂愈者因是聖化大行諸門弟伏伯多祿聖力和協無礙

古教之徒大懷嫉妬嚴阻聖化伯多祿立志不屈面對曰吾儕向所聞及所見實事安能不言天主之命與人之命二者旣不得兼則寧捨此從彼也未幾惡黨拘虐諸聖徒乃聖徒切念耶穌以受苦爲樂受辱爲榮聖化愈盛

時伯多祿聞撒馬里亞名郡已信大教未聞其精義乃親往與諸信人陳細論代求天主降賜斯彼利多三多洪恩事竣還協路撒冷自思廣布聖教終須從近始乃先歷如德亞本國循及近邦隨地勸

善懲惡。除疾祛魔。施惠禱福。人人感動。改俗歸正矣。

嘗至里大府城。一人癱八年餘。命之起。卽起。又至若伯小府。遇大德寡婦。達彼答病死未久。教中被其澤者。會聚哀矜。述彼功德。代求聖人。冀使復活。聖人許之。卽懇祈天主。勿虛良民實望。達彼答竟復活。仍於世間施恩布惠。視昔有加焉。

年餘。聖人還協路撒冷。與諸宗徒會議。分方而往。并定所當持教規。諸宗徒乃先共具紀錄天主事情十二要端。使從教者明知而堅信之。卽所謂亞玻斯多羅性薄羅也。既定。因天主所指方所。各向赴之。雖萬死不辭。若伯多祿所遊多國。曰潘篤。曰加辣濟亞。曰彼弟尼亞。曰厄日多。曰亞西亞等左右諸邦。五載布教。以言以身。朝夕勞神。又於衆中擇其誠德高才者。使持權代爲掌教。而姑以其神能神智通共之。

再至閭第阿紀亞名郡。亦久聞聖教者。聖人喜其俗美。卽定居立座。乃及鄰方。凡七載。所冒苦楚。所化

士民未易殫述。史稱普天下惟此郡於道大有功。有名無可比者。諸從教之人。由是立基利斯當尊號也。既復回。協路撒冷。一則。而廸教下之人。一則。而拜聖母求訓。

當是時。聖教彌宣。從者彌衆。獨惡黨忌嫉日深。謀阻未得。乃誣告於朝。假借國權。抑而害之。時如德亞國王厄樂德。曾爲惡黨殺宗徒雅哥伯。茲又聞伯多祿正爲聖化總領。便拘囚。將加重戮。諸聖徒朝夕祈求天主拯祐。勿長惡黨之志。搖正教之基。天主允許。遣一天神破獄出之。伯多祿如夢。既出。遂醒。謝懌諸門弟。避之。闇第阿記亞府。

時聞羅瑪乃西國王都。又諸異端所聚。欲往抹之。乃率數賢同行。隨處乘便設教。仗主庇信。從日衆。比至羅瑪。爲耶穌降生後四十四載。格老弟阿本朝二年。聖人晤同志之友。先詳述耶穌聖跡。以堅慰衆心。次察京中事勢。因才分職。不使紛淆。布置略定。卽擇數賢徒。散往四方。付以大權。使主教事故。古今聖賢追論聖化大原。無不歸功於聖伯多祿。

無不認識羅瑪獨爲聖化之首。神恩之泉焉。適羅瑪亂不安其居。暫歸協路撒冷。諸聖徒方在患難中也。蓋如德亞人。原從天主古教。教中有古禮。如割損等事。及祭祀用犧牲等儀。近蒙耶穌新改。未能實信。遽舍舊習。反欲強耶穌教衆同之。彼此議辯不決。伯多祿聚諸名士深究與旨。乃絕古教事宜。得無搖惑。

俄有異端甚惡者曰。西滿以魔術衡行天下。忽至羅瑪。朝野宗之。至以天主之禮享之。此聖人屢逢屢闕。隨在驅逐者。茲復肆毒大都。聖人不勝憤。促往羅瑪。聖門諸弟述西滿之妖誕。或曰。不知作何語。書何符。忽然狂風暴雨。迅雷大作。或毒蛇異獸。憑凌肆虐。或令石木之像。自能運動。或赤足履炭。或駕魔飛空。或變石成餅。或不關門。而通達無礙。且毀破狴犴。解釋桎梏。使罪人脫走。由是大小尊敬。以爲神異。伯多祿聞此。輒往與辯。未服。乃約曰。吾明陳道理。汝不通。吾明攻汝邪。汝不反。則柰何哉。今試取死屍至此。汝能令其復活。足證汝教爲真。

民宜從汝。不然而我令復活。則我所傳之教獨正。民應歸我矣。西滿乍聞躊躇難應。又恐受辱。遂許之。衆果以屍來聚觀之。西滿當先用呪呼魔至。令屍復活。諸魔趨命効力。左右提振屍則微動而已。伯多祿兢兢業業叩首祈求天主。於此急時。顯其神能。證我聖教。脫愚民於異端之惑。祈語未訖。死者神魂復轉身中。起立行動無恙焉。觀者猶未信。或拊摩試之。或問答探之。然後盡人感悅。頌服真教。西滿負慚而退。未幾又揚言於衆曰。爾等既棄

我從野老。我當於某日升天。降多苗苦困。爾等聖人聞之。卽與門弟致齋虔禱。倍功以防邪計。至期西滿集衆登高。駕魔而升。果然騰入雲中。衆訝以爲大神。且呼且讚。伯多祿痛愚民蔽於幻網。卽祈天上大父降祐。勿使狂志得遂。妄事得行。乃蒙天主允許。命諸魔捨之。魔卽捨去。而西滿失據如迅雷下地。折其足。竒哉。殆哉。狂者欲假其所無之翼而飛。乃失其所有之足。而跛於以示夫妄圖分外者。卽遭分外之戮。兼復失其分內也。西滿悶絕復

魁令其黨昇出城外。傷重。次日死。於是都人翕然
竒異天主之聖力焉。或讚美聖徒之功德焉。

又或有哀矜西滿者。誹怨聖人者。國王素寵西滿。聞
之不勝恤。不勝恨。欲代爲復讐。但聞聖人爲衆所
戴。姑俟之。當是時。都中有大家女。矢守童身。王荒
淫。知是女貞好。欲致之。百計不得。既不勝淫慾之
熾。又不甘見拒之耻。卽誣以大罪。將重刑之。寃其
故。因知受教於伯多祿。故定志潔修。以此愈忿聖
人。令捕囚之。教友或豫報聖人。懇其潛避。聖人不

從。必欲爲道委命。衆強之益切。益以聖教根基未
深。未固。衆人孤弱。乃使之無父可恃。無主可依也。
聖人感憫諸友之涕泣。暫避城外。出城忽見耶穌
入城。恭問曰。吾主何往。耶穌曰。我往復被釘十字
架上。伯多祿卽爽然明達。耶穌聖旨默然遂回。聚
諸門弟告之曰。主命不可違也。至於斯時斯地。則
迎難致命以証聖教之實。吾所甚宜。亦所甚願矣。
次勸其固操美業。益吾聖教根於苦。非苦不可成。
就何須望勝而憚敵哉。言畢。謹辭諸友。惡役突至。

拘送之獄。

時聖保祿已先在獄中。不期而會。正爲可喜。相與協志。從獄中傳道。施神恩。療疾病。脫患祛魔。凡求教求濟之人。無不滿志者。其獄卒兄弟。恒聆聖訓。又恒觀其靈行。其德光。亦皆醒悟。歸正。凡九月餘。惡官枉法。擬死。依國制。先毒加笞杖。然後驅之城外。以服終刑。出門。二聖各相慰勸。欣然相別。赴受難之處。保祿別有紀。

伯多祿則地名金山。望視刑具。不勝快喜。叩地感謝。天主曰。小役蒙主賜十字架。何以當之。惟望我主於此迫切加祐。勿使墜志耳。言訖。自就架下。更求役卒倒釘之云。往日吾主耶穌立釘。今小役敢與之等乎。役者如言。欣然勸慰諸友。畢。以神以目。以足向天。依彼十字架。如階梯。直登天上也。時天主降世後。六十九年。夏至後七日。按長曆爲漢明帝永平十二年己巳。居位三十五載。後來柄教聖賢。未有若斯久者。

聖人死。門第非特不懼不散。益堅大志。明見耶穌神

能及其教之篤實。不辭致命矣。聖人遺骸。門人謹收。依俗用香液殮。且誦經言瘞之淨地。所謂兄弟加諾是也。

從此諸被化者。始圖二聖之像。傳於天下。使衆人常念其功。法其德。若羅瑪京都。幸蒙二聖設教致命。迄今常爲教化之首。至後哥斯當定氏爲王。始建寶殿。欽崇之。使四方來朝。享祭。祈求恩福也。自是諸西王侯士庶。時時赴京。親謁聖墓。

安德肋宗徒行實第二

安德肋者。伯多祿親兄也。家世漁人。而仁心爲質。不慮財貨。惟憂道德。聽善言。見正行。莫不稱爲師。而力效法之。是時若翰大聖隱居苦修。相機勸民安德肋聞風趨拜。多感神德。且習聞正學。目覩靈事。因決志受業。

一日同行聖若翰仰望耶穌經過。謂弟子曰。是乃天主聖子降生此世。以拯萬民之罪者。安德肋聞之。遂携一友從耶穌求教。耶穌止步問曰。汝意云何。

安德肋對曰。吾主之寓何在。耶穌引至寓談竟日。幸達天主降生正旨。歸告其兄弟曰。經典所載天主降生者。吾已遇。不可不歸依也。卽率之。造見從是兄弟遊於聖門。聖人旣蒙天主洪恩。未嘗私受先推及其至親共之矣。

旣蒙聖寵。尚服故業。渙於海濱。一日耶穌見之。招之。從此棄俗。從命。終身侍側也。時耶穌聖名四達。遠人觀光。有不得自通者。以安德肋恒侍求先容。未有不通。至耶穌欲造顯聖事。或陳設深訓。無不攜安德肋爲證。其功於聖門可知矣。

耶穌升天後。宗徒議分化天下。安德肋至細第亞國。因遍得辣齊亞與其左右鄰國。終至厄肋齊亞名邦。隨處顯設靈奇。廣施恩德。以信言實行化服百千萬人。俾其去邪就正。嘗至各陵多名郡。值一老人。雖已在教。猶未克其私。迎聖人告曰。吾欲絕棄生前之染。豫防身後之患。奈習於邪侈七十餘年。未能遂改如何。安德肋憐之。先齋數日。祈禱主祐。然後令老者齋戒自責。六月之後。漸忘舊習。日進

於道終幸升天。

後移赴他方。遇一年幼者。來求振拔。聖人問何患。對曰。小人不幸遇無行之母。誘我於不潔。拒之不禁。慚忿。誣告於官。如我欲污之者。至陷我大難也。雖然。我寧死刑下。定不泄母氏之非已。聖人嘉其意。憫之。然後同往公庭代訴之。官初未信。欲加其子上刑。當此危急。聖人感切祈求。天主降賜聖祐。白其是非。頃之地震天鳴。轟雷橫掣。官失色墮座。衆亦神駭膽落。昏暈若絕。而彼讐母正受誣告之戮。死不復生矣。以是聖人感謝主恩。仍求賜救諸人。天主允許。卽令仆者復起。因是聖教之能德愈彰。從者愈盛。

安德肋乃出遊。罷大臘。大府府中士民已奉天主聖教。有太守厄日亞者。新任知民之從教者三分有二。卽設嚴柰。凡行教者罪無赦。聖人甚傷之。徑入公府直諫曰。爾居民上柄權以判民事。柰何自恃。不思天上猶有審判爾事之嚴主。勿畏敬之乎。官曰。吾聞爾闢土神明教。毀其祠。燼其像。火其書。而

國主所禁之異道。爾乃傳之乎。安德肋先辯主神之虛誕。次陳天主生天地萬物之正義。并其降生救世慈旨。蓋謂耶穌欲出萬民於陷溺。乃不避諸難苦。甚至甘冒有罪之重刑。而釘於十字架也。倘使天主無是慈情。無是苦行。則生民之罪何由可贖。以免地獄之永患。登天堂之永福乎。卽此十字架中有大味。涵焉大德。藏焉。惟智者能知。非愚者可測也。太守笑之曰。如斯迂論。明智之士其誰爾信。汝今亟從吾令。改爾狂志。不然請受爾所讚十

字之患也。聖人再明耶穌乃萬物之上。宜敬邪神異端左道。宜斥。且曰。若爾所指十字之患。吾願之久矣。

太守一時無以置喙。姑拘囚之。士民彌感聖人之德。彌憎太守之虐。幾欲強脫聖人於獄中。聖人切禁苦諭。勿亂法。勿以讐情報復無道。蓋吾聖教。但以堅忍積德累功。是耶穌所躬行。而吾輩當效者。衆心始定。惟祈太守悔悟。乃太守次日復召見聖人。曰。爾狂志曾變否。答曰。背邪向正。理也。背正向邪。

安敢從令。吾固謂捨耶穌聖教而欲見世圖真功。來世圖真福必無所由。又何變易之有。我死不悔。太守曰。愚民被汝蠱惑。若汝復爲之解。予則縱汝。倘終然不悟。恣狂不返。不免上刑。誰則汝拯聖人。責之曰。當死之子。逮今吾與爾以理爲辯。卽望爾以人心從人理。何反傲頑不變。至欲陷我於惡可乎。爾勿妄冀吾戀性命惜苦難。而背吾主也。斯命原借之於主。或遲或速。未免還之。得爲正道死於非刑。是則將增吾功。而倍爾罪。何懼何忌之有。

太守聞言大怒。令壯役七名。迭用杖索。毒被四體。流血盈庭。聖人不爲屈。談笑自若。且勸勉衆民不止。太守愈怒。令造立一巨十字架。生縛聖人架上。蓋以此緩刑甚苦之也。旣行。衆民感傷相謂曰。斯人者德聖而惠普。中立不倚。何罪至此乎。相率遮道。聖人忘已危急。樂且不勝。更勸民勿止吾步。勿阻吾福。躍然前往。及望見十字架。乃俯叩仰頌曰。亞物聖十字架。向者以爲犯罪之凶具。絕可畏者。自受吾主聖肢。而染其血。反爲至寶至尊。絕可愛也。

吾素願爾隨處覓爾茲大幸遇爾何慶如之語畢疾趨就焉自褫衣裳兵役不念其高年盛德恣意慢虐纏縛架上然後立架懸空笑諷良久

士民觀聖人空中苦懸深爲哀痛且哭且號或稱其功或述其恩或奇其事皆感謝慘傷之惟聖人獨知其福最安其分雖累日長懸猶上謝主下慰民章教勸善萬民旋繞而聽已信者愈堅未信者皆服太守見聖人久懸大衆不散恐亂作仍欲囚之役者奉命往舉手解縛手遽痿痺於是聖人恐脫

於架而失大功卽呼告耶穌曰至慈聖主吾雖不才仗庇聖德望勿使生脫於此架也乃爾旣爲吾主吾師吾平生所戴所事者至於此時祈賜吾神不久居於斯下地而失幸晤可矣言訖忽見異光從天臨照圍繞聖人安居其中俄頃之間靈魂從光中上昇天國

時有賢婦瑪詩米辣者同受聖人之教欲表其敬厚歛聖屍瘞於新塚太守怒欲罪之士民復亂乃止而鬼魔已投其懷殘割摧擾朝夜不寧以死衆視

之以爲天主至靈至公。不使惡官久稽其應報矣。從是聖化益開。從化益多。且篤聖人之墓。每至其受難日。必出香油多少不等。可療諸疾病。其多少卽兆年之豐歉。以是顯其神功聖德。

數百載後。聖教廣宣。有國王感念聖澤。圖致尊崇。乃移聖屍於京都。移時邪魔惶懼。喧呌震天。似不願聖屍來者。是後居民所蒙恩德未易殫述。又數百年復徙至意大利亞國。迄今謹藏於亞瑪兒非名府。一如當時墓中恒出香油。用濟世人。

若望宗徒行實第三

若望如德亞國人。其宗尊且賢。以貧故。偕其兄雅哥伯漁於海濱。時耶穌廣宣教化。忽見聖人修網。愛之。招以爲徒。若望幸蒙聖召。便棄業辭親。決志從游。

旣從耶穌。賜之寵異。每呼爲雷子。豫表其發明聖道。通達四方也。若望愈以日所聞之聖訓。時所觀之聖德。精修之道。以大進。時若望賢母恃子之寵。告耶穌曰。吾主旣寵吾子。敢乞賜吾於主上國置之。

左右何慶如之。耶穌曰：茲爾儕所求未明其勢也。又問若望兄弟曰：若爾等能迎受我將來所受苦難而甘之乎？對曰：能。耶穌曰：雖心志既立，將甘我之苦。第天上國非我所予也。吾上父豫寵者固可望之。顧天上尊可安坐而希倖獲耶。

若望深服主教，愈精聖修。凡造靈事，若望必所目擊。凡施神訓，若望必所耳聞。至耶穌將往受難，豫發惡徒害已之謀。衆徒驚訝無言。獨若望恃愛請曰：誰將悞害吾主？耶穌乃私目如大以將來之難詳

告之。但不使漏洩，恐衆害之也。於是若望矢志忠孝。生死相依，頃刻不離。因此耶穌被釘十字架，臨終時忽視聖母瑪利亞同若望侍側。卽謂聖母曰：汝子在彼。又謂若望曰：汝母在此。從是若望事聖母如生母焉。耶穌既死，若望懸望極切。至復生日，一聞聖音，不勝欣喜，奔趨墓上。幸見所遺殮帛，遂傳報於衆聖徒焉。

一日出海捕漁，耶穌隱命之，得大魚一百五十四。若望首悟爲吾主神功。衆亦悟，登岸得瞻聖顏。後耶

聖人傳實 卷一
耶穌具席坐授要旨於聖伯多祿。伯多祿指若望問將來事。耶穌責之曰。倘我欲存之。俟我再降。亦曷與汝事哉。遂傳言謂若望將不死云。

至耶穌升天後數日。若望便同伯多祿朝禮天主。有呼耶穌聖名救跛者使行之事。於是聖教之能大顯。獨司古教者私忌聖人。嚴設禁約。不使稱耶穌名。然聖人惟天主正命是從。惡黨日益怨恨。乃先囚後笞。再三禁諭。聖人則爲耶穌深幸受辱。曾不少屈。名聞灑瑪里亞。名府信服者多。諸宗徒便欲

借成丕功。於是議推若望偕伯多祿往二聖以言以行勉勵同道之士。使之領受斯彼利多三多神恩。事定。二聖遂順途布教而歸。終至協路撒冷本府。仍持教化。奉事聖母。以所親炙之神教聖德利益躬修。

時衆聖徒議分教天下。若望則往亞西亞中厄弗所。名郡實行。足以踐其誠言。奇事足以驗其正教。居數載。屬邑咸化。第厄弗所宗城也。異端深錮未易倭改。故惡黨造言訟聖人於官。官果深信異端。乃

拘聖人如重犯解羅瑪宗都時國王多彌濟亞諾
又幼習左道性更好虐多行不仁方嚴禁都門之
行教者適聖人解至王親審之聖人辯白是非鳴
攻邪說引述靈事釋破諸疑王頗奇之然蒙昧已
久不易開發乃恣其惡性烹油沸鼎投聖人其中
聖人欣然釋衣赤身入鼎伏耶穌神力略不見傷
左右刑役反被燒死王愈奇之遂驅於罷德末遠
島。

島民野甚不知倫義以掠殺爲事聖人隨才訓誨竟
率之於道聖人又蒙天主大開明智顯示諸將來
之變因筆之以垂將來迄今千數百餘載賢人傳
士註者多解者少也當時羅瑪都中前虐王以民
叛死後人反其政令無辜被逐者得返其業聖人
聞之欲還顧所化士民以相憫勉雖島民涕泣攀
留但與安頓教事竟歸厄弗所舊郡郡民迎接如
父母復生。

聖人依然執業勸人勤修聞異端邪說惑民卽始誌
錄天主降生救世深旨及在世所遺聖跡非特障

當日之邪流乃表章聖道。至今灼然不凌夷於疑亂者。此書力也。

史記厄弗所有一從教者。初甚富。以他故業日落。負債甚多。無法可脫。輒求死脫之。覓巫者爲置毒。依畫十字服之。不死。疑巫者未盡力。乃令更置毒液。如前畫十字服之。仍不死。於是恨巫。巫亦自怪。究其故。知十字神能解散諸毒。巫始感服聖教。便屏魔術。而投若望聖人之門。聖人問其故。召服毒者至。善言憫之。令採野草一束。畫十字。命化爲黃金。予之曰。以此酬債。餘者自贍。

他日遊近郡。化一年幼者。聰穎非凡。蓋教中英器也。聖人行時。託於本郡司教者。橫遭惡友引誘。爲非甚至野外。行劫數年後。聖人復至其地。聞之不勝痛切。卽乘馬野外索之。方與數寇並驅。遠見聖人疾馳避焉。聖人追呼曰。兒勿走避。老父汝罪雖重。且勿失志。勿憚其罰。我雖朽腐。亦可代負。甘贖之。奈何逃我。其人聞言。感聖人殷慈。下馬伏地垂首。涕泣悔恨。悲傷聖人痛哭。援其手。令起慰安之。徐

勸之。令矢志改圖。可望天主赦宥。自是引入城。從容訓諭。復其本心焉。

若望聖人切愛天主。推愛世人。常樂人之樂。憂人之憂。愚昧者啓迪。不厭弱行者優容。不怒雖甚濟惡。但矢心遷改。必援之。勵之。唯左道輩。則嚴闢之。蓋云惡類之毒螫。非逮爾躬。必辱爾名也。聖人凡遇其門弟。必講相愛之情。每勸以相恤相恕。或厭其朝夕。是言槩無他論。問之聖人曰。勿怪。此耶穌尊命成聖之功。千萬惟是備焉。諸善功。非據仁德。必虛而不實。何足爲美哉。是故聖經云。仁愛之德。獨爲聖教之終。聖命之全也。

聖人年德並高。甚冀升天上。面主聖容。耶穌鑒而許之。乃豫示終期。聖人會諸門弟。勸諭已訖。引之登山。令作大坎。始辭門弟。更以教語丁寧。勿怠勿忽。語畢。欣然入坎。異光倏至。圍繞其身。卽時神魂自出。升天。大享聖德之榮報矣。壽九十有三時。耶穌升天後六十八年。按長曆爲漢和帝永元十三年辛丑。其生前死後有靈事焉。爲其所造有道跡焉。

爲其所遺有衆民焉爲其所化悉廣且大不易條舉。

長雅哥伯宗徒行實第四

聖門宗徒有兩雅哥伯以入門先後序之斯則長也。雅哥伯如德亞國人也。與若望同胞爲耶穌親屬。耶穌始行道卽召其昆弟爲宗徒雅哥伯遂偕其弟辭親絕世。因蒙耶穌寵異雅哥伯不負慈恩自克自勵。

至耶穌升天後始順主命傳道於本國都協路撒冷。循至撒瑪里亞名郡。士民響應惡黨嫉之遂適意西巴你亞文邦初立教卽化高士七人訓誨旣久。

分遣巡遊界內百邑行道勸衆而聖人則之撒刺
卧雜名府久之信從者寡聖人憂之聖母瑪利亞
在如德亞國相去甚遠乃默識聖人之憂遂托神
力忽顯於聖人前釋憂致慰慰畢囑聖人創建聖
堂於此地以永存聖恩云吾知此地將來必欽仰
吾子耶穌及母氏也言訖不見聖人感激如獲復
生遂創聖堂致敬聖母繼而倍功窮力以廣聖教
賴耶穌及聖母洪祐不日信從者衆矣

又數年領主命返如德亞國臨行聚教中人告之曰

吾在斯久未忍相別今乃天主命我歸不得不順
我有遺言惟爾等無忘夫我來此非我志天主命
也吾又久居此宣闡大教亦非我能乃耶穌及聖
母祐也吾得遇爾等多見信從亦非吾力所致乃
主寵而擇爾吾今更無他言惟欲爾等深感主恩
以精修之功圖報萬一倘爾等願冀全功則必以
愛天主之心推及於人以其所幸受之教益善之
利之蓋仁人忽得異寶必弗藏之筐篋掩之地中
若然者非特不仁亦不智矣天主聖教至寶也倘

懷之在已。不施於物。得罪不淺。言畢。衆徒感泣送之登舟。

聖人遂還如德亞國。會晤諸同門。及耶穌聖母。仍復談道勸民。國人久習舊教。偏執不服。反欲害之。託一最惡人厄兒。末日溺者。此人以邪術深得衆心。先遣一徒非肋多。使明攻聖人。以魔計窮之。非肋多潛入聖人之堂。察其言行。欲乘隙陷之。乃聖人所言所行。無不超絕世俗人力。合乎天理。非肋多如深寐忽醒。不覺跪叩聖人足下。盡告其過。懇入

聖門。聖人鑒其心。卽收而訓之。厄兒末日溺愈怒。急圖雪恥。乃令魔拘縛非肋多於他處。非肋多果寸步不能移。聖人知之。付所恒用悅與之。非肋多方入手。諸魔頓散。非肋多復歸。厄兒末日溺更憤。復令魔并縛聖人。及非肋多來。如前致力不能效。聖人反令魔拘厄兒。末日溺魔不能逆命。率至前。聖人令非肋多稱耶穌名號。釋其索。魔遂遠退。厄兒末日溺明見聖人異能。卽信服聖教。盡棄魔術。猶恐爲魔所攻。祈聖人神力護之。聖人賜之一杖。

厄兒末日溺既恃主恩。卽取諸呪魔書當衆焚之。
蓋凡轉心圖改者。非特欲明避罪惡。尚宜塞諸罪
之微端。不然改遷之功。將日墮。罪惡之積。將日重。
矣。况邪書之害。恒擊吾目。使吾嗜之。不離。因之誘
動於邪。不滅其跡。非害我。必害他人也。

厄兒末日溺既歸聖教。國人見其計不遂。反大益於
聖人。不勝忿更議他策。時協路撒冷爲國都。有多
兵防守。惡黨賄令毀辱聖人。聖人不顧如舊設教。
益反覆証述天主降世濟人之仁旨。惡黨不堪。遂

拘聖人。恣意詈撻。然後聞之國君。國君厄樂德迷
於政。不待明審。卽如惡讐之意。坐聖人死。聖人往
受刑。途遇病痿痺者。乞哀。聖人諦視。稱耶穌聖名。
便令起。病人聞聲遂起。舉手措足如常人。惡黨相
視默然。中有若西亞者。見聖人神能。捫胸醒悟。伏
歸聖化。惡黨怒而奏聞。亦斬之。

聖人臨刑。洒然自得。卓然自立。不辯黑白。不萌報復
不生怨尤。欣欣爲道委命。立教中首重之功。享天
上無窮之福報矣。門人遵天主命。恭殮聖軀。送至

厄兒末日溺既特主恩。卽取諸呪魔書。當衆焚之。
蓋凡轉心圖改者。非特欲明避罪惡。尚宜塞諸罪
之微端。不然。改遷之功。將日墮。罪惡之積。將日重
矣。况邪書之害。恒擊吾目。使吾睹之。不離。因之誘
動於邪。不滅其跡。非害我。必害他人也。

厄兒末日溺。既歸聖教。國人見其計不遂。反大益於
聖人。不勝忿。更議他策。時協路撒冷爲國都。有多
兵防守。惡黨賄令毀辱聖人。聖人不顧如舊設教。
益反覆証述。天主降世濟人之仁旨。惡黨不堪。遂

拘聖人。恣意詈撻。然後聞之國君。國君厄樂德迷
於政。不待明審。卽如惡讐之意。坐聖人死。聖人往
受刑途。遇病痿痺者。乞哀。聖人諦視。稱耶穌聖名。
便令起。病人聞聲。遂起。舉手措足。如常人。惡黨相
視默然。中有若西亞者。見聖人神能。捫胸醒悟。伏
歸聖化。惡黨怒而奏聞。亦斬之。

聖人臨刑。洒然自得。卓然自立。不辯黑白。不萌報復
不生怨尤。欣欣爲道委命。立教中首重之功。享天
上無窮之福報矣。門人遵天主命。恭殮聖軀。送至

意西巴你亞故國。涉海登岸。卽就潔地。造新墓塋。之時。耶穌升天後十一年。按長曆爲漢光武建武十一年甲辰。後經喪亂。聖墓遂湮沒無知者。約五百載後。天主欲顯聖人之碩功。賜澤下民。乃深夜發異光照其墓。若此者累日。民衆或見或聞。始徧聚而祝祭朝禮。不數年移於工波斯得辣府。後國主感其神恩。建大殿。移奉聖軀。使衆民瞻拜。以求福祐。從是意西巴你亞諸國奉聖人爲恩主。水旱瘟疫寇患未嘗不禱祈而獲其振拔也。

數百年後海寇來侵。徧行劫掠。國主徵兵禦之。造次失利。國主收集潰散。計無所出。忽念聖人平時每挾國難。號泣致禱。聖人赫然顯現。慰之曰。勿懼。且再戰。吾保汝破之。國主奉命。平明拔營迎敵。寇兵果披靡。殺傷過半。國主大勝。感仰聖恩益高。其殿宇以彰聖蹟。迄今境內境外。凡遇寇盜災難。多呼聖人名號。則蒙神護焉。亦非止一國。凡奉教諸邦。篤信尊敬。無不顯著也。

斐理伯宗徒行實第五

斐理伯如德亞國人。幼承親訓。讀書學道。蔚然有賢聖之望。斐理伯內既成學。始出就賢師。習古經典。因獲知天主將降生救世之深意。多思望之。多稱嘆之。

一日適聞人言。近有神聖者。豫知來事。洞曉衷藏。爲民捍患祛病。逐魔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斐理伯感慕。便往拜謁。幸逢耶穌收羅聖徒。遂師事之。自是立志精修。便以勸人。遇故人納大者。卽引進聖門。

耶穌一見曰斯忠直無僞人也。納大惶恐對曰。吾主何以識我乎。耶穌曰。斐理伯未召汝。汝棲遲某樹下。此時吾已鑒汝矣。納大聞言驚服。因識耶穌大異於古今諸聖人矣。於是日益勤修。耶穌愈寵而教之。

一日衆從耶穌於野外。以承聖業。近百千人追隨。數日乏食。耶穌惻然不忍。且欲借以試斐理伯。問曰。衆隨我不食三日矣。更枵腹歸。幾爲餓殍也。對曰。欲市食。二百金尚不足供。柰何。耶穌令衆席地。列坐。取一人所賫麵五餅。小鮮二尾。以神能分散於衆。克然有餘。斐理伯深悟聖師之惻隱。及其神力無所不至。

他日有遠方數人聞風來歸。求見耶穌領教。祈斐理伯先容。斐理伯遂與安德肋引見之。親受大業。因是知其有功聖門匪淺鮮者。

三年後。耶穌受難復活升天。諸聖徒依其神命。各適一方。斐理伯往亞西亞上國之界。正如太陽普照。布福萬民。所至闢邪逐魔除患安民。民心旣信。遍

毀魔室立天主聖堂。以便行禮而定善民所歸之
福地。又擇賢弟子數人。任之諸方。使代督教務。聖
人周流巡歷二十餘年。然後入非利日亞鄰邦。至
其都聞宗殿中有怪蛇。愚民敬之如神。祭祀祈福。
聖人憫焉。乃造殿中。伏懇天主允許。令妖蛇自裂
死。座下衆民視之。憬然乃頌聖人異能。第有惡黨
失妖蛇之利。大怒且圖報復。齊心殫力害之。以重
罪數端。誣告聖人於府。府官聞而且惑。拘聖人囚
之。次日廷審。卽以暗殺妖蛇案其罪。令全服終刑。
役者先以棘杖笞之。繼以鉄釘釘之十字架。終拋
石殺之也。聖人以苦難爲真福。不惟愉然感謝天
主。尚求赦害已者之罪。於時天響地震。山崩谷填。
室屋相擊。撞傾毀震壓惡衆。役者方立十字架旁。
橫肆譏侮。忽墮坎穴。大衆心寒股栗。幾於顛仆。是
足顯證天主大能。并聖教爲真矣。

聖人門弟相喜相賀。因以相勸。必欲脫聖師於十字
架焉。然聖人定於成功。反懇天主早收其神。終死
是間。無失此機。天主允許。於是衆神解軀殼之纏。

聖人傳
卷一
三十三
飛明天之上。億萬年長享無窮真樂矣。於是天寂地寧。氛亂悉絕。百姓亦稍安無恐焉。門弟依禮厚葬之時。天主降生後五十四年。按長曆爲漢光武建武三十年甲寅。後來未知何因。司教令徙聖屍於羅瑪。至今尊之衆宗徒公殿中也。

次雅歌伯宗徒行實第六

次雅歌伯亦如德亞國人也。於耶穌爲中表。古史曰。聖人從母胎時。卽賦有聖德。幸去原罪之污染。創精修之美基。自幼志於高潔。視聽言動凜凜兢兢。若其克己之嚴。使口體不得少縱。僅存其所必需而已。爲己爲人。跼叩天主。不間晝夜。額膝重趺。遠近賢愚。無不戴仰之。爲正表。欲親炙其體光。沾其神澤也。聖人顏貌彷彿耶穌。晤拜之者儼若晤拜耶穌焉。

聖人言行錄 卷一 三十三
追諸聖徒將散四方。先議立聖雅歌伯權司本都教化。登位以後。聖徒之在都門者。凡遇公事有疑未決。必就議於聖人。請其確旨。在外者不遠千里。亦皆如是。至士民恒瞻聖模。時聆真訓。日沐神恩。從信者不期而衆矣。

惟古教之徒。愈加讐忌。同謀害之。陽施陰設。千百其計。然大江之流。豈能障塞乎。讐黨技窮。知不可強圖。姑以順誘。時有大堂爲聚衆談道之處。惡黨請聖人於此議事。既畢。古教官亞納諾故爲好言曰。

吾師爲士民仰戴。古今聖賢無可比者。第吾斯教。卽天主最初賜諭。令民持守。曾有可疑者乎。又觀斯殿。亦古明君所建立。以事上主也。邇來士民惑於新至之妖說。浸尋四散。大殿之禮儀。忽廢將不復興。凡懷天主者。觀之無不痛心。吾欲拯之。無力可施。惟吾師旣慕天主。萬物之上。當於斯殿之中。存想此事。宏施鼎力。一相濟助。免公患而應民望焉。蓋吾師得民久矣。苟賜諭無不從者。

聖人聞言畢。姑且應之。期於某日復會。期至。諸司古

聖人傳實 卷一 三
教者畢來推聖人高坐衆司教者左右聽講又故
爲好言論衆人傾聽神言勿忽次設問曰衆在斯
特仰神師明示所當避之邪及當從之正愚民迷
於新立之說漸誤大教敢問彼民所稱耶穌者乃
何人而耶穌所立之教爲何教聖人曰耶穌乃天
主親子現在天主罷德肋之右坐日後從彼而來
審判萬民仍隨各所造之善惡必行賞罰之義勿
疑也

言訖讐黨聲若震雷誼言曰仁義之君子亦若是乎

何乃顛誑敢陷吾衆於大謬哉須臾之間狂譟不
已遂有持石擊聖人者衆益唐突逼迫從高坐推
墮於堂聖人傷損雖深猶泰然不失正容惟恤讐
人之昏蒙而祈祝天主曰吾主吾大慈主請鑒之
請勿罪之斯一切人實緣不識致其然耳惡黨聞
之轉加讐惡如欲滅猛火而澆之油愈增烈也衆
視聖人仆地氣尚未絕復持石擊之或執木棒毆
之聖人受苦至是終不動心略無音聲默然含忍
禱祈天主堅其心志增其力量不使屈於患難又

求赦宥其讐人之罪也。祈畢通身傷損四面流血。安然瞑目而逝。靈魂受其盛德之報。升天上國矣。時耶穌升天後三十餘年。按長曆爲漢明帝永平六年以後也。聖人既死。門弟殮其聖屍。瘞於大殿之側。後數百載。遷於羅瑪。

多默宗徒行實第七

多默如德亞國人也。自守薄業。養親盡孝。耶穌見其正直無僞。選爲宗徒。聖人既從耶穌。事事忠篤。克已崇德。至爲勤勵。迨耶穌將受難時。諸徒各懷恐懼。勸請暫避。耶穌必欲往就。以成大事。獨多默立志高實。勸衆徒爲義同死。勿離聖師。勿生畏志。衆徒從之俱行。

及耶穌受難復活。身發異光。俯慰衆徒。時多默不幸他出。未及目接。及歸衆告之。多默皇皇未信。曰。吾

非目擊其兩手中釘傷并入吾手於其育必不信
若言矣。又八日耶穌復如前臨慰諸徒。因詰多默
曰。爾來視吾手。以爾手探吾育傷。勿懷疑貳。多默
謹凜奉命。便視之。探之。更復受主恩內照。大呼曰。
吾主。吾天主。奚勝福籍也。於是耶穌藹然責之曰。
汝視我方信。不若其不待視而信者。乃真福也。嗚
呼。耶穌一時許此聖徒。疑其復活之大故者。謂何。
蓋以一人一時之疑。預釋諸後來之疑。以一人探
其身傷。永爲萬世可憑可信之證耳。故有聖賢解
之曰。多默猜疑之弱。較他易信之強。利吾聖教尤
甚。以一人之蹶。爲後來之鑒也。蓋曰。聖門高第。稍
遇難處。猶惑而有失。孰敢自恃。迄保其全功乎。第
論多默之疑。雖其一時昏溺。然復以振立之速。信
認之篤。大足補之。彼特視耶穌人像。特探耶穌人
形。而人像人形之中。藏有天主之性。則信認而欽
崇之也。

此後耶穌昇天。聖徒分方傳教。多默則往南北印度
諸國。又過黑人廣土。日久歸化。遂循小西洋海濱。

徑造加辣米納

今稱馬里布耳是也

大郡。居之闡教勸人朝

暮不息。更以靈奇事跡。闢邪驅魔。振救人禍。患不久從化者千萬人。

是時聖人欲建大殿。會衆民行瞻祭之禮。民爭盡分効力。有巨木擬作梁。百千人舁之。加以象力不能動。聖人出一言。命之自移。置其處。又殿中聳石爲十字架。上有刻字。豫指後來之事。云日後凡海水至斯石。便有白面人從遠方來。復新我所傳之道。果千百載後。有海水泛溢。至石。便有白面人從大

西國航海數萬里。入其境而宣揚天主聖教也。

當其時聖道大行。門下弟子日衆。聖人卽分命。遍遣之。代行教化。嘗偕數弟子周流西海。及於中華。後從陸路歸。自是往來。門人接踵數百年不絕。故中華至今多存聖教舊跡。名曰十字架教。蓋自耶穌爲民受苦。被釘十字架。聖徒遂以十字架爲尊。延至中華爲新教名號也。惜乎後學失傳。或漫入佛家。或畧識天主。而誤入異門。或絕一切教法。而流蕩無所歸向。哀哉哀哉。

當聖多默在瑪里布耳時國王撒加末聞風賓禮之
講解既明遂從聖教百官萬民皆悅而歸之第左
道之徒因之失勢謀殺聖人適聖人謝冗於城外
靜處獨修默道補養神力惡輩知之蠡湧而至槍
矢棒石交下卽時仆地聖人恬不之怪若無傷者
正色仰天而卒時耶穌升天後四十二年按長曆
爲漢明帝永平十八年乙亥門第聞知奔趨痛哭
各述神功各稱聖德終殯聖屍於其所立之聖殿
而高瘞之以聖人生前所携杖死時被傷之槍及
所流血一罍并收墓中以存聖蹟迄今存焉

彼時瑪里布耳之徒衆確守聖人所貽教規凡一千
五百餘載雖經國亂未嘗棄置至今九十年前大
西國士航海至其國國人益復習熟其教得安享
太平之益也又其地曾取聖名以爲郡名多蒙聖
福每年於聖人瞻禮前三日諸人聚會殿上必見
臺上石十字架從白色變黃黃變黑黑變青青復
變白多變之間又常見有血漣漣流至足染其所
收血罍之悅也倘不然者是年必有國患故聖人

令聞愈以四達。凡教中教外士民。無不恭趨祈禱。亦未有不獲靈應者。

又彼方土俗。一則多生蠅虫。一則恒缺甘水。惟聖人之瞻禮日。則蠅虫盡滅。甘水皆足。蓋天主以此顯聖人卓越之功德也。

又聖人當時墓前。常懸燈晝夜燃照。膏不益。火不滅。又記。彼殺聖人之惡黨。其子孫雖強引之。終未能入聖人之殿。沾其恩澤。是知天主懲罰惡類。無止期矣。

把耳多祿茂宗徒行實第八

古聖事蹟。未能全傳於世。學者憂之。幸獲其未盡亡者。烏得不重視之。亟傳之。把耳多祿茂宗徒所陳神訓。所造奇事。十失七八。茲述其略。可顓推焉。

聖徒乃如德亞國人也。務微業爲生。卽志於道學。忽遇耶穌行道。蒙選入宗徒高等。遂矢志絕俗。精修至耶穌升天後。宗徒四散行教。把耳多祿茂往亞西亞之地。入里加阿爾亞大國。設教闢邪。每以靈異之跡證之。信從者無數。再過北印度諸國。後徙

亞兒默你亞上國。因定居其都。都中有大廟。中設魔像。能豫言將來之事。或顯揭人心隱謀。或以陰術致人病。而復爲治療。或以形聲駭人。故作妖怪。妄爲加福捍災。種種竊弄靈奇。愚民信敬之。其國被魔蔽惑。已數百年。未克解悟。聖人入其都。魔像弗言弗動矣。人皆疑怪焉。魔徒之首。不得其故。乃詢鄰郡他魔。知爲把耳多祿茂聖徒來故也。惡首又問。是人何在。何服。何容。從何可遇。而討究之。魔像答曰。是人鬚髮白。面大目隆。準卷鬚中。身服素色。廿餘年而未損。每朝夕下跪。百次瞻禮天主。其聲如鐘。其色愉悅。不煩習學。而通方言。天神之衆。恒左右之。遠近高下。無所不徹。卽我今啓口。彼當知之。倘汝圖相遇。非其所許。恐不可得。

惡徒聞言。卽遍覓聖人。三日竟不得。聖人曾遇病者。被魔困悴。憫而逐之。聲聞愈達。國王博助。滿有公主。患疾無方可愈。其母令往拜土神。誓愿禱祈。不惟弗愈。魔反投其腹。而擾之。使自殘。并殘人物。國王計窮。聞聖人逐魔靈跡。卽請入朝。聖人赴命。不

煩微力。命魔去。而疾者愈。王目擊其奇効。甚感之。乃備隆禮。遣官致謝。不遇而歸。王方不自安。至日入朝門已閉。聖人乃在王前。王大驚。聖人執其手而慰之。復訓之曰。吾至是國。非爲幣帛寶玉。惟是勸善濟衆。揚正闢邪耳。辱賜儀物。於我何與。因述天主最初造成天地。化生人物之實跡。及中古降生受難。贖罪拯民之慈旨。并明正教之當遵。邪神之當讐。又欲堅王之志。乃約王某日當衆前。令鬼魔自露。自認言訖。忽不見。國王惘恍如夢。終夜反側待旦。卽令國衆於某日畢聚某寺中。

至期國王偕臣民畢至。聖人亦至。衆相顧駭訝。不知所以。聖人於是登寺堂。命衆人靜候。次對寺中魔像。命自言其所繇來。使衆共知。魔鬼像不獲已。托發聲曰。吾來此無正意。惟圖惑亂民心。用詭術令尊我。若我非民真主。亦非真主忠臣。乃向來真主所棄。罰爲戮於地獄者之鬼魔也。吾又告爾衆。向汝所聞之耶穌。彼非世人。乃天主親子。至其降孕生死。實爲贖脫民罪。非其犯罪而受難與死也。升

天之時遣徒布教訓治天下萬民。若斯人也者。

指聖

把耳多祿茂

正爲宗徒之一。不可不聽其言而遵奉之。

魔鬼言畢。衆皆皇悚不能佇立。稍定轉覺從前差謬。被魔欺誑。非徒枉費神魂肉身之力。且冒罪惡極重也。相與傾魔座。廢魔像。踐魔身。毀拆破碎成灰燼矣。當毀拆時。忽見一人短且黑。從魔像腹中出。其面巨長。目黃色。火熒迸發。頤生雜髭。鼻起黑焰。腰帶火鑲。耳目所未嘗。絕可畏。惡衆視之。膽悸體戰。聖人卽命之奔遯。壙野不許行人。間魔遂散去。有聲如雷。不復見矣。

從是國主及諸臣民。皆絕邪歸正。勤領聖訓。終受聖水。潔其神身。滌其俗累。而入於聖門。乃以魔寺改爲天主聖堂也。國都旣化。屬郡十有二城。亦皆效法。爭修各邀聖人。幸灸神教。聖人周流其處。正猶太陽撤霧揚光。以施生氣。飾美萬物。凡遇病者。愈之。憂者。慰之。弱者。扶之。愚者。誨之。疾者。和之。難者。捍之。衆民共沐其澤。無不仰戴愛之。爲家國父母也。

聖人欲使教化神功未存不墜。又選門下賢弟子隨處立之。代司教化。督率衆心焉。然道行雖洋溢如是。而邪魔恒爲聖人所驅辱。不勝忿恨。遂復撓亂惡黨之心。使圖謀聖人。而報其讐。彼惡徒見其道衰落。廟寺毀壞。黨類離散。絕其財源。無所容立。已懷憂疾。更爲鬼魔所鼓。皆會盟期約合力。以害聖人。以洒共辱共恨。顧因國王旣從聖教。知不可與言。有國弟亞斯的亞日者。出封大郡。幼習異說。未聞正旨。惡徒就而訴之。駕言異教。復設詭端。多生惡咎。以誣告聖人。

國弟嗔怒異常。遂遣役拘繫聖人。見之嚴審。其原來之意。及問何故。闢其先祖所遺教。而立異門。以惑衆民。至使民自毀寺像也。聖人多方開諭。莫解國弟之迷。且爲惡徒鼓激。抱恨倍前。乃不待理申。命役刑之。役領命先執鐵杖毒撻。繼乃漸剝一身之皮。骨肉俱露。流血成池。然聖人未失愉色。未變正容。惟訓弟子勸衆民。勿畏一時之苦。以保末年之福也。言訖。專心祈求天主祐其終難。俯俟聖命。役

遂斬之時耶穌升天後六十六年按長曆爲漢和帝永元十二年庚子。

門第數日痛哭葬以聖人之禮國主與其衆臣設奠庶民若喪父母傷慟不息若其讐黨及諸刑役一月之內皆爲鬼魔所憑困患而死衆愈感而服認天主之至靈至公矣朝聖墓祈聖澤者愈多惡黨不勝忿妬又取聖屍藏以鉛棺投之深海將沉滅其跡天主全能援救自海浪中飄至意大里亞名邦利巴里海島奉教士民幸接而殯之

瑪竇宗徒行實第九

瑪竇者如德亞國加納府人也幼嘗務學長而爲國聚歛鄉人惡之一日偶在門耶穌過而目之曰汝且從我瑪竇一聞聖聲便置俗務從入聖門此見天主降世慈旨正在拯人陷溺提之改圖凡以虔心投主乞赦者未嘗棄也故吾人蒙天主命招勿迂勿遲至論耶穌化人之神無可比擬瑪竇聚歛攘財朝夕寢食於斯無他謀者一聞聖命遂辭厚積赤身從師甘心居約向者忘已忘本逞私恣慾

隨照速化不惟自恨自責且指引親戚黨里於正道焉。

瑪竇既承耶穌神訓因率其宗族鄉黨拜而受業耶穌升天後聖人八載之間遊遍如德亞及厄日多鄰郡邑每闡真訓每造靈跡而歸化之衆百千萬億矣嘗念耶穌降世生死事情未有紀錄懼將來之無稽乃始誌其所親見耶穌之事親聞耶穌之言垂於後世是以其功有裨於世道非特一二國受之普天之下咸享其益恒傳其名也。

八載之後至厄第阿彼亞初入納打伯大郡逢一賢內宦原信從聖教者主於其家同心協力以勸衆未久聞城中有二巫襲托魔術逆道害民聖人感而恤之先聚大小士民以善言安慰提醒使望天主聖祐次約面會攻之及會當衆剖別黑白辯其爲邪二巫詞窮仍用呪召魔使其造引蝮蛇以驚愚民而害聖人聖人第笑叱之獨向空畫十字逐之曠野勿許傷人民見蝮蛇伏聽聖語而去盡服聖教割絕諸邪矣。

當時國王名厄日玻者。止一世子病已死。王計無所出。召彼二巫命呪生之。巫殫力盡術。弗可得。王悟其誣。乃請聖人救之。聖人入宮。稽首切求。天主降福大能。令世子之魂轉身復活。庶乎衆感天恩而歸化也。天主允聖人意。令世子復活。無異平時。國王及諸朝臣。親視此奇事。皆感佩讚謝無已。國王自思。天主大恩。無可爲報。卽誓從聖教。且率彼衆臣。卽日踐言。不少遲滯。

時宮中有一公主。名曰意非日你亞。尚絮居靜。有賢淑之稱。今忽聞聖教。遂與其父王同歸聖門。又蒙天主默牖。矢心不染世俗。未守身貞。公主一倡宮中童女數人。及世家女約二百人。亦從之。遞世絮修也。

於是天主聖教大通。萬民鼓舞進善守法。聖人於其間。拮据提撕。日無寧息。至二十三載之後。聖教已略創基業。奈國之仁王壽終。世子稚弱。皇叔異兒大各廢而奪之。旣卽位。輒欲娶意非日你亞公主爲配。悅其色。亦藉以固其所擅之國權也。知公主

係聖人教下。非聖人命不可。於是延聖人面告而懇之。聖人姑置不言。第令公主及諸朝臣會大殿中。然後從高座約論其大旨曰。夫婚姻者。雖爲世中要倫。然其所冒劬勞黷亂之苦。未易可述。而此生民常蹈之。尚未能覺之也。若貞潔之節。甚邇天神超絕塵世。內寧外安。光輝昭著。而恒自得。雖身居下地。神已享天上之樂矣。公主聞言。不勝喜籍。貞志愈堅。未謝皇叔所求。皇叔恨聖人甚。命誅之。聖人方登天主殿。行祭天主之禮。賊役突入殿中。挺槍刺之。聖人不急。身苦無失儀容。惟仰天祈謝。天主仆地而卒。時耶穌升天後五十八年。按長曆爲漢和帝永元三年辛卯。

後聖人靈跡漸次流通。沿及海外。其聖軀在意大里亞名國之撒肋諾大郡。至今存焉。恒施神澤。使民懷慕拱戴之。聖人既歿。國賊計公主已失所據。可乘機挑動。令人以婚娶意達之。公主不從。於是使役聚薪圍公主之宮而焚之。方舉火。衆見聖瑪竇空中撲滅。從是天主始誅國賊。遍體發穢瘡。不勝

係聖人教下。非聖人命不可。於是延聖人面告而
懇之。聖人姑置不言。第令公主及諸朝臣會大殿
中。然後從高座約論其大旨曰。夫婚姻者。雖爲世
中要倫。然其所冒劬勞黷亂之苦。未易可述。而此
生民常蹈之。尚未能覺之也。若貞潔之節。甚邇天
神。超絕塵世。內寧外安。光輝昭著。而恒自得。雖身
居下地。神已享天上之樂矣。公主聞言。不勝喜籍。
貞志愈堅。未謝皇叔所求。皇叔恨聖人甚。命誅之。
聖人方登天主殿。行祭天主之禮。賊役突入殿中。
挺槍刺之。聖人不急。身苦無失儀容。惟仰天祈謝。
天主仆地而卒。時耶穌升天後五十八年。按長曆
爲漢和帝永元三年辛卯。

後聖人靈跡漸次流通。沿及海外。其聖軀在意大里
亞名國之撒肋諾大郡。至今存焉。恒施神澤。使民
懷慕拱戴之。聖人既歿。國賊計公主已失所據。可
乘機挑動。令人以婚娶意達之。公主不從。於是使
役聚薪圍公主之宮而焚之。方舉火。衆見聖瑪竇
空中撲滅。從是天主始誅國賊。遍體發穢瘡。不勝

其苦竟自盡。蓋天主雖慈仁優容，俟人之改圖，旣已怙終肆惡，則以至公嚴罰加等施之，用補其大僂之遲焉，可不戒哉。

西滿及達陡二位宗徒行實第十與第十一

西滿達陡二位同胞兄弟，如德亞國加納府人也。聖母之親戚，故少而聞道，並拜耶穌爲師。耶穌選爲宗徒，積德立功，劇神克職，竟躋聖域。

耶穌升天後，二聖領命同至一方，後復思廣之。於是西滿右入厄日多國，達陡左入默所波大國。數載間，勸化千萬衆，每舉高第以代掌教規。而後適他境，二聖不期而會於伯兒西亞名國。其國近印度，深習邪說，故中多見異像，能與人應答，以致愚民。

聖人言行錄卷一
五十一
尊敬。二聖始至。諸像遂不言不動。不與人事。衆且疑。且怪。莫能解也。

時有一將受命討賊。欲豫知將來勝負。親祭魔像。禱求之。終無一語。遍詣數像。皆如是。鬱鬱欲歸。俄有一像言曰。汝何多慮。煩此褻瀆耶。今有耶穌宗徒二位。曰西滿。曰達陡。行道於此。故吾輩不能言。無以應若也。將軍聞之。遣使遍訪。幸遇二聖來會。將軍賓接禮畢。以魔像先默。後言事告之。并乞指示出師利害。二聖隨偕將軍至像前。命魔以言釋將

軍之疑。魔弗克辭命。因其邪徒答曰。出征凶。彼此多死亡。數歲亂。二聖微笑。將軍方惶懼。見聖人笑。再問故。聖人曰。將軍勿懼。次日辰時。敵國命使求和。罷師且歸。侵地矣。邪徒沮之曰。是言迂濶。豈可信。且非我族類。無事來此。恐爲敵間。內應。將軍擬議良久。廼羈留諸惡徒。與二聖人俟事驗。賞罰之。次日辰刻。敵使果來求和。和畢。將軍厚贈二聖。將斬邪徒。二聖辭所贈。復爲邪徒求救於將軍曰。吾輩來此。欲善衆民於生。何忍坐視多命爲我死耶。

將軍聞言從命釋諸人。可知吾聖教必不以惡言惡行復加惡人。乃惟以順受逆以德報讐已耳。

將軍既赦邪徒益重二聖。復命日邀與同行。欲薦之。二聖遂入都。未久忽遇二兇巫。是聖瑪竇居印度時所逐也。至此又遇二聖。遂匿不見。然邪惡豈堪久匿。仍以魔幻惑民。且陰圖二聖。當是時都中常見蟒蛇遍處肆毒。二聖知爲魔幻。廼先乞天主降祐以除公患。次令蟒蛇無害他人。反害其人。欲令警悟悔改其惡也。蟒蛇承命反齧邪巫。巫卒不悔。

仍恨詛二聖而去。國君聞二聖至。便請入朝承教。聞道言見靈事。君臣皆服從。領聖水流傳都中。士民隨君正表。多棄舊邪而投明教焉。

適有貴家女。染不潔而成胎。親戚耻恨逼吐其姦人名。女羞澁未對。魔乘隙迷之。令妄指聖人弟子某親戚。怒卽拘某送於官。聖人隨往。令携所產嬰兒於公堂。聖人對衆問嬰兒曰。吾托耶穌聖名命汝言。吾斯門弟是汝親父否。兒對曰。斯貞士非吾父。親戚遂求聖人令兒復言其父。聖人辭因誨之曰。

善人忽遭非義之患。因拯援之。乃仁人之事。吾輩不可不爲。若發人之私。而漏其隱惡。是不可之甚者。則何與於我哉。衆人聞言。歎服。益敬聖人而奉其教矣。

於是聖人往刷米爾大郡。又逢向者所逐二巫。二巫讐聖人愈甚。謀聖人愈切。因遍播謗言曰。此二人距闕土神。廢寺毀像。滅俗惑衆。爲害莫可當。惡黨聞之。恐害及其躬。會議速滅二聖。便遣數惡人縛二聖至。惡黨詈而責之。引見魔像。使拜之。聖人不

拜。反祈主。賜顯聖威。露彼邪詭。倏然天響地震。諸像毀裂。像中奔出黑魔。聲響駭人。讐衆見之。不勝辱。更益恨。肆其毒毆。二聖瞬息畢命。於時白日青天。倏作狂風。黑雲震雷。石砲連墜。敗毀鬼寺。惡黨二巫俱被壓覆。國君朝臣。知天主罰戮惡徒。以爲聖教之祥驗。益持守堅固。廣勸衆人。乃奉二聖屍葬於新建之殿。以表聖德。後遷羅馬宗都。迄今全存。

瑪第亞宗徒行實第十二

夫天主降世原欲親振生民率之正道初選十二宗徒以代廣其教中有如大意思加者原蒙耶穌收入宗徒後與惡黨相約賄賣耶穌耶穌因以行其受難拯世慈旨如大自醒負罪之重矢志失望竟自縊死耶穌升天後諸宗徒議補其缺以充十二之數良久於七十二位中選二人一曰若色一曰瑪第亞衆率之堂上告天主曰吾主既自明徹諸人之隱微無可少匿伏乞賜顯此二人者孰可補

如大之缺也。天主卽顯聖旨允瑪第亞。

從是瑪第亞益感激天主弘恩。矢志高上。自新自勵。乃傳宣聖教。由近及遠。自如德亞國諸邑。延至厄抵阿彼亞國。其間所冒苦辛。所拯人命。所施神恩。所造聖績。并所化民衆。古史未聞悉載也。惟云聖德已極。聖道已成。俄值惡人之計。爲義而甘死于難中耳。

吁。昔耶穌明達將來諸情。而嘗勸聖門人曰。世人或恨我者。因我鳴攻其惡。顯証其僞故也。夫以我爲主。爲師。尚未免遭惡人之害。况爾儕爲役爲徒者乎。聖保祿亦云。凡圖行善而從耶穌聖教者。無不冒惡人之害也。金非火不煉。玉非石不美。道德非苦不成。然則聖賢多值於危難。多窘於居貧。不可疑其所以然之故。而淆天主之明鑒。蓋今所晦藏之善惡異路。終必將顯著。而各受其報也。故聖瑪第亞安死於惡人之手。其神魂自登於天。享無盡之榮福。而肉體則門人謹瘞之後。徙羅瑪京都。

保祿宗徒行實第十三

保祿如德亞國達爾西郡人也其父亦高賢幸生是子謹於教育幼則使其習於道於文學稍長令往協路撒冷國都從賢師加瑪禮受業數載積學凡天主聖教經典聖賢書藉無不通曉

是時都內都外耶穌聖教方行而賢人君子率厥庶民易古以新補缺以實而保祿則習古規者彼未嘗細審古今之異同尚固執舊學欲滅耶穌聖教凡遇耶穌聖徒及從教者不論男女老幼賢愚必

恨而圖害。不使寧息。不使匿藏。甚至請詔移文。出城巡方。率兵衆持凶器。以討聖門。而拘戮之。

行近大麻斯各府城。倏有異光圍照。保祿眩暝仆地。

不能動作。又聞光中有大聲呼之曰。掃祿掃祿名。

掃祿後名保祿何故乃圖害我。保祿初聞異音。不勝戰慄。

已而問之曰。主爾爲誰。答曰。我是耶穌。汝所圖害

者。蓋耶穌慈愛其門下諸弟子。如子。又如身。所以

視彼患爲已患也。保祿大驚。始自悟其無道惶恐。

對曰。吾主命我何爲乎。耶穌答曰。且進城。自有指

引爾者。保祿初起。瞽瞍如瞽。不識何在。不能自立。

其從者亦聞聲而未見人。乃携持保祿入城。三日

三夜弗視天光。弗食地味。惟居深靜。自思自議。進

修之功耳。

當時府中有高德之士。名亞納。你亞。耶穌示之曰。汝

往其所。索訪保祿。而與之入教。亞納你亞對曰。吾

主向聞此人多害聖門。卽今尚持公文來此城。以

討聖賢如何。耶穌曰。我先已化之。將以爲寶器。傳

吾名於普天之下也。亞納你亞領命。卽往入其室。

呼其名曰掃祿爾途中幸見之耶穌今遣我來顧爾引爾入聖教并領斯彼利多三多之神恩言畢保祿之目若披雲霧倏然開張且起遂受聖水入聖教也

未幾幸蒙主牖融通大道之全卽出而講論化民濟衆不欲藏其所得之天寶焉時大麻斯各府中有如德亞國人以千計每七日一會談道論學保祿往與其會便憑據經典明證天主已降生於世已顯於本國中弘敷大道廣貽靈跡萬不可疑鄉人

皆訝曰斯人也攻是教者奈何反爲稱述驗其真耶保祿更堅持神訓辯析與言諸人莫敵無可柰何益加妬恨謀殺聖人幸門第知之藏之竹簾縋城而去

遂還協露撒冷面詣聖徒聖徒第知其往日害教之惡謝絕之適聖門有巴兒納伯者知之引見焉始協力宣教幸入宗徒之列如德亞人怪其先後異心又恨怒圖滅之聖人門第又知之以告遂往達爾西本郡聖人居郡數月仍行神化故聖巴兒納

伯來訪計議公務。並出他界。而赴閭第阿幾亞名郡。往來數載。化人千萬。既而踰山渡海。循至知伯肋大島。

島中有左道兇徒。名罷留者。向以魔術蠱衆。并惑其官。因之益肆。官倏聞聖人大名。求晤請教。聖人卽明揭聖教要端。按以實理。驗以靈跡。其官且心信焉。而罷留則恐聖人妨已。設疑阻之。聖人乃嚴責曰。理義之賊。邪魔之徒。亂道背法。至今而猶不欲止哉。天主嚴罰將及爾首。盲爾雙目。不覩光矣。言

未訖。之雙目遂盲。不能行立。其官竒聖教之能。聽從聖人。數日領訓。篤信堅志。且服其宗族從屬。然後行。

循至利斯第府城。道遇一人生而瞽者。需人負之。乞於通衢。聖人過之。見其真心傾耳聽所教言。卽呼而命之立且行。病人聞命遂立且行。如無疾者。大衆駭異。謂天神下來。且以神禮欲祭之。聖人曰。吾人顙與爾同性同體。何用欽仰。惟吾天主是光民之大父母。所當崇敬。以祭以謝者。

是時有惡讐者從外鄉來嫉妬善民之被化歸依卽生謗論煽惑衆心竟欲逐之從是勸戒諸友固守正規辭而他行夜夢一大人似邀之瑪責篤國聖人從之卽入斐里丕府遇一婦人向懷魔洩人之私豫說隱事多所利於其主人見聖人乃指謂衆曰斯非俗人乃天主之徒來開人障塞而諭以正道者也聖人憐之命魔去無害此婦人魔去婦若再生重感恩於天主衆皆驚頌聖德惟婦之主人頓失其利乃以公愛之福爲一己之患焉因而毀

虐聖人強繫送官告曰此人播其異教煽惑愚民而敗古禮不可容官未審虛實造次笞之又令監禁至夜地震獄門自開桎梏自脫獄卒初覺恐犯者皆逃出遽欲自盡聖人知之大呼曰毋自傷吾衆固在役聞而然火照之果然深以爲感卽禮聖人於堂叩拜懇祈指引正道聖人亦乘機對衆闡教引入聖門官聞之遂釋聖人隨其所往

遂適多亞得郡邑人久聞大教名濟濟受業偶一夜聖人講道衆方傾聽獨一幼童深睡自高樓墮

下昏絕而死。衆不勝痛恤。聖人懷抱良久。呼耶穌。聖號。令神魂復其身。幼童遂復活無恙。并無傷痕。衆益大服。

聖人所造靈跡。不待身親。卽發其所用巾。悅所服。輦帶。能愈無數病疾。拯無數患難。祛無數妖魔。自天主祐之。人力非所及也。至其游行地方。方上所嘗艱苦。苦中所持忍。忍時所立高志。所有謙德。難以盡知。知難盡言。蓋自如德亞國而出。所經國都。不啻數百。所化人數。不下十萬。隨處多遭邪黨讐計。爲道爲義。受笞者五。細杖者三。石傷者一。囚禁放流幾番。又覆舟三次。沉浮浪中。一晝夜。陸行多遇寇賊攘奪。若夫饑渴寒暑。露宿席地。受苦受辱。諸情直常事。不足道也。

獨如德亞國人。與聖人爲鄉敵。不能相容。每圖陷之。竟連結細民。亂相唐突。拘送於官。誣以多端無妄。冀加重戮。官審其無罪。卽欲釋脫。而惡黨苦証。官弱不能斷。欲姑屈從。又以聖人不服。改讞於朝。將解聖人赴京。未出獄。耶穌深夜顯身降獄。而慰之。

曰保祿勿驚勿屈苦難汝但赴羅瑪總都則有証
吾教者矣。

於是聖人乘船渡地中海不數日狂風驟至舟人失
指獨聖人持望慰眾數日後飄至島角舟已散壞
然其中之靈性者幸皆登岸不損一人也島民憫
眾入涉水之苦延之入燃火禦寒聖人偶握薪一
束投之傳火有毒蛇出薪中囓聖手眾或疑聖人
兇惡無在可容令至此也聖人投蛇於火安然無
傷且此日以後島中諸蛇悉無毒不能害人以求

存聖德之驗焉眾人見之卽釋前疑且以爲天神
而稱仰之流遍四方其地主因厚款聖人聖人聞
地主之父久患風疾親往一顧以神能痊之於是
諸方病者接踵來歸哀求痊愈聖人無不允諾無
不安慰之。

既而偕諸友易舟至意大里亞名國入羅瑪大都時
西國王擗落氏恃強怙勢多行不仁大爲先王玷
辱天下畏之聖人初入都門謁官官未暇究其事
羈之候旨聖友知其至輒聚會相賀聖人慇懃接

衆朝暮設教。凡二載得放出都門。循遊意大利亞數郡。復造弗良濟亞名邦。又過意西巴你亞諸國。隨處立教。神德化民。八年有餘。然後還都。顧門下諸第。與之相慰。且以奉天十聖命。肇立聖教基業於大都也。適宗徒聖伯多祿亦從如德亞國來。遂同志協力以廣聖教。

未幾。擲落宗王。聞聖教大行。凡奉聖教者。皆背邪道。異端絕。分外邪色。處常則相愛相容。遇變則相濟相恤。正如同胞昆弟也。以是漸生疑慮。而欲圖之。

且王素習淫。今見婦女多被聖化。反心歸正。不得復恣其慾。遂挾私恨。捕二聖人。二聖被拘。不屈心志。不廢職業。朝夕陳誨。凡禁中禁外之人。勸引不倦。從教者不可勝數。其間司獄兄第二人。常聞聖人正言。觀聖人靈行。俱服聖化。竟爲道甘死刑。下法官承王命。令役卒依國律。先行笞杖。後出城外斬之。行間有役卒三人。感而歸化。行至城外四十餘里。將行刑。聖人跪伏於地。先謝天主所賜生平大恩。次祈天主福祐教友。不使畏懼世間苦楚。終求

天主赦宥讐人之罪。使其反已而歸正道也。祈畢。自收衣領。安心愉色。掌戮行刑。聖首落地。三躍。每躍所至。卽見清泉湧發。如是三泉連湧。至今不涸。蓋天主以是顯聖人之功德於萬世也。

古史又誌聖人被斬時。無血。惟有清乳出流。以示神魂之潔。終無染污。雖受此無道。其道德絕無損也。時年六十有八。在耶穌降生後六十九年。按長曆爲漢明帝永平十二年己巳。門第厚歛聖屍。迄今四方士民。朝拜其墓。祈福禳祲。得如願者無數。

巴兒納伯宗徒行實第十四

巴兒納伯西海名島知伯肋人也。其親自如德亞國緣事至此。娶妻生聖人。勤於教育。幼年卽聰穎明。睿好學。至孝。因遣往協路撒冷。國都從大賢師加瑪禮受學。因與保祿同門。乃爲後來結契之端矣。巴兒納伯受學時。庶智異常。第長和友。未嘗浮遊嬉笑。獨居靜修。夙夜時敏。嘗讀古經典。從是多務。艱課多濟世人。屢登宗殿。叩謝天主。勤訪精進者。數載積成大學。厚有令聞。

當是時耶穌廣行聖教方入協路撒冷都門巴兒納伯隨衆出迎初覩聖容聽聖言卽深感動而從之一日耶穌論精修之法云凡志於精進者雖有萬術不若貿其田產資業而施之窮乏者也是人所積世財皆當損壞惟所積道德之真實不壞人何思於擇守乎巴兒納伯幸聞聖言遂還鄉貿其豐業大半以施濟窮乏逮耶穌升天後又盡貿之宗徒因此久試其學之敦篤德之真實容入於同門之列矣

聖人愈蒙天主寵愛愈圖竭力非特加功內繕尤願廣施仁愛啓迪人類因思故友保祿可共行道卽與詳辯聖教爲真爲正保祿習於古教固執不服幸耶穌親提入教久之巴兒納伯始引晤宗徒也衆宗徒旣容聖巴兒納伯爲同門卽議令往詣弟阿名郡聖人承命便出遊鄰國諸界至厄日多大邦又居立山都邑隨處施訓以身立表更屢以靈奇之事證之服化者不可勝數

越數年歸詣弟阿顧其門第略相慰勸又出大兒西

郡邑訪保祿聖徒幸遇之亡何並歸諸弟阿居基年從信者日精日衆非諸鄰郡可比後二聖同赴協路撒冷會諸宗徒定議教中大事既畢二聖又相別各赴一方。

聖巴兒納伯航海至知伯肋本鄉以所得正道導其鄉人後適意大里亞國首入羅瑪京都面晤聖門諸友次往米郎名郡居業七年復反知伯肋顧其先所教諸弟是時如德亞國人多行賈此島聖人圖益之以大道勤勤會晤忠言勸之未幾信者遂

衆而聖人令聞達於遠方如德亞國人怒其本地之民服行耶穌聖教卽議結惡黨密遣同人往投聖人居處而虐害之賊方至聖人已豫知之乃對門弟明諭其將來之患曰小子吾命終之期近矣謀害我者從遠方至矣但其邪計深藏正恐漏泄雖然我久識之不敢辭避以負我天主之命所慮者惟是小子及門中諸賢友耳是以豫示爾等爾等勿懼常懷天主洪恩常圖所以謝報之者終勿忘也吾知小子日後必有患難且惡徒將攻聖教

以圖滅絕。雖鬼魔讐黨連盟合力以殘害性命。然此中之貞志實德不能少奪。亦不能流溺。乃何慮何怯之有。倘或陡值不虞。一時窘逼。至志弱而畏苦者。則須記向所聞受世苦。不過暫頃。而將來之賞甚永久焉。語畢。門弟皆痛涕不已。聖人又慰之。良久。然後祭祀天主。禱祈福祐內外。

於是語一門弟曰。今日乃我終日。我死之後。爾等勿葬我。但往會保祿與之合志行道。勿忘也。言訖。辭往一所談道惡黨。驟至拘係之。毒毆之。徐徐令傷。竟以亂石擊死。又投其屍於火。令不得受瘞埋之禮也。乃天神下降。徙薪滅火。不令聖屍微損。於是門弟爭至。依土俗禮。謹殮而瘞之。善地焉。

從是善人多感聖人之神靈。凡遭共患。或染時疾。被魔擾。值凶年。遇賊寇。種種艱苦。皆登禮其墳。懇乞聖祐。悉如其願。後緣其地多遭敵兵。人衆漸散。聖墓泯跡。至數百年後。聖人自顯示於司教者。使親至某山掘之。司教者如命。果幸遇焉。時君屢聞聖人之功德。及其靈驗。卽建寶殿收之。令四方瞻拜。

垂聖跡於萬世也。由是可知。天主於諸聖賢。非特厚其神魂。享無量之榮福。卽其軀殼。亦重祐之。使人敬奉不已焉。

宗禎二年

武林

天主聖教超性堂新刻

聖人行實宗徒卷一

終

IAP. SIN. I

65

天主教聖人行實

司教
卷二

Aliquot vitæ sanctorum.

*Hom. 2. Confessores ponti-
fices, nempe
Episcopi doctores,
et confessores ponti-
fices.*

天主聖教聖人行實

凡七卷

耶穌會

後學 高一志 述

郭居靜

同會 陽瑪諾 訂

費樂德

三位司教聖人行實卷二目錄

一額我畧

見一張

二盎博羅削

見八張

三與吾思定

見十三張

四熱落尼摩

見十八張

五瑪耳聽

見二十一張

六尼閣老

見二十八張

七保里諾

見三十三張

八弟阿尼恤

見三十八張

九亞大納削

見四十三張

十巴西畧

見四十八張

十一額肋戔畧

見五十六張

十二額肋戔畧

見六十一張

十二位司教聖人行實卷之二

宗徒之次。有司教聖人切學其德。永繼其緒。隨方開化。布教治民。而天主聖教大興。周濟功實藉焉。姑擇其十二。述之如左。

額我略聖人行實第一

額我略羅馬人。其親俱有德有位。止生是子。首教以仁孝。稍長。傳以賢師。由文禮達政事。以繼述先業。遂成大器。柄政者聞之。舉於朝。出仕數載。親故旣

盡哀孝。遂致仕隱修。首捐世業。廣施窮人。造殿奉事天主。招集賢士。厚館穀之。親炙其道。挹取其德焉。漸嘗其妙。不勝悅樂。自誓竭力日進。盡棄餘業。分散貧人。謝世絕榮。

入隱士聖會。密修其德。彌崇彌彰。會友推之。適會長卒。衆友議舉以代。固辭弗獲。爲衆之長。乃爲役於衆。以身先之。蔬食薄衣。榻地短卧。迎患逢辱。甘苦且寡言多行。罕見已身。恒避世目。甚畏乎名聞。密交天神。多領聖教精微。功力勤切。其體漸傷。猶不間息。從弱取力。推已及物。或治其友之內愆。或鼓同修之懈惰。或振外人之患禍。朝夕不遑。

一日。天神領上主命。試其仁愛之實。佯爲商人。投見哀訴。其遭風濤失財貨。懇周濟之。聖人果憐之。予數金。客猶告不足。復如前數施之。三日客又至。復訴如前。聖人不審帑財將竭。又令執事者予之。乃知其匱。止存銀盤。卽以盤予之。客領賜欣然而去。不見。從是倍蒙天主恩澤。行神靈事跡。每化服人衆。是知哀矜之情。施濟之德。正天主所重嘉而厚。

酬者也。

時有兄第二人感聖人德風來受神業。日久其弟得阿厭怠不守規法。不聽長命。幾自棄於邪徑。乃正遭虐病。漸弱且死。衆友環聚。各極情急救。病者不時驚呼曰。巨蟒在是。似欲我吞。但緣仁友居茲。救護不能肆耳。聖人聞之。令其以手畫十字。則蛇繞其手。弗克依命。聖人更切祈主祐之。病者方舒懷感謝曰。因吾師祝祈主祐。邪魔不至。啖我。惟奔潛耳。茲伏求慈主宥吾向來所犯諸罪。從斯誓定改遷。不敢遲也。

一日適都中。偶見夷僕顏貌端秀。而鬻諸市。細訪其地。知未被聖化者。聖人惻然垂淚大嘆曰。斯人以形潔清如是。而以濁心伏從魔教。惡乎可。言畢。面奏教宗。教宗命聖人同數賢友詣之。都人聞聖人行。奏教宗。懇留。教宗命使追回。

于是教宗益重其聖德。立爲緋衣宰相。遣至東方新京。匡輔國主。聖人苦辭榮位不獲。泛海至東都。國主聞知。命百官郊迎。以入。尊禮有加。奉令承教。無

少間。遣國主棄世。新主嗣立。聖人商確教事。既妥。辭朝回西。復命於教宗。西都民衆。不勝忻忭。未幾。天降淫雨。川河驟漲。巨蛇毒蟲。遍行城市。迨數日。水消蟲蛇死。氣蒸成毒。疫死者萬衆。教宗亦殞。值此災危。獨聖人忘已。顧衆。療病者。慰憂者。賑窮者。經營拯濟。惟力是視。士民愈感聖澤。推爲教宗。聖人聞而大驚。固辭。衆民不允。聖人疏奏東都國主。士民潛沮其疏。反特奏公舉。

時聖人既發。疏辭不忍。瘟疫日盛。乃躬捧天主聖母故像。率士民行香游巡街市。籲禱天主。聖人所至。明見毒氣隨在湮散。至一河橋。又見天神收刃入鞘。以示主怒已息。天戮將止矣。

於是民衆得寧。而國主已從衆志。定聖人爲教宗。聖人竊聞。輒約一商客。自匿巨甕。藏城外陶穴中。民衆覓之。其家弗得。遍索之城外。弗得。偶見遠山火發。往視。遂得聖人。強立之。

聖人既不獲已。承命蒞任。則若初學者。徃徃置其所立實功。而時自進修。勤勸衆民。以崇新績。且計創

神化之基。必自中朝始。所掄所用之士。咸智且賢者。舉賢司教。各守一職。不得兼攝。若富貴而無德者。不使居上臨下。

初柄教。輒請鄰近聖教官。同議細審民俗。其不善者。嚴禁而補易之。又取古來祀奉天主禮儀。或減或增。或刪或約。或托之神樂。以暢人情。使隨處遵行。至今以爲異常。

聖人修教。若是殷切。天主賜以靈異之跡。驗其盛德。誠功邪魔。聞名皆畏。伏從命不敢抗逆。一日聖人於殿中奉祭上主。忽見祥雲來降。徧擁護之。又天主耶穌麗帟莊嚴。嬰像降其手中。以表神寵。聖人欲略報主恩。恒自約以憐窮人。周不給。每食必招貧者十二人。與同席親饗。以美味衣以時服。加贈數金以需後用。

一日聖人如常入堂。觀諸貧客者坐席。覺座中多一人。問與客者。對曰。遵限豈敢擅違。且目數之。未見其多也。於是聖人始覺悟其多者一人。時刻變色。或老或稚。不似俗人。席徹聖人私延之。細詢其爲。

何人。何名。何業。對曰。爾何訪吾異名乎。吾向年君所賑貧客以金錢及銀盤。屢施之者也。因是以至慈。天主擇立王躬。以權四方教化。建正道表儀。聖人復問曰。爾何從知之。對曰。吾乃天神特來相示耳。且逮王終日。吾必將侍側。瞬息不離。又代爲禦患。乞福於上主。吾之本職也。

從是聖人益急於施。城內外第聞患病寒苦窘迫者之名。卽記之冊。所得財物。日各因所須給送之。不爽也。每建公館以舍旅客。或治病民。或養貧人。或供修士。聞所屬有司富而吝者。貽書責勸之。令廣施。上主所施之財。否則不足。司教而稱民之父母也。

凡聖人拯人外患如此。至其思慮天下之內患。懇切更甚焉。每議傳教之策。遍訪何邦未被神化。繇何道可引之歸正。一知之。便擇賢士。資其路費。遣之行鐸。凡瞻禮日。親奉大祭。親設教言。勸民不倦。或感疾不能登座。則筆高論。令吏陞座代誦。使民聽之。得其神養耳。外冗略停。內工尤亟。朝夕非務神

課必專覽書籍。或研經註。或自著作。故聖人書刻甚多。凡理皆論其玄奧也。

聖人之身孱弱。又以繁冗積勞致病。不獲安寧。亦未嘗屈力降志。間其內外之功也。是故當世暨後世諸聖賢。常嘆譽其德。謂居高位而不盈。氣動色。反執卑約。又常病患而不就安。失節反勤理事。至哉不可尙已。

聖人於上主無不供之職。於下民無不盡之慈。久煉於苦。精熟於道。年壽已老。豫定后事。囑付內外。正容寂靜而逝。其神抱多功德。上昇受無疆報。其身則聖教官民謹殮。而舉大禮於宗殿。塋之時。天主降世後。六百零四年。按長曆爲隋文帝仁壽四年甲子。沒後所顯神跡甚多。難以筆盡。

益博羅削聖人行實第二

益博羅削羅瑪人世家之胄其親以才能智學宦游於外生此子從襁褓時卽顯聖兆嘗於寢時蜜蜂一群聚其口人以爲瑞豫期嬰兒文才也。

越數年父卒母持喪歸益博羅削方卅角卽志學從師恒自奮迅不待策勵數載中格物窮理覽名賢緒論其才能超絕倫輩道德之學涵養更厚雖居於豐室出於貴族光於大都富於年歲且貌美體強友衆役盛文當弱世陋俗而彼之趨操獨與正

法相孚契。不流不溺。至于終神。形貞潔自存。洵爲奇異也。

既而名聞。大都豪傑英俊。無不樂與之交。此時國主東行。代權西都者。爲名賢波祿博。久聞益博羅削高名舉之仕。令督撫遠方。命之曰。汝往可以司教心撫治之。勿以士師刑政強服之。益博羅削奉命徧巡屬郡。乃至省城米郎。

居未久。忽值司聖教官。及諸名士。皆聚大殿議立新司。益博羅削亦往。忽有嬰兒。蒙天主默感。大呼曰。益博羅削。削彼斯玻。士民聞言大異。瞬息間。不期而和。齊聲呼曰。益博羅削。削彼斯玻。益博羅削如聞迅雷。便遯身入署。自畫辭爵之策。則令吏役取獄犯審之。意欲姑張酷虐。駭散衆心。士民皆識之。固以請賢士走避他郡。晝夜逃竄。至晨仍在本城。始悟上主明旨。不容遯去也。衆民迎之堂上。且啓奏教宗。姑勤護守以待之。賢士乘間又退。隱於友人近莊。俄教宗命允。賢士之忠友。自不敢藏。反陰引士民迎之。賢士既莫可辭。不勝憂鬱。乃依教禮。歷七

聖人行實 卷二
等品級。至撒責兒鐸德尊品。遂受司聖教之官。
從是以世務家務悉托賢昆撒弟落代之。而已專於
教化之功。先以寶器珍好分施貧人。次將豐產歸
之聖殿。乃刻厲嚴修。勤誨其民。每瞻禮日登座談
道釋經。勸提懲責不輟。其論惓惓正切。有辭有理。
無所不通。故聞者多服其言。遵其旨。聖人之門恒
闢不闔。貧者不辭。患者不拒。憂者迎接而慰。訟者
解釋而和。異端者以恩聯結而漸化之。

至其自責自約如犯罪者。日惟一餐。晚方薄食。止瞻
禮日稍寬之。其節口腹若是。更約心以謙。好問於
下。凡聞善言是懷是謝。所著作不敢自信。皆寄高
士斧正。初蒞民時。未深知教中儀禮。則邀名聖而
師之。每請教益。近遠之賓無不優待。遇窮濟乏。乃
更慈懇。既盡散家資。又鬻聖殿中金壁賑救焉。
聖人自幼貞潔。因以勸衆。男女從之。矢志守貞者無
筭。乃造別館以居貞女。擇賢婦導之精修。或遇不
善之民。必不終絕。必盡意拯之。悔改者厚接而懷
之。慰之。賓禮高賢。因才任之。

一日以公事有所往。途中有尊富者迎聖人升其堂。叙問其家業情事若何。主人對曰。某老矣。幸猶未衰。無疾患。子孫林林。資產豐足。友識繁衆。有生以來。無一事不如意者。聖人聞畢。心皇皇。口默然。乃憶聖經所載。犯罪者嬉嬉以生。倏墮冥獄之語。謂從者曰。無停速行。天患不遠。騎行數步。則地大震。開巨穴。盡陷其家。今其跡猶存。使後世知富厚吉祥。原非實。塵世順境。不足憑耳。

有尊富者。久聞德風。舍之時。其子感魔擾亂。乞聖人賜援。聖人誦聖經一句。魔走不復害矣。未幾。子病亡。母不勝慟哭。以前恩求救于聖人。聖人抱兒跪禱。主祐。竟復活。

當是時。國主陡篤恤。自東都來西。親征叛寇。遇聖人。蓋所久聞者。甚喜。因與密交。多領神教。因而聖化。日興。適東方一名郡內亂。殺一寵將。國主在西。聞而大怒。發三師討之。聖人入勸。怒且解。而佞臣逢迎。已下勦屠之令。師行。聖人弗及。扞。憂心不已。必圖諫之。至瞻禮日。聖人在天主殿中行禮。士民皆

聖人傳
至國主偕衆臣亦至。將升堦。聖人出迎止之。因言
前事之非。不應入殿。國主本仁。被先訓。一聞聖人
忠責。反心伏罪。請聖人宥。聖人奉天主戒。姑拒之。
以試其悔之虔否。國主憂鬱歸朝。自投燕居。屏衮
服。悔慟號泣其重罪。八月之後。依規請釋。聖人爲
解之。始偕登聖殿。瞻禮天主。從是國主愈戴聖人。
每以世間神聖稱之。

聖人專力神治。艱苦備嘗。壽高力弱。自覺終期不遠。
乃對密友詳告曰。耶穌復活之旦。吾年將滿矣。尚

欲釋註經典。垂益將來。命侍史受而書之。忽見異
光。幃聖首入聖口。顏色變白如雲。頃之乃復本相。
自是輟業。疾作瀕危。衆弟子善民哀惶痛切。無計可
施。惟托賢者稟曰。士民不勝焦急。惟恐一時大故。
聖教顛頽。懇聖師自祈。天主再賜寬假。聖人答曰。
吾生時所爲。未見可愧。則仗主庇。死何畏焉。言訖。
默行神工。至復活前一日。昏時。一大賢忽聞連呼
者三。令速以聖體賦聖人。大賢如命。聖人已危。卽
領耶穌聖體。恩澤不勝神喜。若寐遂卒。年六十有

四時耶穌降生後三百九十七年。按長曆爲東晉安帝隆安元年丁酉。

次日治喪。瘞於大殿。葬時懷魔者數人大呼曰。聖人神靈乃以獄火焚子。使痛苦若是。又感疾者多就聖人之柩。祈祐得愈。又或見如一明星下墜。懸聖人頂上。良久不移。以示其神在天之榮輝也。

與吾思定聖人行實第三

與吾思定。利未亞人也。父曰巴第。母曰末尼加。俱貴裔。而家富有。止生此子。父迷於異端。母則早習正道。勸夫教子。有大德之譽。

與吾思定入小學讀書。超越羣輩。然恃其才。不堪苦習。漸至游蕩。忽染危病。欲領聖水。母尚冀其生。恐生而復變。致汙本神。反蒙悖反之罪。姑拒之。蓋其俗原待年壯。心明教熟。方領聖水也。與吾思定伏主佑痊。愈復執學業。稍加意於前矣。

數載文章既成。志廣其學。凡格物窮理之書。雖深奧者。不煩師授。自能洞徹。獨於道學淡然。是時利未亞諸國妖教異端甚夥。與吾思定年弱。蔽深莫能辨析是非。陷而不覺。賢母朝暮哭泣。或自勸懲。或托賢士代勉責之。無益。乃姑放絕之。弗與共食。共居。一日。涕泣跪求天主。幸收此小子。無俾終迷。祈禱間。蒙主默示。以其子終將歸正。母遂舒懷。仍容其同居同食以待之。

與吾思定年二十五。貪名好利。卑陋其鄉。赴省城擇居。設帳爲文學名師。教人才辨。日恣色慾。不知緘口簡身。適聞羅瑪之名。又卽棄舊願往觀光。母強拘之。靜默數日。旋即逃赴羅瑪。居二年。聲名日達。時國主遷都米郎。命羅瑪宣召高士。職都城文學。當事者舉與吾思定以應。旣任。克克其職。

適聞聖盎博羅削在都司教。遂往謁拜。晤間。深仰戴之。屢造門聽其論理談道。設難求解。神目日見光明。漸覺平生所矜不足觀矣。賢母深念其子渡海經歷百郡來就之。知其子與聖盎博羅削交。不任

聖人行實 卷二 十四
欣悅賀而嘉之。次往叩聖人淚洒聲號。乞勿棄愚子。督責指引之。聖人久聞婦賢。慰之曰。無哀。此涕淚之子。未必將亡也。

與吾思定一日遇厚友。論古今聖賢。述安苦修之大聖。以最質朴而成。嘆曰。嗟乎。彼無文無學庸夫耳。且高立而致天國。惟吾何人。習文學。而縱慾流蕩。莫能自振乎。

又一日心志煩亂。卽適近園息樹影。少憩。因哭泣。嘆嗟而訴天主曰。吾慈主棄厭罪人。至於何日。使我心志不決。前非不改。至於何時。日復一日。待來日而愆。已不及改矣。旣決改於來日。奚不取今日之近。卽決耶。如此自怨自責。倏聞聲從天來曰。取書讀。取書讀。方大駭。轉瞬。卽見聖經一部在側。取讀之。有曰。勿迷於酒味。勿恣於色慾。勿肆於爭妬之惡。惟法耶穌聖德。依其訓。毋愛自己。形身而從其欲也。時大蒙天主之祐。猛醒其危。恨棄舊俗。從此造懇聖。益博羅削。聖人喜極。卽依教規誨之。次早同數友。及所携一子。同領聖水之恩。時三十三歲。

賢母獲覩其子歸正辭邪。不勝神樂。未幾聖人思奉其母歸本鄉。卽辭聖。盜博羅削。與數友同行。至海濱。將登舟。賢母疾作。終時泰然。慰子曰。吾壽終矣。吾肉軀可葬之斯。吾靈魂爾祭天主時。慎勿忘之。聖人服膺母命。葬畢。浮海而歸。擇仁居。取同志二友。棄置世冗。精修克己。時又喪所愛子。因厭城中煩囂。出居靜隅。以修獨而削其名跡也。

時郡中有名賢。與肋略司聖教。聞聖人大德。強升爲撒責而鐸德。自計死後。以聖權付之。聖人不期而得大位。恐懼聖治。兢兢倍修。又推己及人。恒訪屬民習俗。正其偏者。振其頽者。保其善者。而培養之。遇異端。或辨之以實論。或聯之以恩德。有固執不改者。遂遠遊之。民間孤寡無聊。貧乏艱難者。必趨聖人。非得振拔。必蒙寬慰。素裝盡。卽用天主殿中珍器。易貲給之。

服食所需。必從其賤薄。留餘爲周濟之用。每會食。必聽門弟誦述古經典章。併養形神。不使頃刻滯於飲食之樂。延賓客。定有高論神訓。以相勸益。未嘗

或談或聽他人之非。蓋云毀謗一刃。而傷者三。已之心。人之名。聽者之耳也。

治民勤懇。閒居時。非務神工。默繹上天之載。必著書立言。以釋天主經典。或解疑難。或闢異端。或以玄論經綸世道。持援衰俗。昕夕不暇。是以所遺著述。數載讀之未盡。而西國古今聖賢皆用其書。以爲導引証據也。雖然聖人之學。博大真實。玄妙無可擬議。乃其心更謙。未嘗自信。凡有制作。就正他賢。或自復察其所未安。輒用自罪。卽爲改正。又述已之過失。以提之。甚至詳錄平生是非。以自警自責。因猛進焉。

聖人生平絕無厭倦。迨七十二歲。方始衰。厭世中煩瑣。願脫本軀桎梏。以昇天上國。然終未敢怠忽。乃益自奮。若全無功力者。於是思付綱紀聖教之事。權取一賢士代之。而入於靜所。一以增其精修。一以討究舊著諸書。

凡四年餘。不虞海寇入境。殺擄衡行。漸逼聖人所居。奚波納府城。圍困二年。民衆待斃。聖人深感哀祈。

上主降祐保祐衆人。倘上旨欲罰此下民。則賜我神魂出世耳。聖人遂病。自覺終期不遠。彌自加勤。其間復自記幼年所犯之罪。不勝傷痛哭泣不已。且訓其左右曰。吾輩凡偶。獲罪天主者。雖幸蒙宥。然至終身不可忘。且痛不可止也。未幾四體安寧。神魂昇天上國矣。壽七十六歲。持教三十六年。聖骸葬大殿中。

熱落尼摩聖人行實第四

熱落尼摩生于達兒瑪濟亞西南之國。其親貴且賢。二子一女俱肖之。其一乃熱落尼摩。穉年專志文章。及格物窮理之學。卽以成器。成童擇居羅瑪習道德之業。旣領聖水。孜孜教事。踰于往昔。卽瞻禮日。衆皆暇游。獨操心神業。或朝往聖賢遺蹟。默省思齊。或訪隱修高人。密叙神論。聞所未聞。因行所未行。

數年然後出游。以廣其學。始至意大利亞數十名郡。

次至弗浪濟亞諸國。次過厄肋齊亞。所至必踵聖賢之門。取益焉。乃造西利亞國。天主降生之土。一以瞻敬耶穌聖跡。一以親炙本地所隱修士。更切於精進晦處苦身。邪魔日深。妬恨明暗。遞攻槩將。淫像誘煽。而累煩之。於是聖人席土薄食。弱其形體。以滅內火。魔妬不遂。更加誘力。修士若在網羅中。脫之無計。惟兢兢懇祈上主提祐。奮力抑克之。且夙夜緝熙。弗令稍暇。卒之魔計畫窮。邪慾漸靜。正志復自得也。

苦修四載。乃欲推廣聖仁。扶持世教。始出而與人酬酢焉。因立意於天主經旨。欲通註之。卽置俗業。專習如德亞土語。併延博士習知其國之文詞。旣通。因往暗第阿幾亞名郡。請業於郡中聖賢。時郡中持聖教者有賢士保里諾。聞賢賓入城。請舍之。舉爲撒責兒鐸德。欲使代理聖教。然聖人不敢自恃。惟擇仁友相與靜修。

適保里諾以公事往朝教宗。於是携聖熱落尼摩同行。以爲道侶。托之公務。至都名士來謁服其大教。

聖人傳 卷二 十九
進之於朝。教宗大瑪肅者一見大悅。賓之。凡有志道學者密踵其門。求釋經典奧旨。聖人啟愚迪智。左右環應。纖悉曲當。教衆宗之。保里諾公事既畢。辭歸。仍約偕行。教宗留之都城。

當是時。天主古經猶未譯以西文。聖人譯之。併加新經傳註。又增定聖教中祭祀禮儀。一切徃古聖賢著述未獲傳世者。聖人筆錄行之。或損厚費。令侍史代錄行之。翼教修身。皇皇不及。既而教宗病歿。聖人自厭世務之繁。辭歸靜修。復至如德亞聖土。

未幾。徙厄日多國。於時厄日多山中苦修隱士無數。聖人從游。若初學者。日倍其工。未嘗厭倦。返如德亞國。擇居白冷邑下。是乃天主降生之處。欲恒念主恩也。未幾復創會院。以館修士。相與建功。每四方朝瞻聖地者。來多就聖人請益。因更廓其居。凡接一遠賓。必手浣其足。設席款之。然後以懇切神言訓誨提勸。

時有異端者橫肆。左說惑亂良民。聖人著書以明辨。排抑。幾被逐。上賴主祐。確守不屈。終脫于難。復有

東寇掠其鄰邦。聖土之民皆治裝以脩逃竄。於是聖人懇求天主降祐除之。寇果從他路逸去。聖土以寧。聖人乃益專力聖典。荅天下高士之問難。其間相識名賢使子弟自少從游。受其神業。聖人雖至冗繁。欣欣啓迪不厭。

迨年老力衰。心明體安而卒。時耶穌升天後四百二十年。按長曆爲劉宋文帝元嘉三十年癸巳。壽八十餘。塋於聖地之明區。後徙羅瑪大殿中。迄今萬民朝禮。每以神恩應往來者之求云。

瑪耳聽聖人行實第五

瑪耳聽巴諾你亞人。其親尊富有武勲。欲世其業。年十歲。卽知人事。剖別是非。入聖教。是時國主興師伐叛。聖人以父老應代行。因從君命披甲執兵。獨挾一僕行。不染軍中惡習。反慎言敏行。慰憂患者。啓愚蒙者。賑濟窮乏。未嘗自私。

當嚴寒遇丐子凜慄乞哀。憐之。無以施。卽截戎衣之半與之。丐者忻然自得而去。天主耶穌欲償賢士仁志。次夜降臨其室。發見異光。披所施半衣對衆。

天神謂曰。是衣乃瑪耳聽衣我者。言訖遽去。賢士因知人施之貧者。正猶施之耶穌。乃功乃樂。猗與盛哉。

從是益親天寵。益覺修力倍常。自擬謝世矣。叛敵不戰自降。聖人罷兵不歸。徑往大聖意辣略門下。意辣略識其誠。居之聖堂。時以聖學之微妙。誨之數載中。聖人涵泳聖道。習玩經旨。終荷天主命。思歸本鄉。行間遇大盜。無可劫。則欲殺之。或勸免之。賊復問曰。汝畏否。賢士泰然曰。吾心從來未有如斯。慰寧者。蓋吾事天主久。必知吾之危。有以抹之。奚畏。賊竟舍去。

又途遇鬼魔。假人相迎。問聖人何之。聖人曰。我惟之天主所指。魔曰。任意所往。任意所務。隨所值。皆拂逆。而將遭難矣。聖人聞之。畧無憚心。第忽記經中一語。而誦之曰。上主祐我。而我何畏於人。聲未訖。邪魔浮像歸氣。而泯。聖人覲親。詳述平日所蒙主恩。所免菑禍。乘此以勸諭二親。信造物正主。感其恩。而奉敬之。

後入近海小島。獨取一信友爲侶。剷跡苦修。有好學數人。就而求師。

從者中。或感暴疾。未獲領聖水而歿。時聖人他出。比歸。諸友告之。聖人默然徑至棺前。命衆退。閉戶投地禱祈。上主發慈降祐。以四體覆合死友之屍。嘆息懇祈天主之恩。不踰時。死者靈神轉身復活。無恙。衆友入見。便伏叩稱奇。感謝不已。其復生者請衆友聽述其死後所經之事曰。吾僅塞肉目。而神魂似置於天主嚴臺之下。以聽審判。判畢。因吾惡重。將墮地獄。此時似見有尊天神。入告天主曰。瑪耳聽投地代懇恕宥罪人。勿終絕之。於是天主允許。令吾魂轉身以改前非也。述訖。自此始勤修。至終不息。

是日。其郡中聖教司。以年邁病故。士民會議代者。皆推聖人。聖人素習謙約。苦辭不受。民衆擁之上殿。強舉以掌聖教焉。聖人大不獲已。蒞任。仍居薄好約。淡食少安。聚高士八十餘立院成會。以神範約之。使隔塵世。居靜勤修。治民之暇。必往顧相慰相

勉。多有聞風遠至之賓。切欲親炙神業。聖人始迎中留后。送周旋曲盡。且設教指引不息。其於下民無時不容其來。聽其訴。與其益。防其患。有貧乏不足者。必慈恤之。

一日。聖人出門。至天主殿行禮。一貧人無衣寒甚。求拯。聖人命從者衣之。從者忘之。貧人復告。聖人傷焉。自匿殿隅。解內衣予之。貧者領去不見。聖人仍就臺大祀。祀間忽見奇光。由天降臨。圍繞聖首。以徵其異功超德焉。

人。受害者。不怒。反憐愛之。加惠焉。更祈天主。如。有也。

他日。有學士久遊其門。偶蔽於欲。漸失行變志。久之肆不知反。聖人每懲救之。不服。亦不改。且不受罪責。恣其嫖慢。聖人安然含默不應。若無與於已。正容豫色接之如故。學者深感聖德。頓悟其大非。慙悔伏地。哭泣求赦不已。聖人歡然復容之。教訓指導。終能有成。繼聖人之道德焉。

邪魔深忌聖人。更圖滅絕。俟其卧息。發妖火於室中。

聖人從實 言教卷二 二十四
聖人以煙氣彌漫醒而起欲出無路乃伏跪祈告
天主火遂熄無傷焉。

偶至一鄉有婦人抱一嬰兒甫氣絕者哭臺前求救。
聖人爲籲禱天主不踰刻孺子轉魂復活如昔矣。
厥母如夢方覺不勝叩謝民衆親見聖人之異能。
大教之靈驗遂服而從化無敢疑也。

循至屬邑忽見一廣樓樓中有異巧魔像愚民所崇。
聖人令從者毀之從者不得毀具聖人乃伏懇天
主代毀所未訖迅風大作樓及諸像皆爲塵埃矣。

聖人嘗與門弟子行野先過群豕踐踏之地次過牛
羊牧養之地後過花卉茂盛之地聖人有感借此
立訓曰若是者正足加益於我之修也彼群豕踐
踏之地足比淫人無美可觀爲穢魔所盤據耳牛
羊畜牧之地足比婚娶之人有其清美乃爲女婦
所消耗也若花卉茂盛之地譬童身淨潔之人全
美無玷極可觀可尚焉言訖趨前復玩從者得佩
神教而益其躬矣

嘗入一邑其民久事土神聖人獨求天主廟適爲天

聖人傳
火所焚。火盛時。大風驟起。飄及鄰室。勢不可遏。聖人急登對樓。畫十字。火患便止。不復延燒。是以聖人所經。居民設香燭花卉奉迎。諸病疾者。蒙痊愈而復安。惑迷者。蒙提拔而歸正。邪魔之寺。或毀之。或改爲天主之殿。

後聖人爲切務。赴都見王。王探識聖人意。拒之。聖人退居七日。疊祈天主。指引庇祐。以通其意。遂蒙天神降示。命次日見朝。聖人如命。次日入朝。無阻。徑至內堂。則見國君危然高坐。聖人且止。天火倏降。繞王座。漸及王躬。王大驚恐。自悟其失禮之愆。亟起恭迎。一一允之。

聖人所造異事。所貽靈跡。與夫所療病疾。濟人難。驅魔害者。往聖賢記之數大冊。猶云未及十一耳。他或獨呼聖人名號。或取其墓上塵埃。或取其所用襖衣之微縷。亦存沒多施恩澤。多治危病也。

迨八十六歲。天主將登之天國。安所。豫默示以終期之近。聖人以爲至幸。告門弟。勸勉其固操神學。矢志聖域。世苦勿屈。自必勝之。門弟聞言。不勝憂戚。

號哭告曰。吾慈神父遺置小子於斯難處可乎。縱
吾師最願解肉身之桎梏。迨天鄉而謁上主神顏。
然亦宜思天上之福固存。永不可失。惟斯二三小
子。學猶未成。且遲遲以去。於義於事何相傷乎。聖
人視其哀告。深痛恤之。亦仰天祝曰。吾主。離苦世
而登天國。雖我所願。然其應否。惟爾識之。若我尚
爲斯民所須。以久存世。豈敢却勞而就安乎。言訖
未久。熱氣愈盛。身力愈衰。聖人自知不復留矣。尚
欲苦累其軀殼。不忍藉尊安死。卽下榻投地。時邪
魔自現。以驚聖人。聖人略不爲動。叱之曰。獄中之
獸。至此何心。且任爾密究吾事。必無所間於予也。
語畢。魔退。而聖人之神魂趨天上國矣。年八十有
六。時耶穌升天後四百有二年。按長曆爲劉宋文
帝元嘉十二年乙亥。

聖人之體生時枯瘠。僅皮骨耳。沒後光澤柔潤。以顯
其神享真福焉。時大衆聚集。又聞奇音異樂。自天
漸降。傳聞遠方。名聖色勿禮諾。相隔數千里。亦明
聽之。且知聖人方謝世昇天也。門弟不期而會。喪

聖人行實 卷二 二十七
者二千餘人。遠近士民來謁聖墓者無筭。沐其澤者。今尚源源不竭云。

尼閣老聖人行實第六

尼閣老利濟亞國之巴大拉府人。二親俱尊貴。且有功名於道德。配數年未孕。博施積功。恒祈天主。終見寵祐。而生尼閣老。孩時卽著聖德之端。每至瞻禮四日。及六日。卽齋不乳。日落乃乳。

稍長。從學。智超於年。凡事敬慎。擇友而親。遇女婦必制目。鄉黨親疎莫不仰慕。爲幼童之善表。

迨文學已成。其母舅方以大德司教。幸獲賢甥。卽依教規進之。歷至撒責而鐸德尊位焉。因對衆嘆美。

聖人傳
之曰。吾視斯童。正如明星。深夜高升。輝入極而慰
萬國。可不自慶乎。聖人初居位。不敢自信。功力愈
加。心志愈下。譬之樹木。枝愈高於上。根愈深於下
也。

是時不幸大疫。父母俱亡。喪畢。卽罄廢重資。廣濟窮
民。有一人先富後貧。三女不能嫁。聖人聞之。恐以
貧而失身。或辱其女。封金數錠。深夜寂往。從牖擲
其室中。卽奔匿。至旦。其人獲金。感天主所賜意外
之恩。嫁其長女。未幾復與之。如前嫁其中女。是人
不勝感激。不勝詫異。欲識重惠所繇。量彼將來必
三投金以嫁季女也。夜伺之。果至。投金奔去。是人
追反之。長跪叩謝。聖人如被枉陷者。愧怍萬乞。其
勿泄。

聖人顯名日達。賢舅圖增修士之學。卽立院定規。強
舉其甥冠之。聖人居諸友之首。如行役者。急公利
人。懲勸靡怠。起居恭慎。內外無間。實行顯名。兩兩
相顧。數載間。內外諸友皆稱以父母。號以聖人。獨
聖人自歎自慚。圖避世目。潛出附舟。將往他方。

舟行天晴風利聖人神見一魔撫劍入舟猖狂跳躍。因知將有大患語舵工防之。未幾黑雲四合猛風大作驚濤山立衆皆失措惟投聖人膝下大哭哀乞曰大人既獲天寵豫知此難而明言之請代禱於天主庶可免乎。聖人感且恤跪伏籲祈天主降祐。倏而雲披風息皆如再造感激聖恩既而舟人登檣失足墮死人衆惶駭號乞聖人救之聖人如前跪祈遂復活。

不日舟至如德亞國聖人登岸急避名跡孑然獨遊。巡謁耶穌在世所履之處意欲藏修深山奈天主命之還往彌辣國都是日國中司教皆聚都中議舉本國司教總領久而未決一賢士蒙天主默示知聖人方入都城來日將登大殿瞻禮天主卽謂衆官曰來日辰時有高士不期至是吾輩迎於門舉之總教如何衆聞大快立殿門內伺之聖人果來詢其名卽驟賀擁戴居位聖人大驚千萬苦辭衆不聽於是聖人念天主前旨覺此非人所爲弗敢終執遂任職每自勸曰既居新位依然舊習乎。

惟新職自邀新德。乃庶幾耳。

聖人若斯自激。遂薄其飲食。儉其衣裳。節其寢寐。苦形勞神。希言密行。顧衆忘已。晝夜靡寧。遇賢士者。舉以敷教。治民。民有窮困者。憂者。訟者。必拯必濟。至無物可施。又勸富者。以餘財施之。

時有非道之君。崇尚異端。迷惑善民。聖人勤於隄備。或面剖曲直。邪正之殊。以指引民庶。王出之他境。焉。聖人爲義甘難。數年流落不悔。非道之君。竟遭菑難。不得其死。

賢君代立。聖人始回復行其職。昕夕勵進善民。以補前失。聖人巡游一所。忽遇魔寺。鄰人誤從之。祈福解禍。聖人欲啓民迷。除其危殆。令毀寺破像。於時衆聞空中魔聲。疾呼聖人。大致怨詈。民始悟其邪。而改從聖人。

未幾歲大侵。民不聊生。聖人多方馳濟。至於空匱。又懇乞天主慈祐。給其不給。無不如意也。

羅瑪西都有三士。奸徒陷之大辟。志士窘迫無訴。忽念所聞聖人功德。遙望遠方。默祈相祐。乃國主正

聖人傳實 卷二 三十一
當寢寐恍然若見聖人至前諫責之。令釋三士。是夜刑官亦然。蚤起入奏與王夢適合。遂釋之。國王命三士渡海往叩聖人。謝其弘恩。

聖人以多涉危苦。年壽復高。衰疾偃卧。醫者謂不足慮。獨聖人自知將終。謹備神事。心志最明最靜。坦然而卒。時耶穌昇天後三百二十六年。按長曆爲東晉穆帝升平三年己未冬至前數日。塋之大殿中。聖屍在墓。常流香汁。用治萬病。迄今不止。是以天下遍聞。無不往朝。領其恩澤也。

時利未亞國寇賊攻擊鄰邦。有得聖人畫像者。未識也。有識者曰。是聖德神功聖人像也。遂謹收而奉之。臥室每揖敬之。一日爲事急出。恭辭聖像。懇其代捍外災。迨歸則家被劫罄懸矣。其人怨怒若謂聖人頑而不靈。將燬像。聖人顯發靈異。現於賊前。賊爲之懲創。盡還所劫。是人意外得之。且悟其怨怒之非。痛悔求恕。從是遷改。并其族皆被化而遵聖教焉。

又有賢夫婦二人。絕慕聖人功德。因無嗣。每祈禱之。

聖人自求天主聽從其願期年天主賜之一男夫婦感激不已欲終佩至恩每至聖人瞻禮日厚具禮儀拜墓稱謝後童子遭亂被虜無策拯之特念聖人前惠卽時懇祈幸以新惠終其舊賜踰年聖人瞻禮日童子偶憶昔年是日拜謝之事嘆泣不已主人詰其故大怒而責之忽聖人顯身握童子之髮懸於空中頃刻逕至其親之室親方依舊瞻禮敬奉聖人驟見其子大驚卽伏地相慶稱謝天主感佩聖人。

保里諾聖人行實第七

保里諾父母尊貴道德有名從羅馬遷弗卽濟亞生保里諾早孤托名師教育秉性清謹絕無童習弱歲遂超衆而躋文士高品旣長娶賢女爲配是後奉國命赴羅馬國主大用之使理都事攝國政因乘高位聲實益光君民悅服。

數年無子於是夫婦相勸絕人世僞樂矢志貞潔同室不同榻如兄妹以德相表以功相先士民日益敬仰外國咸耳其名矣保里諾益自慚鄙陋不足

當衆譽。旋辭官謝俗。入寂以倍其修。第猶在都城。知交請益。未能盡絕。於是率家屬渡洋。避往意西。把你亞國。大賢郎彼阿總司聖教。聞高賢來至。而晤德風。保里諾亦密領神業。交相親敬。蓋德士之相接也。識之愈深。愛之愈切。敬之愈隆。

司教者幸得高士。欲舉以自輔。保里諾固辭。乃兩相叙辨。各設實論。教主竟舉歷撒責兒鐸德尊位。終以民望太崇。愧其非分。又公事煩瑣。分其清修。未久辭還本國。初至意大里亞界。卽走米郎謁聖盎。

博羅削二聖相晤。神志默通。道德之精微。相契無二。越數日。適羅瑪入城。首朝天主。及諸古聖之堂。充其渴願。次詣教中賢友。以述素懷。而締密交。都中士民。久聞聖賓之高學。誠德名跡。聚乞其神訓。益尊之。

有陰詆聖人者。聖人不辨。惟法古聖以默爲尚。以忍爲功。悉聽之。至公天主。因遜入東隣納玻肋國之諾拉郡。時聖人斐禮責司教。便往從之。聖司幸其至。敬留。目輔。保里諾辭出郊外。居蓬廬。獨繕幽修。

先世產業尚存大半。以備施貧。至是盡貿之。先分造殿堂。施散窮鄰。不顧其身。若原無有者。薄居淡食。當聖人廣施時。一人來乞。適施盡。問婦止存麵食一裹。聖人命施之。婦欲留殮聖人。不果。施卽日有數海舟載麥。至報聖人收之。收時沈一舟。聖人謂婦曰。汝未捨吾麪食。故上主賜此罰。汝吝嗇耳。

後教司病故。士民推保里諾代。力辭不得。乃從天主命。膺其任。因竭神以充聖職。進民於德。

適有遠寇橫侵數國。殘掠男女。諾拉城破。民衆憂泣。聖人獨對天主告曰。夫諸金寶珍奇。我奚戀哉。惟吾之真產實資。保存何處。則爾獨知之。寇退。又有萬大落蠻賊。從利未亞地來。焚掠諾拉。民多被虜。聖人孑然一身。隨以偶存餘資。并勸相識者。損金濟民。贖被虜者。有老寡婦。獨子被虜。來叩聖人。言淚俱下。哀痛之極。聖人爲之感泣。少頃答曰。茲已無物可濟汝急。所得脫前患而僅存者。惟有此身。施汝贖汝子可也。寡婦信聖人不爲虛言。又望賊

人。或感動聖德。得歸其子。卽同涉海至利未亞地。知其子役於君僭。聖人爲傭夫。裴見僭。代寡婦求釋其子。僭不許。聖人請身代之。僭亦心動。喜問聖人曰。汝習何行。熟何業。以利吾家乎。曰。小子無能。惟修寸壤。種植小圃。庶幾能也。乃留聖人。釋寡婦之子。聖人以屈身自慶。勤執灌植。遇花果直獻主人。主人每笑納。相與叙說。日久察其篤行。益喜之。恒入園與之語。一日。天主以將來國變。預示聖人。聖人直告主人曰。吾主不日將遭大患。國君亦將棄世矣。何不豫防。主人信之。聞于君。君次日召見聖人。一見喪氣改容。語僭曰。斯人乃我昨夢所見。合數異人。高坐而審判我事者也。命僭私叩其何名。來此何故。甘充傭僕何心。蓋智言德容夢兆。皆證其必非俗人也。僭如命詳審。得聖人履歷。及來意。以告君。卽優禮賓饗之。聖人概辭。第求放還鄉民。歸養父母。君遂令保里諾與衆民還鄉。未幾。君以惡疾死。國大亂。

聖人與善民歸家戶完聚。皆稱述其大功德。而嘆美

之相與赴大殿瞻謝天主。并誓改過。無取天主怒罰也。聖人則執其原業。檢身勵民。昕夕弗暇。聖人忽染危病。卧時見前死兩大聖人。從天降臨。顧慰之。聖人強起。祭祀天主。復卧。自覺升天期已近。却念歛神敬俟之。執事者告曰。前借貸以施貧。今尚負銀錢四十。無可取償。柰何。聖人曰。汝勿慮。汝無與前所施。悉係至公至慈天主。奚不盡償。而銷汝之籍乎。俄一客進室。獻金一封。遽退。聖人受而啓之。則銀錢伍十。乃以四十償負。餘者仍施之。

士民聞聖人將危。皆羣集哀嘆。聖人訓言勸勉。令其和睦相恕。又令仰賴天主庇祐。勿失望。勿惑心。眾退。聖人入靜。不言不動。亥時室中忽地震。左右驚悸昏仆。聖人之神魂欣欣上升矣。時耶穌歸天後四百三十一年。按長曆爲劉宋孝武大明八年甲辰。夏至日也。命終之後。異香芬郁。眾共聞之。不勝歎羨。卽日瘞之大殿中。遠近士民登墓求祐。無不得者。

弟阿尼恤聖人行實第八

太西以東有文明之國曰額肋濟亞其國都曰亞德
納。往世所出文人傑士盈溢傳記。弟阿尼恤者其
世家之胃也。於格物之學。象數之學。皆爲大宗師。
猶不自足。徧遊多方。交結豪俊。討究諸方殊學。以
廣智而益才。其居厄知多國時。年二十有五。忽於
春月望日午後。日月正相望。瞬息之間。馳而掩日。
弟阿尼恤大驚曰。若是大異。非造物之主受難。必
普天之下將漸滅矣。此正天主耶穌於如德亞國

受難被釘十字架之日時也。弟阿尼恤推其然。未識其所以然。數載後歸國。輒見舉用。漸掌國事。時宗徒聖保祿施教。至亞德納都。弟阿尼恤初聞言論。密與交談。討究聖教微旨。聖徒叙及天主降世受難。地震日蝕諸事。聖人因憶其所見天象之異。的於是日。密合不差。因之篤信。領聖水奉聖教焉。三載常侍聖師。耳目聖修之妙。至於大成。聖保祿奇愛之。定爲都中掌教。時聖母瑪利亞尚存。聖人偕數友往如德亞國。朝叩親領神訓。遂大奇之。切嘆之。謂其友曰。使我非知天上有至尊之主。權宰萬物而降生斯世者。吾必將擬聖母爲主矣。二三月辭聖母及見在聖徒而歸。又聖母將去世升天。四方聖徒倏然俱會聖母榻前。以覲其終榮。而弟阿尼恤不知何故。亦在其中。與聖徒同荷聖母遺言。同治聖喪。而詳記之。

歸後議舉賢友補彼畧代司教事。而親往羅瑪時教主格肋孟德聖人也。素聞弟阿尼恤大賢。相見大喜。商確教務。久之。令往弗郎濟亞名國代頒聖化。

第阿尼恤與同志數友踰高山至弗即濟亞國都罷里斯如彼旭日於昏夜之後漸升開照大地燦然士民爭來會晤雖至愚必敬引之其所辨所誨雖大智鮮不服者迨視其所持嚴範所守清節并時所造靈蹟更獲衆心三四年間邪術廢善俗興後惡徒非毀我教規繼而詈辱聖躬然聖人洞曉魔計執諸明據剖析是非惡徒理屈則聚黨持兵將強執聖人陷之重刑至則忽見聖顏異光發射遂驚怖奔逃或悟而請赦投教

邪魔復誘都官弗責虐者使疾恨聖人便拘聖人與二賢友至公庭惡官先張異怒叱詰之聖人從容曰背邪歸正理也吾幸識天上有至尊主宰撫馭生民欽崇感謝其恩是生人本分何悔何改之有若彼左道之像特爲鬼魔巢穴誣罔良民何當事之今有遠人新至公庭初見役從成列而虛設公座卽兢兢叩拜不復詢其應有正官至知有正官所在及瀆慢之則如之何嗟乎世愚初入此地仰觀天象照臨之澤旁觀君王世臣臨馭之威卽迷

於外飾。伏敬朝禮。不復思此地之上。尚有正主。乃萬物生存。靈民禍福所關。奈何愛人之君子。不亟亟啓人迷昧。使認主。而改邪歟。惡官默然切齒。益深嗔恨。先用棘杖毒笞。次以火煨紅鐵床。置聖人於上。緩炙良久。終投於猛獸。聖人泰然自得。恃主祐對獸。畫十字。獸乃馴服。伏其足下。惡官驚異。仍未悟也。復令積薪焚。窞聖人於焰中。聖人如坐花叢。靡有損傷。惡官愈怒。令具十字架。釘之。聖人久懸。天主竟不令死。惡官無奈。姑令下獄。獄中逢賢

友及同志數人。相慰相勸。至祭天主時。耶穌明顯聖容。以善言堅定衆友之志焉。惡官諸刑既窮。乃令立斬。以畢其事。刑役先重加鞭策。然後彙拘聖人。及二三道友。出城行戮。既至其地。聖人俯跪仰天。籲告曰。天主聖三一體。吾方至於斯急也。非慈主降祐提拔。則將求望於誰。吾二三人。懷乞上主。悉恕向所犯罪惡。而接吾衆靈神。使登上國。以咫尺聖顏。奉之無窮時。時聖人已百有十歲。至於刑役。斬其首。其身猶立如生。又自提其首行。衆皇駭。

或引身避之。或隨之。乃聖屍行十里餘。值賢婦加度臘氏。如出迎接。卽以其首與之。止步。偃於途側。衆見此異蹟。戰慄失措。又聞天神空中張樂左右。護行。以是感動衆心。其刑役及邪黨。幡然悔罪。而奉聖教者三分有二焉。賢婦旣接聖首。謹藏之。俟惡黨稍退。乃與賢徒共聖屍瘞之靜壤。

不數年。從化日衆。因建立殿堂供之。後國王荷蒙主牘。篤信正道。念聖人向者蒙冒多苦。首化國人。卽造寶殿。中設高墓藏之。贍以厚祿。至今其國新王代立。必先入聖殿祈祐。

聖人所著作。最奇奧無可及者。東方國主幸獲其原本。遣使賫贈弗卽濟亞國主。主大喜。如得異寶。乃送聖殿永存之。初至之日。屢賜恩澤。其生前歿後所施恩惠。所造奇事。非言說可盡也。

其後教宗德望。忽遇大變。從西都至弗卽濟亞國。經聖殿入禮之。忽染疾瀕危。聖人夜降顧笑摩其身。令愈。教宗深激聖恩。旣歸擇善地。建大殿。贍以廣地。然後從聖人本國額肋濟亞召修士數人居之。

使宵旦欽崇天主并念聖人之功德而效法之迄
今猶睹其洪蹟焉。

亞大納削聖人行實第九

厄日多國名聞天下今屢遭兵燹僅存微蹟耳而聖
亞大納削產於是至爲賢爲聖又終於是聖人之
父其國之貴人也而且賢既有子恐弗克負荷勤
教育之。

亞大納削早好學孝親善友衆敬慕之幼時與群兒
遊海濱卽効掌教者所行之禮爲戲將群兒用清
水洗其首仍以所聽經言祝祈主祐如入教者是
時司教者聖立山也登樓見焉使招之來亞大納

削與諸兒俱至。聖人問其所行禮何意。又用何語。亞大納削對。惟戲學向所常見入教之禮。所誦卽向所常聞經中語耳。聖人奇之。與高士論之。謂其意雖始於戲。終必驗爲實。彼群兒之蒙洗滌者。皆誠入教。領天主聖寵。從是聖人期。亞大納削爲大學領袖。恒囑其親。加意教之。

時安當聖人道德四聞。亞大納削感慕趨炙。往歷深野。幸晤大聖。從容究味。遂立大志於精修矣。歸赴本國都城。亞歷山拜持教者。立山聖人。聖人悅之。

歷授七等品級。至撒責耳鐸德尊位。用輔神治。

未幾聖立山以年邁積勞病危甚。召亞大納削入見。意欲托之聖政。亞大納削解意。遯身滅跡。累日不見。聖人知之。當衆笑曰。爾乃欲遯身辭任乎。謬哉。謬哉。主命終不可逃也。語畢寂然而逝。衆聞聖師末命。便大索亞大納削。強立之。不得已順命。異端輩欲乘聖位未固傾之。發邪謀以姦淫人命二端誣告。令其黨數人妄證之。聖人至公堂明辨是非。證叙動止。昭然無與。官乃重懲惡黨。惡黨愈恨。陰

圖殺害之。聖人慎於隄備。且適東都。奏聞國主。乞止其亂。惡黨知之。亦赴都城。或明訐。或陰賄。竟通邪意。逐聖人。遂往弗郎濟亞國。時國太子以征叛在弗郎濟亞。聞聖人被逐。至此躬迎而賓禮之。國主歿。太子立。令聖人復位。士民遠近歡悅如父母之復生。惡黨誣奏于教宗。聖人亦往面析邪計。并將教中要事上聞。教宗審知聖德。當衆稱揚其功。命歸職。重罰惡黨。驅之出都。惡黨徒被耻辱。誓盡力害之。不使復任。聖人見事甚危。勸民固守正道。

避赴西京。請于教宗。教宗厚款之。令四方高士聚會某地。參考聖教諸疑。仍命異端并集面討正邪。高士奉聖命來會者三百七十六人。聚於亞西亞中名郡。討議良久。洞然皆知亞大納削所傳者。正實無謬。所貽者。則以學以德超絕萬品。讐所陳者。皆無情不根。因衆議請復聖權。逆惡黨聖人出遊四年。備嘗艱苦。茲復見亞歷山府城。士民喜慶。

聖人自覺教中嚴規已畧踈。善俗已稍壞。乃盡神力。期復其初。嘗遺書一信友。以時事告之。曰。昔吾歸

職。士民皆以爲喜。且不待吾之指教。父子昆弟相率正道。卑若匹夫匹婦。尊如鄉士大夫。俱能修身守官。室女之弱。矢志全貞。童幼之衆。智越其年。咸與天國之永安。辭現世之暫樂。入山靜修。至鰥寡孤獨。病難窮乏。諸輩常賴有仁人。顧視提拔周濟之。是皆吾目擊耳聞。真足慶幸。時時奉謝至慈天主也。

滿四載。全復聖治。異端之徒。往東都暗布謠言。國主原與聖人相迂。乃猝然令拘執之。聖人方上殿。祭祀天主。士民瞻拜。兵衆已圍繞聖人。聞之。卽登座。慰勸下民。固執正道。勿畏強讐。惟仰恃天主神祐耳。言訖。兵卒突入。徧覓聖人。如或蔽其目。不得遇焉。聖人維士民而出。徑赴曠野。隱藏山巖者五載。人莫知之。獨同志一人得識。以供日用焉。

新主代立。令聖人復舊職。聖人入城。萬民出迎。隨處滿布香花。鼓吹相慶樂者。旬日不絕。聖人復持教柄。先請同志佐教事。次清滌惡黨。所傳左說。以補其傷。聖教日盛。聖名愈廣。新主變易圖滅聖教。下

嚴令遠流亞大納削遣員役二三百押送出界實欲中途殘殺之也。聖人探知邪謀微服暗渡而遯。役者來追將至。聖人立航中。令掌舵者轉迎之。役者相遇不識聖人。問曰。汝輩曾見亞大納削過否。聖人答曰。我方見之不遠也。役者迷昧復追向前。聖人直入本城。仗庇主祐脫大難矣。猶避跡俟之。惡王不遂其意。加怒倍常。誓滅聖人。適遠夷來侵。乃統軍親征。交鋒次。忽見從天發矢。中其脅脇。拔矢創甚。死陣中。三軍潰敗。是後新主繼立。國家稍戢。聖人亦復治教事。數年安定。彼讐復布疑端。由是聖人隱遯。或於親塚。或於山穴。

數載後國王幸悟其非。又復聖職。聖人持教如前。屢勉踰昔。終以高年成疾。猶惓惓勸衆。惺然靜逝。時天主降世後二百七十二年。按長曆爲東晉簡文帝咸安二年壬申。凡居世四十六年。

聖人自少而壯而老。無時不苦。因知大德非甚苦不成。正道非多難不興。聖域非屈折不入矣。

巴西畧聖人行實第十

巴西畧西南國。半多人。其家世既尊且貴。亦豐功盛德。有聲當世。同胞八兄弟。兩姊妹。皆濟美巴西畧之祖。適遭虐主。避深山七載。終被羈囚。以死證道。其後裔之聖德。實此肇基矣。

巴西畧四歲早孤。其祖母大賢也。撫育之。漸引於善。小學既成。志向高邁。請祖母命適亞德納名郡習文章格物。入城。幸逢賢童額肋峩畧。結爲昆弟。相左右。文學成。始事格物。尤不忽省克內功。

數載間二童交於衆賢。聲稱籍甚。乃常恨未克精修。因相期却俗。冗置外學。獨沉潛於天主經典微旨。因詣鄰國厄日多。受業賢師。非特討究聖道之奧。卽於修課倍加嚴惡。衣淡食籍。板假寐以爲常。一年中瘦損太半。以益其神力。後遇急事。巴西畧回。亞德納府。晤其所從文學師歐布祿。以所聞聖教正旨。朝夕提勸。漸服而化之。終使其師謝世名務。神修。售產施貧。自居窮約焉。夫向受師以文業。今授師以神修。師弟之恩。相報若此。

從此定爲平交。並辭友俗。偕往如德亞國。瞻仰耶穌聖地遺跡。謁掌教聖人瑪施抹者。懇乞依規賦聖水洗之。巴西畧領洗時。衆見火光一道。從天降臨。光中一白鵲。羽毛豐美。飛出徑至河面。張翼輕點其水。如賜福然。而後歸天。衆竒之。知豫示巴西畧聖德靈兆也。

旣而適暗第阿家城。此地蒙聖宗徒親行教化。篤信者衆。始立基利斯當尊號。延及四方。聖人至未幾。司教者聞之。留以代頒訓誨。因至責撒肋亞府。遇

本府司教者病沒。士民會擬代者。久聞巴西畧聖德高學。共推舉之。聖人避去。士民始他適。

聖人自投曠野靜修。未幾德光四達鄰郡。從者日衆。聖人體天主愛人之心。自撰精修規約。貽其門弟。故由聖門而成德者無算。卽後世立修士之會。皆用爲模楷焉。聖人山居勤修。忽聞異端流入。責撒肋府。蠱惑善民。聖人憂之。趨入城。俄本府司教者復歿。衆議終歸聖人。聖人大驚。托言體弱。士民愈切仰慕。道友亦勸從衆望。聖人感動從之。

適大旱。年饑餓。孳載道。聖人盡捐資產。易糧。親巡街巷。分食之。又親踵富貴之門。勸以餘財周急。立功於天下。并於天上也。又聚厚資。造大院。收養諸疾病窮乏者。時躬往顧慰之。謙行賤役。供其飲食。時其寢處。辨其湯藥。且以善言勉勵其心。使甘忍所苦。或有謗爲僞謙博名者。聖人習於誠德。固操仁規。惟計上悅主意。下振民患。

宗王孫乳里亞諾。因迷於邪術。圖壞滅正教。聞巴西畧聖人爲正教楨幹。欲以巧言誘之。不從。則以利

害怵之。聖人以神智洞燭邪計。不赴其招。不信其說。亦不畏其虐。卓然守道。自若惡王不勝忿。決計誅之。及諸奉教者。未及行。有遠寇略其地。虜其民。惡王與師禦之。戰歿。聖人獲免焉。

惡黨哇令代立。仍圖聖人。無可誘惑。欲以強力懾之。乃命名將往諭聖人。不聽。則沒其資財。笞辱之。或放流之。或遂殺之。名將初見聖人。大張威勢。陰陽左右。意圖悚動。聖人笑對曰。正志之士。既非世福少移。豈世患可屈乎。吾資財施散已久。身自空乏。

何懼籍沒。普天之下。吾以爲家。本無定處。何懼流。生命有限。形已枯朽。無所受傷。乃復凌虐。早斃之。使神魂解脫。無礙。自得升天。是所至願。又何懼死哉。將異其言。嘆曰。吾見勇士多矣。未有堅毅若斯者也。聖人曰。汝猶未見司教之正士耳。若幸見之。便知其言其志。無異於吾言。吾志也。將曰。吾今寬一宿。惟爾再三思之。毋貽後悔。聖人曰。無容。明日亦如今日。無可悔。將復命。

王知聖人志不可奪。始加敬仰。然異端之徒。獲君寵。

每傳謠言妄生罅隙。竟使復怒。而欲逐之。忽王子夜病。王妃又感異夢。徬徨進諫曰。王猶圖巴西略高人耶。王聞大驚。姑止。且邀聖人入宮。顧視其子。祈籲天主。聖人曰。君欲太子病瘳。卽宜從信正道。賦聖水入聖教。勿使異端者得近。而與之交。否則不可保也。如言。太子病果減。聖人出。惡王恐聖人之德能。以是霸効。將日顯達。亦召異端之首。令禳災。異端入檀。分外之職。妄言賦聖水。太子疾將不治。乃聖言既驗。惡王惡悟其前非矣。竟聽佞邪言。復深憎聖人。欲逐之。將升座行遣。座忽損缺。易座執筆欲署。筆不沾墨。屢易筆如故。衆甚異之。王怒奮力下筆。手臂顛顛失措。不成一字。王始大驚。悔投其筆。毀其勅。

府中有鄙夫。欲用魔力。被魔誘。以指血書契。誓投役永祀奉之。背天主聖教。因之籍魔力成其私謀矣。而忽冒重刑。心大亂。晝夜不寧。至失望而欲赴井。聖人知之來見。旣見。令齋戒數日。又令衆民合志代祈主祐。以顯聖能。聖人與諸人俯伏求禱。鬼魔

遊空囂叫。猶不服命。少頃衆見血契自空隨下。至聖人前。聖人毀之。諭其人曰。旣幸蒙天主赦爾重罪。切勿再犯。以致主怒。百倍加罰也。

又有如德亞國人。寓府中。未服神化。偶至天主大殿。見大衆瞻禮。卽入門私瞰其事。迨聖人捧奉聖餅。彼視之。卽亦幸見耶穌聖體。從餅中顯著美貌嬰兒之像。後觀諸奉教者。各進領耶穌聖體。以沾其澤。其人亦雜衆中。與領聖體。領際又見聖餅真寓耶穌聖像。乃盡釋前疑。篤信正教也。

是時你責亞府有天主名殿。爲異端強據。不容正教之民入內瞻禮。聖人知之。進告於王。未允。聖人曰。王旣不崇禮。不服義。不明於教之正邪。當以他途他計別白之。王問何計。曰。王命封聖殿之門。次令異端者至。任令祈禱。若天主允從。不待人力。門自闢。卽當讓之。以爲正教。不然吾輩自行禱告天主。悉得如意。卽聖殿應見還。且獨以吾道爲正。何如。王喜。下令如聖人言。異端者不獲已。貿貿然來。強作形勢。禱祝懇告。竟日無微驗。因是慚辱。含氣不

言。聖人泰然次進。合諸奉教者稽首祈籲。門瞬息自啓。聖人便引教衆直入殿內。叩謝天主。因是異端之徒。竒聖人功德。多自棄而歸正。惟惡王終不肯服。竟遭重慘焉。

是時。山中有大聖厄弗冷。精修多年。忽見火柱懸空。光明照灼。又聞天上有聲曰。是火柱非他。乃巴西畧聖人也。可不往晤。躬受其益乎。厄弗冷便起而造聖人之治府。竊入內殿。以伺聖人之動靜。乃見聖人談道之際。口發火光。以示其動人心之大力。

又見白鵠止其右臂。附耳而默示所當言之理也。厄弗冷諭聖人之內德。極爲感動。卽進而禮拜之。聖人亦蒙天主啓其內目。使認遠客。識其神功。與其名姓矣。二聖外形相晤。內神亦相通。惟聖厄弗冷未曉土言。不能如意達情。以受教業。於是巴西畧懇乞天主。賜之得通土言。可相傳意指。倏忽間聖厄弗冷非思非學。遽識土音。衷情得達。且相慰相益也。

聖巴西畧年歲積久。冒苦甚多。自克自懲。因之致病。

時有名醫未及向化常與聖人密交聖人計欲化之於其終日遂乘機請入視疾醫者趨候審脉氣察動靜知病不可起哀告曰嗟乎聖命惟在片時縱少延第迄酉刻耳聖人笑曰倘得延至來日如何醫者曰謂聖命能至來日決不可得若幸得吾誓改過而入聖門聖人令且去次日更來次日醫者急至聖人宛然尚存也遂大嘆異聖人不勝神樂奮其弱力起登聖殿醫者舉家伏聽訓誨親賦聖水使入教焉禮畢復自就榻

士民聞聖人臨終聚拜痛哭欲強留之聖人勸諸人勿過憂慮惟順聽天主之正命語畢卽見天神群來迎聖人之靈神遂入其中而上昇矣時天主降世後三百七十八年按長曆爲東晉烈宗太元三年戊寅士民趨瞻聖軀遠近畢至

一淫婦當聖人生時憬然悔罪每垂涕泣但以未識天主赦否爲其深憂無從寧慰於是自書種種罪犯封寄聖人求之爲代求天主賜之除銷以驗赦免之恩聖人卒其婦往拜墓前立時柩旁見欸看

之向所書種種罪端。悉蒙塗抹矣。乃知天主賜之赦免。感恩無已。以後力修至積大功。於以證聖人。生前歿後。愛人救人之切也。

額肋義畧納西央聖人行實第十一

加巴奪國之納西央作郡。有夫婦二人。尊且富有懿德。無後。朝夕乞天主憐賜之。天主終允賢夫婦之正求。生一子。名額肋義畧。因與他聖同名。故加所生之地。納西央作以別之。篇中簡曰額肋義畧也。既生。其親欲報天主恩。加意養育。能言。即使習稱天主聖號。而念其功焉。

六歲使從師。性情順馴。本才明敏。口誦耳聞。了無遺失。且志本向善。憎惡。故恒心泰情清。體靜貌畧無

躁率之意。是以易受文業之嘉種。於同塾中翹然
秀出也。文學既成。遣往亞德納名郡。使大就其學。
幼童至亞德納聖童巴西略亦至。幸相識。同志同行。
結爲兄弟。擇師以侍。擇鄰以居。始攻文。繼習格物
窮理。又誓棄世習。葆其清潔也。二童以稚年逢濁
世。獨清獨醒。恒嗜隱靜。凡諸佚游惡態。一切絕之。
衣服言語。各有宜節。故凡伺聽之者。無不信服爲
大都之雙璧矣。

越數載。學成。巴西略以他故歸其鄉。額肋義畧仍留
都中。設教後。念親老。歸理家政。功力倍嚴。過防於
端。德修其奧。絕世好之。浮游想天樂之。真實屢蒙
耶穌顧憫。加以神祐。

一夜似見二豔女來。潔士疑而拒之。掩目自防。二女
曰。賢士無庸疑。吾天主所遣。固爾高志於聖道。開
爾明悟於實學。使周知萬里。酬應世用也。吾雖取
豔相。僅影耳。吾則貞潔之德。彼乃明智之德。吾二
者奉傳聖命。自茲左右終世不離。一則保爾聖躬。
一則佐爾諸外務。賢士伏感上主之愛可也。語畢。

不見。

從是賢士加志淨潔。以人形効法天神。於天主經典窮討深玩。一憑往聖賢傳註。不敢自用。數年名聲遠暨四方。歸之時。猶鉅富。自圖隱約。先貿產業。以施窮乏。次委家務於信友。逖往半多近國。得晤故友。巴西畧聖人。同入山中靜修。因考聖賢之學也。既嗜道味。日益饑渴。不少止息矣。聖人之衣。惟樹之櫟。或獸之毛。少寐多醒。以地爲褥。以穴爲室。晝苦外形。夜練內神。罔敢荒寧。使妄念乘隙入攻。而奪其靜存也。既而父召之歸。父百歲卒。寄權於子。賢子特盡其孝。不敢承其職。乃進一高士。代任教職。而自處卑約。以便行游。

賢士既得徧行道鐸。隨敷實訓。隨興善俗。且深闢異端。異端之徒。屢見損辱。不勝怒激。卽謀盡力以雪耻。復讐。因聚於公堂。假集無情之辭。誣告於官。官審之。知所告皆誣。反責之。四方士民益切歸往。總國教者知之。方計復立都中之教。

時有大賢爲東都之主。聞額肋峩略聖德。以爲奇逢。

請晤多受教業終則付托神治望其大佐國政聖人承命劇神殫力以稱其職但左道惡黨見其盛蒙朝寵道化日闢謀殺之賄一賊行刺值聖人感疾忠民來往奉候賊遂雜衆中入聖人榻前拔劍擬之忽然四體振慄毛髮竦豎不能動移惡賊如被雷擊反心悔悟乃擲劍稽首聖前號泣求救不止聖人未識其故左右對曰斯異端之徒受賄來害聖躬幸天主默祐抑止邪謀改易其心號泣求救耳聖人感憐大爲垂淚抱之如子悉恕其罪又勸其亟歸正道免將來永久之患

數年行施神化略無厭倦第苦都邑繁囂思謝事歸隱適東都主徧求高士議決公教疑事聖人與焉會畢聖人致職欲成前志會士未決聖人面告於王王不從聖人再四懇述乃得釋瀕行士民猶環趨留止之聖人志已決勸慰衆民而歸出城擇居近莊塲發於足病卧不克輾轉然以剛志克其弱體不少休暇或造嘉論或詠聖詩或解先哲之遺書或釋經典之奧旨悉皆顯明之妙用及幽顯之

聖人傳實 卷三 五十九
神功未易殫述。從夜寐迄於晨興。恒潛心於天上之事。不有間也。

時邪魔既率惡徒。或以謗語。或以謠言。辱其聲名。乃至用力。強圖險其身命。聖人以平心含忍。而天主庇蔭。竟不使覓謀得逮其躬。及聞惡徒受罰。反代爲求赦。以恩報之。

後聖人豫蒙天主默示終期。卽時刻嘆息天上之清樂。年九十。繫神直登天國矣。時天主降世後。三百八十九年。按長曆爲東晉烈宗太元十四年己丑。其所遺文章詩篇。皆精奇。後世學者以爲法式。門弟子民葬之宗殿中。後東都主曰良者。僅一子。久病瘖。主已久聞聖人功德。乃親登聖墓。獻其子於像設之下。懇乞垂祐。立時能言。從是聖屍日見崇敬。後遷於羅瑪。

額肋戔畧道瑪都聖人行實第十二

額肋戔畧先名得阿多祿多造靈事聖跡故聖賢謚之曰道瑪都戔謂其言行超俗過人也。

額肋戔畧生於半多國之責撒肋亞郡其親貴富未攻於德業蓋凡歸正教者誠德不修餘無足觀耳。額肋戔畧從小學時避無益友朋及諸妨學之浮戲學成二親遣之外方以成大學。

時立山爲天下名府或以設教或以修學遠近聞風善童儼居其城始修文業繼務格物窮理忽蒙天

主祐啓。漸悟天地之上。必有真主。自恨前之瞽矇。立志改補。日以正教自持。不使遊恣。尤慎防邪淫之誘。

賢童旣大抱理學。尚欲浹習於經典之微意。以養其心。卽與兄弟往謁聞士阿里日搦爲師。五載受業。還鄉。鄉人猶未服聖化。幸遇賢士。恒觀其德行。恒聽其善言。始開昏暗。欲改邪而歸正。

時高士弗弟末以大智權教於鄰郡。聞賢士初至鄉。城遽以道德博學傾服遠近。卽致意求晤。欲求冠退避。愈追尋之。久而不遇。因敬告天主。賜充已職。以憫民望。天主默感賢士之心。自出承命。

衆民掌敷聖治。賢士預知。輒隱其跡。弗弟末服其賢士初蒞治。思治中素被聖化者僅十七戶。其餘百千萬衆。尚迷於邪。朝夕籲禱主祐。慙懃倍切。不寧不息。未幾。蒙吾主耶穌聖母瑪利亞自天降顧慰之。聖母又命聖徒若望以聖教之旨詳誨之。使得轉提愚民。賢士益融徹教中微妙。

一日城外歸。日暮姑宿近寺。是寺名大噪。四方民聚。

卜釋夢稽疑。邪魔憑依塑像發語答言。巧幻欺誑。陷人大罪。次日聖人早行。寺徒焚香祈禱間。聞諸魔喧嘩。言怨謂額肋義略。聖人擅入其堂。禁不復出。不許惑人。惡徒大驚。再三祭祀。呼請復回。魔像竟泯聲絕動矣。惡徒恨失其利。憤然發怒。追聖人而辱詈之曰。爾旣不同我道。奚敢入我寺。簡慢吾神。且禁其爲民除害與福乎。聖人泰然答曰。吾惟天主無益之僕耳。然恃主能。可以驅魔而禁之。入出何忍。久容其巧幻欺誑萬靈也。惡徒亦大異。乃

乞曰。爾旣有是能。若復令吾神回。我方信爾。聖人默禱須臾。卽持筆書數字曰。額肋義略。仍許汝魔復入寺堂。惡徒領置堂中。魔復入復言。惡徒益異之。因想額肋義略所言所行皆實。卽追聖人叩拜求教。聖人細陳教要。訓之。徒漸悛悟。已懷改圖之心。尚未卽決。復請於聖人曰。大教要旨。畧已聞命。惟我卑愚。不能一蹴堅定。幸再顯靈奇之事。以釋我疑。以固我信。何如。聖人答曰。惟爾所願。徒曰。茲有大石。聖師若令自移。從此到彼。則足驗大教之

真矣。聖人諾。令大石自移。從此到彼。徒衆歎服。卽侍聖師。終身不離。近城士民。聞風迎接。叩瞻求教。朝夕不絕。然猶未立大殿。容衆庶瞻禮。乃大衆不待勸責。各輸財力。協助營建。肇基時。忽阻於大石。聖人視之。命自徙基外。大石如命。落成之後。忽地震。萬室傾頽。獨彼殿堂。略無損壞。

府中有兄弟二人。甚富。新承父業。有大湖畜魚。爭利構訟。官不能折。各擬用強。聖人親往勸以友于之情。二人迷於利。昏於怒。不服教言。次夜聖人復自矣。

鄰邑有河。名里哥。屢次汎溢。淹沒田廬。衝損人物。大爲民患。邑民赴告。聖人深憐之。率衆至河濱。植所扶杖於地。曰。今後河水止此。勿過害民。方植杖。倏成茂樹。自後河水至樹。卽消。

又未幾。瘟疫盛行。聖人治地。所傷善民。日不勝紀。病民涕泣。請於聖人。祐解其禍。聖人不辭苦勞。不畏

毒染旦夕巡行顧慰患者隨入隨愈不啻靈藥異
端諸輩多蒙聖恩反心棄惡從者甚衆時各瑪納
邑屬聖治請聖人親臨舉賢士以掌聖學聖人徧
訪高士有隱者立山以甚尊富大學問剏蹟藏修
居甌脫之地炭窑爲業久矣天主默祐聖人舉之
聖人往晤深探其蘊遽任之立山洞明天主正旨
伏領聖命克繼神業

聖人多冒苦辛漸以成病仍急神治不以耄倦蒙天
主默示終期將獲其所久享之真福大爲欣慰矣

尚不欲安坐以俟彌留之際猶奮力自策倍其德
功巡視頒訓指引懲責無已由是四城之民去惡
改邪服聖化者十有八九故聖人極感上主洪祐
告日向吾承乏之初奉聖教者僅得十七戶茲當
去時未奉聖教者亦止十七戶耳不可恭賀感謝
吾主乎是後懇乞慈主垂祐使餘人開悟入化并
祈慈主推廣鴻恩賜天下民盡識正道爲依歸也
告畢復囑左右俟其神出肉身之後將屍薄葬於公
墓慎毋費財煩禮其言曰吾生前既無私室以安

賤體則於死後豈宜私塋以安朽軀乎。言訖神出
升天。時天主降世後二百六十六年。按長曆爲晉
武帝泰始二年丙戌。

門第不勝憂慘。奉聖屍殯之殿中。善民瞻敬而求恩
澤者。歲月無間。數年後地蓄妖氛大震動。一府城
屋盡顛覆。獨聖殿無恙。殿卽聖人所建也。

天主聖教聖人行實司教卷二終

崇禎二年

武林

天主超性堂新刻

IAP. SIN. *I*

65

*Alquist Vita Sanctorum
tom. 3. Martires*

天主教聖人行實

致命
卷三

天主聖教聖人行實

凡七卷

耶穌會

後學 高一志 述

郭居靜

同會 陽瑪諾 訂

費樂德

十二位致命聖人卷三目錄

一若翰

見一張

二斯德望

見六張

三老楞佐

見十張

四味曾得

見十六張

五格勒孟德

見廿一
張

六巴斯第央

見二十
六張

七白多祿

見三十
二張

八亞玻理納

見三十
九張

九歐大覺

見四十
三張

十斯大尼老

見四十
八張

士龐大良

見五十
三張

士發斯丁

及若見五十
味大九張

十二位致命聖人行實卷之三

致命者。卽男女之正志虔心。爲天主聖道。或爲
義。而甘失命者也。吾聖教中。時時有此人。茲姑
擇十二位以槩之。

若翰保弟斯大聖人行實第一

如德亞國都有士維嘉禮亞。其妻意撒伯耳。俱賢無
後。垂老一日。雜嘉禮亞司祭。天主遣天神。告以其
妻將產子。名曰若翰。自母腹。卽領聖德。而寵達於

主前及爲天主降生敷教以前大聖人賢士以夫
婦年老自疑天主罰之。瘖不言。旣孕六月。天神報
聖母瑪利亞知之。聖母來顧且賀。因同居三月。意
撒伯耳產聖子。八日依教禮行割。且立名衆與母
議未定。父猶不言。筆書其名。若翰遂復言稱誦天
主洪恩。叩謝不已。

將二歲。爲天主耶穌遭患。父母星夜束裝。抱之奔趨
山中。未踰年。二親俱卒。若翰失怙恃。天主遣天神
鞠育數年。幸獲保養。并學精修之業。後與天神別
仍遊曠野。固執所學。日每加功。聖史記其少年居
山。性不飲酒。用駝毛爲衣服。以蔽體。其皮爲粗帶。
以繫腰。寒土當蓐。群獸爲伴。黃蟲野果供其薄需。
遯隱苦修。

近三十載。後天主令其棄陰隨陽。游行聖教。勸民歸
正。以全其功。聖人領命出山。始傳大教。民衆聚觀。
如天神來降。聽受其訓。朝暮不已。時聖人巡遊若
兒當河濱。敷陳教言曰。天國已臨格矣。卽宜去邪
歸正。否則鈇鉞加乎樹根也。木之無益者必斫。而

聖人傳 卷三
焚之火。何得免乎。士民聞之。槩服。慚悔前非。定誓改圖。或有歸本室者。或有志于道。而卽欲親炙其大教者。由是大名四達。國中司古教者聞之。欲知其詳。遣門下數人訪之。曰。吾師非吾先聖所望將來救世契。利斯督與抑。先知之聖與。曰。否。使者又問曰。旣非救世之主。又非先知之聖。奈何以水洗人。曰。吾所用水。以洗滌人形耳。有一人焉。生乎吾後。實在吾前。以斯彼利多。三多洗滌人神。是乃契利斯督也。可知聖人固持謙心。不居士民所奉。浮譽。又揚天主降世之恩。使衆知。而歸之。以故天主耶穌未顯聖跡之先。特賜往顧。以慰安而證寵之。聖人行教時。諸侯厄羅得。屢感神風。屢請入朝設教。聞其談論喜悅。依從。或改其身愆。或更其政事。不負忠諫已而忽蔽於邪。蠱惑縱恣。甚至娶嫂爲妻。聖人入諫。王不悅。其污嫂更怒。俱圖雪恨。誅殺聖人。但聖人爲民衆所慕。姑囚以待。

聖人在獄中。每設聖教。勸衆。并引之親炙耶穌。以成其學。忽值王誕。四方來賀。王設宴待之。酒半令其

嫂之少女出舞。少女無恥。如命舞訖。王大悅。欲厚賞。謂之曰。任汝所求。雖求吾國之半。誓不汝負。少女不知所求。入宮問母。母曰。汝所當求者。惟吾大讐若翰之首也。少女依言以請。王故畏敬聖人。又恐士民議之良久。竟以前誓不敢食言。命斬聖人首與之。聖人在獄。聞令伏地。叩謝天主。所賜一生惠澤。卽至今日所加死義死道之大恩。不足盡謝之也。次懇祈慈恕。本王及其刑役之罪。且引而化之。所畢欣然受刑。時處暑日也。年三十三歲。刑役持聖首復命。少女轉獻與母。反復展視。錐刺其舌。以雪其恨。嗟乎。淫婦之怒。靡所不犯。豈巍巍天主在上。鑒茲不能禦之。亦或以倍善人之功。而全其忍德耳。聖人死後。門弟及衆士民。謹殮聖屍。塋之一聖人。諷刺惡王。而讚稱若翰曰。當是之日。惡王名謂慶其生。而實始死。聖若翰名謂被殘死。而實始生。又曰。噫。若翰少年。遯野避人。苦體勞神。保其貞潔。竟以造聖德之域。而未免淫人之累。若吾修道之末。恒游奸世。常滯淫誘。而避苦趨樂。何心哉。

聖人傳記 卷三 四
次年惡王見侵於鄰。師敗。又受罰於西宗王。奪其國而流之。夫婦困死。少女渡凍河。冰釋身溺。至頸。冰復合。身死。轉水中。頸絕。首亂躍冰上。若天主像。以示世者。

聖人之首。隱藏多年。後夢中曉示。修士始收而謹存之。數載後。西南國王感其聖德。建殿迎置其中。所顯靈効。所施恩德。盈滿志籍。萬民頌之。其聖體久爲士民所敬奉。後遭火。有賢士急救。僅收餘灰。大西名郡。日諾襪。幸獲其大分。謹存于殿中。凡遇災患。或霖雨。或海溢。則士民聚殿中。請聖灰之。置循衢市。至於海濱。祈禱聖祐。無不立應。予曾遊是郡。幸聞其詳。目其跡。而躬朝拜。萬無疑也。

吾西諸國。凡值聖若翰生誕。兆民踴躍慶宴。以表神樂。而謝聖人不功。卽聖人在胎未生之先。天神所謂。至其誕日。必生大樂。而使衆相慶賀。迄今正驗矣。

斯德望聖人行實第二

路嘉聖史記。昔如德亞國古教之官。既以嫉妬吾主耶穌聖德。肆恣酷虐。至釘死十字架。又往往謀圖耶穌聖門宗徒。不許以所受之道傳之其人。然惡類愈逆。而圖壅塞正道愈益奮迅。而日流通。譬之火焰遇風。倍加其熾。川流值峽。更增其疾耳。故耶穌聖教。從如德亞國興起。彌見阻撓。彌見開廓。而遠近無不逮也。

當是之時。衆友甚睦。共財以相濟。凡歸聖化者。初投

其門。卽賁財於聖宗徒前。見納。則皆施之於教友矣。蓋吾聖教。以仁愛爲本。仁愛體衆。無彼我岐也。但宗徒皆以行教談道。誨人爲務。且不便親分所得之財。以具衆弟子之日需。乃議選高智誠德之士。七人。司其事。斯德望雖年幼。而仁智首推之。旣任。急於公務。不忽身修。捨施無私。謹言語。忍於艱難。遜於順境。出入動靜。內外無可議者。有餘力。必設教言。啟愚勉懦。蓋仁者不好荒寧。不惟治其身。必益其物。益物卽反而益身也。從是天主彌寵而

堅聖士之志。彌以靈驗顯著其德。實証其教焉。

于時日路撒冷爲國都。大學與區四方歸者多。聞賢士高學聖德。特來會晤。服神化者益衆。司古教者見其所習舊規。漸爲士民所廢棄。恐日後耶穌新教弘開。卽合志協力。聚攻斯德望聖人。以挫辱而折止之。乃屢會屢辨。屢屈。不勝辱怒。卽抱讐情圖剪滅焉。先賄數小人。令其妄証聖人於大罪。聖人被告至公庭。卓然洒然。略無畏色。衆視如天神。司古教者迷而懷恨。審証告者數端。欲故入之。聖人

乘機陳論天主自古所賜恩惠。以至降世拯民。且汝等無不信古聖。每色經典者。觀是經。無不知天主定欲降世以拔萬民。又從吾國族。取體爲人。今旣臨視其多靈跡。承其多神恩。何不信。且從之。反過慢而強弑之乎。衆益切齒大怒。聖人昂首仰天。倏見異光。光中因見耶穌正立於天主罷德肋右位。若將救其難者。由是聖人志力倍加。項之發聲。謂曰。吾方獲見天門大啓。且於全能天主右位。并見耶穌正立。乃何幸。而當此榮籍。耶惡黨更怒。卽塞耳。叫詈。以爲重犯。因擁出城。各持石亂擊之。聖人正立。四面受擊。未嘗動心變色。如樓臺爲八風所鼓。不移本位。

聖人明知其命終在近。立禱上主。振祐其難。賜其神直入天境。少頃。又跪乞耶穌慈憐。是民勿罪其愚蒙。勿譏其誤犯也。祈畢。身體傷殘。血流四漬。偃仆於地。其聖魂自得遂登上天。以受聖德之永報矣。壽三十五歲。時耶穌受難後數月。按長曆爲漢光武建武九年癸巳也。

嗚呼。世人所貴。惟生命。遭大難。則以爲不祥。至欲雪恨報讐。無已。若吾聖賢於所逢患。生時不尤。怨死時不報復。安意受之。謝主恕人。因是教中。古今聖賢。以斯德望爲諸爲義致命者之宗領。因其耶。歸天之後。首証聖教。甘死義難。

聖人死後。同志仁友。塋之。三十七餘年。聖屍隱匿。後教中賢士蒙主牘示。卽合民衆。出尋幸獲。獲時地忽大震。異香郁烈。聲聞四海。萬衆趨觀。凡患病感魔者。爭先近墓。以沾其澤。一時除疾除魔者。蓋百十人。日後國都幸從神化。請聖屍移入城奉之宗殿。民衆敬仰。

數百年後。聖屍骨灰少許。傳送遠境。時地方苦旱。生民困乏。聖灰到時。驟雨淋漓。雷田畝利。未亞國幸。獲聖骨一小節。民咸出城遠接。有老婦久瞽。強圖親就聖骨。以求明目之恩。民衆擁塞無隙可通。乃取花一束。傳抹聖骨。致之目上。瞽遂復明。棄杖踴躍前進。又近城司教路。濟樂者傷股大痛。法當速斷。以免周身之患。幸聞聖骨將至。出迎親負聖骨。

之龜以表微敬。正行間。不復痛矣。非特往事。卽今世。意大里亞國納波肋府城。見存聖血一罍。平時凝凍。至祭祀之時。置之臺上。則見湧沸如活物也。

老楞佐聖人行實第三

老楞佐喜西巴你西國人。父母俱賢有名。幸生此子。謹於教育。文學畢就。卽遣赴羅馬入道德之學。當是時。羅馬聖試斯篤爲教宗。老楞佐素聞神風禮踵其門。恒親受其業。試斯篤熟觀賢童之誠志。及其處事之才能。日加寵任。后又托以聖庫使給殿中修士。及諸窮乏者。

未久。西國總王迷於左道。圖滅天主聖教。遇奉教修德之士。必羈累之。困苦之。驅黜之。甚至誅戮之。於

是聖試斯篤。晝夜勸勵教士。不使疑貳。惡王大怒。令拘之。拘時老楞佐忽至。請從聖試。斯篤辭之。老楞佐曰。夫子父也。師也。奈何不許同往哉。向者受業甚多。未審何處何事。稍負明教。且幸見用以佐大祭。乃至今日。不容相隨乎。吾聖教之義。生死如一。生時師弟死而相離。不可言畢。涕淚沾襟。聖試斯篤慰之曰。吾非棄汝也。亦非以爾爲無志。無益也。但我老劣。受斯輕苦。前行汝盛力。尚志將勝。大難以從而後。惟彼此之間。三日之頃。何足憂哉。惟有遺言。勿忘勿忽。聖殿庫中所存公財。汝悉散諸窮人。勿致惡徒劫掠可耳。

老楞佐領命。哭別聖師。徑入聖殿。開庫盡取金銀珍寶。因貧室之衆寡。而均分與之。勿心聞寡婦之賢者。多以私財捨教中人。乃往顧以慰。以濟。時寡婦病目。聖人以指輕點其目。目復明。再往他室。值一人久瞽者。爲畫十字。亦復明。又至他處。逢教友七十餘人。隱修。入而慰之。濟之。訓誨。勉勵之。

公施畢。次日復命聖師曰。公財施矣。茲從吾師無所。

復碍。差役聞散財之事。遂執聖人。奏報國王。王故貪其遣官喜波里多。羈聖人。究治之時。獄中有一犯人。路祭樂久。囚無路可出。恒嘆哭流涕。至失明。幸逢聖人。便醒前非。投歸聖教。并蒙明日之恩。內外傳聞。衆民聚觀。凡患目損明者。乞其祐。無不得。喜波里多。雖奉命羈管。見聖人靈跡大奇之。漸感動。敬仰。日相晤語。領道言。不忍少離。第於所聞庫財之事。欲詳問復命。聖人陳論曰。吾有實語奉告。惟子一聽。將無悔焉。夫吾聖教所重之財。非山海所藏。土壤所產之浮塵餘氣也。此等非遇火燬。必爲水漂。非值官收。必被賊掠。苟不用以散窮。漸且自敗矣。奚能久存而救人患哉。吾聖教惟重天上之永福耳。子能信天主。及其降世之慈旨。吾將保子先知之明。後得之實。何疑。何碍之有。喜波里多聞教深悟。因嘆息慙悔。往昔之謬。投於聖門。其子孫親戚童役共十九人。一時俱服聖化。

是後惡王審老。榜佐於朝堂。問公財何在。聖人曰。請寬三日。鄙人必聚致之。堂上王喜。三日令原差官

喜波里多押之。聖人出。囚聚病患窮乏數百人。率之入朝。復命于王曰。夫夫者。乃吾聖教之寶庫也。人所施財物。以給不足者。是獨固存。弗能朽敝。故曰藏庫。若其藏而不施。是爲無益。徒毀失耳。王以爲欺誑。令刑役縛而撻之。次備各刑具。欲漸次殘傷。因強服之。聖人持正不屈。恬然告曰。王勿圖公財也。我早運之天上庫。非可損奪。從何圖之。且陳諸刑具。以恐嚇而奪我茲志乎。吾素所願所求者。惟死於義於道之苦難。今幸得志耳。奚憂。

王聞愈怒。令左右用刑。始毒笞其背。繼裸其身。懸空中。然後燒鉄板。加其膀肱及肋臂。使漸焦爛也。聖人陶然咲嘆。惡王文謝天主。懇乞加力以克大難。天主順從。自是彌見勇毅。王怒謂衆官役曰。若茲卑小。是爲重犯之犯。緣習魔術。不畏刑罰。反似甘苦而輕生者。雖然。盡重刑。碎剖毒殘其體。試觀其恃何力。用何計。可逃吾乎。聖人曰。刑雖越常。其必有盡。若吾所恃者。以忍受難。非人能也。乃天主所降無窮之力。何畏哉。

王更怒令以鉛條慢撻聖身而碎其骨。聖人悉無他聲。惟祈天主堅其志。收其神耳。立時有聲自天降曰。艱難之數未滿。奇偉之功未全。寬懷以待主命可也。士師聞聲大呼曰。由斯可知。此犯惡極。乃仗托鬼術。不畏重罰。可恨。卽具異常刑架。架形方如床。首尾有輪。可推動。以索纏縛手足。然後上下一齊轉輪。伸其四體。強使骨骼脈絡開裂。痛苦莫可當也。又將鉄鈎。損其肌肉。漸入內臟。欲以漸加痛。乃聖人愉色仰天感謝。尚求天主顯聖。賜加神力。

以勝虐計。使衆民明知天上天下無有如其主宰。權治世事者。以輔善人之志也。聖人求畢。有尊天神格。斯撫慰。卽以絮悅拭其顏。汗瘳其瘡傷。一武士羅瑪諾。幸見天神。甚感。因求聖人引之入教。未數日。羅瑪諾行道大進。亦委身命建奇功焉。

由是惡王聞知所施之刑無益。更怒。令諸役盡意竭。力役領威命。爭先加刑。新造一鉄床。床下熾炭。急繫聖人手足。置床上。使漸焦灼。左右士民觀望切。齒。感額。聖人靜漠不動。久之。尚告王曰。一勝炙已。

熟矣。復展他勝。食之可也。王所貪得者。貧窮之手。已盡收。而藏之天帑。安從取之哉。公財既不可得。惡王無語可對。特嘆其刑無功。怒怨不已。

時聖人以多失血。損傷生氣。自覺生命將終矣。於是聚其神力。懇謝天主。生平所蒙洪恩。并祈賜收其神。於永樂之所。天主允許。聖人之神魂灑然如出。狂狴解桎梏。離肉軀而登天上。時天主降世後二百六十一年。按長曆爲曹魏元帝景元二年辛巳夏月也。教友門弟謹殮聖屍。塋於城外靜地。自此之後。都中左道漸衰。而天主聖教日見弘開矣。蓋正道譬之稻麥。非覆之以土。加灌溉。經寒暑。卽不能長茂成實。後化行。國王建殿以收聖骸。由是大西諸國。遍立聖堂。所行靈跡。盈溢紀載。茲述其萬分之一。可類推之。

意大里亞國一賢士。欲修聖人古堂。豫具材料。興工之日。一棟木短。無從取補。不知所爲。直告聖人。須臾衆視。短木漸長。至踰舊界。繩墨匠師奇異。獨量取其應用。餘者衆民爭舉藏之。以爲世寶。後有患

聖人傳寶 卷之三 十一
病者多沾其神澤焉。嗚呼。未親聖身之木。且大濟人患廣痊。人病如此。他可知已。

味曾得聖人行實第四

味曾得喜西巴你亞國人二親加意教訓。幸見成罷。卑邇之學早畢。因往撒拉峩鄰郡。蓋高雅博學之士所會集也。時郡中司教者大賢哇勒畧。味曾得習禮聞道。未經數載。無所不通。而以神智辯才。身德超絕。司教年長。艱舌陳訓。勸民未能如意。幸逢味曾得高士。悉托以講經論道之職。

時西方總王習迷于邪。不聽聖教流行。凡差官布政四方。必囑令重禁。有官大濟。則差往喜西巴你亞。

國總督方務者。初入撒拉義郡。遂下嚴令。審究方教之情勢。以行區處。乃聞天主聖教時已大行。又聞聖教之宗領。上有大賢。哇勒畧下有高士。味魯得二賢以德以智。甚獲衆心。審畢。差役遍拘教士。而固囚之。意欲以巧謀。或強勢。逼使背正從邪耳。但思二聖爲民所歸。乃拘解本都。令與民相失。二聖入省獄。縲紲桎梏。不使動作飲食。音信皆阻。左右呪詈不絕。望二聖以是屈服。或不堪而死也。二聖確志不動。視人之加苦爲已增功。所謂君子見危反鼓清威耳。惡官知二聖未服。令出公庭。親鞫二聖至庭。官高坐問曰。二人苦矣。茲宜奉王命。敬俗神。改易邪教。勿固執致禍貽永悔也。哇勒畧聖師欲答緣舌重未達意。味魯得聖徒挺身請命代對曰。俗神之像。爾任意享奉之。若吾輩既幸明識。是像爲匠手所造。無靈無能者。何爲敬之。當敬者惟造物主耳。彼既造制天地。遍生靈民。存守養育。賜予萬惠。至降生後。行於人世。以提其弱。以贖其罪。引之登天之道。豈不當効形神之力。報其萬一乎。

惡官不勝忿激先斷哇勒畧聖人放流因其老年免重究次付味曾得聖人於禁役令窮力酷殘刑役領命先以索急絆聖人於巨木欲肢裂之後以棘刺笞之以杖擊之至流血盈堂乃止官又詐爲恤憐曰汝尚不覺苦不恤本身而猶固執乎聖人寬然笑曰爲道義以冒苦經難是我所願何恤之有况爾多苦吾吾以甘視之爾多慢吾吾以恩視之此則我所切求者與其減苦無寧加苦

官聞愈嗔詈責刑役使盡力少頃以銳鉄鈎四面鈎聖體又火煨鐵床置聖人殘體其上鮮血迸流足滅火焰聖軀遍裂百肢盡毀筋骨脉絡顯著焦枯與薪炭無異乃聖人正如棲息花叢中泰然靜寧而譏刑役之弱力官見刑無所益深愧之令收禁中囑禁役以瓦礫鋪地承聖人殘體不使稍安聖人正此困苦倏然異光顯照奇香洋溢足加精力其間有最美天神格臨合歌而陳天樂以慰之獄卒視聽大驚恐聖人爲所奪去皇遽失措聖人呼謂之曰吾在且勿憂吾旣願冒苦難豈有奔避之

理汝輩于此親觀上主賜我之恩方知吾所奉教
獨爲真實汝以目所視以耳所聞可往報官吾前
所受酷傷一時痊愈悉無痕跡倘欲復加苦難任
意爲之吾甘受焉。

獄卒大異卽往報官還往間天神勉勵聖人曰毅士
勿慮虐官酷刑已窮計無所復之矣乃汝正志愈
確神力愈強何畏彼哉吾主耶穌從天親鑒爾功
將重酬嘉德惟先棄所係軀殼然後神魂與吾輩
登天享福無已也。

惡官聞知大驚然未信欲日擊召之堂上諦視果精
健無傷勃然色變息氣氓言姑善誘之乃謂聖人
曰爾所受苦果重且繁正可憐恤今安養爾矣又
囑禁役曰卽備寶榻鮮褥文衾厚養調理斯士毋
忽禁役一一如命聖人知官之僞不悅但不可辭
姑祈天主早賜其神上升天國以虛虐官之謀官
役正拮据其事而聖人靈神忽蒙天主上召解纏
棄殼飛登天上享大勲勞之報矣時天主降世後
三百零三年按長曆爲晉惠帝太安二年癸亥

聖人沒惡官以負其陰謀。深恨。令棄聖屍野外。使虎狼鴟鵂食之。乃羣鳥奉天主命。特至圍守聖屍。有豺狼從林趨犯。鳥飛集其頂。以爪攫其額。以嘴啄其目。以翅擊其肩。竟逐之去。官聞尤恨。厲聲詈咒。聖人曰。重犯之徒。非特生前抗命。至死尚執傲梗。不效順乎。然我終不爾若。非盡滅爾名。剷絕爾跡。不止也。遂令役以牛皮包聖屍投海中。不使就岸得塋。嗟乎。以虎狼所畏。禽鳥所敬之聖屍。而靈生反無情。何哉。

刑役如命。載屍投深海。而還船就岸。聖屍亦就岸。衆見大驚。不敢復慢。於是濤浪連擊岸。沙成大坎。裁足容尸。而覆之以沙。未久。聖人顯示一賢士。令取瘞之他處。緣畏虐官。未敢遵命。又示一賢婦。賢婦立取聖屍。塋之城外潔地。日後教士立殿於墓。以傳聖人功德。至今不誼焉。足知人力雖微。人身雖弱。至爲義爲道。冒苦忍難。未有不獲天主洪佑者。雖惡黨結盟。合力攻伐。終弗能勝之。倘留神思玩。從其已然。而推及其所以然。豈小補哉。

格勒孟德聖人行實第五

格勒孟德羅瑪人生於王室有文有德學問方成聲名遂達幸逢耶穌宗徒聖保琿自如德亞國入都傳布天主大教一聞聖風卽感而服從聖保琿識其神智誠德殊寵異之託以傳教之重職

未幾宗徒聖伯多祿亦至與聖保琿協志宣化格勒孟德久侍二聖多受神業迨二聖爲道死傳教重任悉託格勒孟德時聖門尚有高士二人一爲理諾一爲隔勒篤格勒孟德以謙以齒讓之二位卒

始承教事。卽將所承家產。盡施窮人。隨處設教。指引衆民。由是聖化弘敷。士民篤信。

當時國王迷於僞神之邪說。國政頗僻。正教不容。往往流逐遠方。或拘累服刑。如重犯也。格勒孟德深爲痛悼。更竭神力。以拯公難。或親慰其憂。或提振其弱。或捐金給其日用。或送之於刑下。至其死後。必命同志之士。收其殘骸。而厚藏之。或誌其功德。傳之後世。是以神化日開。異端日塞。諸惡徒失所。利賴怨恨嫉妬。圖滅聖人。誣之于官。

官久識格勒孟德爲王族賢士。未敢輕慢。第以善言勸之。聖人明伸曲直。使知僞神之誕妄。若吾天主聖教所訓所禁。悉皆至義至理。言行表裏相顧。無詐無爽。正可裨身安神。爲修齊治平之本。何謂異教。官聞之心服。躊躇未決。乃請命於朝。朝命以格勒孟德不奉國主所從時教。宜黜遠方。官旣奉命。又勸聖人伏順。勿自取禍。聖人曰。夫背造物真主。而忘大父之恩。以從邪魔。謂之取禍。若爲義爲道。而被黜。是乃眞福。何禍之云。况明哲之士。生時弗

係一方弗戀一城以天下爲鄉隨處爲家也奚流
放之慮惟我所憐而恒嘆息者則以子居位治民
尚未辨世之真僞乃依僞神邪術棄大父正教豈
不傷歟

官聞深感哭送之令具大船及所需資糧遞送過洋
入半多蠻地聖人登舟厚友及門弟爭從之聖人
止取數人餘則慰勸辭去風利至半多境幸逢同
教二千人蓋先年西土總王亦爲正道驅黜諸人
於是地掘礦治石聖人不期遇之大喜乃相慶慰
曰吾慈主大異寵予賜至於斯正欲我目擊汝衆
之功德以益此躬耳豈非至幸哉遂同衆執役不
私弱軀不居原位懦者代之憂者撫之逼迫者寬
之病患者顧之

是地高亢無溪泉汲水六十里外善民所最苦懇乞
聖人慈憐聖人諾聚衆近山下伏祈天主賜泉以
濟民而驗其愛人之實天主立允忽見一羔羊舉
足指點卽通天主神意親往就之畫十字聖號於
土令民開掘僅起土遂有清水沸湧成泉衆民驚

喜慶賀。聖人叩謝天主。日益加修。以報大恩。傳言四訖。居民無不趨觀。欽仰聖人之功德也。聖人來此敷陳教訓。提愚啟蒙。療疾振患。從信日衆矣。每日約計入化者五百餘人。朞年中建天主殿堂七十五所。神化大行。西都王聞之。遣一官名奧費至其國。禁阻奧費。初至。輒取多人囚之。善民幸聞正道。畧不疑沮。奧費審知民情。恐激之生變。乃舍衆民。獨罪聖人。於是召見聖人。先用好言排服。不得。遂奏國王。王命繫聖人於大鐵釘。投之深海。時天主降世後。一百有二年。按長曆爲漢和帝永元十四年壬寅冬月。善民聞知。哭聚隨送。至於海濱。哀祈天主護佑。聖人忘其身危。獨憐民患。慰安勸訓。令其堅志待時。言畢。刑役牽聖人。投之海中。善民猶瞻望嘆息。懇祈主祐。勿使聖人之潔體沉於泥沙。或損於魚鱉也。忽見海水反退。約千五里。直至聖身所沉之處。衆民欣然趨視。正如陸行。至水涯見小祠。天神所新創。祠中一石棺。已藏聖軀。棺旁見鐵釘等維繫之具。民衆奇感。齊聲讚譽聖人功

德叩謝天主洪恩。因定志於聖教不捨也。

衆民散去。海復其元所。從是每年至聖人死日。海水必退。顯露神祠。約限八日之內。容萬民往來焚香朝禮。八日之後。水復其所。以顯証聖人之功。而堅此地民心。於正教。數年後。有賢婦携一小兒往瞻聖墓。日期已滿。賢婦聞海潮速反之勢。急迫奔回。忘其子。至岸視之。水已漫溢。因念其兒不見。痛哭徬徨。行覓其屍。日久不得歸鄉。終日深憂。惟冀來年聖日。復往朝拜。因尋其骸骨。至期賢婦趨往朝畢。左右遍視。見其子卧於聖堂之隅。不勝驚喜。趨抱之。細察顏面。或啼或笑。母如在夢中。未信其真。乃問其一歲之間。曾移何所。曾爲何事。答曰。悉不知。惟在斯卧而已。

凡是諸日。衆民所領恩澤。非可易述。瞽者復明。聾者復聽。蹙跛正行。患病痊愈。負魔者。特以手摩聖墓。或飲堂中聖水。必去之。是知聖人功德。其在地。下者。若是天上所享真福。何如哉。故昔聖保祿云。天主所備與聖賢之福樂。人所目未及視。耳未及聞。

心未及思也。

巴斯弟央聖人行實第六

巴斯弟央意大理亞國之米郎郡人其親世胃之賢政治有聲幸得一子謹育教之不使陷於陋俗文學稍就卽遣赴羅瑪以從國命時國王號弟阿格勒知巴斯弟央貴族也且載德智勇絕群寵舉之督宿衛士每任之重務但王惑於邪神日流侈肆橫逆暴虐至搃其威勢強善民背正向邪不順則萬刑酷虐殘殺之不止。

巴斯弟央本習聖教既獲君寵當重任藉其權勢每

設教言以勸其僚友士民使操正志教友或遭王怒係獄或服終刑則微服往顧切相慰勉俾欣然死于道難焉入獄時值窮乏者捐財用給之疾病者醫藥療治之

時爲道幽囚者有大家兄弟二人將服刑其父母妻子號泣趨獄伏地嘆息稱言親老妻寡子孤勿固執教法貽無涯之痛也兄弟聞言心動不免躊躇聖人覺之厲聲曰賢士向幸識認大父真主爲之見羈多冒苦難已月餘功高德積矣茲將竣事受

賞奈何動於骨肉之淚棄爾大勲耶傷哉向勇於敵讐毅以甘苦剛以服刑而獨餒于私愛恐今爲恥也後有悔也况吾慈主耶穌爲吾兆民多受艱難不恤其身不戀其親是以成功而大贖萬民之罪累吾子宜深思而効法之夫吾之生命是有限者夫妻父子非常相依者資財產業非久握者與其安坐以俟壞毋寧爲義爲道早自委之而建功乎

聖人言訖有異光自天發照光中大顯天神數輩衛

護耶穌聖躬。若臨面前。耶穌神威愉顏漸就。先稱揚聖人。然後勸勵二士。

時有居停之妻坐亞氏。久染惡疾。瘖不能言。竊聞聖人談道。并見異光。天神諸事。深服聖教。叩乞聖水。聖人對畫十字聖號曰。我斯所從之教。倘爲真實。則命爾病遽退。舌復能言。是語僅畢。坐亞氏遂言主人大奇。感激叩謝。伏懇求容於聖門。聖人曰。爾司之下。見有羈囚數人。卽携之來聞教言。以立首功。聖門可入。主人領命。率禁中人見聖人。聖人大

悅。卽設教提勸。化改而入聖門者六十四人。

彼兄弟二人。如乍醒覺。其弟謂家人曰。以所聞所見。知此身必不足恤。蓋吾兆庶以形身顙獸而歸土。以靈魂類神而登天。與其恤身無功德而死。豈若爲義爲道。暫冒微苦。以求保靈魂之福耶。况知天主原寵吾靈魂。卽賜之以智能。超越萬彙。又爲之降世受難。以除其害。使登大道。奚不圖報其萬一。而奉正命哉。約萬理而論之。身當死者。胡可不死。神當存者。胡可不存。前者未明於道。疑滯未決。茲

幸觀親戚同心篤信。則別無所願。奈何不甘死義。難乎。又語其兄曰。親戚已安。家事已妥。諸願充足。惟吾兩人尚應殫力效忠。以報主恩。則宜爭先爲主。爲道甘受苦難。親戚聞之。感動涕淚交頤。二人奮然相勸。

都官聞其事。召其父語之曰。汝二子迷蔽於邪。以逆王命。前吾奉旨。拘囚善勸之。彼不服而尚大言。誇已誘衆。今姑憫其愚穉。再寬刑限。望爾以智以慈。開其塞而正之。對曰。吾子幸聞先聖之大道。服從

正教。卽吾因之啓蒙。得覩白日。而去闇霧。有何足罪。而妄圖之耶。官聞之大異。怒責曰。若是爾亦喪心歟。曰。凡棄生道而甘從死者。是則喪心矣。官曰。何謂生。何謂死。曰。請假片刻聽之。官許之。老父乃述天主教要端。而證以實據。又舉諸疑難。明解釋之。并述巴斯第與教中聖賢所造靈驗。所施神恩。他教決不能至也。官反心寃察。豁然信服。請晤聖巴斯第。以聞其詳。聖人一晤。如太陽光照。雲霧盡收。使明徹教旨。願入聖門。并引親戚役從。

伏聽教要。因而從聖化者一千四百餘人。官喜不勝。卽散其奴役。聽之自主。謂曰。爾等旣幸識且信。爲大父之子。不應爲吾奴也。由是聖化日開。惡王聞之下令嚴禁。與奉教者交易。以絕其日用。交易者必先赴寺廟叩拜。卿神方許與之。由是教士多入山靜處。以隱修其功。巴斯弟央聖人與所化昆仲二賢。則仍在都中。以勉餘友之弱者。使毋避難。當時教宗大賢。聞聖人之仁義勇智。讚美慰勵之。聖人倍勤巡遊。提勸朝夕。不寧倘遇爲道被拘。服刑

者。便趨其急。而安慰持援。迄終不捨也。於是惡黨奏聞。謂巴斯弟央挾朝寵。以闇行天主之教。當禁之。國王召巴斯弟央。面責聖人。對曰。主且息怒。臣自立朝以來。奉命左右。劇神盡忠。以保國家者。乃晨夕祈禱。造物之主。自天祐之。若敬石木。無知無覺之像。而以爲靈。求其福祐。是正失求福之道也。曷敢從。王大怒叱左右。擁至城外操塲。繫之正中。令四面射之。聖人泰然中立。畧不避移。口無怨尤。少頃。遍受傷殘。偃仆地下。衆乃復命。

是夜教中賢婦聞聖人幸死於義。卽統家人趨殮聖屍。不虞聖人尚生。急扶起。負送本室。徐治其傷。僅數日。聖人全愈。諸友乃勸聖人姑避虐王。聖人不允。慰之曰。方入淞塲。敵破邪黨。驗證聖教。而蒙慈主提祐。始建微勲。何可半途廢耶。道德之貴。非在善始。在善終。乃自思成功之榮。

一日王駕出。聖人挺身迎諫曰。願君賜納忠言。巫徒久結惡黨。計陷正教之十。妄流言說。搖惑王聰。以致阻間治化。雖然。君第留神思察。古往今來。雖大

國。非得正道之士扶佐而爲之。祈禱上主保全。弗能久也。王聞言。視之。乃服死刑者。心戰良久。旣而問曰。汝非巴斯第。央歟。對曰。是也。曰。汝已服終刑。而今猶大狂肆耶。對曰。臣前受傷。果臨終矣。第吾上主大慈。療臣之傷。使卽時痊愈。意欲臣証其教。顯其聖焉。言畢。文明責惡王非正道。因勸士民以避邪從正。勿懼讐類之強。倘王不悟不改。天慘將不遠矣。

惡王不勝恨怒。令役鞭聖人。至死勿止。聖人欣然受

之叩謝天主而卒。時天主降世後二百八十六年。按長曆爲晉武帝太康七年丙午冬月。刑役棄聖屍於溝壑。聖人夢聞。顯現指引賢婦。乃得殮葬。後止教大行。士民造殿迎安敬禮之。迄今一千四百餘歲。凡遭瘴癘瘟疫流行。必求聖人庇佑。未有失望者。

白多祿聖人行實第七

白多祿意大里亞國勿落納郡人。其親信從異端天主。獨擇是童。以爲大聖。蓋蘭蕙之芳。生於菅茅。騂角之犧。產於犁牛矣。

白多祿未離懷抱。惡親以異端漸攻之。終未得遂。七歲塾歸。遇其叔。叔問是日讀何書。學何事。答曰。今日學天主信經。遂誦。使叔聽之。叔故信從異端。不悅。重責之。小童不服。更與之辨。以直言敵破巧論。叔語其父。父驚。第不敢斷其學業。

小學已成。遣之近郡。入大學。初至郡城。擇居擇師。擇友。向學勤銳。罔或荒寧。仍固執良規。嚴克其私。所切戒者。則友朋之邪。與時俗之陋。蓋二者使人不覺。而漸受其毒。所謂嚴霜苦霧。足敗花果。邪友陋俗。足損童幼也。白多祿原情善美。立志益卓。日新于德。但念久行人世。難免污濁。欲謝世隱修。時篤明義。聖人廣行大教。循至其郡。白多祿趨拜門下。以爲精修明師。

幸入聖會。正如未有前功。倍加克勵。多行罕言。好隱避顯。晝從公務。夜獨思審。自卑而甘役。和於友順。於長食淡。衣粗。減睡。揚人長責已短。如是數載。內光大著。刮動衆目。咸仰戴之。特因苦修太勤。漸衰成疾。天主賜援而治之。幸蒙生全。益致神力。以練心磨情。建立新功焉。

一日。深居默道。忽見先世聖女三位。俱降而代天主。顧慰其苦修。因勉進之。其一依搦斯。其一嘉大利。納其一則濟理亞。皆修有聖德。未守童貞。終爲道死難者。會中一友。忽過其門。竊聞女音。未知其故。

疑而告於會長。使察而責之。會長聚衆友於堂。審之。賢士自謙。不敢漏泄。上主所賜異恩。緘默不言。惟望上主將代自之也。會長素識賢友。誠修亦未敢斷其有罪。亦未能悉知。是女從何而入。與之交談。是以遣赴他方。以從隱修。

賢士則真如負罪者。順領長命。以往日益磨礪久之。未見天主代爲申釋。於是投耶穌苦像前。訴告曰。吾主。爾至公。至慈。奈何忍我久係於無故罪辱。而不見揀歟。吾向爲爾不辨不言。爾知之矣。今爾爲

我。亦不辨不言乎。言畢。垂淚滿襟。嘆息不絕。耶穌聖像從十字架上答曰。昔吾受無數無名之苦難。至釘于十字架上。乃繇何罪。當受此哉。茲汝注心審究吾事。從吾跡。而甘忍難可也。况汝難。未能當吾難萬一。又何怨乎。倘以因無罪自擬。不宜受難。則汝意謬矣。因罪受難者。是乃盜賊之倖。何功之有。聖人聞聖教畢。深感愧其道德之弱。猶不若主意也。乃固守前時之隱默。日自奮進於精修。未久天主已試賢士之誠。卽爲之釋疑。顯功。使會中衆

友明知。倍常仰戴之也。

於是賢士適承長命。巡方行道。隨其所至。士民厚接。引領受教。至聞其言論。凡不肖者。吝嗇者。驕傲者。淫慾者。忿怒者。饕迷者。嫉妬者。一一回心。陋俗邪術。一經論闢。必除去之。隨處人民。感其功德。聚衆力。或造殿。以瞻禮天地真主。或建院。以養老弱病患之民。

循至福冷際亞府城。萬衆接領神教。致殿堂不容。擇城外寬地教之。忽有黑馬馳驅。似欲闖入踐踏人民者。衆駭欲避。聖人知馬形之下。鬼魔隱匿。對畫十字聖號。遂驅之。民益信服。

教宗久聞聖名。令其巡某方。審究異端。聖人承命。竭力盡職。一日在米郎大郡。談道有異端數人。雜入民中。窺探動靜。時亢旱。民衆難堪。於是異端乘隙。諷聖人曰。愚民以汝爲大聖。冒炎熱。以聽汝言。汝何不憐而爲之招雲布陰。節其旱氣。免其傷害耶。聖人曰。倘吾若汝意。而招雲致蔭。以息炎威。爾輩能棄邪歸正乎。異端惶疑良久。終不應諾。於是聖

聖人傳 卷三
人自議宜以辱抑之以善服之且以堅同志之友
卽于衆前跪伏懇祈天主暫賜允俞以安萬民祈
畢倏見彩雲四聚蔽日節減陽氣聖人談道訖始
散去衆民視之大聲呼譽叩謝上主益堅信聖教
也。

他日異端之口給者特來攻辨聖人順聽良久不辨
不聲惟默祈天主分處異端立瘖弗能出言衆視
大驚且笑叱之由是異端之徒多感聖德而改其
惡乃至四方遠民咸圖一親炙沾其神澤矣

又郊外有二農人其一從正教懇乞天主福祐其田
其一則從異端供事邪魔以獲重利聖人偶過知
二人同業而異求卽祈天主顯聖乃至收時從正
教者之田茂盛豐實異端者荒瘠蕪陋由是異端
農人亦歸正焉。

聖人往拉物納古郡敷教入城直赴聖堂朝瞻天主
日入因留堂中繼續神工至深夜堂上忽見異光
輝耀遠近之民見以爲奇趨入堂值聖人知爲異
光所指乃伏謁求教受其弘益其間異端之徒弗

能正目觀視聖德。則立私計圖欺聖人。使民衆侮慢之。便求同惡邪徒。令詐病扶杖。至聖人前哀求憐治。并遣同類人。於外應合。乘其受謾肆意譏笑。聖人一見惡黨至前。已洞徹其謀。責之曰。汝既以佯病來欺我。我所天主且僂爾狂。以正病罰之言。畢。佯病者漸至危險。無方可療。所謂掘阱陷人。先自陷也。病者竟悟其邪。恨悔前非。哀乞聖人振拔。聖人乃以德報讐。先啓迪其蒙。次以十字治痊其病。使歸。

茲事被辱。更加恨怒。圖殺之。聖人豫知。乃因談道時。告衆曰。異端之徒。用金若干。已得小人使暗中殺我。雖然。我甚願爲主爲道甘死。第彼惡黨何獨畏我。生沮其計。反不懼我死。更破其謀乎。十四日後。往米郎郡城惡黨伏中途。俟聖人過。挺身拔劍殺之。聖人不懼不避。愉色自立。甘受傷殘。而後偃仆於地。當急時。誦信經十二條。以正其生平所從實教。迄終未有捨也。次見其流血盈地。卽以指當筆。書信經首句于地。曰。我信於全能者。天主罷德肋。

造成天地。此乃惡黨所疑之端也。以證其所從教者。非特心由口見。尚以實行徵驗之也。書畢。昂首向天告曰。吾主聖主。我雖未嘗有功。惟賴慈祐。所望賜受吾神也。言訖。惡徒視其轉動。卽拔匕首。擁持密刺。以絕其氣。時天主降世後。一千二百五十二年。按長曆爲宋理宗淳祐十二年壬子。

鄉村聞知。葬聖屍潔處。讐徒終悟其惡。多絕異端。而歸聖門。以驗聖人生時所豫言也。

未久。聖屍徙於米郎。近郡萬民遠接送入大殿崇祀之。於時民爭獻燈燭致敬。不待人燃。自然着火。恒久不滅。又有異端者。偶視聖像。恨之曰。使我當殺時。幸在其中。必刺其心。以雪此恨。言未畢。遂瘖不能作聲。未幾。深悟伏認其罪。懇聖人哀憐。并乞赦恕。卽時蒙聖人聽而祐之。復言如前。惡徒感激。亦皈依正教焉。

是後二載。教宗多聞聖人之靈驗。又依古規稽察其平生所建奇功。卽入聖品。以聖人禮敬之。迄今大西善民趨拜聖墓。多沐其神澤也。

亞坡里納聖人行實第八

亞坡里納西里亞國人也。昔伯多祿宗徒至諸第阿加府傳道。亞坡里納聞其教要。服而師之。迨宗徒徙往羅瑪。亞坡里納遂立高志。偕行。幸大道將興。伯多祿擇其門人賢智者。遣遊四方。廣行神化。亞坡里納蒙遣拉勿納郡。

初入城。值武士延而寓之。武士一子。贅亞坡里納。畫十字。復其明。武士並親戚。深感大恩。更聞大教之規。正符所見異驗。投入其門。從是聖人實德異能。

廣傳四方。

鄰有將軍妻病危。請聖人顧收之。聖人往。語病婦曰。惟托吾主耶穌聖名。令汝安好。如初。以知其爲萬物正主。天上天下無可與並。因信奉之言。訖。病婦愈起。而對衆曰。可知聖人所敬之耶穌正爲天地真主。此外邪神。奚足道。奚宜信哉。因是夫婦一家。及其鄰居。併服聖化焉。

聖人居郡十二年。從教日衆。異端者嫉妬。始圖聖人。而誣告于官。官召見。詳詢其原來。爲誰所往何地。所志何爲。所傳何教。聖人詳述其從來。併陳聖教大旨。衆聞深服。教言惟惡黨堅逆正訓。恃強驅出。城殘虐不止。渾身遍傷。投之池。諸教友急救收之。六月餘。聖人復行教化。無恙。時郡中有富貴名士。忽失音。其親請救。聖人一視。魔卽去。室主蒙大恩。且聞聖人久負邪魔。聖人一視。魔卽去。室主蒙大恩。且聞聖人教之要。合門從教。約五百餘人。惡黨聞知。愈恨。又恃強拘執聖人。笞撻良久。次以火炭布地。令聖人赤足踐踏。恣其殘虐。逐之城外。

聖人身雖創殘志益堅確姑潛於牧童近廬病體未平亦不敢暇逸廣招友朋晝夜談道隨才指引勉勵無已少愈入鄰國逢一人有女喪慟哭聖人深憐之入視其棺大聲呼令復活死女卽復活父母宗族皆在不勝驚喜伏地仰贊聖德叩謝不已聖人歸功上主因提聖教要端終使入教其復活之女大悟世樂之陋微貞德之榮貴遂自誓守潔終身不污矣。

由是德風日揚聖化流通乃西都王久迷於邪遣官

至拉物納府禁其事官至拘聖人惟以傳聖教闢異端爲罪先與杖次從空中立架上縛其臂下縛其股支裂之聖人不變顏色泰然稱謝天主祈求扶祐其難又以善言勸勵教友固存初志官見聖人之高志不屈令役毒剝四體以湯油灌其瘡終令置朽舟推海中放之遠地令出天主卽使鬼魔挾刑役一名而困之立死衆前官更怒令役以石碎聖人之頰復置獄中絕其飲食幸蒙天神降臨饋以天味益加神力。

數日官無計仍發渡洋。聖人在洋暴風大作。舟衆悉沈。惟聖人及其門第三人。護兵二人。幸見天主特援。漂浮造岸。其地曰米西亞。卽亞細亞中小國。聖人初至。忽遇病人。徧身瘡瘍。晝夜皆苦。不待祈請。對畫十字。愈之。病人甚感。入化。

後移入鄰省。大辣濟亞。時省中有邪魔巨像。民所伏敬。祈禳問卜多應。聖人入城。魔遂無言。民衆宰牲祈懇。卒不言。數日後。特出聲呼曰。爾衆勿逼我言。有高聖。乃耶穌宗徒伯多祿之門弟。自彼至。是卽

束縛。我不使發言。彼在奚必問。徒加我苦也。衆聞大驚。尋獲聖人。以爲罪且笞且虐。百狀終逐之。洋船令他去。此後聖人往來隱顯之間。踰三載。然後回拉物納。府城惡徒知聖人已回。民衆服從如昔。誓不相容。因聚徒拘縛。強使跪伏。魔像認爲至尊。聖人至像前。默禱天主像自毀。仆壞爛成塵。惡徒益恨。解送刑官。刑官故有一子。生而暗。幸蒙聖人使之能言。一見聖人至堂。急迎厚待。衆散私縱之。出城隱其莊。四年每誨鄉人不間。晝夜此所云。暇

中不暇也。德光顯著。凡感疾遭患者。歸之卽愈。惡黨又聞。乃趨擒禁係。以俟國命。獄官久奉教。且仰慕聖人。又縱出城。惡黨知之。追至中途。橫加殘虐。幾死。門第趨拯。收近舍以治其傷。聖人知終時迫。近則聚神力。勉勸衆徒。以盡忠堅守。克勝惡類。庶得天上未報矣。言訖而卒。時天主降世後八十年。按長曆爲漢章帝建初六年辛巳。門第塋聖屍於靜所。後聖化大行。民衆趨歸聖墓。致敬求福。至今一千五百餘載。每沾其澤。不能忘也。

歐大覺聖人行實第九

西總王弟篤時。羅瑪都中有士曰罷拉祭多者。財富德高。有武功。其妻豆彼氏。克配賢夫。生二子。一名亞巴。一名德阿。俱迷於邪。不從正教。罷拉祭多每以公餘出獵。

一日從者偶散。主人獨身遇大鹿。追射之。鹿止人立相向。追且近。將射。乃見耶穌苦像。豎立於鹿角間。聞大聲呼曰。罷拉祭多。何逼我如是。圖害我耶。罷拉祭多不期聞是言。覩是像。驚悚不言。良久醒心。

下馬伏地叩曰。爾何神耶。何人耶。像曰。吾乃爾主耶穌。向爲爾受難者。罷拉祭多。又請曰。茲吾仁主命我何爲。以奉聖旨。像曰。爾且回城。勤覓天主教司。切領其訓。洗滌舊染。改圖前非。并引爾妻孥。皆從正教。則至此有後命。言畢。聖像與大鹿并不見矣。

罷拉祭多。回告其妻。且尋天主教司。詳聞聖教要端。舉家掃除舊俗。投拜聖門。取入教之名曰。歐大覺。既入聖教。復往山中。俯伏叩謝耶穌。指引洪恩。更祈加祐。示以後命。祈畢。耶穌復顯。先稱美之。次示以將來之事曰。汝雖已盡忠義。未可止息。彼邪魔後來必妬爾德。盡意以害爾。爾第執志守規。勿懼。蓋德非被苦不精。忠非遇難不顯。爾恃吾神力。得吾提拔。必將勝魔。成奇功。何懼之有。歐大覺叩謝主命。兢兢還室。與其妻預備不虞。姑時祈上主庇祐。

未數月。婢役感疫盡死。又數日。所畜羊牛。染疫氣亦死。由是至富。倏變而至貧。鄉黨輕之。遠之。歐大覺

憶耶穌神教持志不改益奮志精修欲遁世以杜人恥笑卽携妻及二子深夜啓行適厄日多遠國至海濱遇便舟遂行

船主竊窺賢妻美色遂發姦念強奪爲妻倏受天主罰以死不使及汚但其夫已別不復相見歐大覺痛失賢妻止携二子行值巨河先負一子涉之其一姑留河邊待舟負旣渡一子還至河中有獅從林出啣其未渡子去無計可救遂遽赴已渡子又一巨狼攫之賢士無力可追痛切良久隨憶耶穌所言將來大患卽槌胸伏地叩謝曰向天主以賢妻孝子賜我甚厚今天主復取之何哉世間事物皆屬暫假公主索之義當還之嗚呼生民以財之豐勢之貴妻子之美衆爲幸爲奇不思其所從來以感謝之又不思其所從往以預備之故于得失之際不無動情耳

歐大覺已敗財產喪從役失妻子隻身流居異方操存初志傭農以度生十有五載業農勤動不忘身修

是時西朝之柄悉歸達拉雅諾明王。太平日久。後以遠方叛。素聞歐大覺善用兵。欲召之。而賢士已離鄉靜修。王命使數輩遍訪。幸遇請還朝。賢士雖以處約爲樂。又思其間必有天主奧旨。回見王。王厚待之。托以重任。

歐大覺不日出師。未及一月。破敵軍。畧定其地。使不復反。丕功已立。班師至小村。令兵馬舍止三日。軍士聞叙生平所嘗苦難。并各所見奇遇。一人曰。予父爲名將。富貴無比。予母甚賢。一弟甚馴。合家和樂。遭不虞之患。棄鄉漂洋。忽就遠岸。予父未知何故。失却予母。特携吾兄弟行。及河濱。父負吾弟先渡。留我俟再負。獅卽銜我投林中。又見有狼。亦掠吾弟去。獅負我入林。偶遇數牧童。追之。強奪我其吻中。幸拯我。更蒙恤我。而養育至此。今我所常痛。常嘆。猶未能見吾親。吾弟也。

言畢。一士挺然起立。厲聲曰。爾乃我之兄。我乃爾之弟也。趨而携手。不禁涕淚。兄問何因而免狼患。弟曰。狼負我有農夫。望見來追。狼棄去。農夫因收養。

我衆聞兄弟奇遇。流傳一軍。而弟兄之母豆彼氏。從別其夫其子。流轉是村。正如小婢躬行役事。堅守志節。時刻伏望天主顧祐。竊聞二昆之事。審其繇來。信爲已子。往視之。果然。母子正如復甦。乃議歸老於本鄉。

時歐大覺下令使三軍整裝歸國。母子因至兵主臺前。告以相遇之奇。求附舟同歸。兵主細問。竟知母者其妻。弟兄其子。長嘆垂淚。口不能言。次後伏謝天主所豫示之情。語語相符。毫髮不爽。三軍聞之。

大喜相賀。兵主厚犒。三日後大軍登船至京。

國王達拉雅諾已故。他惡王代立。聞歐大覺凱旋。躬迎優勞。歸功土神。至其廟酌之。歐大覺不悅。謂衆官曰。臣幸蒙天主往反福祐。使我勦平敵國。衆軍共知。於邪魔何與哉。惡王久迷於邪。聞之大怒。遂忘其前功。卽時罷位。削祿。藉其財。囚其身。收其妻子。久之。賢士不屈。

於是王命投歐大覺于獅檻中。獅忘其本性。如馴犬。投伏賢士。舐其足。衆民大異。且稱聖德。惟惡王更

迷更恨。命制銅牛。以火煨之。入賢士夫婦二子於牛腹。歐大覺不變神色。及感天主弘恩。叩謝良久。次懇乞賜容其神升天。忽聞天聲慰之曰。至慈至公。天主聽允仁意。且勿驚慮。爾夫婦與子之苦辱。既已歷盡。天上榮樂。今將繼繼無窮矣。賢士聞命。率妻子趨入牛腹中。泰然安死。時天主降生後。一百二十年。按長曆爲漢安帝永寧元年庚申孟秋日也。後三日役開銅牛。取屍全無焦灼。抹其髮毫末不損。衆觀大異。反心深悟。辭邪而歸化矣。

斯大尼老聖人行實第十

頗落你亞西北名邦。古有夫婦尊富而賢三十餘年。無子。懇祈天主鑒憫。產一男。名斯大尼。老深感主恩。圖謝報。使其子早學教。要習善。認敬真主。避諸邪端。

小童順從指引。始覺世事。卽分別邪正。非特大進於文學。尚敏力身修。簡制躁動。嗜靜寡言。少嬉。順親第長。內外盡分。稍壯。親命移赴外方。以進大學。當時巴里斯郡爲弗浪濟亞國都。卽大學之區。四海

高士所歸所從出者。斯大尼老數載居之。攻苦習業。傾聽師訓。討論格物窮理之學。既大成。念親老。回鄉奉養。

未幾。親故喪畢。卽貿產業。施之窮人。蓋從幼年幸蒙天主牖示。以世人所寶之名利權勢。正屬虛戲。多爲禍胎。生前多慮。歿後遺憂。或專務之。係戀之。不能并志于道。而致精修也。是以立志高峻。決絕俗好。專用神力。以致於道。

當是時。頗落你亞國都。幸有賢士良伯篤權教。忽聞斯大尼老。博學仁志。卽締交。任以敷教重職。斯大尼老慮有主命。不敢固却。從是加功倍苦。嚴約其情。苦勞其身。設教勸諭。無擇無倦。卽以切論以仁行。使不肖者改邪。良善者精進。

未久。良伯篤教司疾卒。士民合推斯大尼老。賢士苦辭不獲。哭而就位。乃以慈親之情。始治衆病。使忻然棄邪。遷善。居衆間。不知有位。與人交和而舒。責人過嚴而不激。遇譽者則赧。遇訾者則喜。於順境約志。於逆境奮力。已用甚薄。惠人甚多。以故不期

聖人傳 卷三
而人咸敬慕名聞四方。

是時握國政者爲玻勒老。初立時大有志于國治。庶民引領太平。漸有奸佞獻諂。王惑之。遂縱逸逞慾。弛廢政事。斯大尼老恐一王之愆濡染百姓。入朝直諫曰。君高出於民。卓立如表。民衆隨之如影。表之偏影能正乎。下人雖背義。害未必甚。若上人犯理。胎害於民。弗小也。民固易陷。以君汰可格。君率之惡。何從格乎。不早改圖。恐爲天主所棄。爲世人僂矣。王變色。恨怒異常。非特不改。尚圖因累聖人。而驅之遠方。但聖德無事可間。王展轉計慮。

乃往年斯大尼老因持教權。曾價買一莊以資公用。莊主名伯多祿者。未交契而卒。聖人以已之直度人不欺。見莊主物故。未敢催逼。經三年而莊主之子挾私圖利。以占產誣告聖人。王聞大快。卽命聖人還之。聖人無契可據。無計可明。乃赴朝乞寬三日之限。必以原主見堂證之。王知原主卒已三載。姑笑允之。聖人回嚴齋。伏禱天主。顯其至公。護其正教。以伸曲直。第三日祭祀畢。聚諸善民往莊主

墓上令人掘土開棺。乃呼伯多祿復活。從至公堂。明證往年聖人用價是實。王與衆官視之大驚。疑慮未信。於是聖人指莊主謂衆曰。斯人乃莊主伯多祿也。民衆無不知之。去世三載。今吾至公天主自死中立召致之。此間以證前事。墓猶未掩也。莊主視其子孫在彼。重責其誣。因勸懺悔。以免天主永戮。言訖。聖人當衆問曰。汝尚欲生居人間數年否。伯多祿曰。生于苦世。不如死也。我今雖猶在幽獄。煉贖生前之罪。但我事體已穩。諸苦刑將完。天上之真福永存。不可奪。并不可損矣。言畢。舉步還惡王百官。切齒戰慄。聖人與善民從至墓上。伯多祿不待人役。自入壙。辭聖人與衆懇乞代祈天主。早釋其纏。召其神於天上之安上。也。辭畢復死焉。諸民觀感。欽崇聖人。伏聽其教。

惟惡王於此大光中。猶貿貿不覩青天。不服聖德。益錮於邪流蕩縱。後國幾淪喪。聖人則實忘乃軀。獨計扶國保民。每進諫責。終不納。力竭法窮。於是依教舊規。絕王名號於聖教之冊。不容登殿瞻禮。相

通聖功。蓋聖賢治人過。但有可改。無不寬俟。若不
肯改。必隔絕之。不使毒氣日深。滋害衆體也。惡王
聞知。不勝其辱。激怒倍常。遂遣軍卒突入聖殿。強
執聖人而殺之。

時聖人在殿中。奉祭天主。爲國家祈福禳禍。軍卒入
見。異光圍繞聖人。欲前反退。仆地。王聞不服。又遣
他卒如前復命。於是王責衆卒。躬往入殿視聖人。
中立無懼。無動。拔劍揮聖人之首。左右軍士欲順
王旨。爭先酷殘。一時碎割。然後投之野外。欲令禽

獸食之。然至慈至公。天主必不輕忽聖賢之骸骨。
乃多令大鳥從山聚下。以嘴爪護衛。二日不離。至
次夜衆見靈光四面週流。以照引善民。趨收殘體。
門弟隨天光。謹收散體。而接合之。以便殮葬。乃聖
人百體自然接合。如生時無傷痕也。士民益感頌
不已。厚禮瘞之時。天主降世後。一千七十九年。按
長曆爲宋神宗元豐二年己未。

越數載。惡王遭天罰。失國。蓋從心之慾。大肆于邪。士
民怨恨。因斥逐他方。無容足之地。乃抱恨自縊。而

絕爲犬豕所食。嗚呼。虐人之計。有時或伸而傷聖
者。終必破壞。且反及其身。故斯大尼老以聖德
受難。益彰灼於世也。

龐大良聖人行實第十一

龐大良亞西亞國你各郡人。父歐斯多奉邪神。母厄
布拉習天主正教。每不合。兒幸賢母指引。將成器。
母氏早故。損友比之。流蕩恣肆。父覺而托之賢師。
使習文藝物理諸學。

學備欲爲聞人。自擇名師。習醫時。你各府有大賢黑
木老隱修。屢晤龐大良。每論天主耶穌獨爲生死
之主宰。疾病之藥石。宗之可振萬民之患。建立實
功。何必攻醫學。襲浮名。卽幸得其畧。明於醫身。昏

聖人傳集 卷之三 五十三
於醫心不可。龐大良每獨居。繹思嘆而信之。尚未能堅決也。

行間值道旁一小兒。被蛇毒死。蛇尚在。龐大良見之。內感天主默示。自語曰。往日所承大賢之訓。此可試之。遂就兒屍謂之曰。吾惟憑據天主耶穌聖十字號。命汝立時復活。又向毒蛇謂之曰。若爾惡螫。既爲禍胎。宜受是禍。代此兒裂死於此。言未畢。倏見死兒復活。活蛇反死。於是驚訝聖教之能。往晤大賢告之。終求指引。大賢細陳教要。依規洗其舊污。

龐大良幸入聖門。正如自死復活。日積神功。樂進不已。時城中有人病。一日棄。厚產治之無益。并失兩目。忽過賢士之門。訴其苦。賢士感恤。先以手點其目。次謹稱耶穌聖號。療治之。先開其肉目。然後陳誨指導其神目。使認天主而奉事之。自是龐大良靈德之名流聞四方。凡疾病無方可愈者。卽歸之。及稱耶穌名號便愈。

國中醫士大失其利。妬而圖害聖人。適國王瑪試米

巡郡聞士庶多奉天主教禁絕之龐大良恐民失志晝夜週行提援勸勵遇困乏被傷病難者卽以神能治之慰之保全之讐輩深知告於王王審之知龐大良曾不用方藥療一瞽者卽召問其故瞽者對曰龐大良聖人特呼耶穌名號舉手點目遂明無恙因知其所從之教必爲正教并知不因天主神力不能若是矣王聞大怒叱斬之龐大良知其人死義之虔以多金買其屍厚葬之

是聖人覺悟讐徒君臣必且生禍早備不虞先贖免諸役次買產業盡施之蓋凡志精修者視其財產爲窒碍之物先發之以造公院或創神宇或給貧乏或贖虜囚或舍孤獨與棄子女以立奇功而精其道也

惡王果信讒言拘聖人親鞫聖人至愉容正氣陳論剖析使知異端於聖教萬無一足比也王不悅將下令斬之聖人忽設一善計求王曰大王可命一重病人至此令諸人聚集禱其土神愈之若彼不能吾乃祈吾天主愈之此時王得明辨彼此是非

矣。王卽命左右携重病一人至。次令其衆禱神。殊久不應。乃命龐大良聖人獨進。聖人領命持病人之手曰。吾惟恃耶穌聖名。令汝立起。而悉愈。以驗其神能。言未畢。病者立起。初力盡復。不勝喜樂。伏地叩謝天主復活之恩。王與百官視之。嘆異無言。民衆切感靈驗。多辭諸邪歸聖教者。

其惡黨蒙辱。卽厲聲誣聖人。以魔術行妖。非以正道治人病也。勸王驅逐之。王召聖人撫慰勸誘。令棄置主教。以順其旨。聖人笑曰。王命非吾可從也。捨

正。遷邪庸夫恥之。况志士乎。王勃然暴怒。叱罵不絕。尚欲嚇而奪之。聖人如前屹立不動。王叱役卒刑之。役卒趨命縛聖人至市。褫其衣。掛之巨木。坎以鐵爬。剗其肉。又以火炬加創口。使倍其痛。聖人不變色。不發聲。惟以心目向天。祈求耶穌降祐。不使失志。祈畢。耶穌姑借黑木老大賢之像至。而撫之曰。勇士不須驚慮。爾師爾主在此。但確志戰勝。而建偉功也。

耶穌退隱。聖人神力增長。所係繩繯自寬。火焰自滅。

刑役失志喪膽惡王聞之愈怒令具大鼎鑪黑鉛至沸投之聖人入鼎見耶穌在同入沸鉛寒凍士庶讚嘆聖德怨其王王不勝恥辱令刑役以巨石墜聖人於海聖人至海浪中輒見耶穌引手持之蹈浪登岸衆益奇感。

土又怒令役縛投之獸檻聖人入檻見耶穌在謂之曰吾主在斯何畏耶穌曰正無畏刑役行王嚴命大開欄柵放其獅狼虎豹等獸引使吞噬獸雖猛且饑一見聖人伏不敢害衆感而稱曰大哉斯人所奉之主正哉斯人所信之教。

王猶不服令盡殺諸獸次命造一輪周以利刃縛聖人于輪上從高阪推下之令百骸散落以死天主急解其索脫身於輪展轉間反傷刑役數人。

自是奸王知聖人不可強服反爲好言審問聖人向日孰爲其師孰率之奉教聖人固知黑木老大賢久願爲道爲義効死卽告之王王喜取黑木老至伴加敬審訊數端黑木老奉命泰然詳陳聖教之實論而以不易之理證之以非常之事驗之言未

畢地大震動邪鬼之像自戰搖去座傾倒碎裂。王如狂激不勝恨令左右立斬黑木老及其兄弟二人以雪恥。次令刑役復將龐大良聖人毒簪百端。後斷其首焚其骨散其灰。刑役擁出城外繫之樹。拔刃盡力斫之。刀輒如泥蠟不能傷。役大驚。卽時棄刀惴惴跪拜請罪不敢動。聖人溫然代祈天主赦罪。聞天聲曰。上主卽准爾願赦之矣。

後聖人亟欲謝世升天。乃先懇乞慈主順收其神。勿使久係苦界。言畢被斬而死。時天主降世後三百一十一年。按長曆爲晉懷帝永嘉五年辛未。

聖首斷流清乳無血。所繫樹倏然吐花結實以驗其神魂之功德。至死不滅。乃更茂盛達于天上。享無疆之福也。惡王聞之又怒。令拔其樹焚燬聖屍。刑役深仰聖跡不敢再瀆。聖門友弟潛取聖屍。葬之靜所。神魂自天身形自墓。常施德降恩于歸化之萬民。

發斯丁及若味大聖人行實第十二

意大里亞國之伯肋沙郡有兄弟二人。一曰發斯丁。一曰若味。大世家之胤。富且貴。其親善教。早蒙庭訓。大進於德學。里黨欽挹。

時司教名賢亞玻樂遇才德之士必舉以敷政。乃因二士鴻聞請晤。深知其智其德。遂取以自輔。司教幸得二賢。習知其德。乃以發斯丁登撒責兒多德。主祭尊位。以若味大登第亞哥諾。佐祭之士次位。兄弟自愧不稱。既不能避。卽効力殫神。以應人望。廣施

仁惠提善勸衆證正闢邪扶危拯患以財濟不足者以藥治病患者以言啓誨愚蒙撫慰憂悲者以身倡率弱行卑志者上交必謙下接必寬同等必和左右忠義悉無所間。

未數載正道大興民衆歸附時與端邪徒多立門戶擾亂地方二士每設實論發露其奸塞流防害民多大悟鼓舞惡徒妬恨聚衆結盟合力除害遇一幸臣久得朝寵專擅政事而素迷邪法聞天主新教代興亦不勝妬恨奏于王懇嚴禁之且請拘發斯丁及若味大兄弟重加究責領袖已除黨類自散。

王聞大悅卽令其人往伯肋沙府城究懲二士幸臣星馳至拘二士至堂幸臣好言勸以伏順王肯叩拜土神二士曰上以理而下語者未有不服若非理之命何足服人吾二人幸知天主造成萬物又保存之正爲天地人物之主卽以忠心時時謝之兢兢事之彼諸土神初爲人何如德修何如所據何理何事以徵其教之實又用天主古今經典玩

聖人行實 卷三
察其語之近且直。及其旨之微妙。道理之真確。徵信之靈驗。當自知主神之教最虛。吾天主之教獨實。宜爲之効死無疑也。

衆皆欽服。惟幸臣不悅。卽欲行刑。但緣二士顯貴之。後多親戚護之。恐生變姑且含忍。候國王巡行處之。王至聞二士抗命。卽召至堂。王亦善語勸之。令赴太陽殿瞻敬。二士入殿視太陽金像。弗言弗動。惟默祈天主顯其全能露像之虛。以醒愚民。祈畢。倏見金像變黑。四周光燄如烟。王視大異。卽令徒

黨拂除烟灰。而潔清之。方拂像自墮落。變爲埃塵。王怒不禁叱役縛二士。投之四獅。四獅見二士。大吼奔伏。馴飮其足。王乃令役縱虎狼熊羆諸猛獸。又掌火迫之。使害二士。惡獸深服聖德。不敢近就。反視刑役左右多人。卽發本性驅逐攫噬。并傷殺幸臣及邪黨數人。於是惡衆驚呼。懇乞其神。抹急累無効驗。且見虛像仆地。盡成穢灰。爲諸獸所踐踏矣。

幸臣之妻聞其夫死于獸患。趨至王前號泣。怨訴曰。

王所奉土神有何靈能事之者。所求弗聽。苦難弗
拯。其像投地。且不復起。何謂耶。既不足拯已。又不
足拯人。有何所望。有何足取哉。王無言可對。惟勃
然緘默。從是婦人謝辭邪術。歸依聖教。朝臣士民
亦多深感靈効。而從化者。二士親見諸獸所戕害。
恐多殺人。卽令奔回原野。勿復害民。獸如有靈。伏
聽馳去。

惡王見多神驗。非啻不服。更叱左右。煽巨火。投二士
於中。乃火失其力。纖微弗損。二士在焰中。如在花
中。安坐自若。王加怒。收二士於獄。嚴絕飲食。則天
神降臨。撫慰以天味。飫之。

由是二士之志日確。民之從信日衆。王暴虐之勢已
窮。乃盡誅諸奉教者。而遞解二士。及一大臣于米
郎。二士至。王亦至。次日視朝。提二士至堂。令役鎔
黑鉛灌二士口。鉛至口。迴流盪漱。反傷役人。王更
令役繫二士於大木。煨鐵板加之四體。熾火圍之。
又以硫石松脂諸物。加其猛烈火。又失其性。不害
民衆視之。無不感服。神驗從信聖教。

惟王愈迷提二士同回羅瑪大都入朝遂多方苦虐
二士二士大得天主寵祐不少屈尚顯其聖能率
服多人王無奈又發解納玻肋郡換堂審究以其
爲義道而無辜受苦已無刑可施議繫投海浪以
竟其事乃二聖之苦未窮終日未至慈主令天神
從浪中提置岸上俾其自適無害無傷刑役異之
又拘送郡官議良久亦無可奈何終逋回本籍
二聖歸伯肋沙未數日本府官領王命復提二聖至
堂無罪可鞠惟以不從王命而修奉聖教爲重罪
論死令出城外斬之二士不訴不怨欣然出城自
投地下叩謝慈主屢祐洪恩不使其迷于邪屈於
刑疑於難感激不已又見終期已迫懇其降祐拯
拔以享上天真福也所畢歡笑辭衆俛首受刃時
天主降世後一百二十二年按長曆爲漢安帝延
光元年壬戌同志之友爭先敬重其屍塋之靜墓
本城士民以爲恩主時頌其德恒受其庇千五百
餘年如一日矣

武林 天主聖教超性堂新刻

聖人行實致命卷三

終

IAP. SIN. I

65

天主教聖人行實

顯修
卷四

*Aligiet ultra sanctorum
tom. 4. Confessor
non pontifex.*

天主聖教聖人行實

凡七卷

耶穌會

後學 高一志 述

郭居靜

同會 陽瑪諾 訂

費樂德

六位顯修聖人行實卷四目錄

一多明我

見一張

二方濟各

見十張

三篤瑪斯

見二十張

四諸多尼阿

見二十張

五意納爵

見三十
七張

六方濟各

見四十
六張

六位顯修聖人行實卷之四

天主教中。從古常有高志之士。先修其身。後及
于民。布訓于天下萬國。所謂顯修聖人是也。茲
姑舉六位述之。

多明我聖人行實第一

喜西巴你亞國人。斐里與妻如亞納。以貴賢配偶。固
習正道。生三男。以正教育。皆成聖賢。多明我以年
次居後。以德則首出。在母腹時。母氏於古聖人堂。

中祈禱。聖人顯見。許云。將產大德之子。未久。又夢懷一犬。口銜薪火。輝照四方。生後。領聖水時。或見明星墮其額。普照大地。天主以是。豫顯其德之光。明化誨億兆也。

成童。其親托之賢師。又以躬教率之。多明我每踰親望。避邪就仁。好獨居靜。薄食寡言。已融於德。長於智。不類童蒙也。

稍長。親命往巴冷郡。入文學。及格物窮理之學。學業間務潔心身。以故不敢閒遊。不視女婦。不需厚養。

遇貧苦者。但有所持。必施不吝。倘未得施。必哀且哭焉。凶歲。民道死。多明我未任事。恨無金可施。鬻其所讀書史。所用資器。施之。有被寇擄者。其妹聞賢童之風。來求代贖。多明我施盡已久。深自痛恨。卽謂之曰。囊空無可與。惟斯賤軀尚存。往易汝兄何如。女驚駭無語。感聖德。叩謝而退。

數載後。文學已成。聞鄰郡司教高士已立賢會。董率學士。先修其身。後及於民。而代布訓於國。感慕往學。數載。衆友親見多明我實行精修。仰爲表法。第

多明我未信其德。又欲避其名。回巴冷府。時年三十。志於化衆。廣勸士民。慇懃教訓。二載功績茂著。本府教司奉本國王命。往弗郎濟亞國。卽請多明我同行。弗郎濟亞國王敬接。王后久慕請見。訴其無子之憂。且祈賜教。賢士勸其立志。多求天主聖母。多施窮民。必將不負。后如命。產一子。卽聖德之王。類斯也。

事畢辭回。正至國界。值異端蠱惑愚民。賢士傷之。姑留其地。先請同志數友。恒會惡黨。與之辨論曲直。闡明道理。釋疑問難。屢屢折服。又祈主祐顯靈跡。以伏其心。乃令異教者。擇其要端。書之一簡。亦以聖教畧節書之一簡。約取二簡。各置火中。以驗孰正孰邪。異教之簡。入火卽燼。賢士之簡。入火不特全存。尚飛騰於空。自安近柱之上。衆民深服聖教之能力。惡徒不勝辱怒。取聖教之簡。再三投入火中。再三無損。仍自飛出。有數惡徒。心服神驗。投賢士足下。去邪歸正。餘皆默默逃退。由是衆志益堅。喜戴無已。咸稱多明我爲天降之聖人也。

聖人見民中多女。或緣貧。或緣早孤。失其教育。有至辱身者。乃別造一院。使閨女之不足于養者入焉。定良規。以賢婦爲之師。供其衣食。左右防禦。以保全其絮。從是太西諸國。或有餘財者。効法聖人。立閨女院。聖人居多羅撒府十載。夙夜誨勵士民。不使怠惰。或折異端惡計。不使閉藏。被化者奚止百萬。

大教已行。始回本國。議先定賢士之會。同志合力。推及於人。乃赴羅瑪。面奏教宗。屢奏教宗未報。一夜教宗夢見京中大殿。四面傾裂。將覆。危迫之際。一

人肩荷之。識其爲多明我聖人也。知其將立大功。于聖教。召見。盡允其所求。聖人回與賢友。依古聖之式。以定會規。隨携數友。復往西都復命。旣畢。聖人趨天主殿堂。以謝洪恩。仰見天主耶穌發光高坐。持三鎗。似欲行戮天下。又見聖母瑪利亞伏叩懇祈。耶穌恤憐其民。因薦二士。頒訓于衆。勸之改圖。一謂多明我。一謂方濟各。耶穌順聖母慈意。許之。聖人現畢。反身大喜自慶。而感天主及聖母之

恩出堂行未數步。適逢方濟各聖人未識其面。未知其名。一晤卽識之。呼之以所見所聞于天主者。告之。從是。二聖相期。合志同力。提醒萬民。率之於道。終身不止也。

未幾多明我在宗徒伯多祿保祿二聖殿中叩禱。二聖自天臨降。顧慰之。伯多祿賜以一杖。保祿賜以書冊。同囑曰。汝仗是賜。卽往行道敷教。勿惰勿遲。上主必將福祐爾也。多明我旣明上主之旨。領命回郡。會同諸友。共約天主所示傳道之範。分散四方。聖人則定往蠻國。天主不允。命往西都。

聖人轉入西都。諸士民聆其教言。睹其德跡。遷善日衆。誓從嚴修者一百餘人。聖人立院舍之。都中事定。又携數友。往喜西巴你亞原國。居數年。勸善闢邪。成大功。再入弗卽濟亞國。未久。復入意大里亞國。竟抵波羅尔亞名郡。周流之際。衣服卑陋。淨潔。跣足徒步。入城則用履。以避人目。而隱其謙。其食淡薄。乞諸市。終身未啖甘品。於本身視之如糞。非惟衣食薄簡。尚加以苦勞。不使遑暇。衣下恒服機

毛粗衫。腰間束以鐵鎖刺帶。卧則藉土。不就床褥。每夜以笞以鍊。自責三次。往往流血。一次以贖素。獲之過犯。一次以贖衆人之罪愆。一次以濟煉罪之靈魂也。

凡遇人敬與譽。以爲不祥。而憂且避之。向日士民感其聖德。三次欲取爲司教。聖人三辭之。遇詈辱害損。反以爲喜。而自慶也。一日異端之徒。伺于隱巷。欲殺聖人。天主祐之。不果。後遇諸途。告曰。某日某巷。倘得相逢。汝今日不復行人間矣。聖人笑答曰。是我切願。奚辭乎。但恨無功。以望此幸耳。若令我擇取。則願爲主爲道。汝先將我之手足割截。齒舌拔除。剜眼剜心。然後分斬四體。庶乎得我志焉。其務神工時。專涵沫天上之事。直享清樂。不知外擾。不覺人事。身屢懸于空際。凡有所求於主。先託聖母轉達。無不若焉。以是生平於聖母。仰慕寃切。事奉至殷也。一友久知聖人。見寵於天主。欲試之曰。某乃高士。似可行教化人。吾神師胡不祈天主。變易其心。令謝塵世。而投聖門乎。聖人諾。聞祈於主。

聖人傳
次日其士辭親戚棄榮勢從入聖門。後竟爲大賢矣。

聖人彌見寵於主。彌見恨於魔。卽不能害其命。亦圖損其德。減其功。一日於天主臺前默禱。倏見巨石從高墜下。將壓其身。知爲魔計。不避。終無傷。是後聖人屢見鬼魔。叱之。或對畫十字驅之。

在羅瑪時。有寡婦深信聖人。每領訓誨。一日歸家。子暴死。痛哭悲哀。負其子屍見聖人。乞救。聖人無言。惟畫十字。提其手。令復活。遂活。嘗建修院創址時。

有頽垣壓死一人。聖人跪伏懇祈。天主賜之復活。以慰衆望。釋諸疑。死者須臾復活。無恙。執工如前。又都中有大卿之侄。曰納波戀者。墮馬碎骨而死。時大卿與聖人方會于公所。聞報辭歸。聖人亦傷之。直登天主堂。祭祀禱祈。次往視之。至則聚其散肢排列。使各得本所。然後仰天懇乞主祐。大聲呼其名曰。納波戀。吾唯仗耶穌聖名大能。命爾卽起。復遊此世。言未訖。百體自合。靈魂轉身起而索食。大卿暨萬民驚異。如未敢信者。因衆叩天主。仰戴。

聖人不忍離也。從是聖人行都市。士民輒迎送。爭先敬事。多剪取其衣服。藏爲至寶。而時用之以療病。或以逐魔。或以禳禍也。

聖人周流敷教。服化無數。又多棄置世事。入其修院者。聖人五十一歲。在波羅你亞府病危。耶穌親臨召之曰。吾子。且來入吾上國。獲享真樂。聖人聞之。不勝歡喜。知其終期不遠。乃請諸友衆徒告之曰。吾素以切情懷汝衆友如赤子。今將去。豈能忘棄乎。第爾勿以我去爲憂。凡生之日。爲道辭世。能克人欲。死時必無所戀。蓋定保身後之永。宜甘失現世之暫矣。至茲終候。吾將告汝以吾隱情。用相慰焉。吾從少年大蒙主庇。保存形神之貞潔。迄今未染滌穢。主於我優厚如是。豈於汝等而將吝乎。但貴寶之物。非賤值可得。必多修多戒。多防邪端。然後可企。慎勿怠忽於端倪之微。慎勿恃前功。而信己德。德雖熟。忽失之頃。恒以漸而至於敗。况貞潔之寶。猶身命焉。一亡無復可追。且失之甚易。保之甚難也。

言畢。領耶穌聖體。領聖油。復勸友徒。堅持嚴規。和睦相讓。母容間隔。固守貧乏。母徇物欲。又懇慕天主。以圖報謝萬一。廣布精修之道。化誨衆人。終囑付其死後。將屍葬於諸友墓下。以著其實謙。囑訖。衆友循教規。誦經祈祝。誦祈之間。衆神捐軀登于天上。享大功之報矣。時天主降世後。一千二百二十一年。夏月正午。按長曆爲宋寧宗嘉定十四年辛巳。

門弟葬聖屍於殿中。在友墓足後。以奉終命。於時民間凡患病困難者。幸拊聖屍。或聖柩多愈。死後十四載。教宗究其一生之功德。及其所造靈跡。所施神恩。所拯人患。所化民衆。依古法入於聖品。令自是以後。皆以聖人之禮敬奉之。無數焉。

方濟各聖人行實第二

方濟各意大里亞國人其父以貨殖富母賢孕而難產危甚有丐者至孕婦命厚予之丐者感惠語其僕曰吾知主婦久困於產宜離榻潛入卑陋乃可勿疑勿緩婦依言須臾產方濟各此天主豫示聖人之光宜從微至著且以謙抑將登高明初年入小學將成父嗜富命習其業小童姑順命實不好利反好施時以所得濟人一日冗次遇乞者未及施少頃覺而悔追施之從此誓不虛乞憐者

有德士。偶逢方濟各諸途。稽首釋衣布地。以藉其足。且對衆稱譽。豫言其後將爲大聖人。然方濟各未立修志。反訝其言。而譏之。

俄感危疾。幸蒙天主開牖。悟其前非。自矢改圖。疾稍愈。始事德業。一日出門。值貧而裸者。解衣衣之。次夜耶穌親謝。示以將來之事。且令見奇麗宮室。室中盛列兵器。器上各負十字聖號。又聞主呼聲。勸令任意用之。幼童大異。未達玄旨。自擬當建武功。欲投名將爲師。方行天主令。回執原業。明釋其疑。使知兵戈非關世武。蓋指神力善用之。便可克已。敵魔遏邪。扶正而化萬民也。幼童聞命。遂回昆勉修繕。

一日騎馬出城。途遇癩者。目厭之。不忍對視。旋悟其善力之弱。急自策勵。下馬執病人之手。自就其口。禮敬之。切慰之。然後別行。未數步。回望癩者。不復見矣。按史論云。此必天神。上領主命。來試之。勉之也。自是果覺道力倍壯。人欲衰微。

耶穌更欲固其心。以甘苦修。乃自顯受難像。示之。良

久復以神言大勉勵之。方濟各傷甚感甚。後每思之。五內割裂。淚流嘆息不止。隨激其苦志苦力。以圖報謝。恒自卑約。辭安抱勞。避顯趨晦。敗衣陋食。投丐者中。以求賤求辱。

一日入古聖人堂。視耶穌苦像。伏跪瞻望。禱祈良久。忽聞一聲告曰。方濟各何不修治吾堂乎。方濟各初聽戰慄已視之。果見是堂朽壞。知天主命之修治也。歸而背其親。私貿資貨。聚金付主堂者。主者竒其高志。但疑其金所自來。辭焉。方濟各置之堂

內而去。父聞大怒。強索原金。欲重責其子。方濟各姑避城外。未幾復入行衢市中。其形枯瘠。衣敝敗。徧示人如爲清狂。以取姍笑。父知之益怨怒。執以歸。撻之牢之桎梏之。携至公堂。以好侈告於教官。斷令是后不得有家產。方濟各視其父無理無慈。不言。惟泰然褫衣而還之。父曰。吾父也。而見距。則有天主正可爲父。且一心事之耳。教官大竒其言。欲留而子姓育之。賢童竟欲避名趨山。遯世行間。俄遭寇賊。問何人。何往。答曰。吾乃上主之使代。

其行令傳命耳。賊以爲狂縛之良久。推入阱中散去。方濟各既受凌虐。自慶自幸。重謝天主。創匍而往近城。直入公院。一則以治已創。一則以事人病。而顯行賤役。闡立神功也。從是賢童大蒙天主寵愛。加賜異能。以治萬病。遇一人久染惡疾。穢不堪近。在道哀乞。方濟各趨而提抱。手滌其瘡。以口舐其膿。以言慰其心。須臾毒疾頓愈。膚肉潔淨。體依然無恙矣。

方濟各既創定精修之基。便思推已及物。廣其善志。乃回鄉城。行乞於路。以所得之陋者。自給美者。施於他丐。里中見犯罪惡者。教責而引之改圖。見相訟相傷者。勸和之。於諸倫品。各隨其才其勢。而敬奉之。勉進於其所當然者。其心愈謙。人愈仰戴。聽從其明訓焉。賢士既獲衆心。又獲衆力。乃集合多金。修古聖壞堂。沿及城外天主聖母之壞殿。自擇以爲永寓。欲近事奉聖母。而致力於精修。未幾聖名徧聞。潛引志士來會。相爲密交。衆中初慕聖士者。不過十二人。詳察聖士之篤行實訓。約相

從至終不離。日久各擇一方。而兩分散。以布聖教。惟方濟各仍居本國。經數載。聖師切思賢友久行。欲一面以相慰愜。乃懇天主默引十二友自回。不期而至。聖人得聞各方歸化之功。因而大喜。伏謝上主無已焉。于是賢友聖師聚議。設立精修之範。往羅瑪啟奏教宗。蒙上主啟牖。知新入諸士大懷聖德。悉允所請。聖人辭都回鄉。與諸友擇廢宅。靖修如從來無學者。始奮精力。倍加密功。爭先於讓於役。於諸苦難。

一修士病危。遣使求拔。聖人取熟麵少許。以殿中所供燈油調之。遣二友送往。病士領服立愈。感是功德。隨投聖門。畢世嚴修。遐邇聞風。來詣受業觀光者。不記其數。

於是天主命之復察。向日所定規則。再相訂。使徒衆遵守。聖人選二友同入山恭候之。數日後。天主默牖聖人口傳。二友書畢。遂聞主聲三呼曰。方濟各。是諸矩範。非汝謀汝績。惟我立計命之。故宜篤奉焉。固守焉。從是聖人以主命勸提。以躬行指引。勵

進不息。

至其苦身之術。佳味非病不食。赴席自以冷水。或塵垢入飲食中。使失味。不致悅其口腹也。食後畧飲清水。縱渴暑亦不踰節。晝夜神工大不獲已始睡。**二**睡時藉地枕木石。衣單。或問何以禦寒。答曰。以心熱。又曰。溫暖美服。邪魔之巢。

其初修時。邪魔投之。汚念溺令不潔。聖人屢脫衣。赤身入雪中。反覆殊久。以滅其焰。他日不堪搖感。乃搏雪爲丸。或大或小。裸體居其中。謂其身曰。此大者爾妻也。此小者爾子也。今而後當勤勞育養之。倘不能。則何煩多慮。不專一事。天主乎。從是淫念不染。心仍潔淨矣。

或問曰。夫子若是苦身傷生。得無妨理乎。聖人曰。夫此害被害。不能并免。取其輕。免其重。可也。保神之貴。苦身之賤。冒暫苦。以得永樂。至智至義。何妨之有。

聖人潔清如是。尚嚴絕其端。誘惑之端。莫切乎女色。故謂潔士。以對視女人爲戒。男薪也。女火也。薪親

聖人傳
火不幾焚耶。若令男女有德。各無可疑。則如土水二物。各自清好。一合則成爛泥矣。殆哉。

至論聖人之謙德。未能盡述。蓋其道愈尊。其心愈下。人愈切崇仰。已愈切卑約。有人賤其躬。辱其名。授虐加害。則喜爲奇遇。欣然迎之。若讚美敬奉。則視爲凶禍。急避之矣。

一日行市。小人無端詆聖人。甚以爲樂。謂同行者曰。斯人吾信友也。彼不謬於吾之是非。不隱乎吾之暗毒也。後每遇之。輒叩謝。終身不忘。嘗曰。凡訾我

者。似毀我實。惟進我。凡譽我者。似利我實。惟沉我。是時萬民歸向。稱揚其德。聖人恐因虛譽。妄動其心。因索二利口人。常揭其短而譏之。以防衆譽。是人承命。時時竭其才辯。詈叱詬辱。聖人躍然傾耳。無任欣悅。且謝教。謝惠曰。斯人之詬辱也。忠言也。宜謝之。彼愚民之誇譽也。誕語也。可不避耶。

他日適野。懇同行之友。告其隱過。友惶悚。乃更稱聖德。聖人大驚。不勝怨苦曰。吾方乞爾攻吾惡。而乃得諂媚以欺辱我乎。友對曰。惡敢。卽欲詫責吾師。

以順尊指。乃舌與意不相應。必強爲之。得無方天主命耶。聖人益深自省察。恐或得罪天主。爲所厭棄。且以此浮譽。報已前修也。

天主益顯露之。更於其生前死後大榮報之矣。有賢友蒙天主開牖。以心目通天上國。見一寶座。在諸品神之上。竊想誰將登此。遂聞聲曰。是虛座。以待方濟各表謙人之功德也。後賢友乘間問聖人自視何如。聖人曰。吾乃衆罪者之罪人也。友曰。未見夫子爲寇盜奸宄。及諸不法。以忤天主。此奚謂哉。

曰。吾向所承天主洪恩。使彼寇賊當之。較諸我必將更切感佩。且改而爲善。又使天主不禁吾步。不代我防險。不絕溺端。則我必將墮落。深于寇賊矣。友聞。知大謙不可及天上高座。正相稱焉。

聖人貪愛貧乏。甚於世人之貪愛財榮。凡遇窮苦甚於已者。重責已之不如。因棄所必須之物。病時一友送珍衣一襲。後遇貧人無衣者。卽與之。

每欲廣施教化。因委命以立非常之功。卽往遠方設訓。國君聞聖風厚接禮敬。但邪蔽日久。道弗能行。

辭回。若素無功者。只新其業。天主益加寵福。賜以大能。通未來之事。曉人中藏人神之病人身之疾。一言而治。魔計鬼患。必速驅之。

一日。塗遇富者。請聖人歸。設宴將坐。聖人執其手告曰。今日是公終日。不宜燕樂。惟早悔解前非。以脩不虞可耳。富者領命。自審痛悔諸罪犯。忽然終矣。有不肖者染疾。遣役乞憐于聖人。聖人默識其惡。責之曰。爾向重犯不一。今未能定志改圖。何敢來乞憐病者驚慙。千方設誓。左右保之。聖人曰。今吾代祈天主赦汝。倘後不改過。患必及躬。言訖。畫十字疾遂瘳。其人仍溺舊惡。竟死於火患。

一日出。途遇群鳥鳴噪。謂友曰。是鳥稱讚天主。以致謝恩。吾輩偕之。不亦宜乎。言畢。隨入其中。群鳥不驚。鳴噪自若。聖人與友伏地誦念。令鳥且默。群鳥承命。俟聖人誦完。復鳴。引領張翼。如相賀也。他日樹間。蟬鳴。聖人以手招之。便集手中。少頃。命之去。遂去。又在堂談道。燕鳴於梁。妨聽教者。聖人令且默。以聽講道。燕如命。講畢。卽伏。如侯指揮。令去。遂

聖人年譜
去。

聖人目疾。醫者欲以灸治之。聖人囑火曰。爾且勿遽傷我。使我可當則已。灸已。聖人毫未覺火力。亦無微痛。聖人因病弱甚。忽思酒味。遍覓不得。令門第取水一罐置前。畫十字。輒變旨酒。聖人飲一盃。病遂瘳。又偶然有感。欲聽樂一終。稍舒其懷。緣居修最嚴。不敢求。至夜。天主遣一天神降致天樂慰之。府民相爭。聖人往解之。行次。見無數邪魔拮据飛空。煽熾民怒。於是遣一友前往。徑至城門。勵聲叱魔而逐之。魔遠聞聖命。遂散。民乃和睦矣。總之聖人生前死後。多拯難拯之患。多治不治之疾。瞽者使視。聾者使聽。瘖者使言。跛者使行。鬼魔禽獸。以至無覺之物。皆畏其名。聽其命。卽所服衣裳。所用器物。皆爲諸病藥石也。

聖人日益增其功。天主日益厚其福。乃於未死前二年。蒙耶穌刻印其聖五傷於手足胸三處。以相通其大苦痛。因之練熟忍德。仍積奇功。聖人果受苦痛。向無可比。卽以自賀。時謝主恩。尚求加諸別苦。

聖人傳
以親耶穌神跡而法其聖德也。

修之甚嚴。氣力日餒。僅存生氣。自知歸期已近。乃告門下衆友。追臨終之日。自釋諸衣。及其衾蓋。投諸地。以終表其甘苦之志。又多勸門弟。固持嚴修。和睦相長。甘處卑約。毋從嗜欲。勿視流世之箭擲。惟望天堂之綿遠也。言畢遂卒。年四十五歲。時天主降生後。一千二百二十年。按長曆爲宋寧宗嘉定十三年庚辰。

當昇天時。顯見於本府教官曰。吾已謝世。而登天國矣。彼時有贇弟子。居遠方。病危失音。乃於是刻幸見聖師登天。卽大呼曰。吾師且遲。俟我從爾。左右大異。問故。答曰。爾等不觀聖師昇天乎。語畢遂卒。聖人已逝。士民趨拜聖體。且徧地鋪花焚香。葬之城中大殿。四載後。門弟共立寶殿。移聖屍置其中。至今名方濟各聖人之殿。

又後六十餘年。教宗屢聞聖人之靈驗。及其生時所蒙五傷。於是親往聖人殿中。深夜特帶大臣五員。入其大墓。見聖屍端然竚立。張目仰天。肌膚潤澤。

無朽無損與生時不異。教宗感切俯拜。次親開其
手。其足其胸。則大衆明見所蒙五傷之跡。叩首不
已。

篤瑪斯聖人行實第三

篤瑪斯意大里亞國人。其親俱勲臣世祿。食大邑。獲
君寵。秉國政。母懷胎時。逢一大賢豫報言將產聖
男。母聞感佩。期望焉。生二歲。偶遇片紙。執不釋。乳
母取之弗與。母強奪之。哭見其中有字。乃天神朝
聖母經詞。因大異。還之。輟哭。遂吞之。甘如飴。從是
凡啼時。必予之書簡玩弄。

方五歲。二親托諸修士之院。以攻小學。以習大
道也。篤瑪斯幸入賢士之院。敏於文德。身心簡默。

言行安靜起居有節

十歲學成卽回本郡納玻肋入格物窮理之學四五載冠其曹耦是後愈明物理亦愈懇慕道德常自議修繕之法幸逢德士提引密請教益詳聞精修之基自絕財絕名絕人慾始卽定志辭家謝世剷跡投隱於多明我聖人大會母不悅思阻之徧索弗遇徧訪人亦弗知蓋慮恐慈母不捨已竊適他方也時親兄三人統率軍士奉差近界母怒幼子私出卽寄書三子使多方絕其去路執而歸之乃

篤瑪斯同四道友從羅馬啓行適弗卽濟亞國以避鄉黨侍明師途次軍士伺獲之見母母不勝欣悅慈情接待或叙述養育之艱以感動之或以詈言恐嚇之反覆挽回終不爲動母又遣二女勸諭之反爲賢童勸諭深悟其非願從精修

姊妹已退二兄自外歸力加攻伐貶謫以爲妄行不聽加以詈責強虐重辱至幽囚之當有淫女竊入汚之賢童不勝悵恨遇火炬卽持而驅逐淫女閉戶以炭畫十字號於墻伏祈主祐誓終身守貞俄

困睡。有二天神降臨。賀且慰焉。且以神帶結束。其腰謂從是不患。淫感相擾也。賢童腰被急束。大痛呼號而醒。守者入問。不以告。後神師幸聞其詳。因傳之。

賢童羈囚二年。多冒苦難。怡然自得。不憂不屈。母知其志不可奪。令姊妹竊縱之。用繩從窓垂下。直奔納玻肋府城。未久。仍奔他國。從名士亞耳伯多。從數載。才智越衆。但同學者因其謹默寡語。好獨離群。戲譏爲啞牛。賢師聞而責之曰。汝輩譏是子爲啞牛乎。以吾所見。日後將播鴻聲。普天之下聽焉。而敬服之矣。

大學已成。登師位設教。始講古聖之書。以通其學。而益世道。註釋典籍。

十載後。仍歸意大里亞本國。賢士僅入國界。每陳天訓。提善抑惡。護正闢邪。四方求決疑難者。或試其學之博。而請益者。相續不絕。須臾之暇。未敢荒寧。或專務神功。或造作嘉論。每所著書。正爲聖道之明鑑。後賢之津筏也。蓋其聰明拔俗。復蒙天主加

聖人行實 卷四
以神智。又自勤殫心力。故理明難釋。無論不詳究。聖教諸論。或參而同之。或總而約之。書之冊以垂後世。賢師所謂鴻聲於斯驗矣。

嘗蒙耶穌從十字架像上親口褒獎之曰。篤瑪斯汝所筆之論冊。無不確合。無不嘉美。乃我酬報當如之何。聖士對曰。我所望報者。不外吾主。惟幸得之足甚矣。

凡捧書搦管。必先伏祈主祐。開示其中正旨而傳之。一日註經遇大難。不可解。則齋禱主祐。幸見伯多祿及保祿二聖降臨示之。若其神工。則不浮不輟。起居寢食。心恒遊於天上。身雖居地。絕不聞世間事也。嘗患痰疾。醫者治以火。方潛思深入。畧不覺痛。

一日默道。倏見亡姊至前。乞哀。聖人問之。乃知猶係煉罪地獄。未能贖盡。於是聖人登殿代祭天主。終使早出地獄也。

初聖人未滿二十五歲。諸學全脩。正宜高選。長者欲進之師品。卽令賢士致力以應衆望。顧自以學問

猶淺視世諸榮又如土芥。鬱鬱憂之。夜夢一美貌老者。問何憂。賢士以其故詳告之。老者釋其疑。慰其憂。勸之伏聽。長命勿逆。天主必將加祐汝志也。既醒。遂從主命。次日登公堂。考試參辦。高入師品。因註論經典。及傳述聖賢。立蓋世之令名矣。

後教宗常聞其大德。博學欲取治教。聖人屢却之。與人交不設猜疑。惟所長者。是重。是取。以爲効法。至所短。則拚而戒之。見人過。每以爲已過。多涕淚懇乞。天主赦除。或又甘認甘負他人之罪罰。以益其謙。施其仁也。遇人乏。必施之。見人患。必致哀而切慰之。後世大賢總誌之曰。聖篤瑪斯從踵至頂。無非誠德之跡。目於視。正而謹。耳於聽。謙而順。舌於言。希而信。顏和。色悅。味約。嗅廉。手寬於施。足節於行。體貌無邪。起居有制。約以一言。蠲繁平靖。正爲諸善之表儀也。

聖人之年未老。道已全備。是以天主欲息其苦。償其功。卽豫示終日。聖人仍以告其道友焉。未幾。教宗使諸國仕士會議。教中大事。因坊塞異端之流。於

是并令聖篤瑪斯趨赴。以神智權決之。聖人行未數日。感疾漸危。不能前。蹙入近居修院。病日臻。飲食皆廢。聖人偶思向所食黃魚。左右皆知此土所無。醫者自入市覓異味。以代黃魚。市中逢一夫。負他魚一簍。偶開之。變爲黃魚。衆皆駭。醫者識天主深旨。市而進之。因奉告其故。以慰聖人。因勸嘗。聖人聞知天主厚愛。以爲過分。慙愧不安。且謹辭不敢嗜也。

是後病益深。力益退。不能立。院中修士。饑渴聖人之教。乘時懇乞。註古經中最難明者。聖人勉從榻中註之。僅六款。覺力窮。乃輟功而務神工。以備終終時。依規請領聖體。聖體至。聖人奮力强起。投地迎接。叩奉不已。次謝平生所受恩澤。并告往日所治書籍。或有善義足濟世道者。必當歸之。吾主。倘其中有謬差。則爲淺才不足所致。非有意而然也。幸見恕宥。言畢。伏領聖體。勸其左右相輯於和。相先於道。於是以心以目向天。四體安然而卒。其神直登天上。享聖德之應報矣。年五十。在天主降生後。

一千二百七十四年。按長曆爲宋度宗咸淳十一年甲戌孟春日。

卒之前三日。深夜有異星三顯屋上。至沒不復見矣。是時聖人之賢師亞伯爾多在遠方。倏然流涕嘆哀不已。諸友問故。答曰。吾子篤瑪斯以爲聖教之屏障。適去世。不復相晤。哀哉。會士葬聖屍于大殿中。葬時會長已久病失明。乃親聖屍。抱聖足。懇聖祐。未起。目復明如初。聖人所乘騾在廐。是時截韁脫槽。徑進聖柩前。若不勝痛。竟死地下。從是聖屍屢見。移徙尚存。和氣發異香。無朽敗跡。

聖人所遺著作極多。又甚高妙。後學集以垂世。今述數端。一曰。凡志修處約。而不耐約中之事者。是猶商賈居貨。而無利益也。一曰。從修而不專繹道中之理者。是猶士卒從軍。而無兵戈也。一曰。閑暇無事。乃鬼魔餌人之鈞。一曰。凡有犯重而自知之者。雖外焉嘉笑。此中未有不慚惶者。或問誠德從何驗之。曰。凡交接時。或不禁虛言。或不迎逆境者。是縱作奇作異。定無足觀。特無基之室耳。或問欲登

天國。以得求福當如何。曰。矢志定決而已。或問。居世者宜何願。曰。善終是。又問。天上真福如何。答曰。未建是功。未具是價。雖聞言。必不曉矣。及臨終之時。友問。行世而欲無失。何如則可。曰。凡行事正如見在一嚴司之前。勿忽勿妄。則庶乎無失。

諸多尼阿聖人行實第四

波爾杜加爾者。大西名國也。國都曰利西波亞。諸邦所歸往。故文武明哲之士。盈于載記。有象賢之胤。弗兒南篤者。從幼向道。棄家謝世。拜入與吾思定聖會。聽長者命。專一精修。數年後。功已畧備。忽聞聖方濟各會中。有五賢士。爲道被難於鄰國。感而慕之。欲以致命建奇功。適遇智士。與共商。遂改入方濟各聖會。易名爲諸多尼阿。以恒自提醒。於是聚神力如初學者。自磨自練。躬行賤役。居約讓衆。

每揚已之短以取笑辱。內外謙遜。如是數載。

請長命渡海入利未亞界。以化其民之强悍。因以冀所願之苦辛。天主適有他意。居未幾。不服水土。病重失力。不獲已。還舊鄉。泛海厲風忽作。飄泊洗濟里亞。名島登岸。幸遇同會之友。暫寓以俟。天主明旨。是時聖方濟各尚在。有令聚四方諸友。會意大理亞之亞洗府。蓋欲親晤衆友。察其修業。問其起居進退。及其布教法度。因以得其長短。而調治之也。諸多尼阿偕其友同往。幸晤方濟各聖師。得領精訓。會畢。遂依友中大賢。入近山保落。削其名族。并德學之光蹟。而隱修其獨焉。淡食薄衣。稀寢視聽言動。不獲已。僅用之。晝夜自責自新。圖報天主。宏澤。

數載後。爲公事領命他往。數友同行。晚宿未寢。長者依規令。諸多尼阿中立談道。以相勸。時諸多尼阿居末。且向自韜藏。衆以爲無學人耳。及承長命。不待思惟。卽出神論。頗述聖經微意。且以實理明証之。以切詞詳釋之。衆聞神駭心服。始仰敬之。而聆

其教言。知其學之深。與德之隱也。由是修士之名日著。聖方濟各聞之喜。手書候之。并勸令爲會友。剖釋聖經古傳。以益公學。或爲愚民進善阻惡。敷陳道訓。但講書傳學時。所宜慎戒者。勿使克服精修之功。姑置而漸忘之也。

諸多尼阿承神師之命。卽首立聖學於本會中。以爲指引。稍暇卽巡遊行教。提援勸責。朝夕不寧。未數年。背邪歸正者。以億萬計。或遇異端之徒。聖人先辯以正理。後動以靈驗。有異端者。未信耶穌聖體。

於祭時隱藏麴餅。欲驗之。聖人祭畢。恪捧耶穌聖體。出殿門外。令異端者牽所乘騾至。異端如命。聖人謂騾曰。斯我所執。乃萬物及汝之主也。今托其聖威。命汝趨伏跪敬之。異端者散麥餌騾。騾竟棄食。親就聖人。伏跪敬奉耶穌聖體。如靈生者。衆視大奇。異端之徒。亦多棄邪投正。餘者慙竄。

後聖人至近海亞里米你郡。郡中多左道者。弗聽教言。聖人至海濱。呼海中魚類來聽教。謂曰。左道之徒。以靈生而不肯聽聖教。卽汝無靈者代聽。以羞

之言訖便見海中之魚群群而來隨大隨小排列
昂首若傾聽者聖人乃述天主生養保守群魚之
恩因勸之感謝且當殷勤承行其命不忘不忽也
群魚聽畢快然跳躍伏首如謝教者乃退去衆民
聚觀伏地稱羨左道之徒不待辨論歸服而受其
訓業

猶有數人者嫉恨愈甚屢圖滅聖人不遂乃設宴邀
之毒其食聖人臨席蒙天主默示不下筯對主人
笑指其不義不情因勸改以免天戮主人不勝恥
辱佯笑曰子勿恠以試聖德耳倘能服毒而無害
吾輩皆歸大教也聖人與約便畫十字聖號食之
如無毒者邪黨視之默然無言多歸於聖門矣

聖人設教他國卽用已之方言乃異國異鄉之民無
不通達各若聽其本國本鄉之言也聖人講道觀
聽者衆或大殿不能容則擇城外曠地登座士民
前後左右繞之雖隔十里外必聞其聲與咫尺無
異

一日講道郊外疾風雷雨暴至衆將散聖人令安之

民傾聽如故。雨至。惟民所止。無涓滴。他日聖人傳道士民伏聽。忽聞鄰人富且吝者死。卽乘機責吝。嗇之罪。以悚人心。因論死者之事曰。聖經云。爾所寶物。心必在之。則斯人者。一生積財。不捨不用。今死。其心必在篋中矣。盍往驗之。衆或信或疑。至其家。開金篋視之。肉心果在焉。衆大異。無不感動者。他日聖人勸民改過。有重罪者聞之。深感動。投告聖人。懊悔懇切。流涕嘆息。弗能出言。聖人憫之。令書其罪。犯者如命盡書之。聖人取視。而諸罪立時自泯。無遺跡焉。犯者見之。驚快叩謝神恩。躍然還室。大衆感動。普勸聖德。賢愚被化者益廣矣。

邪魔憎妬其功。萬計以圖害滅。一夜扼聖人頸。欲勒殺之。聖人呼聖母瑪利亞垂祐。卽脫。他日談道大會中。邪魔從高下巨木。欲以損人命。沮神功。聖人透識魔計。呼民勿懼。竟無害。由是邪魔辱恨。而聖人功德日堅定。日昭彰。天主益加寵福。或親臨顧慰。或賜異智異能。使言行人力外之事也。

一日出行。故人舍之。聖人入寢。深夜。主人寂起。瞰焉。

弟見聖人膝跪。周身光照。手抱端好嬰童爲耶穌。初生像。良久悅樂沾其神澤。然後別去。主人見此。彌加敬仰佩服聖德。聖人覺主人已識之。懇乞勿洩。

門下少年被魔誘。欲半途廢道。聖人諗知。招之來。使張其口目。吹之曰。天主斯彼利多。三多垂祐加爾。志力從是幼者。心固終守不疑。

聖人居巴都亞府時。有霸虐一方者。聖人欲爲善民除患。直諫之。惡黨甚怒。俟主命將拔劍斬聖人。乃

霸主視聖人。顏威發光。戰慄不敢對視。稽首叩謝承罪。并願改圖。僅數日。復肆前習。聖人再諫。霸者弗喜。欲誅之。又恐衆民異論。姑設巧計以試聖人。廉否。否則圖之。卽修厚貺。遣使賫送。囑使曰。請多尼阿若喜受。卽斬之。使者至。聖人固辭。使者再三懇。聖人叱曰。非道之儀。受之則室屋將壓我也。霸者聞之。甚服聖德。後無敢犯矣。

有大家賢婦來叩聖人。淚注如雨。乞代求天主賜之。後嗣。聖人唯曰。爾勿憂。上主允爾。卽生子。且有名。

於道德。有功於精修。尚將率多人於善也。後悉如聖人言。

聖人遊弗郎濟亞國時。道遇甚惡之吏。聖人卽拜之。吏大愕。再遇又拜之。吏以爲相欺。怒曰。我非恐得罪於天主。必斬爾。爾欺我乎。聖人泰然曰。子息怒。吾非妄爲此。有所據矣。昔者我屢求天主。賜我爲道委命。以謝其大恩。未見容。幸識。子是將蒙主寵。而爲道委命者。曷不豫賀。吏以爲迂。謂之。未幾吏從本府教官渡海。入如德亞國。俄遭左道。相與陳論。或攻彼之邪。或証此之正。惡黨不勝妬忿。遂殺諸市。

聖人之父。居波爾杜加爾國。忽遭難甚危。時聖人在意大里亞。隔數千里。蒙天主默示。默祐。瞬息行至波爾杜加爾國都。親入公堂。申辨脫父於難焉。他日父又被誣人命。將刑矣。聖人又從意大里亞知之。托天神之力。一夜蹈空行至波爾杜加爾國都。伏求士師緩審。勿以急迫致傷天理。誤人命。士師弗聽。聖人至死者墓。呼之起。令入於訟堂。對衆問。

曰斯人被告甚迫。倘於爾命實有所與。爾明証之。死者對曰。斯人於吾無與。士師大奇。釋其誣。因欲問原殺者誰。聖人以爲非理。不允。令死者歸墓。聖人復居巴都亞府。時倍致修力。以勸化民。

于是欲避人事之擾。擇取二賢友出城僻居。若厥修之始。宵旦篤務神工。苦勞其身。圖建新績。時聖人方三十六歲。力忽大衰。漸成重疾。知終期近。卽謹豫備。請諸會友。依規施聖油。同誦經詞。以固其志。慰其望。至誦聖母經際。幸見耶穌親臨接引。卽與

叙談。恬然而卒。其神魂因隨耶穌昇天。時天主降世後。一千二百三十一年。按長曆爲宋理宗紹定四年辛卯夏月。聖身沒後。猶存生容潤色。使衆稱頌致敬。其會友欲從容治喪。未計。市中孩童大呼曰。聖人已死。聖人已死。聽者大駭。通聞四境。徧招萬民。來臨聖屍。凡感疾病罹患難者。先痛悔告解其罪。後進就拜叩聖屍。必蒙解脫。其先未痛悔者。否也。

由是聖屍之靈跡神恩日衆。四方士民感激趨拜。乞

恩頌功。歿後一歲。教宗聞聖人生前死後功德大顯。乃推入名聖之品。使萬民公祭。稱之爲聖。因求其祐也。教宗推入聖品時。在羅瑪與波爾杜加爾國相去數千里。是日都城鍾自鳴。城中人未識其故。皆感動。出市。踴躍歡喜。相賀相勸。未幾報至。方聞諸多尼阿聖人。於是日入名聖品。天主發顯其大功。若是也。從是巴都亞一郡。波爾杜加爾國都。咸以爲恩主。各建寶殿。敬其名。存其跡。

聖人在時。有門下一人。或厭嚴修。圖歸鄉。忽遇聖人。所註經本。竊携而逃。聖人覺知。祈天主代爲處此。門人行次。遇邪魔外飾妖形。接而欲吞之。大驚。反於聖門。自鳴其罪。還所竊經本。故從來失物者。祈諸多尼阿聖人指祐。槩幸復得之也。

諸參以問聖人辭謝樂幸辭將之也

外聖門自其其罪惡而辭參本對參來決妙法而
門人并大異其說以辭參本對參來決妙法而
門人并大異其說以辭參本對參來決妙法而

意納爵聖人行實第五

意納爵喜西巴你亞國之幾布省人其親俱世家之
胃有功名於國生男八女五意納爵末子其才則
稱最孩時未就傳略諳文學觀其祖宗遺跡有志
武功稍壯順父命赴都幸見錄用充宿衛久之敵
國侵擾意納爵佐大臣出禦承重任守巖關時敵
衆晝夜環攻火銃衝擊不絕意納爵東西馳援忽
中鉄丸傷重仆地軍士喪膽望風奔逃城破敵入
遇之奇其勇嘆其忠扶起令醫治之厚饗送還

意納爵回。傷病日深。瀕危。蒙宗徒伯多祿自天臨照。而慰之。療之。蓋意納爵生平崇敬伯多祿。甚至故應報於危難間若斯也。病退未得復舊。跛而行。意納爵醜之。延善醫者。欲盡去骨節之傷。乃具火與刀。將固束四體。令勿動。意納爵不欲拘縛。便令盡其技。勿疑。醫者奉命。鑿剔生肉。拙取碎骨。安置得所。醫者膽慄。左右觀者皆失色。意納爵顏不變。目不瞬。口不嗟。體不戰。

既而痛苦漸消。力氣仍長。但伏榻久。弗能起步。且晝之長。多消於無益。適欲觀書。室中僅得天主聖教聖人行實之冊。讀之。初不覺味。沉潛玩索。漸以浹洽。竟日益感動。但久習世務。念改圖爲難。快快躊躇者久之。乃蒙天主聖母光賁榻前。異常撫慰。俾其矢志精德。意納爵感激伏跪聖母前。定心謝世。棄財絕色。依從耶穌聖踪。終身不易。於時天響室震。窓自大開。

從是意納爵自覺修力日壯。人皆悉除。便思離鄉辭親。從事嚴修。病愈。假謁貴戚爲名。以二童從出鄉。

逕赴名山朝聖母。請賢士盡告平生罪犯。以受主赦之恩。次解鮮衣。施之窮乏。服苴衣。索帶。營履。持杖。不冠。係小瓢。以救渴。裝備。跪伏聖母像前。求祐其精修。夜方旦。恐人識之。行遯。僅數里。避大路。枉道入旁邑。忙肋撒止。孤獨院中。以滅名隱修。先乞於市。日沒。淡食一餐。以療饑。清水一瓢。以弭渴。卧惟枕石。席土。晝夜三以鐵鐮自責。多致流血。專於神工。跪禱七時。不間不息。日三四登殿瞻禮。謂謝主恩。每想其往犯。流涕痛悔。自罰不止。

一日午後。仍入聖殿祈禱。祈聞。潛神入靜。四肢不舉矣。左右視之。欲堊。察其心稍動。姑止。八日來復。如甘寢初醒。嘆稱耶穌聖名。衆大異。知其神密交天主。大蒙牖示天上之事耳。後天主屢顯聖威。臨格或慰其憂。或釋其疑。或啓其蒙。或勵其弱。或以道中秘理曉之。期年。民皆仰慕如聖。

於是避入近郡巴兒責羅納。欲從是過洋到如德亞。聖土親朝天主降生名跡。初入府城。直赴殿上瞻禮。時有賢婦在堂。坐聽談道。卽見其面發大光輝。

知爲隱修，使良人延而敬之。未久，修士至意大里亞國，入物撈濟亞大郡。初夕無寓，便卧市街。有富貴者寢於室，夢間明聽天聲呼謂曰：汝被輕煖安卧，彼奉吾修士，腹空體寒，無舍止而投於街市。奈何？富貴者大驚，急起出門尋之。見意納爵如窮丐卧地，卽伏拜請歸，以客禮享饋。意納爵本好謙約，隱晦不欲人知。及旦，又竊奔無跡。登舟渡海，丹有不肖者，意納爵以善言勸之，不從。因重戒之，惡黨怒，謀棄之曠島中。天主悉破邪計，倏發順風，速抵如德亞國，不及至曠島也。

意納爵幸登聖地，便遊耶穌向所履處，每痛深恩，懇謝各處所行異事。所施恩德，所受苦難，如是數日。回至海口，有舡將發者三，其二堅巨者見意納爵貧乏無裝，不受。一最小者受之。三舡齊發，未久，其一者風浪觸山而壞，其二沉水中。惟第三者安流到岸，無恙也。

意納爵回擇居巴兒責羅納故郡，仍修嚴規。至三十三歲，始攻文學，暨格物窮理，意在化行易達，以易

陋俗也。然仍檢制其神。卑約其身。勞苦其體。每推及於物。拯人之患。一日遊市。忽聞庸夫窘迫自縊。急趨其舍。解其懸。抱置之地。下死矣。衆欲殮之。惟意納爵。痛憐。伏乞天主提祐。使其復生。悔罪。免死。後之末殃也。祈畢。提呼死者。而死者生。悔心自承。其罪。痛恨。求赦。然後復死。左右觀感。遐邇傳之。

邪魔竊見修士功德日積。化人日衆。肆其妬忌。每伺隙設疑。使民或譏或謗。或訴或告于公堂。將罪之。但修士視此窘難。或爲積德之藉。或爲消罪之方。志不屈規。不改。尚加神力。倍其修業。以盡克讐。魔之計。嘗結同志數友。欲廣神化於四方。或爲私愛。或忌艱難。或畏人議論。皆不終。

于是賢士自遷弗。卽濟亞鄰邦。外侍高士。聽論物理。而涵泳之內。磨練其情性。以補短。而增長。暇時則及物交人。勸善懲惡。拯難拯急。提屈慰憂。一故人久迷邪色。無法可止。卽於寒日。往投凍池。俟其過。而呼之曰。無幸之子。何遂行乎。幸於邪慾。日益肆侈。弗覺天怒之將降。爲大僇歟。汝且任意宣淫。吾

姑蹈此凍池。自苦虐體。代汝贖罪。而息天主義怒也。故人一見一聞。毛髮悚然。猛醒其迷。追念從前重犯。肫肫慚悔。立時誓改。遂棄滯守身焉。又一同學友。承托金銀若干。而私用之。致負友信。妨天理未久。不辭而歸。途間染危疾。乃寄書意納爵求拯。意納爵不計前事。亦不憚遠途。卽徒行不食。不飲者三日。至其舍。晝夜扶持之。代祈天主憐祐。竟獲痊遺歸。

都中有惡徒。向蒙賢士之恩。忽被魔引。持刀入寓。欲殺之。入時。明聽天聲責曰。噫。殆哉。茲何之所圖。何凶事也。惡徒聽之。駭戰。伏賢士前。揮淚求恕。述其前非。誓改。意納爵莞爾提扶而慰之。後惡徒猶加侮慢。多生事端。致謗圖害不止。意納爵仍以恩報。因人之終惡。立已新功也。

賢士本欲結義友。以成奇功。乃居名學之場。交其智者。仁者。忠直者。總取十士。以爲道侶。卽同矢志。高遠。約絕財色二端。以肇精修之址。次同赴羅瑪大。都朝覲教宗。求任遣以行道。頒訓。將入都城。意納

爵暫避途側伏地求主順祐其志。天主耶穌發顯撫慰之許。其至都時。必將獲祐成功。及覲教宗喜甚。先試各士之才能德學。然後准令合志創會。以耶穌定會名。其要規絕色絕財。絕意毫無私係于世慮。惟志道德之精粹。先以克服爲務。次精習上下學。以資德行之流通。終以傳道爲心。期天下士民各認上主。以得安所。傳道時不畫地方。不拘遠邇。不干爵祿。不忌蠻貊。不畏苦難。惟以主命爲向。以立實功爲計。

聖會既立。諸友擇舉意納爵爲長爲師。約誓終身聽命。不敢自專。意納爵無已握權。因以身以言先衆。內修大進。外化大行。十五年中。幸見本會友通行四海之外。隨在頒教化人無筭矣。意納爵身在大西宗都。其聖德非特廣應四方之萬幾。卽於都中之事。亦罔或怠。凡民有阨於窮。迫於災。危於惡者。必盡力援振之。民間童稚。或孤無怙恃。失其教養。則勸富者聚金造大院。以舍之。更立公堂。定數賢友。設教講習。提引童幼。習諸文藝。道德壯者老者。

聖人言行錄 卷四 四十三
或於殿中。或於私室。激勵修善。和其爭者。慰其憂者。拯其溺者。決其疑者。顧其病者。處其難者。婦女之類。則造大宮。加俸祿。凡聞有失節義者。失唱隨者。失歸依者。必收之。是中。使守貞潔。而免玷辱焉。若是男女老幼。賢愚無品。不蒙其治。無時不沾其澤。

一賢友相去萬里布教。竊欲面意納爵。以受其業。意納爵聞知。不俟其來。自求天主祐。應仁志。天主携至遠方。使晤賢友。慰之良久。然未見暫離都城也。

聖人應外治內勤敏。若是。而春秋彌高。功德彌粹。於是懽祈上主。速解其軀。收其神入天上國。而朝聖顏。天主允其意。亦默示終期也。聖人無言。遂染小病。於是先備諸內事。細究其過。而慚悔之。次領耶穌聖體。竟遣信友稟告教宗。并求賜大赦。醫士多來診治。細審脉道。未有以爲危者。聖人自知命終。囑付已畢。神身安靜。舉目仰天。啓口念稱耶穌瑪利亞聖名而逝。年六十五歲。天主降世後一千五百五十六年。爲皇明嘉靖三十五年丙辰之夏月。

也。歿後諸友齊集謹葬之殿中。

聖人當去世時。一貞潔賢女。在千里外。幸見其升天。領其教旨。數日後。他女負魔。左右問之曰。聖意納爵。見在何處。魔與聖人地隔千餘里。乃答曰。意納爵我之讐敵。已謝人世。居天上高位矣。

暗各納意大里亞國之屬府。時有學師遭魔。晝夜不寧。幸獲請聖人之像。奉之臥室。邪魔不敢入內。特於外間肆擾。無異前日。學師請聖像奉之外庭。魔乃絕不復至。

葬聖屍日。有病女偕其母至殿上。意欲乘便恭抹聖屍。因以求愈。而士民周繞稠密。不得近。幸得聖人故衣之少許。捧抹之。遂愈。聖人生前死後所造靈奇之事。所遺聖德之跡。不能盡述。無論羅馬西都聖墓所在。卽普天之下。凡男遭艱難。疾病窘屈。女遭產難。資乏。魔累諸哉者。祈求聖人之祐。槩獲如其意也。前數年。教宗深感聖風。令當事者。按規考究其生前死後所造功跡。竟入聖品。以聖人之禮事之。

方濟各沙勿畧聖人行實第六

納襪喇爲極西國在弗郎濟亞及喜西巴你亞一邦之間有尊富世家姓沙勿畧名若望妻名瑪利亞夫婦俱賢和生數男女方濟各最少因名同古聖故以沙勿畧別之。

沙勿畧大懷世德之望遣赴巴里斯名地從游大學幸遇聖意納爵同堂意納爵初晤便徹幼童大才高志可與入道遂訂交但沙勿畧猶志功名終賴天主光照從意納爵指誨同志精修也於時沙勿

畧有聖德之姊。隱修貞潔。忽蒙天主默示。以其弟聖德。將敷大教於絕域。徧立奇功。因致書于父。勿忽之。

沙勿畧既絕俗嚴修。數日間投避隱處。搜索平生所犯。深自懊悔。刻苦滌除。用細繩繫束其股。晝夜不釋。蓋欲以殺人欲之銳氣。并罰平日之猖狂耳。未數月。同學有以譏謗冀斷其修者。志童奮進不顧。日積神功。

學備。卽偕數友。往意大里亞國。會意納爵聖師。且朝教宗。行間束股之繩。入肉已深。痛苦不可忍。不能舉步。友始知其故。乃扶掖近室。延醫視之。醫者見繩深藏肉內。大驚辭退。於是諸友伏懇天主治之。當夜繩自斷出。無傷跡。次日諸友第見瘡口平復。感謝主恩。欣然啓行矣。

行至意大里亞國。先趨物撈濟郡。晤意納爵聖師。諸友議於同城。各擇一方施學。沙勿畧擇養病院居之。朝暮行役。掃地浣衣。布蓐進食。撫慰病人。而以善言慰減其患。各伏認其罪。因甘受其罰也。或遇

毒瘡惡癰臭穢者則責已怠勵已弱親就侍之手治其瘡口吮其膿用以自克從是不復厭忌病人之毒氣矣。

賢士已嗜德味日益倍力克服其神苦勞其體不使荒寧致氣力漸衰因病瘧危甚古聖熱落尼摩從天降臨慰之曰是病雖重猶未窮也勿慮將來某日汝將遭患當以勇志迎之勿屈至汝諸賢友其將分散各趨各郡以行道矣言畢不見沙勿畧遂愈而古聖所言字字符合。

當日沙勿畧又感神夢醒以告友曰吾方夢似背負因度國黑人疲苦如負山嶽未知上主所指何意他日坐務神工內情熱切倏蒙天主示以日後將爲道受苦甚多且重於此非特不屈不忌不辭猶懇乞天主增倍苦難以表其忠。

未久意納爵聖師聞因度屬于波爾杜加爾國王則依王命遣二賢友往沙勿畧不期而與卽日束裝請教宗命而行途中同行者越山涉川遭多險厄俱幸見賢士拯濟終免大患凡二月入波爾杜加

爾國界至都。忽遇會友久病。賢士一晤。病者無恙。賢士見王。王厚接致敬送之行。托以因度諸國教治之重。不許文武諸臣以恣以貪。阻滯教化。沙勿畧領其托。却其所贈路費多儀而行。

汎海時。舟中人以千百計。多染病多死。沙勿畧顧視。懟掾執事如衆僕。舟中士民戴其恩。稱之慈母。仰其德。稱之聖父。年餘至因度國。入卧亞諸國名都。時都俗大變。聖人如入荒圃。芟叢棘。埽瓦礫。引澤注水。然後藝之以美種焉。蓋晝夜巡行。或於聖堂。或於私室。設訓提勸。懲怠勉順。迪愚振弱。闢邪證正。尚加靈異之驗。俗外之恩。未久。復覩原時馴俗矣。

都邑教事已定。又廣巡鄰國。隨處陳教。勸善拯患。無寧刻。南海之濱。所遺聖跡。所療病疾。所拯人命。所驅邪魔。不能具述。凡患者惟請聖人一顧。遂愈。或聖人在遠。或未暇。即使小童執其杖。及一切用物。代致加病者之身。誦經祈禱。亦愈。

時有貴族夫婦一子而夭。久聞聖人神能。合其族衆。

將子屍投聖人前。哀乞賜救。聖人感恤。跪伏祝禱。天主然後持死者手曰。吾托耶穌聖名。命汝起復活。死者順命。立時復活。聖人巡他方。忽遇貧寡婦。僅一子墮井死。聖人令急取置前。而祈天主。少頃復生。由是本地之民。聞風遠迎。翹首聽教。從化如歸。聖人遊此地時。日以繼夜。不食不飲。不寢不息。談道勸引。行聖水聖油之禮。至喉啞手疲。而心志不倦。神化流通。邪魔激妬。引蠻賊入境。侵擄善民。無力可敵。聖人不驚不懼。不以甲冑兵戈。獨持主祐。出迎敵衆萬人。面責其無理。竟以神威挫其勁氣。使駭服速退。從是地主及衆民。深感聖人。益聽從不敢違也。

彼國界內。猶存宗徒聖多默古殿。聖人久慕之。卽往朝拜。乃連七日。味絕於口。身不出殿。時常禱祈。圖法聖徒所垂道範。一夜切務神工。邪魔恨怒。卽苦撻困之良久。聖人矯矯不屈。更誓來日加力化人。從是渡至滿刺加大郡。提勸士民。偶遇幼童負魔瘡。不能言。又病。聖人爲祈主祐。提起之。便逐邪魔。言

動如前。又聖人察觀民衆多恣于邪。因豫陳將來瘟疫敵寇之菑以警之。後果驗。

聖人忽聞數千里南有巨島名瑪路各產丁香諸物甚富。民雖蠻習似可服化。卽往周流勸諭。所冒苦辛非言可罄。從神化者亦非屈指可盡矣。俄值富而吝者。聖人豫知其將卒。直勸廣施其財。富者如命。數日後果卒。時聖人他適。隔遠已知之。乃謂左右曰。吾故人某方去世。吾輩當伏求天主祐其靈魂。左右初聞大異。及報至果然。

他日有二船出洋。聖人乘其一先到。同行者切望其二。聖人嘆曰。勿望矣。是船不幸沒矣。言畢痛憐祈祝之。又嘗漂海。風作船覆。船人幸存生命。匍匐登岸。乃聖人失所佩耶穌苦像之架。以是愕然思之。尋遊于涯。忽見大蚌負聖像致岸上而去。聖人大驚。卽敬慎伏取。而深謝主之愛寵。

二載後。敎事約定。聖人爲要務。復浮海轉滿刺加城。不期鄰國寇至。舟布海圍其城。士民固守不敢出敵。久之寇散。民亦不敢追。聖人懇勸曰。當具小船。

數隻擇精壯軍兵數百人討之。天主必將垂祐。善民便如聖命追之。數日間竟以寡勝其大衆。當交鋒時。聖人于堂中談道。忽然不言。作呼喝聲狀。衆大駭。頃之逞顏出聲告衆曰。適吾軍交鋒。獲主祐大勝矣。獨失四人耳。某日將至。吾等當伏謝天主洪恩。并爲四死者所祝。以報其忠。衆竒之。相賀。亦有未信者。至日。軍士擁寇船擒敵兵果到。衆民出迎。同謝天主。并拜聖人。而歸之功焉。從是四方徧稱爲先知聖人也。

聖人聞有室女最貧。將蒙不潔。憐之。乃往富家勸施金若干助之嫁。時富者奕出所佩鑰。笑付聖人曰。請自取。聖人受鑰。特取金錢三百。以鑰還富者。富者曰。何廉甚。篋中有金錢三萬。意吾師取其半。奈何不如吾意乎。聖人明達其誠。稱之曰。爾勿慮。日後天主保爾。至終不乏矣。又祐爾。豫知死日。以獲善終之幸。後果驗。

有大東洋客。緣幼年犯污。心亂。恒不自安。幸聞滿刺加有大聖人。足療其病。故萬里而來。求領聖惠。聖

人大悅。厚接而指引之。因問客以東洋諸國情勢。便欲同往。議定。先托因度教事於賢友。而携二三百伴登船東行。既到。遂闡揚聖教。辨闢邪端。以奇靈事徵驗。已言。以身實德感激民目。以大恩澤服結衆心。正道日開矣。

時有富客。止一小女。不幸死。痛哭趨乞聖人。聖人與其友伏求主祐。後慰之曰。汝且回。汝女無恙矣。父回。小女果無恙。問其故。女曰。吾前果死。但於死候。黑魔接我。而促擁幽獄。以承永殃。乃有二美貌人。救濟脫我於魔爪。使復回生也。父乃携其女赴謝聖人。女見聖人。謂父曰。斯人者。正所見驅魔而救我者也。於是父女俱從化。

聖人適往他郡。幸郡侯容之。且以金銀厚貺聖人。聖人拜却曰。遠人梯山航海來此。非於名利有所貪。冒惟願相引登天路。無他望。郡主深感致敬。日切仰德。後發令。士民任意聽從聖教。自是大道弘敷。歸正者日衆。

當時聖人談道畢。聽者各任問辯。聖人特答一語。遂

聖人傳
顯德卷四
五十三
盡釋諸難決諸疑焉。暮年化三千餘人。鄰國之君。屢聞神風。命使宣請。留居都中。先令士民任歸聖門。後伏拜聖人。躬遊聖學。至立賢君之豐種。貽於後世。

聖人大教弘開。便回卧亞都邑。聚約公事。且招賢士相輔。舡發。猛風暴起。危甚。其副舟載數人。爲波濤衝脫。遠漂無踪。衆皆失色。號泣無生望矣。聖人撫安提慰之。伏祈王降祐。風息。衆若復甦。惟小舟已不可救。衆不得已欲棄之去。聖人令舟師稍待。

久不見。衆議欲行。聖人猶苦留之。人登桅遠瞻者。見小舟漂浮漸近。衆大奇。稍頃。小舟自就大舡。實無人推盪也。小舟人登謝聖人。告衆曰。在險時。獨見聖人躬行提拔。引之使歸。從是聖人之德。每每顯達。

至小西。順入都城。初會其友。忽遇病危者。卽稍誦祝而抱之。遂愈。聖人見卧亞都中事悉妥。擇携數友。又開洋而東。是時小西督府將遣命使來通大明。聖人欲乘機從入中華。求朝廷明旨。布行聖教。至

滿刺加府命使沮滯聖人失所倚托然猶到廣東屬地三洲俟便求入然天主欲早酬大德豫示終期聖人領知無任悅豫猶久旅之樂至其鄉也於是聖人意外成疾數日間力氣衰憊奮志以備神潔臨終從小山頂舉心仰日向天先謝主生平所賜恩澤次重嗟嘆涕泣懇乞天主福祐中華使黜異端邪術而受天主正道竟安然多呼耶穌及瑪利亞聖名引其神魂出登天上以承永報矣年五十有五時天主降世後一千五百五十二年爲皇明嘉靖三十一年壬子之冬月。

船中商衆聞訃如失父母趨山哭拜聖屍顏色如生潤澤鮮美猶顯神威更增感敬謹殮之具堅柩而姑塋之山下月餘商客將歸小西擬聖屍已壞欲收其骨發土啓柩則全無損迹無敗氣更發香芬潤色衆伏地稱揚恭奉之舟中其瓶十七朽裂無敢用者自受聖屍衆客爭載貨物蓋知其必安行無危也。

至滿刺加府士民出迎送之大殿其間重病者扶赴

柩前。志懇聖祐。次伸手謹拊之。遂愈。土人皆欲親覩聖容。復開柩視之如初。并所殮衣帛皆完好。乃改治珍木。以帛歛之。以繡蓋之。置聖屍其中。時滿刺加適遭瘟疫。士民無可禳除。幸接聖屍。苗患遽滅。民復安寧。

數月後。又開洋至卧亞都。衆文武及都督遠迎。金鼓火鏡徧響。山谷搖動。士民爭禮敬之。聖柩方行入城。有賢婦久病在室。昇赴柩前。祈聖人賜祐。立時安好。步行而歸。又他女病重。未能趨近聖屍。乃於榻中乞聖人垂祐。亦愈。聖柩入城。安於耶穌會殿。四方感病遭患。一切人民。幸捫聖柩。或得聖人生時所用物。治之多見痊愈。

從此小西及東洋諸國。以至大西萬邦。屢試聖人神驗。多聞聖德名跡。心悅誠服。立臺圖像。以致其敬。前數年教宗依規。竟入聖品。

天主教聖人行實顯修卷四

終

武沐

天主教聖人行實

卷四

IAP. SIN. I

65

天主教聖教聖人行實

隱修
卷五

Aligpió vita sanctorum
tom. 5. Eremita.

天主聖教聖人行實

凡七卷

耶穌會

後學 高一志 述

郭居靜

同會 陽瑪諾 訂

費樂德

六位隱修聖人行實卷五目錄

一保祿

見一張

二安當

見八張

三喜辣戀

見二十張

四本篤

見二十九張

聖人行實

隱修卷五

目錄

五伯耳納篤

見三十
九張

六亞肋叔

見五十
張

六位隱修聖人行實卷之五

天主聖教中修品不一。顯修已備述之。亦有遜
世居山。默識神功。所謂隱修聖人是也。茲又舉
六位表之如左。

保祿隱聖人之首行實第一

保祿厄知多國得巴省人。十五歲而孤。依其姊習文
學。時國王惑於左道。嚴禁天主聖教。凡行之者必
被殘虐。或流之遠方。而保祿自幼服習正教。但以

年稚志弱學淺恐居惡黨中未能保全避出城入田莊隱修莊主其姊夫迎而舍之日久姊夫以舅富而孤陰圖之保祿知其計不辭而逝蓋乘機以絕世棄財免形神之患也乃從天主默指赴曠野所至如意循至峻山之下得深洞入視之見洞口外狹內廣旁有巨樹一株曰巴兒瑪可庇且嘉實可食又有清泉湧出可飲下地乾潔無蟲濕四境寂寞人絕往來以爲天主之賜感謝而定居之先以克己爲首功每日晚食樹實數枚飲清水一勺而已寢無定時力不堪始臆而就息席土枕石紉木葉爲衣寒暑不易其養心則晨夕默思玩道中之微妙以神德爲美飴所最重慎者不使慢暇蓋心少閑則外物撓惑非特脫其恒靜尚誘之馳逐將自失也

木幾性情日清志力日確形身易服不思抗神幸蒙上主密臨顧慰默牖心目使達天上神國享未試之喜樂猛進於道立功愈峻功惟視後但見其無罪惟視前但見其有自慙自策如未用力恒歎恒

哭如未蒙恕於主。似此功行。上悅天主。而彌得其佑。下辱鬼魔。而彌杜其計。乃魔道惟妬。雖時見負屈。邪計萬端。時刻不止。修士仗天主之庇。未見大溺。且從邪魔之害。取力砥礪進修。至道德精熟。年壽已高。正宜升天國。侶天神矣。

但其百餘歲。隱藏人莫知之。使聖德終泯。何益後世。是以至慈天主。俟其臨終。先爲顯揚之。是時得巴之野。有大聖安當。亦自幼藏踪苦修。已九十餘歲。忽思已所爲。前人或未有此。次夜倏聞天降之聲。

曰。深野中有大聖。是乃首功。將表儀萬世。汝未足比也。晤之。晤之。安當驚聞。忻趨曠野。以心以目。徧尋天聲所指之聖。從晨至午。行於無人之地。午後逢妖獸。人面而馬蹄。聖人初視之驚。稍間對畫十字。迎問曰。隱聖何在。人馬弗言。以蹄指其方。徑去不復見矣。

再行。以望心之懃。勝衰軀之弱。冒暑涉沙。復遇妖物。如短人形。羊足鷹鼻。額中有銳角。問其人耶。獸耶。對咈咈難明。聖人以神略通其情。歎泣曰。嗟乎。一

野獸耳猶知上主而敬畏之。以奉其命。靈生者獨否。傷哉。

復行至第三日。遠望虎狼行山下。就之。遇一大洞。洞左右無踪跡。又伏身。踰伺良久。幽陰中無影響。然擬聖人必在是。奮志匍匐以入。僅數步。其中忽有異光。喜而急趨。足蹶。聖保祿覺有聲。閉戶。聖安當至。伏地懇乞。寂然不對。聖安當跪至午不起。復告曰。聖人必知吾爲何人。又必知吾遠來何意。雖不潔不才。定祈一面。以領神業。死無憾。若終見拒。寧死於此。况吾聖師居野。不辭禽獸交接。乃人類求教。忍棄乎。今至此。非予力。共主實引之。

聖保祿聞末言。驚感。并蒙天主默示。以來客情。絲欣然出迎。而相叩焉。先未聞名號。輒彼此相呼而入。保祿持安當手。稱謝畢。問當今誰主國治。治何如。正道大行否。安當詳對畢。問聖保祿。遯世履歷。保祿亦詳告畢。

二聖相敘相慰。倏見一鳥飛來。銜麵包一枚置前。聖保祿歎異曰。從初日至今六十餘載。吾至慈上主。

每日此刻使是烏賜麵包半枚。以給卑役。今以賢友遠來。吾至公上主。乃倍其糧。相與感歎叩謝天主。分食之。保祿讓安當客。安當讓保祿長。良久。竝舉手取之。乃餅截然自分析矣。二聖敬領。就飲清流。復謝天主。訖談道中之奧妙。修德之精嚴。達旦不少寐。

又次日。保祿告安當曰。吾向蒙天主賜示賢友久居此野。爲吾伴侶。茲又承遠臨親慰。吾幽獨將藏吾骸骨。可不直告吾終期近矣。安當聞言。心痛淚不

禁。旣而曰。吾聖旣將陟而享天福。何不攜卑友同行乎。凡人以世爲途。以天爲鄉。生行死往。孰不欲速免遐途之苦。而早至鄉國。以受永樂耶。保祿慰之曰。賢友勿強主命。期限不齊。或遲或速。所至則一。吾正朽木于世無補。故早棄之。我有益而人無損。若吾賢友旣多蒙賜于主。統訓萬衆。世尚不可少也。而圖速去于已。雖益于人。必損矣。宜稍需以全其功。安當甚服神訓。默然淚流。因共及。保祿復曰。猶有所求。幸勿厭。亞大納削聖人曾寄禮

衣一襲。乞以殮賤屍。夫大聖謝絕世榮豐產。甘居貧約。九十餘年。于一衣何有。或曰。因其死已迫。故豫辭安當。使暫離以減其憂。或曰。亞大納削當時爲正道屏翰。聖人欲徵其爲聖。故重其所寄衣也。安當聞言大異。蓋是衣向無人知。明爲天主默曉矣。

馳回門弟。累日覓聖人不得。群望于門迎之。聖人嘆曰。嗚呼。吾罪人也。徒竊道名。未足成學。方幸見聖。厄里亞聖若翰二位。古之名聖也。真得親視保祿聖人在。

天言說。淚墮拊胸。入室亟取所命衣。不食不息。卽奔山中。蓋心所甚慕。亟欲獲之。不容緩。雖遇阻難。亦竭力以勝而致之也。

正奔走間。倏見聖保祿神。寬朗如日月。白如霜雪。榮耀登天。衆天神與先大聖伴送之。駭然伏地。嘆哭而告曰。若斯未待吾至而先別乎。嗟乎。不幸罪人。未及成功。未得叩辭一聆遺教也。至于今日始得爾識。而遽失之。方覩道範。欲求弘益。而倏去之。喪吾利賴。哀哉。哀哉。傷哭良久。氣息微舒。復趨而前。

入洞見聖保祿跪伏合掌仰天禱祈天主大喜。肅然同禱以通其功焉。久之不聞微息。迫之不動。乃知獨其遺軀尚守嚴規。至死不忽也。安當嘆美感傷。以禮衣謹殮。依教規祝誦埋之。

欲掘土無器。坐而自籌。忽二獅從林中出。至聖屍前。投地如哀如哭。以爪爬大坎足容聖尸。復向聖安。當伏地不動。如請命者。聖人命之去。次奉聖屍涕泣而謹葬之。畢奉聖人所服葉衣以歸。重寶是衣。非大瞻禮日不敢服也。聖人年一百一十三歲。苦修九十餘年。終時則天主降世後三百四十三年也。按長曆爲東晉康帝建元元年癸卯。

後大聖熱珞尼摩重讚保祿終之以約言曰。余問諸富貴者。雖瓊宮錦服。窮奉口腹。金寶山積。竟孰如保祿之無室無衣。無饌無金之福爲至足哉。卽得天下盛世光榮。弗能久存。卽存至臨死。弗能不別。可携往哉。若保祿聖人。生平苦窮。終時何如。上視天門大啓而見容。左右視天神與先聖降而迎同。上天國使我擇所從。寧服保祿之葉衣。寧居保祿

之空谷矣。可知聖賢欲備歿後之光榮。則生前苦節而不悔。愚者貪富慕貴。僥倖喜樂。終墮永殃。可畏哉。

安當聖人行實第二

安當厄日多國哥瑪邑人。卽前訪聖保祿者。其親尊富而賢。一子敏于教育。穉年已操壯士之節。端靜和易。寡言罕游佚。純孝不倦。

十八歲。二親亡。旣殯。乃想世態之流。人命之夭。俗冗之煩。神鬼之險。自醒曰。吾斯幼年也。生前之善惡。死後之禍福。悉係之。乃從何路。執何業。方可上報天主。及吾仁親之恩。下應宗族鄉黨之望乎。

適入殿瞻禮天主。忽聞聖經一語曰。汝欲成器而入

聖域卽以產業施散于窮人。然後從我。庶得天上無朽之財也。安當聞言。心目粲然。如正對耶穌聖容。親命之者。肅恭回室。分其產爲二。一以寄托幼妹于親戚。一以施窮乏。絲毫不畱自給。盡辭世務。索居僻靜。結小廬以卑約其身。蓋凡志于精修者。有三仇。世俗其一。邪魔其二。身欲其三。身欲尤切。尤狠尤難服制。克此一者。其二易矣。

由是安當始肇神業之基。先苦其體。茹木葉。飲流水。藉地而寐。晝夜惟神工是勵。或讀天主經典。玩味其旨。或覽往古聖賢之傳。以合其趣。或仰觀俯察。天地間之萬物。而從其跡象。推測上主之尊大美好。因之加愛加敬。故後來常謂在山時所恒喜讀之書。則天地間萬物也。或體弱不能當神務之重。畧寬息。亦執手工。不敢荒寧。

當是時。厄日多國及其鄰界。凡僻靜處。多隱修士。賢童訪而知之。密往親炙。大益其學。蓋諸善諸德。不易脩于一人。于衆取之。猶近猶順矣。譬之蜂蜜。豈一處一花。遂釀甘美乎。

未數年。名與德長。衆不期而向往之。惟讐魔視其年
幼。恐後有建立。廣益聖學。盡力圖謀。一日乘隙暗
投其念。驚駭之曰。汝謝世入山。將何爲哉。枉散厚
貲。無以供給。是智計耶。甚而棄少妹。絕宗族。是人
情耶。況爾體之弱。爾年之幼。爾學之淺。爾修之疎。
豈能操志。而久處苦中乎。高學之士。量其志力。猶
難之。爾盍早改意。歸室守業。嫁妹寧親。立室繼後。
援拔愚民。建功成名。是皆明智之事。何俟來日。安
當默審其念。其論其景。覺爲魔計。蓋入之而雖美。
且甘。出之背甚醜。且苦矣。修童絕之。不容宿留。愈
加克服。狡魔乃乘幼年之盛氣。內動其慾心。煽熾
骨血。外設美女之容。使起居之頃。莫得脫于目。絕
于念。又深夜詐作猛獸多像。使各發本情。施威哮
吼。四圍來攻。若欲吞之。賢童旣明魔策。獨據天主
庇佑。惟畫十字以敗之。

邪魔猶不退服。乃作黑短醜形。投伏安當足前。告曰。
世之修士。麗我網者。無算。惟爾敗覆我謀。降抑我
強。我甘服爾宜也。安當聞言。以爲詭計尤甚。蓋邪

魔用穢念穢像敗其潔。不得乃美言譽之。以敗其謙。賢童不動。第詰其原。爲何人何業。魔曰。吾乃邪姪之鬼。凡穢身污名。辱親廢倫者。咸我謨績。無論男女老穉。賢愚尊卑。鮮能逃我。卽連年修潔立聖名者。亦屢感誘之。無不服降矣。賢童嘆息。感誦上主庇祐。謂魔曰。汝旣不能勝我。無智之童。則汝之能力又何足懼。復謝祈天主曰。吾主左右我。我何懼。賢童心猶惶悚。不居却魔之績。獨志將來。忘其已往不信。所以得第。嘆其所未得。

時自策奮如初入神學也。由是隱于幽穴。獨使一友知之。少供食需。每日晚用熟麪一撮。加以少許鹽。少許水。或三日不食。足徵其神。飽飫道德。忘其飢耳。衣粗機。寤寐不置。非不得已不寢。寢則就地藉以野草。聊禦土氣。由是形體服于心神。無少抗逆。精德愈積也。邪魔日深痛嫉。前後左右攻之。捶撻陵虐。變體俱傷。故友來視。十已九死矣。負至近里之室。志士稍覺。懇故友復負原處。雖不能動。猶謂魔曰。吾在此不走不匿。爾魔衆能盡盡施之。吾雖

無德然託賴上主。豈畏。豈辭見敵乎。魔恨怒。乃聚冥獄之徒。立時地震。張巨口。百狀醜獸齊出。或以觸。或以齧。或以蹄。或以螫。各從其性。竭其力。賢士猶海中高嶽。風波四激。中立不搖。笑譏之曰。辱哉。陋哉。何須冥中諸魔俱出乎。一魔之力。儘足敵我小童。又何必置正容。而假飾猛獸之形爲。且旣至于此。胡不肆汝性。我吞我噬哉。倘盡弗能如意。奚用張虛勢耶。

言未畢。遂有異光。從天入室。四面炳然。披散黑霧。醜魔俱出。光中見耶穌降臨。顯聖容以慰之。安當大喜。恭告曰。慈主耶穌。頃者何在。何不早臨。以獲吾急。而瘳吾傷耶。耶穌曰。吾必在茲。鑒爾之忠。乃姑許魔累殘爾形體。以練爾德。成爾功耳。非敵不勝。非屈不伸。非苦不安。茲復勿憚仇讐。勿畏魔計。吾將左右。使爾名達于世。諸魔敬懼之也。語訖。耶穌不見。賢士遂覺氣力加盛。心加堅。傷亦痊愈矣。時三十五歲。乃復入深野。以遯人目。途中值銀一巨器。初睹之。思是野無人往來。則實非銀。乃魔之巧

計欲煽貪心耳。卽叱之曰。謬哉謬哉。此非足以餌我也。言畢。巨器如烟如風瞬息而散。前行又遇黃金一錠。速馳避之。徑至近山登嶺見廢宅舊址中多蟒蛇毒蟲猛獸。無人跡。賢士擇一隅定居。蟲獸不待驅逐皆散。不交人物。止令一人知之。歲再具餼糧清水少許。投暗穴中。亦不相見。

至二十載後。聖修始鴻聞。士民來觀光矣。或聞其神論。或睹其異行。或視其靈事。或病而蒙愈。患而蒙提。疑而蒙決。弱而蒙導。凡幸一面晤者。所取益于身于神。未易殫述。莫不深感。仰戴如天上神焉。是以天主令之廣接靈民。勿私其道。蓋光以施爲益。無減其明德之誠實。尚以廣施取益。無損耳。聖人依命。廣接無類。其其修規。凡欲棄世來從者。必爲指引。迄終不絕。

由是未久。見集千萬賢徒。聖人飭神學之箴規。甚美且多。茲約其要。

曰。凡進于道德。莫善乎思。尤須忘其前。思其後。未見成業而日新之。若自信有得。及已至者。必遂止。善

業既止。惡業始芽矣。

又曰。精修之功。非在乎始。惟在乎終。是以志道者。甚衆。入域者。甚希也。

又曰。忠臣事君。雖殫力効命。未常居功。而以爲足。則事萬君之君者。豈宜計功。而怠止弗進乎。

又曰。策怠百計。莫切乎恒思性命之終期。亟近。乃至于旦不敢保夕。夕不敢保旦。若是。則善業繩繩與時俱積。勤敏自勵不息矣。

又曰。凡修而欲甘嗜天上之清樂者。非從于合天主。聖旨無所由得。蓋諸真福真樂。悉係天主所命。乃捨而他圖。是猶捨日而覓光矣。

又曰。人所以克魔。而脫其網者。惟謙。且切愛慕天主。而因克己之私。蓋鬼魔最傲。恃己憎主。則以謙以愛慕之情。反而敵之。猶以藥石對治而除病也。

又曰。世間市物者。必以所值市之。天上之真福。其貴雖無價。願以賤值可得也。蓋世之苦難。縱重與久。較之天福之無盡。僅瞬息耳。乃以此苦之微短。市其福之巨永。不亦便耶。又譬之曰。夫地較天惟微。

點耳則捨點中最窄最小之福影以圖天上最廣最大之實福何大功之有哉。

又曰正德之用初于未行之時見難而實易故不宜論德以所似惟以所是。

又曰邪魔所恨且忌者莫童貞若蓋彼既自居穢無所不致其汙染一染而啓萬惡之門矣故修者于是託庇上主愛慈密稱其名堅謙其心乃可。

又曰邪魔雖猛且恨害人無已但吾能防而不近不順自弗能害也譬之瘕犬被縛非自近之誘之足齧我乎因叙述其舊事曰往昔深夜忽聞呼聲出見門前有巨人立其長無量問爲何物荅曰我諸魔之宗又問何爲荅曰我聞生民遭患難輒怨我何也吾曰汝魔既爲衆惡之首溺人于不善不祥卽其怨汝宜也魔曰人之無罪有罪惟自取我何與焉况天主降世以後諸魔受束猶繫虎狼豈任害人耶倘或自投虎狼之前致其爪吻人之愚乎虎之罪乎不自怨而怨我何哉聞畢叩謝天主蒙脫由是箴其門弟勿畏邪魔特畏已而已。

他日門弟聚而求誨。聖人爲陳條目曰。勿急于問。未來之事。蓋忌諱之多。憂患之衆。從是而生也。曰。行道勿欲作異。以招人目。蓋誠德欲隱。修之精者。不出日用之外。曰。修者。毋太局促。勿憂虞。蓋悲憂之多。能枯槁神澤。虧損志力。若心之舒泰。則潤德修而養美志也。

又曰。凡圖大進于道德者。莫如心內目外。恒存聖賢之善行。而效法之。蓋遊程途之難者。必循先履之跡。始免錯悞耳。

又曰。凡欲速改。不若自鳴。自攻其短。請諸友恒責。恒懲之。蓋人知我。我必耻矣。

或于大會。問門弟。德孰爲要。各對畢。聖師終約萬論。必以神智爲冠。蓋智爲衆德之師。無智修功。安可保乎。

聖人修業大行。從者日衆。隨處立院居之。因以治之。是時。東都總王無道。亂政壞法。陵虐善民。聖人急往。初赴立山郡城。便晤同志賢友。次巡市井。每勸善民。固執正道。或遇失志者。振之。愚蒙者。啓之。罔

固者顧之理之受難服刑者送之慰之朝夕不止其意甚欲爲道爲義而死于大難雖然天主欲畱存之以爲精修之總領故且禁遏惡黨不使加害聖人明天主旨卽歸原野如蒙童始學加志倍功自勵勵人不息也從是所造靈跡所驅鬼魔并所振人患難以言述

又恐名聞之光更入深遠行際俄聞天聲呼曰安當何適何意對曰吾赴某野以避煩修獨也又曰今不如順入近野任居靜焉聖人領命順入近野連

行三日竟造高山之下清泉湧流泉之左右掌樹

西土樹名數株卽叩謝天主備其日用因定居焉但門

弟不勝思念徧尋得之頻以土產奉饋于是聖人欲免遠饋之勞自耕少地以所收穀蔬結其薄需且爲待客之用

適有野獸蹊食聖人見之命曰吾且未害爾事爾何害吾業耶速走勿復至此諸獸立時去不復至未幾邪魔聚多類之獸使深夜驚擾聖人聖人笑曰汝曹但獲主命能害吾身卽吞我倘弗能而惟從

魔引則當奔散可也言畢獸不見。

聖人一務神課遂不覺世事乃似見天神群降取之引登于天又遇邪魔攔止曰夫人也乃重罪者奚宜登天享清福乎天神護曰所犯于幼年者以生平苦修盡贖之矣魔聞緘默無間聖人因是反身深嘆世人貿貿不思不防身後之大急也。

又嘗于深夜聞聲呼之出戶見巨人異像頭顱入雲凡人圖上天者攔阻之或半途而墮或揮脫其手而直上蓋巨人正爲邪魔謀溺人徇欲者被阻克已者幸脫天主蓋以其像示聖人告衆人也。

聖人爲事他適獨携一徒至里各河攝衣可渡聖人耻以下體示人令其徒稍背猶耻已目見之躊躇未定天主使之能渡不至于露足也可知精修之體人未嘗見之已亦惡而不見之非掩其汗恐狎以致汙耳。

聖人以寬接衆惟異端則遠之更防避之如醜毒也聞異端有倚權殘虐正類者聖人治書嚴責直告其非必將服天主重僇其人覽畢怒擲而踐踏之。

聖人傳卷五
未幾爲馴馬所齧三日死

數日後聖人山居似見驢馬等畜突入天主聖殿舉蹄肆擲毀壞臺座者聖人知異端之徒必將橫害聖教亂俗虐民乃心痛切晝夜哀哭懇乞天主垂祐天主慰之示以是亂不久吾教畧見難將益精而日茂勿疑也

時聖亞大納削可教于立山府視異端之患廣熾卽邀聖人赴城協力持護有數學士知聖人野修未攻書史特來探試意欲譏其淺學辱之衆前聖人領天主之神學無所不通討論辨究無不聽服而敬從其指

聖人令聞日廣極西賢總王聞其功德致書伸敬求代祈天主福祐國政聖人允之且以王道詳訓之時聖人至高之壽至弱之身至純之德幸蒙天主示以終期于是聚門弟先勸誨以相愛相讓固守修志勤奉教規次囑二友待死後置屍于僻暗之所勿令人知以分外之禮致敬也是知聖賢以謙終身死後尚不離焉

言畢遂見天神羣集降接乃以愉色正容靈寃離身
時天主降世後三百五十八年按長曆爲東晉穆
帝升平二年戊午壽一百有五歲聖屍顏色如生
時端莊有威儀門弟依命瘞之僻所無人知異日
天主顯之因移葬于立山府曠世之後又移聖骨
于弗郎濟亞名邦

喜辣戀聖人行實第三

喜辣戀古西里亞國人其親豐于財嗇于道未服聖
化喜辣戀之成大聖正如玫瑰生棘中焉孩時僅
曉世事二親遣往立仙府入文學劇神殫力不待
勸策

數年文藝大成幸聞天主聖教大旨又恒日擊府中
高士實行自願拜入聖教使衆天主大啓心塞志
于精進聞安當大聖道修之風卽入深野訪求數
日後幸遇爲師時刻侍側恒日聖德耳聖言大喜

凡二月決于謝世。然後回鄉辭親。親俱故。執喪畢。分其產半。讓之諸兄。餘悉以施窮乏。蓋凡幸蒙主。曠明達世財之陋者。無不草芥視之。且解脫如桎。桔也。

家事已散。善童甚自得。反之野。時方十五歲。身元微。薄。不堪寒暑之患。又未習獨居。苦修之術。獨恃上。主寵佑。忘身之弱。投入狹道。而向聖德之廣域也。自擇幽所。以粗麻成內衣。以素駝毛治外服。日沒。採野果少許。以療飢。流水一勺。以消渴。宿蓐地。朝。

夕思繹向所聞。天主化育人物洪恩。及人類之貴。流世之速。修德之永福。懲惡之永殃。而以斯念。每堅其志。時時精進。天主鑒其虔。增其心光。益其修力。

邪魔不勝妬。圖早間之。不使其壯而確也。先以穢念。誘污其心。賢童愈見迫激。愈自責罰。減寢食。加苦勞。不使私念乘間。擅入。數日之後。多涕多嘆。多禱。竟蒙天主垂祐。掃其污念。獲安寧焉。但以久苦漸。至失色喪力。僅若枯骸。邪魔姑退。改作百獸囂聲。

四至惶駭喜辣戀不懼不動惟仰天祈求主祐耳。又見駟馬駕車驅馳似欲覆壓急念耶穌聖號遂見地裂車馬入焉邪魔彌怒以計續計以新易新俟喜辣戀稍息卽投艷女蹲舞之像以煽其骨或伺其飢而進水陸美味以誘其饕或待其專執神課作兩軍戰伐之勢以馳其心而斷其功或狀禽獸異形異聲週旋蹄殘之不使少寧自十五至二十餘歲患累苦辛不可勝記未嘗見屈反以勤敏故日明日熟野宿十載然自造茅廬僅僅容膝以棘草藉之自供之需日益淡薄三四日一餐或用乾豆浸以冷水或採草根水煮之遇病或加鹽油少許。

由是身慾伏服天主每加寵慰當十八歲時有寇賊行劫欲怖修士而驅之乃夜往尋其廬未遇次日遇問曰汝遭寇畏否荅曰無財無衣何畏曰不畏失命乎荅曰若死者正我所願安然迎接矣寇聞甚服卽以前惡告之因求教誓改而去。

凡隱修二十二載天主顯之始令人識焉近城聞者

往訪祈請恩澤。有賢婦涕泣乞哀。聖人初視。掉背轉瞬。賢婦痛哭曰。聖人既生于女人。又知天主降孕于女人。則勿棄却卑女之訴言。吾不德者已久。未蒙慈主賜子。良人厭我無嗣。計相休矣。聖人憐之。代祈天主。期年。賢婦果生一子。又城中有仁士。厄兒被者。數日間所生三子垂死。不勝哀慟。便往求聖人。聖人不荅。特叩地祝念耶穌。聖號得疾者痊愈。

一老婦失目。投聖人哀懇曰。婢病失目。破盡貲財。無益。惟聖師拯之。聖人笑責之曰。汝向謬甚。倘以諸財施之窮人。天主將自療爾目矣。言畢。取口液少許點之。令視。遂視。他日見數人擁一壯士急至。衆曰。此勇夫適爲魔憑。不能自主。遇人物靡所不傷。莫可禦之。今強拘至此。求聖人一言而愈。聖人釋其索。命之近前。其人投地不動。聖人留之七日。連禱。主祐魔去。

又一人甚富。爲衆魔所據。殘虐無已。親衆亦拘擁見聖人。聖人方與諸友談道。被魔者自脫拘攣。從背

後舉聖人于空中。若欲擲之。門弟驚呼。聖人笑曰。勿驚。此讐之謀。與其力。吾知之矣。捉其髮。踏之于地。叱曰。汝等邪魔。至茲當服刑。卽聞衆魔呼噪訴苦。于是聖人懇祝天主。魔遂散。富者甚感。持厚禮來謝聖人。聖人曰。天主所賜。吾何與哉。以功歸之。不可以利富者。再四懷求。請畱以施窮。聖人曰。窮人汝所自識。汝自施之。

又近府有村女。自幼守貞。鄰之惡徒。圖而不得。以魔呪攝之。貞女淫念如燃。似難自持。其親携見聖人。聖人先逐邪魔。切誨而遣之。蓋喜辣戀所驅邪魔。所造異事。不能盡述。安當聖人。凡見客遠來。禱恩者。卽曰。何必遠勞。至斯吾喜辣戀居汝界內。其德盛。其功高。足以提拔世患。蓋歸之。

由是聖名日揚。歸者日衆。有志者自誓依從之。聖人廣爲指引。因才提誨。向化日衆。乃建數大院以容之。聖人靈明神目。凡覩人色。聞人語。或嗅人氣。卽達其內之諸情。而識其慝。

一日學者饋鮮豆。聖人嗅其敗氣。謂曰。此乃吝氣不

可當也。令置牛槽試之。牛嗅之。絕繩而去。觀者皆異。後乃知學者。向雖却財精修。心猶未淨。故聖人深責之。因對衆弟子訓曰。斯世之事。如浮雲流水。速飛迫逝。不可強畱。身後之世。不虛而實。不缺而全。乃以斯易彼。以賤易貴。以僞易真。以暫易永。非智耶。

凡門弟子。或私其身。急于口腹。或迫望未來之物者。必警懲之。實學精修者。每時每事。代祈天主福祐。奉以殷勤。不使本心散越。他慮滯之也。

一日欲親顧野修諸士。携見在衆徒三千人。行間遇葡萄兩園。各有主。其一吝不聽入取。其一迎請。任意食之。聖人謝天主。并畫十字。命諸從者食足。乃行。迨收時。多倍于前。彼吝者。獲少。反失所望焉。足知善施多。益于善藏也。

聖人非特通徹人之私情。尚明達世外。及隱幽未來之事。有賢婦來叩。欲往見安當聖人。聖人與隔千餘里。荅曰。且勿去。安當聖師已升天國二日矣。他日出行。經一邑。邑民久聞德風。止之宿。聖人強辭。

去曰。事急命危。不可留也。來日知之。次日果有惡黨求殺聖人。由是人間事之行止。行之休咎。必就聖人決疑。不可違命。

聖人恐名聞日達。隱修受損。哀泣自嘆。更圖滅跡。門弟忽窺師意。相聚萬餘。俯伏懇留。聖人不從。絕食七日。衆弟不敢復強。于衆中擇四十餘徒。同入深野。至安當聖師舊隱處居之。未久。又忌衆徒見之。選二人。更入深野。未幾。四方聞風。徑往歸之。

時三歲不雨。草木皆凋。哀懇聖人。聖人代求天主。雨降。雨多水溢。復生蟲蛇。小民患之。復求救。聖人再禱天主。施以聖油。令被毒者傅之。皆愈。

聖人不勝來往之繁。又決志移居。止選一門弟登船。將西行。舟師之子被魔附托。聖人見之。卽叱魔去。久之。舟泊西濟里亞島。聖人登岸。急入山。但修士以謙而彌急。隱其踪。天主以公而彌切。顯其德。避名。名隨愈殷。愈速。聖經曰。凡自卑者。必將高焉。自高者。必將卑焉。

聖人得靜修如意。方甚喜。羅瑪一人負魔。忽入市。大

呼曰。今喜辣戀大聖至西濟里亞島。而莫之知也。欲往瞻拜以領其恩。羅瑪離西濟里亞十日程。負魔者至。聖人爲逐魔。此事廣傳。島民卽往歸之。凡蒙恩者。必備禮叩謝。聖人不納。且誨之曰。此乃天主恩澤。我有何能。是徒手受之于主。亦徒手施之于人。義也。倘我以是取利。是爲貪僕。不獲罪乎。聖人見踪跡又著。乃潛渡天兒瑪濟亞並隣國。時有異形毒龍。衡行中野。殘虐人物。聖人入境。聞之。令積聚乾薪。命龍自入薪躬引火焚之。衆民大驚。仰之如神。服從其訓。莫敢違焉。

後山地大震。海水泛溢。似將淹滅生民。衆懇聖人。聖人隨衆至海濱。畫十字于沙中者三。縮手向海。如有禁止之命。水倏退。從是又乘便舡。避往知白肋島。忽遇賊舟。舟人惶懼將至。聖人從舟首申掌止之曰。汝儕足矣。且退。賊手足如縛。膽落口噤。驚退不能進至島。

聖人潛奔入山。仍勤修功。國中附魔者。隨處呼呌。喜辣戀聖人入界。愁見之。計二百餘人。叩伏求拯。聖

人哀憐。畫十字。盡驅之。又移山僻。以逃人目。衆魔深夜屢相怨詈。聖人笑叱之。未數日。凡染病者。屈難者。又歸之。聖人愈自恐自慚。一以仁不忍却。一以謙不敢居。又思隱遁。乃天主默示終期。

時聖人年已八十。知天主將賜永安。不勝忻幸。乃時刻思念。愈就末路。愈急修持。寸陰不忽。囑付信友。卒後藏其屍于僻所。勿遲勿畱。臨終心偶見怯畏將來之變。于是奮力執志。自勸自慰曰。吾神何懼出乎。七十餘年恒奉主命。謹修行。何畏死哉。言訖而神出。登天國矣。時天主降世後。三百七十二年。接長曆爲東晉簡文帝咸安二年壬申。

信友依命葬之。近苑中。數日後。衆門弟忽知聖人已卒。特來叩拜。欲遷他處。開墓。聖屍如生。猶有香氣。四達。門弟拜敬良久。謹收而送之。西里亞本國。終置始修原處。後天主多以靈驗神跡顯其功德。使下民敬恭勿替云。

本篤聖人行實第四

本篤意大里亞國人。世尊富。有道德。本篤元情善美。加以蒙養之正。少務實學。請親命赴羅瑪從師。蓋花木之美者。移於他方。多得茂盛也。本篤嗜德修之味。外習文藝。卽內約其情私。每顯神慧。如久涉世者。行止得宜。言寡而無不中時。無不入理。和而不流。謙而不媚。謹以守身。寬以立心。略無造次之意。

既壯。思德修之難。世俗之陋。反覆計慮。決意割財絕

色辭親入山以避魔計將出城乳母覺其意隨之行數里至鄉村稍歇乳母渴借甕汲水忽墮地破乳母無措本篤伏地懇祈天主賜解母憂天主鑒其意破器自合衆奇異稱讚神能豫望其壯年之聖德因懸甕於天主殿門以彰之本篤恐其跡漸露與乳母之沮滯潛入深山。

山中多遯世高士本篤行遊遇大賢落瑪諾者見本篤年少質弱獨入深山異之大喜接入靜所多設訓言本篤佩感神教獨入幽洞三載無人知聞無物感動惟賢師間至一顧每數日進蔬食少許供之洞最深本篤居其底師至搖鈴則懸繩受其賜久之道德精熟天主欲顯著之廣其益于萬民遇耶穌復活瞻禮司祀賢士依例具賞賚之需已畢寢至夜半忽聞天語責曰汝方厚具賞賚且安寢奈本篤爲我饑疲深洞莫或知乎司祀大奇卽攜具從主引至本篤洞口大呼曰上主令予至此晤爾修士共慶耶穌復活之聖日幸勿拒本篤明達主旨答曰父不見人未識今日何日慈主旣賜垂念

豈敢辭。遂出相見。偕坐。謹用所備之需。用畢。共謝天主之恩。更論精修之嚴規。以相慰勸。良父司祀。幸聞本篤隱居之詳。辭歸。從此聖名傳布。但緣洞僻路深。莫能通。

後忽有數牧童至洞邊。望見聖人。以爲野獸。漸近。驚問何人。聖人徐徐教訓。牧童感佩神言。知爲隱聖。因以所持乳糧饋之。由是聖德日布。遠近人衆。恒叩謁。以受神業也。

初邪魔大妬。爲鳥形。翱翔頽頽於左右。使煩擾不寧。聖人畫十字於空。逐之。鳥去。獨遺淫念。以煽熾其骨髓。本篤忽忽憂之。進退失措。終蒙主示以良計。赤身投入棘中。反復刺痛。盡滅淫焰。乃出。嗚呼。義士之勇志。無難不勝。無苦不受也。旣不能以理抑。必以苦服之。與其汚神。無寧傷身。天主鑑照修聖之新功。彌賜寵祐。并使終身不染淫誘。

是時近山下。久有修士院。院長卒。衆議代之。或稱本篤。卽首推之。同往拜懇。乃聖人習於修獨居。謙聞衆請。大駭。辭曰。隱修末學。未能自治。安能治人。况

吾諸友所守寬規奈何將服吾之嚴耶衆友苦所強之聖人不獲已入院遂以身率衆會中有志弱不率教者每抗逆閒遊甚至恨厭其師謀鴆之聖人登席將飲便覺有毒神色不動惟謹畫十字盃自破酒泄聖人因對衆責曰余知爾習弗合吾規難復改正是以不敢當衆友苦強至斯謂之何哉吾決志復吾原修矣汝等更立他士言訖忻然辭別

聖人歸山四方志士聞風朝拜受業聖人知天主引衆之深旨廣接不吝從者愈盛乃分十二院每所定立賢士代督布教聖人朝暮周流顧視慰安揀振之十二院皆在山顛無泉可汲取水遠谷甚艱聖人伏祈天主垂祐卽攜友指示掘地清水湧出至今不止

羅瑪世家賢士多攜其子托之聖人雖內外繁冗於童蒙之教必不少廢蓋幼學得失係人終身也修功旣盛魔不勝妬誘一惡黨以圖害聖人惡黨毒膳而進之聖人姑領謝後令鴉攫置空野免其害

人惡黨又以淫計擾之。聖人離數十里避之。未久。惡黨設宴邀客。室傾壓死。一門弟馳報聖師。聖人痛哭憐憐。人不幸。深責門弟曰。是人雖惡。然死於患不及改悔。正可慟。惡可喜耶。夫世人以怨報怨。吾學以德報怨。遂歸。因勸其門弟曰。凡有讎類。勿以逆迎之。但以遜忍敵之。可坐勝也。慈主在上。抑惡提善。雖一時惡者似伸。善者似屈。終各得其當。然倘或復讎。或樂其讎之災。非特無益。尚有大損。邪魔之計也。

當時此山左右尚有古寺。愚民以祀僞神者。聖人燼其像。覆臺毀宇。建立二堂。以事天主。時時聚衆開引之。未幾聖化流通。邪魔失其徒衆。乃出異醜容貌。口目射火。厲聲呼聖人曰。汝與我何讎。厲虐如是乎。聖人弗言。叱去之。時衆民合力造殿。取巨石爲址。魔據是石。百千夫不能動。聖人識之。對畫十字。魔遜石以無阻。又掘地忽遇邪神木像。以爲薪入厨。猛火遂發。愈撲愈烈。聖人至。知非真火。乃魔所假。以幻人目而驚衆者。唯祈天主。邪火遂滅。不

日邪魔復攻擾衆徒。聖人方在內室。默務神功。忽見諸魔大怒。急圖害人。聖人大呼。令諸衆徒慎防。呼聲未達。而魔推倒高牆。壓一人。衆潰散。次收死者之碎體。置聖人前。聖人憫憐。因入室。伏地懇祈。天主垂祐。勿使讎類得志。祈畢。卽時碎體自合。各歸其所。靈魂歸身。復活如前。無損跡也。聖人令執原業。以辱邪魔。并以勵學者。

時有二門弟最賢者。曰罷辣齊篤。曰冒祿。一日罷辣赴山下汲水。失足溺水中。聖人在戶內。以神目見之。亟呼冒祿。奔救。冒祿趨至河邊。不覺入水。直走正如行陸。乃追溺友於流浪中。持髮引之。旣登岸。徒回思所踰水路。所蹈危險。大自欣異。趨見聖師。稱謝歸功。聖人不居。反稱賢弟行命之誠。以全功讓之。

後其地歲凶。民多困死。聖人時刻周行賑濟。不空乏不止。一日貧者乞油少許。聖人問執事者。油止存少許。便令施之。執事恐無以濟急。不肯。聖人重責之。令取油甕。自樓上投之。不使復存。甕自樓高墜。

至石不破。油無傾泄。聖人因誨衆懲吝嗇者。令其法天主保養萬命之慈。寬於貧人。勿顧小利。自取不仁之戮也。言訖。又欲驗其訓言之實。卽乞天主慈悲。給其油。視甕中滿矣。衆甚服聖教。併謝天主重恩。

一日絕糧。執事以爲慮。聖人慰之曰。今日不足。來朝必有餘矣。次日果見膳糧入門甚多。而未識其所由來。聖人以是陳教勸徒。謂特急於道德之清修。勿患口腹之微養。蓋吾天主遍養飛走之賤。豈反

棄靈生之貴耶。故聖經訓人曰。爾儕先慮天上之國。而蹈其義。然後世間所需之事。不求而自至矣。他日衆徒皆靜務神工。惟一幼者不然。乃出堂外。從無益之小務。聖人神照。忽見黑魔牽幼者之衣。外出。不使寧坐。以杖撻之。魔辱而奔。從是幼者專業。卒以成器。又邪魔詐作醫士。騎馬入聖人院中。附一老友。擾害之。不使舒氣。聖人入見。撻其耳。叱之去。友復安。

有門弟爲大家後。一日聖人坐食。門弟侍。忽發傲念。

云吾乃大家而今侍何人乎。聖人洞徹其念謂之曰。小子何傲。汝且自盡十字。勿注邪念。次令坐側。其徒面赤依命坐。衆徒未達其故。問之。幼徒猛悟。直認其傲。請罪。聖人因教曰。凡精修者。以克約爲功。則相讓相約禮也。奈何自謂彼向貧賤。我向富貴。歟。高於德者。獨爲貴富。淺於學者。獨爲貧賤矣。時又有一弟子。久游神學。至半途甚厭之。欲歸其俗。聖人知之。多致勸諭。多陳實理。畱之不從。遂聽其去。出戶遇大蛇張吻舉爪向之。大懼。因悔。回見聖人。求哀。聖人從容指引。從是固操不退矣。由是諸弟子屢驗聖人之靈異。彌効欽崇。幾微欺隱不敢萌心。

一日門下數人以事適外。途中值相識者。強畱宴。事畢歸院。叩詣聖師。聖師豫知其實。問曰。汝等何處坐宴乎。弟子固諱。聖人詳指某人畱某處坐。食某味。酒幾盃。於是弟子大醒其非。伏地泣涕求恕。期誓改圖。

嘗遣一弟子往某地布教。數日歸。辭旅主。主以薄儀

聖人傳 卷五
爲贈不獲已受之。聖人知其私。重責之曰。若布教勸人而取其物。非以道爲利乎。自空手受者。卽空手施之。正驗道教之潔。修士之誠耳。
有故人饋聖人旨酒二器。僕者獻其一。將歸。聖人先附謝語。後戒之曰。子回當畱心於所藏酒。勿妄取用。以致禍。使者慙無言可對。奔至所藏酒處。開尊。毒蛇出焉。使者大駭。反心悔罪。知聖人不可欺。主物不可私也。

當是時。北夷王多弟辣率大軍侵意大里亞國。聞聖人大名。欲試之。卽令寵臣披王衣。執王號。攜王臣往見聖人。聖人視之。笑曰。子解脫非分之衣。勿詐爲王也。寵臣大驚。叩地謝罪。默然逃出。復命。王聞風感動。親拜聖人。伏地求訓。不敢仰視。聖人寬然迎接。後明責其大罪惡。請勸改圖。并豫陳其將來諸禍福。以終期告之。王辭回。所言無一爽者。

聖人大賢姊。每歲與聖弟相晤一次。無他論敘。惟以精修之神妙相責相勉耳。一日相晤。將暮。聖人辭。再畱。聖人不從。姊默禱天主。代畱之。天主允意。

瞬息間雷雨大作。聖人不得歸。便悟天主慈旨。止宿。隨設神訓。慰其賢姊。經三日。聖人忽見賢姊靈魂如白鵠升天上國。於是令門弟往取其柩葬之。是後聖人豫知生世之限。卽告門弟。前六日令開墓。切思以備之。於是火症危甚。及終日。自起附門弟之手。赴聖殿。恭領聖體。然後丁寧囑勸衆徒。操終志。守嚴法。勿廢前功。言畢。心目仰天而卒。時六十二歲。天主降世後五百四十二年。按長曆爲梁武帝大同八年壬戌春月。

門中賢弟獨居室中。幸視其榮耀登天而去。高弟冒祿時居弗郎齊亞國。相隔數千里。見一道從地向天。光顯華美。且聞天語謂曰。斯乃聖本篤升天之道也。衆門弟葬聖屍於近堂。靈跡不勝言。其餘門弟。不論近遠。聖人歿時。皆自覺神力增倍。所遺精修之範。後世爲寶。其會院所出聖賢高士。滿於載籍。

直出東門。望望氣。於此堂。靈氣不散。

天光顯華。美且問。天語。附曰。洪。八望本。第。天。之。

鄉。部。司。典。浪。齊。亞。國。卧。副。總。千。里。具。一。第。第。眼。回。

門中。雙。帝。斷。卧。室。中。幸。臨。其。樂。舞。登。天。而。去。高。第。回。

伯耳納篤聖人行實第五

伯耳納篤。弗郎齊亞國之布兒。裁省人。其親仁人。事
天主誠切。每產子。必獻主臺下。凡六子。伯耳納篤
居中。當懷孕時。夢似產白犬。賢者聞之。解曰。斯明
學之豫兆。年壯。必將護守士民。驚逐異端者也。二
親慎於養育。早令侍師。

伯耳納篤。元情美善。自幼檢身。孝親弟長。和友順師。
衆敬慕之。病頭眩。無法可止。有憐之者。陰招一巫
呪治。伯耳納篤。聞知。忍痛奮起。叱逐之。卽蒙主祐。

不待藥石自愈。志童始味德學之美。日益自勉。且見天主寵之。彌加神力。至天主降生日。深夜入殿。以謝洪恩。意誠於中。冀知主降之準。刻以自慰。想間忽睡。睡中明見新降之主。著嬰兒美貌。親臨慰之。於時賢童所取之清樂。所蒙之神力。非可言說也。自是概喜離囂獨居。尋繹天上之事。因漸悟世俗之最陋。人事之可厭。母亡。年已長。血氣豐熾。邪魔以爲動慾之媒。卽投汚念誘之。且多童幼相率於邪。有淫女慕其容。就而惑之。未嘗稍染。而受辱也。反加克服。勸戒諸友。一日適市。遇女對行。不期而視之。立時慙悔。自責輕視之失。乃自加重罰。時方寒。解衣赤身入凍池。使豫絕慾萌之徵。不待其長也。從是常淨無擾。終幸守童身之貞焉。

然執法雖嚴。猶慮世流之險。決意隱修。第思當擇何處。攜何友。執何業。從何跡也。善意漏泄。親友反覆阻之。志士卓然不動。反蒙天主加佑。每勸其親友。指引德業。竟以化服。遂合其兄弟友朋三十餘人。絕世入山。山中有修士院。已數十年。緣法嚴。從之。

者鮮伯耳納篤同其善友擇居之俄辭其幼弟曰
吾等山中隱修事奉天主承家繼述之事悉汝托
勿怠於學勿荒於嬉以致身失家敗得罪天主也
幼弟對曰吾諸兄自擇天國而以土壤之賤遺我
乃公義耶言畢姑辭歸欲待壯乃相從也

時伯耳納篤二十三歲矢志精純倍加嚴察蓋其神
雖附形身多係天國念念在茲所衣粗而潔粗以
存謙潔以驗淨所飲食微陋勉強每食正如服刑
惟想理當就食便見飽飫是以胃漸受傷非特弗

貪飲食已食者輒吐出不能久留亦不能化或取
油爲水或取醯爲酒而飲之推是可知其餘也臥
不如尸非大不獲已亦不敢臥蓋云寤而有事則
謂之生是人爲人之業若寐而無事則近於死乃
人爲獸之業矣卽臥而或尸或鼾比之馬牛不足
爲人類也五官中目舌之守尤嚴蓋聞聖經戒曰
生死之端不外乎舌是以靜修二載未嘗仰視屋
頂數年入主殿未識其窻有無乘馬終朝未知鞍
轡何飾餘可類推其交際視友之長最明師法之

視友之短則如瞽不見。敬人如長者。視已如役。克已已定。不爲外誘所觸。不爲雜念所擾。惟涵泳天
上之事。或遇外務。決不斷其神功。第略寄心於事。
不悉付之。

從是神學日博。日深。蓋不讀書籍。不侍師訓。獨以閒
居思繹。玩味經典中旨。大蒙主佑。無所不通。或行
遇茂樹。美花果。實禽鳥等物。無不取以爲堦。遊心
天上。認識其所以然。嘗謂友曰。吾游山之際。惟斯
草木花卉。及諸天上地下文章。正爲吾之書。吾之
師使漸推達天主之微妙。而以愛以歎也。

當時四方向修入院者日衆。院中之長欲分二處。卽
提伯耳納篤令擇數友別立修院。掌之。伯耳納篤
居任擇處僻野。其室狹隘寒薄。樹葉供食。流泉供
飲。獸毛供衣。在友中如役如僕。先於難。後於易。自
責自苦甚嚴。而慰人慰友甚寬。諸友愛之如父母。
仰之如天神。卽天主每異寵之。恒親降臨以慰其
心。以振其難。給其不足也。

一日糧罄。執事者爲聖人親兄。就問之。聖人且令持

志希望天主。將必不負。兄去。聖人伏地祈主。卽聞門外有賢婦。以夫病求救。獻金若干。聖人謝祈天主。令婦歸。謂曰。入門良人愈矣。聖人因責兄勸友。謂日用微事。何庸急天中之微禽。地上之微蟲。非稼非織。而吾天主養育之不乏。况靈民之貴善。可疑大父之慈。將不及乎。

聖德四聞。士民多歸。或乞提難。或求除魔。或欲受業。而遵其修範。卽聖人之父。年壽最高。亦廢置世業。遠來投子。服從其指。苦修逮終不退也。越數日。聖人之妹。乘車駕馬盛服而來。聖人拒不見。妹反心愧怍。涕泣求恕。定於改圖。然後見之。多設訓誨。使終改前非。而成後功矣。

有王族高士。來見聖人議事。別時乞聖人代禱天主。祐其善志。聖人唯曰。子今所求。未幾將得。勿疑也。遂別。尚未啓行。大蒙天主開悟。明達世流之速。世途之賤。因志於道。令諸臣役自回。卽投聖人足下。祈求指引。有寵臣不悅其主去國。乃謗詈聖人不止。其主深憐且憂。求聖人面以善言化之。聖人笑

答曰。且勿慮。是臣將從君。惟俟怒息。方可有成。其主心猶未安。再三懇乞。聖人厲色答曰。勿疑。吾言無謬。寵臣聞之。更怒。大笑曰。何誑誕如此乎。悻悻出門而去。行數里。日暮。入近館宿。夜中如藉針芒。轉思前日大非。肝腸如裂。悔無可追。不待旦。卽起。還山投聖人臺下。傷痛流淚。自承其罪。誓願改圖。聖人泰然接引之。見其主。主甚喜。甚服。因偕修不返也。

他日。赴一名郡。僅入境。見使者代主來迎。聖人視之。愉色答曰。非特某主遣子。尚有他主。自天遣子。以立奇功也。命使以爲迂父之。多聆神訓。多見靈驗。竟脫世冗。從聖人入山矣。足知聖人之功德。上於天主。無事不通。下於士民。無難不勝。又非但愛人。施人也。凡愛且施。猶性之順。苦且辱。乃性之逆。聖人久於習練。乃至樂辱甘苦。以世之逆爲順境焉。凡遇毀謗損害之者。非止弗報。尚以德報之。

有學者投聖門求容。聖人覺其志未實。姑切勸令。自依前規。精進勿改。學者見却。怒以掌批聖人面。聖

人不動於心。不變於色。厚款而送之。

一富者篤信聖人。乃賁白金數百。以給不時之乏。未至盜劫去。聖人聞之。仰天叩謝曰。上主且除吾輩一之心累。恩亦不淺矣。

當時聖人會院。近有室地十所。鄰居強取。聖人讓之。蓋地之寸壤最輕。人之和睦最重。豈以計小利。失大利乎。凡聞外人之恨妬。辱害其身。及其友其事者。必盡心力以愛之。譽之。敬之。代祈天主恕佑。不匿怨。亦不鳴冤也。

有異端者。骯亂聖教。聖人知之。或以精修。或以善勸。或以靈事。傾服惡類。而滅所萌之禍。菑後有兩小國。爲鄰。以小恨興師。聖人方染瘡。趨往勸之。兩軍望見。棄兵聽命。解怨而歸。

聖人至一鄉村。一日。愈瞽者十有一。愈跛足斷臂者三十有八。又至一郡。三日。愈跛者十二。愈瘖者三。愈瞽者十。其平生所造奇事多類此。一日。賢士數人。會議教中事。聖人於茲。培闢異端。萬民聚聽。將散。或獻麪包數枚。乞聖人祝祈降福。聖人畫十字。

祝告天主。語衆曰。凡患病者。但少食此。必愈。以証
吾教獨爲正也。言畢。衆爭取少許。得食者無病不
瘳。

自是左道廢墮。天主聖教日興。聲傳四方。士民歸化。
一族人感疾失音。聖人先入主殿。祭祀祈求。祭時
病者略醒。自悟重罪。乃痛乃悔。祭畢。病者復迷惑。
不言。聖人入顧。便通其私情。知其多積非義貨財。
多誤人事。告左右曰。斯人也。困迫如是。豈無大故
哉。非盡還所藏非義之財。補其所誤。終不能安死
矣。病人聞之。遂發內疚。定念改圖。祈主申祐。於是
復言。得自陳其平生罪惡。痛悔之。希望天主慈恕。
聖人指引提勸。至其終不離也。

嘗經多羅撒大郡。忽遇病痿痺者垂死。聖人哀之。乃
對畫十字。代禱主佑。立時衆睹清氣運流。肢體充
實。精力頓復。輒起叩謝聖人。因從之。誓終世同修
也。

又歷意大里亞國米郎府。有女負魔。乞聖人憐之。聖
人允諾。入殿祭祀天主。謹將所祭耶穌聖體。反身

對魔叱曰斯全能之主也汝何得抗逆據此女以亂人類乎吾唯托主聖威命汝速去立時諸魔頓足厲聲呼出不復見矣。

又嘗居巴未亞鄰郡有村婦負魔者求救魔傲抗聖人曰此食蒜葱野夫何能驅我聖人不言唯令攜送於聖殿中魔益大笑曰西祿古聖人名未能驅我而

况伯耳納篤乎聖人答曰西祿未能驅汝伯耳納篤亦自未足驅汝但耶穌是吾衆正主必足驅汝汝奈之何言訖伏跪禱祈主佑魔遂奔潛

是時有兩大家失和聖人造國都解之卽日朝王以重事進諫王王順聽敬禮王后聞風請見后無嗣望聖人禱主佑之聖人知兩家不和頗繇后諫曰后勿拂人和勿阻善務然後可望天主大恩后依命果產一子。

聖人回忽困瘧卽時令二徒入堂祈祝天主聖母垂佑聖母卽攜二聖人降聖人室親手除其病遂愈聖人欲勸一遠友令一門弟執筆同出靜地修書忽風雨驟作門弟欲避聖人止之四面淋漓聖人與

聖人傳實 隱修卷五 四十一
書者略未沾濕。

聖人之神智日益著見。至通人隱曲。及其隔遠未來之事。一日有遠客詣拜。辭曰。聖人囑曰。汝歸卽勸爾某友速更某過。否則將懼刑禍也。客駭問曰。吾師何以知之。聖人答曰。且勿多言。惟依吾命。不爾刑戮亦迫爾躬矣。客謹如命。而友幸改隱罪。終免刑禍也。

他日一士特來相投。意欲終從聖人。聖人歎息謂衆門弟曰。斯士爲魔所導。意欲暗貽禍種。迨日後發也。雖然。今與之獨入。後亦與之獨出。可以不害於衆。未數月士果厭畏嚴修之節。半途而廢矣。

又。一門弟有老父尚存。卽求聖人祝告。天主令得善終。聖人慰之曰。勿慮。必將至是。修德而吾以此手殮葬之。未幾老父果至。入修。歲餘感病垂終。時聖人他適。病者延五月不絕氣。聖人歸。然後言別而安死。聖人親殮葬之。

聖人在羅瑪。一門弟隔數千里病篤。聖人以神往安慰之。卽愈。次日起。衆友大奇。因問故。皆賀而謝天。

主宏恩嘗遣一門弟赴遠方弟以聖師年老恐往來之際不及復晤憂之未忍離聖人神達其情慰之曰見勿憂勿懼往來必安無虞尚可復晤弟子欣然行過凍河冰釋身溺溺時正見聖師前行援置岸上竟回本室無恙復晤聖師。

又童幼三人辭謝世冗往師聖人未久其一廢道歸俗其二人固操向進或以其將來問聖人聖人曰二人者其一逮終淨安其一將被魔害然終無虧尚以是立功也後果如言聖人非特躬自施恩救民卽其悅巾或所服衣所束帶所食之餘與夫倚之杖用之器皆沾聖德能力足療人病逐邪魔除禍患也。

年六十有四病危賢友門弟四聚歎哭皆欲親領終言聖人各爲慰勸然後正體正色舉心仰目向天口稱耶穌及瑪利亞聖號而逝時天主降世後一千一百五十三年按長曆爲宋高宗紹興二十三年癸酉夏仲月門弟奉聖屍葬之堂中其歿後所施恩惠所逐鬼魔所抹人難種種與生時無異至

所貽嘉言卓論甚多。文詞溫順。而含有大力。感動人心。所立修道宮院。一百六十所。所養士。不可勝計。

亞肋叔聖人行實第六

羅瑪有賢士曰歐弗。其妻曰亞嘉。尊富而難于嗣。朝暮祈天主。并許弘願。施捨濟乏。舍旅拯患。以立實功。因感格天主。賜之一子。名之亞肋叔。從是賢親急於教育。成童卽習之文學。進以道學。

迨長。依禮婚配。婦至。族衆會宴慶賀。而亞肋叔獨思遜世永貞。入內。取環指一副。寶帶一束。親獻之新婦云。所奉薄物。姑以表情。存之可爲後証。若我志我事。未可悉述。日後自知也。語畢。退入近室。獨居。

良久伏祈天主提祐心志以成大功。次微服。竟挾就便金銀珍寶。逃出渡口。適洋船將發。登之。幸風利。數日徑到亞細亞地界。入厄得撒名府。親朝彼城所存耶穌聖容真像。

賢童見其地靜俗朴。遂定居。先施所挾金銀珍寶於窮乏。次服丐者之衣。或于街市。或坐聖母殿前行乞。以生日暮料所得。畱所僅需。餘復施之。率以爲常。

家衆聞其出奔。遍訪不得。父母及婦衷腸鬱結。恒以泣涕歎息。稍舒之年餘。其父遣役至厄得撒訪求。屢遇之不能識。蓋亞肋叔行丐大變其顏貌故也。亞肋叔則識其家役。特就乞。幸濟。不勝欣然。

十七年後。聖母殿中有賢士持教司祭。一日默思。似聞聖母謂之曰。彼貧中之少年。雖行丐居約。其道德功力孰與比。賢士物色之。甚喜。并傳所私聞之言名跡日顯。士民尊敬。

亞肋叔不悅。復登洋船。欲往達兒西府。拜聖保祿宗徒之寶殿。風逆。飄至意大里亞本國。登岸。思往僻

處乃從天主指引。回羅瑪城。巡諸聖名殿。伏敬古蹟。以助厥精修。通其神祐。次走父母原室。托丐者之貌。乞食其門。并甘冒出入來往之枉辱。至門適逢其父出。跪告曰。旅人從往來。都無歸宿。惟大人素揚仁聞。幸拯孤丐。且不敢妄願。第見容於傍廡下。蒙几席之餽餘足矣。父聞言。不識也。而深感恤。舍諸傍廡之隅。并命一役供給之。

亞肋叔隱于幽隅。日每自策。不居前功。屢爲市童家僕。所笑辱詈撻。則幸爲福。而用以練其忍。礪其德。加其功焉。常聞慈母少婦於室中號泣。念其失子之禍。曰。向者何必希願生子。求之天主。若彼急切乎。倘天主豫計其速亡。如是以遺我。常憂奈何。必賜之。嗟嗟得子而失。不如無得。得之樂愈大。失之憂愈深矣。嗟茲產業之富厚。宗統之尊高。嚴慈之衰老。將託之誰哉。若茲無辜之婦。尤可憫痛。出嫁初夕。卽已見棄。十七年守貞。而杳無音耗。可慰今日之憂。可爲來日之望。奈何哉。新婦聞姑哀言。偕其聲淚。迸出不止。亞肋叔恒聽之。於情不能無感。

而以正理約持卓然中立海嶽受風鼓蕩而不移精金受火煅煉而不損也如是又十七載居親之室不爲親所識朝暮更蒙其親飲之食之恒聽母妻痛哭而不少失其精修之常反如獨居無人之地靜養其德清練其功迄終不止。

故至公至慈天主欲免其賢勞顯其隱德且以永福賞報卽示之終期令豫備內事亞肋叔乍聞不勝欣幸自賀自慰叩謝天主不已次依主命誌生平之跡以釋世疑卽索楮墨詳錄其名姓年壽及二

親閨婦一家之事勢併其遠遊方之真旨還家始終之履歷錄畢病臥未幾疾甚執書以逝。

先是教宗於殿中行祭國王及大臣左右咸在忽天聲下降明謂衆曰凡勞而負苦難者皆趨歸我我必接之必慰之衆大驚折腰頓首求主護祐須臾又聞大聲自祭臺出告衆曰爾輩當亟尋聖人求彼代祈主祐都中之事始得泰平毋忽毋緩某日某時其登天之期也此言徧傳都中士民徧究聖人爲誰從何來至藏何處所略無形跡惟候天聲

所定日期。庶幾見之耳。期至。教宗國主及諸臣民大會聖殿。聖亞肋叔之父歐弗亦在。皆兢兢候天主顯指。頃間有天聲曰。聖在歐弗家。衆聞異之。賢王卽問歐弗曰。汝家藏大寶而無知者乎。便令引駕直抵其家。歐弗急歸迎迓。次有從者曰。主數載所舍貧人養之廡下者。吾常察其行誼。無不迥異流俗。得無是乎。歐弗至家。逕入幽廡。乃見亞肋叔附地氣絕矣。衣蓋其面。披之。遂發異光。彪炳遠近。容美如天神。手執書一帙。取之不釋。歐弗驚喜趨

出迎駕。以所見奏聞。且命家役於大庭鋪設寶榻。謹置聖屍。教宗賢王并至。敬拜。伏求聖人自釋手書。求畢卽釋。乃令侍臣厄爵高聲宣讀。至於聖人所述父母新婦及已姓名。與夫初娶之時。親献新婦。指環寶帶。種種秘密情事。以徵之。歐弗條聞不覺痛傷。長嘆。忙投榻上。抱聖屍痛哭曰。嗚呼。吾子何故勞爾老父老母若此甚乎。吾二人數年所慕所嘆。惟爲不得爾晤爲憂。吾嘆聲爾旣親聞。吾哀情爾旣明知。乃竟不肯露迹表名。一惻爾父爾母。

豈不爲待吾至忍乎。至今日纔識爾已失爾矣。祇倍切吾之憂。絕吾之望而已矣。聲聞內闔。賢母新婦。慌奔顛跌而出。倒拊於榻。哀聲冲天。苦情動衆。教宗并賢王示以天主之深意。明旨及聖人之勲績。榮光勸慰少息。且退。教宗令左右恭奉聖屍抵殿。盛禮葬之。然因士民擁疊爭拜。未能如命。賢王卽散擲金銀。與衆少退。乃士民竟不顧焉。時凡瞻近聖屍者。無不領受天主宏恩。聾者卽聽。啞者卽言。病者卽愈。經久乃得送聖屍至宗徒伯多祿大殿。於此七日。父母新婦須臾不離。萬民趨敬不絕。七日後。大治聖喪。徙而葬之他堂。從是聖人功蹟愈見廣遠。民衆來朝。承其恩澤。至今不絕也。可見生前潛隱。韜跡埋名。闇然修行。惟圖奉上主之意者。其死後必蒙天主之厚酬。更大彰灼。使大衆欽仰。世世稱揚之矣。

天主聖教聖人行實隱修卷五

終

崇禎二年

武林

天主教超性堂新刻

IAP. SIN. I

65

天主教聖人行實

童身
卷六

*Aliquot Vita Sanctorum.
tom. 6. Virgines.*

天主聖教聖人行實

凡七卷

耶穌會

後學 高一志 述

郭居靜

同會 陽瑪諾 訂

費樂德

十二位童身聖女卷六目錄

一嘉大利納

見一張

二亞嘉大

見九張

三路濟亞

見十三張

四則濟理亞

見十七張

五依撈斯

見二十
三張

六其里斯第納

見二十
八張

七嘉辣

見三十
一張

八嘉大利納

瑟見三十
五張

九巴兒拔拉

見四十
二張

十瑪兒大

見四十
五張

十一篤羅德亞

見四十
八張

十二德格辣

見五十
二張

十二位童身聖女行實卷之六

天主聖教中。從古常有高志之女。自幼及老。不嫁不污。勤修形神之潔。以終入聖域者。茲姑舉十二位以表之。

嘉大利納聖女行實第一

厄日多國。立山府中有女曰嘉大利納。王室之裔。性情既粹。又習於博學之師。有令名。但未得領洗。一夜似夢見聖母抱耶穌降臨而自引手授之。時猶

年少感聖母寵照之榮。意欲接抱耶穌。耶穌反目拒之曰。是女未領聖水以去舊染。未淨不足取也。驚醒。察夢中所見。知以未奉天主聖教。洗原罪之污。故見却。從是矢志正道。得領聖水。聖母實視其已蒙洗滌。中外潔清。時時增加神力。復如前抱耶穌降臨。耶穌始怕然容接撫慰之。又以異寶持定其心。

是時瑪施迷諾大王。任權東朝。豺虎其情。橫虐衆民。又原迷邪教。令臣民會祭土神。謝恩求福。違者必服上刑。國人聞命。爭趨立山府城。遍赴廟寺。宰牲焚香。以奉王旨。聖女僅十八歲。聞衆民蔽於王命。抗背真主。叩拜邪魔。卽立丈夫之志。直至堂上見王曰。君所敬所求塑像。曾聞其詳否。王曰。何曰。茲所謂土神。昔不過人類。行人中未及實行人道者。尚溺於邪欲。或肆虐殺。或施爭奪。或篡鄰邦。或奸他室。欺親累疎。抗上凌下。無所不爲。此皆古載籍聖賢所非也。庶民知之。君不及知耶。或知而不及信耶。倘知且信之。何乃敬奉如正神乎。若吾聖賢

所奉之真主。造成天地。化育萬物。於吾人類。常利益之。提拯之。逮終保全。無間無倦。是則古今典籍言之。四方賢哲。徵之多有。靈奇驗之。而君獨疑之耶。然天主造制天地人物之功。猶未爲甚大。若其降世。肯固人形。甘冒世苦。以其無辜。乃如重犯。竟死難而除人罪之害。是乃未見未聞之至愛。從何報之歟。故累世明道之聖賢。幸聞而信。無不効死於道義。以盡忠而益世也。

王聞聖女之言。又美其色。大奇之。默然無言。百官傾聽。讚嘆不已。王命姑收聖女於內朝。俟祭畢。究處。王回朝。詳詢聖女姓名。宗族。學業。及其意欲。聖女曰。孤女宗族。城中無有不知。賤名謂之嘉大利納。學業。則從少年依親命。誦書習文。格物窮理而已。然雖以先人遺蔭。食於舊德。薄曉文藝。何敢市重。惟以奉天主正教爲重。蓋世中之尊富。知藝皆以時生長。卽以時散滅。獨正道實德之功。雖以時漸積。終不以時窮盡也。

王聞聖女所云正教。審問多端。聖女不待思議。應之。

甚速辨之甚明。王愈異之。且知是論之高。非庸學所及。於是命近臣收入宮。詔令國中高士。卽時赴朝。與之辨論。未幾。有高士五十人至。約次日大會堂上。彼此問難。是夜。天神降。顧聖女。勵之曰。學士五十人聚。意合力。攻爾圖辱聖教。惟爾悉恃天主能力。勿畏之。彼時。非特五十學士。尚有衆民。信爾言。入于一門也。

次日。學士聖女俱至。百官萬民環朝觀聽。彼此各題異論。設疑求解。一老學士挺身出曰。汝以女。又以年幼。未讀古今書籍。何所自恃。敢輕闢鄉神。獨稱揚耶穌之異教乎。耶穌雖他無指摘。但以被人告首。爲官處冤。釘死於十字架。如重犯然。便當絕其名。而驅其教。况奉敬爲人物之主耶。若吾鄉神。古今帝王明哲之士。所時祭享事奉。簡籍廣載。四方萬民。不期而合。多承其恩。多見其靈。萬不可疑。

聖女曰。茲欲究實。學先須推定造物之主。萬有之根。惟一無二。蓋物之中。不能兩大兩本。理之自然。物主旣一。則其爲神最靈。無始無終。并至公至慈。全

能全智。無所不徹。無所不豫。皆理之必然。今汝輩所敬之神。悉不如是。惡足敬哉。且一國所供之神。卽已百千萬。況天下諸國乎。且此國所知某像某名。彼必不知。此國所奉某教某規。彼必不奉。則豈能定一尊。而得實據耶。況爾等簡籍所謂鄉神。不過徃世之人。前生後死者。在人世多行邪陋。欺衆犯奸。鬪殺攘奪。可以事奉祭享。而求之福歟。是則我所不能明。凡信土神者。亦所不能解也。至吾所奉天主。正如前論。無二無爽。東西南北更無殊途。主宰惟一。教規惟一。人心惟一。所施之訓。純全於理。毫無背謬。惡行雖微。不容。仁愛是重。欺詐是責。愛衆如已。待已如衆。奚容彼我之私耶。况吾輩以見世爲流蕩。而輕之。不欲戀。以身後爲永常。而重之。不敢忽。至論天主降生居世之情。是皆至慈之功。以開世塞。以扶世道。以贖人罪。而登之天國。豈其犯罪而受難哉。卽當時之官。亦信之。民然之。史記之也。至教中諸聖賢。則非止篤信。且傳流於後百世之億兆衆民。多見其靈跡異驗。而從之。迄今

聖人傳寶
聖女傳寶
未嘗疑貳未嘗變改夫何間然。

學士聞聖女高論正如風披玄雲始覩天霽乃心誠
悅服順聖女而求指引惡王大驚更令他士辯之
他士對曰以彼高士聲實騰茂才智超絕猶不足
與辯况臣等乎且少女所述之理甚確甚明學者
無能不服奚從逆而破之。

惡王大怒勢如虓虎叱左右累薪熾火驅五十學士
入之學士聞命見事危迫便跪乞聖女指示曰昔
吾輩昧於正道多犯愆戾今幸片時提醒深知往
謬甚欲少補以奉於正王効死道難焉聖女大喜
扶而慰之曰公等當世明哲博學之士猶未認真
主未學正道殆爲可憫茲幸知之奉之因以委命
爲萬世之明哲博士足慶矣若論平日罪犯必須
誠悔所恕然後定立神志爲道冒苦固以火精煉
而純潔登天上國也學士一一如教入火中。

頃間諸士死教友俟夜潛往收其燼骨不意諸士之
體一一全存不損一毛一髮乃甚嘆美天主弘德
殮而葬之由是民衆屢聞異驗多投聖門惟王見

民衆歸化。更加怒恨。姑緘默以圖聖女。

一日召聖女至。巧飾言色。譽聖女族之賢。色之美。才識之明敏。學問之淵博。因勸以順從國教。聖女曰。女志已決。任君加刑可也。王聞變色。叱役褫聖女衣裳。以皮鞭緩撻。殘傷百肢。血流成渠。衆民不禁傷淚。獨聖女一似無傷。泰然中立。王令收之幽獄。禁餉饋。有天神朝夕入慰。治其傷。又有白鴿。每日進日用之需。約十二日。

王后屢聞聖德。乘深夜詣獄。賀之名將。頗兒斐畧者。率勇士二百護后。并入獄。領聖教。聖女爲后明剖。正邪要端。聽者皆大悟。后去。耶穌遂臨顧聖女。預勉勵其心。以敵將來之大難。

惡王聞聖女餓未死。復召至堂。萬計挑之。終不若意。怒甚。乃造異常虐器。其器四輪。輪各環出利刃。四輪相向而轉。中立一木。縛聖女。使輪刃交剗。剔之。聖女惟昂首仰天。懇禱主祐。未及轉輪。見天神降。至劍斷其索。推散其輪。木刃橫飛。反損左右諸役。衆民見之。謹呼稱讚。天主異能。聖女神德。無可與

敵信從其教不復懼虐王之怒也。

王見衆民歸化愈益酷恨將改新刑苦之后傷聖女無辜受無窮慘辱出宮直諫王不悅且知后及名將已晤聖女而奉其教卽命斬之后欣然辭聖女伏地引頸甘心受刃不疑不怖名將及二百人皆死王令役并聖女斬之聖女自得色喜先伏謝天主平生之恩次懇賜受其神於天上國且勿使其身歸辱于惡人之手又祈天主凡民中有誦其名而求上佑者勿拒之終旋視衆民更乞天主開其蔽塞使悟非歸正認奉大父祈畢自整其衣正其體受刑斬首後無血惟見清乳流出以徵聖女神身之潔也。

聖女卒後卽有天神數輩降臨提聖屍送逋遠方西納高山塋之以應聖女之意今墓跡猶存恒出香汗療萬病嗣後聖教大行如斯第國王仰慕聖德造崇殿建修院使謹守聖墓恒致祭修德効法聖跡至今猶然。

亞嘉大聖女行實第二

西濟里亞國巴肋末府有室女曰亞嘉大者。家世貴富。鄉黨願與爲婚。但女從少誠奉天主聖教。立志貞潔。誓守童貞。

是時西國之權悉歸得爵氏。其人習僞神法術。不辯正邪。遂嚴禁天主聖教。違者不赦。今至西濟里亞國國中掌柄者。徑齊氏。聞貴女亞嘉大賢而美。虔奉主教。自誓守潔。請見之。索女不獲。已入見官。甚慕其色。私發邪情。陽計不得。以陰計謀污之。乃召

府中淫婦託以聖女。囑令漸誘於邪。

淫婦携聖女同歸。以巧言時時引誘。無計不施。聖女正如崇岡。不爲慾風搖動。反責曰。汝欲攻吾心而穢吾身。窮力殫謀。無益也。我切矢却絕。正欲令汝欲挑我於邪。欲歟。若汝恣肆不反。喪敗身名。正足傷憐痛恨矣。勸汝早悔。否則將自召上主之怒。致大患也。邪婦不悟。復命於官。

官召聖女至堂。問曰。以汝尊族。奈何從是教之卑陋耶。曰。識認大父真王而篤奉之。是乃至尊之事。何陋焉。官曰。若是則吾輩不奉彼釘死者耶穌之教。不足尊乎。曰。搏土刻石雕木。而以爲靈奉魔爲主。而伏敬之。求其所不能與之福。禳其所不能除之禍。胡尊之有。官聞之色赧。令左右掌聖女之頰。以禁其言。次令牽入獄。囑令三思。聖女欣然入獄。懇乞天主確祐其志。

次日官復召。多爲巧言。廣許福幸安樂。以誘感之。又以刑惕之。聖女曰。爾所施諸謀。或以陰幻我。或以明駭我者。皆不足道。爾所許福幸安樂。豈係乎人。

卽係乎人。乃自忘大本而背主。亦何福何安之有。若論刑僇。正我所願得以報主恩者。夫神魂不以苦脫去軀殼。弗能登天矣。任爾挺矛拔劍。用火放獸聚役盡力。虐害我。我無辭焉。爾愈酷殘於我之形。愈增功於我之神。何遲遲不卽見施乎。

惡官聞之不勝忿發。令役縛聖女。用鉄鉗除其乳。聖女雖痛甚。不改容色。謂官曰。爾不食女人之乳。生成乎。今乃酷傷女人之乳乎。官更怒。再囚之。絕其食。深夜忽見老人默臨其室。似醫者。一嬰童持燭。

前行漸近。老者莞然。謂聖女曰。虐官酷傷爾乳。吾在彼親視。可易治。聊具良藥來治也。聖女初見爲男人。又聽其言。驚異慙愧。不忍依從。辭曰。吾向來未嘗用藥治病也。今奚敢用之。惟望上主慈恤。自治之耳。老人曰。我乃耶穌宗徒。伯多祿。蒙上主遣來顧汝也。言訖不見。而聖女乳無恙如常。深感天主弘恩。伏地叩謝。於時忽見奇光從天降。明照四方。獄卒大驚。不暇鎖禁門。奔散。同獄犯人勸聖女乘隙走。聖女曰。吾旣入此戰場。以敵諸邪。豈可失。

伍哉。

第四日。官復審。見悉無傷跡。大驚問其故。又不勝怒。令役熾大火。投聖女其中。聖女入火地震。房室傾覆。壓害惡官之厚友二人死焉。衆民惶駭失色。恨怒惡官無道。大詬詈之。官恐民亂。強脫聖女。又囚之。聖女自見四體殘燬。跪地懇謝天主一生之恩。次祈賜受其神於天。祈畢。泰然謝世。時天主降世。後二百五十二年。按長曆爲曹魏齊王嘉平四年。壬申。其聖屍色象如生。芬香發聞。左右喜慰無已。

士民初聞聖女卒於獄。星奔瞻敬。將塋之。忽見天神數輩下臨。手執小碑。置之柩前。碑有書曰。潔淨之神。自甘委難。正爲主之榮。爲鄉之保。天神去。衆民依主旨。稱讚聖女功德。連侍墳墓。祈禱祐庇。

惡官聞聖女已卒。便往聖女本郡。籍其產業。行間下馬渡河。馬齧其面。蹄其身。推溺河中。死不復出。是知以非道謀害正道者。終害其身也。

西濟里亞國有最高山曰厄得納山。頂恒多積雪。頂穴中發火焰不絕。一日山震異常。乃吐硫黃火衝

潰若河。溢泛四境。所值人物樹木房屋皆燬。近山大郡名加達你亞聖女之寶體所在也。城中之民以逼火。蓄無措。群趨聖女墓上。謹開其柩。取蓋聖屍之紗。對火流張之。并祈聖女扶祐。火如有靈。對聖紗伏城矣。從是四方感激聖恩。崇奉至今。八十年前。是山又出火。溪肆流郊外。隨其所至。燬燼人物。將入一莊。莊主幸存。聖女墓中紗少許。卽以爲小旗。置於竿上。對火流立之。懇乞聖祐。火至旗處。分二派。左右行避其莊。而過之。

路濟亞聖女行實第三

路濟亞生於西濟里亞國之雜拉義名郡。世家富貴。而賢。少學道。幸識天上有造物之主。公宰世務。賞罰生民。卽志于早修。終身守潔。

父故母議姻路濟亞解母氏意不悅。卽或隱或露。以志示母。冀勿奪。未幾母病危。女思拯之。聞鄰郡亞嘉大聖女生前建立奇功。死後每恩祐所歸往之民。卽勸母同往聖墓祈佑。路濟亞祈際。忽似睡見聖女自天降臨。衣若絺繡。光輝無比。千萬天神擁

護笑謂曰。路濟亞爾爲上主所祐潔女。自能施澤。何必我。吾慈主鑑爾德。推爾分。拯爾母疾。上主昔以我爲本郡之庇蔭。今以爾爲本鄉之楨幹矣。蓋凡潔修者。最合主旨。爲主所甚安之居處焉。路濟亞醒告其母曰。母疾愈矣。母亦自覺病愈。同伏地叩謝。歸伺。便謂母曰。我志在修貞。茲吾母又蒙上主慈憐。治除危疾。理合圖報。我既有舊願當償。幸母勿爲阻碍。又有所請。母曾許金若干爲嫁資。是宜卽賜以便分施。母欲留資待歿後與之女曰。待死而施是不獲已。安得有功。生前施之功始大也。譬之夜行。必燃炬於前。照塗之險。豈遺之後。而背是照乎。現世也。幽險也。欲圖升天。而非前發功德之光輝。難免貿貿矣。母乃以嫁資與之。聖女卽施之貧人。

向所許配者。忽聞聖女不欲婚。又捨其財。誣告于官。蓋昏人心者。無如色財二欲。并攻無不犯矣。官召見聖女。審知。幼習天主聖教。又盡施其豐資厚產。乃且勸且懲。使背天主而歸土神。聖女以實論詳。

析王教之正。他法爲邪。官笑其迂濶。聖女曰。爾事地下之主。而遵其旨。吾欽天上之主。而奉其命。上下命旨。不可並依。則從上者。何謂迂濶。倘不論理。任意處之。官怒厲叱曰。汝旣傾敗先業。何必妄辨。聖女曰。爾論我產業乎。已藏於深庫。勿復貪之。若色慾滌汙。則我從小恨惡。凡背正主。而趨異端。懷私意。喪良心者。皆屬姦邪。皆可恨惡。何足論耶。官聞憤躁不寧。欲加刑以遏止。聖言。聖女曰。凡蒙天主斯彼利多三多格其潔心者。不能無言。何可止。官曰。吾且令爾入邪滌之院。以蒙不潔。致斯彼利多三多之棄爾。奈何。曰。凡身被強姦。而志辭穢樂者。不爲滌污。非特無損功德。尚倍益也。官叱隸卒。驅入娼院。卒依命共牽之。不動。蓋天主欲顯其聖。安定潔女之身。非衆力可移也。官大異。致數牛加索引之。亦不動。官疑爲鬼術。招師巫咒驅之。以魔伐魔。師巫趨命。致力窮術。終不動。

惡官不勝忿辱。厲聲叱責。刑役聖女解之曰。何必自怒自虐。已甚乎。倘爾未徹天主聖能。於斯便足審。

而驗之官不聽。令隸卒多集乾薪。入以松香桐油。硫黃助火之物。環逼聖女。燬之。聖女居中。四被火。焚竟無傷損。謂官曰。吾已懇求天主。姑延此諸苦刑。使凡奉教者。明知其全能。而篤信固守之。若其未奉教者。并賜令以此開悟歸服也。官益怒。令役斬之。聖女歡然服命。先設教以切勸同志之士。俾勿忌世苦。勿憚刑虐。其言曰。世間之大勢盛榮。如日及花。朝茂夕瘁。何足畏耶。若國王則天主容之。以練聖賢之德。後此必將見絕。不使恣虐善民矣。從此吾主聖教。庶得太平。且大興也。

言畢。聖女引頸受刺。氣猶未絕。衆傷其無辜。并怨惡官之暴虐。卽時倡亂。牽惡官于市。囹圄困窘。終論責之於王。爲天下僂也。是知爲政者不可倚勢枉法。倘蔽于色。貪于利。放辟邪侈。以凌其民。是自求禍而召無窮之辱矣。若吾聖女親見其官受大惡之報。尚哀憐之。蓋聖賢之心。愈仁亦愈恕。以恩報讐耳。

聖女近終之期。幸領耶穌聖體。寧靜而卒。時天主降

生後三百餘年冬至月。按長曆在晉惠永康以後也。教士謹收聖屍。塋之爭所。迨正教大興。乃建寶殿以安聖骨。屢見移遷。最後安於意大里亞國。物搆撒名郡。迄今猶時蒙恩澤。凡失明者。以誠志懇祈聖祐。槩不虛所望焉。

則濟理亞聖女行實第四

則濟理亞羅瑪人。族世尊富。乃夙承家教。內懷貞善。外有儀容。全備中節。年長德力日壯。修志日堅。明識世務。鄙陋思以脫其淪溺。自誓未守潔貞。且避人而修獨也。

未幾父故母未達女志。欲嬪於賢門。女聞慟哭朝夕。懇祈上主默祐母心。由是入于幽居。專務神工。嚴齋苦修。塞諸外誘。未久具成聖德。而母所擇配者如期至。親戚鄰里宴賀。獨聖女皇皇不悅。自思良

計呼其贊夫曰哇肋里吾旣以禮與爾婚大不獲已吾有要言語汝汝勿妄洩吾自少志於貞潔誓終不嫁幸蒙天主賜以一位天神時在左右保護吾身倘爾敢於褻瀆恐致大禍若相視以兄妹案情則爾亦將獲其寵沾其澤矣

哇肋里聞言大驚答曰是言雖善不可遽信欲我信者使我親見爾之天神方可聖女曰病目不足覩杲日之光欲見之須先篤信天地之主而欽崇之次恭領聖水滌除舊染庶幾乎夫聽聖女神論心漸開悟求見天神之願益迫於是切問聖女何由方可信奉天主而領聖水以致成功

聖女大喜卽指晤教主求訓是時西國之王迷於僞道故教主與其門第百千餘士隱修郊野哇肋里從指出城至教主隱處入叩盡述其情并傳聖女意教主欣喜不勝卽叩天主祝曰至慈吾主爾爲索情之源向所賦美種於則濟理亞之貞心今已成實正可喜收而登之天上也夫人往爲虎狼不可與論茲者貞女化爲羊羔使來求教豈不可慶

聖人傳 聖人傳
幸收之聖門乎。携入後庭相叙。忽見一天神。借長
年狀貌。臨至衣潔白如雪。手握金書。書曰。正主惟
一。聖道惟一。道門惟一。聖水而已。哇肋里初視。驚
怖昏絕於地。教主撫提。令讀之。讀畢大悟。卽以誠
心求教主指引。教主留之同宿。徐徐叙釋經中微
旨。與其道之要端。辭回。

將入室。遇聖女。切務神功。并見天神爲美貌嬰童之
像。遍發異光。侍於其側。而手握香花二冠。視之悚
慄。伏地叩拜。於是天神携一花冠。獻則濟理亞。又
提一冠。獻哇肋里。謂曰。夫二寶冠。乃天上香花所
成。非世間物。吾至慈耶穌。賜以表賢夫婦之潔情。
正可嘉愛不朽矣。若此天花。恒久芬馥。恒久鮮華。
非潔清之目。不足見之也。又謂哇肋里曰。緣爾篤
信新婦之言。天主遣我特來顧慰。茲爾幸獲主寵。
任意祈求。未有不得。
哇肋里感激對曰。室中獨有一第。我所甚愛。如我身
也。辭邪歸教。是我所求。天神曰。爾第不日來歸。何
慮。且兄第二人。終將冒義。難立奇勲。

言畢不見而哇肋里之第抵布忽從外至正入後堂
聞香氣大奇之問故兄曰此香非凡俗有上天所
降奇花也第欲聞其詳兄乃乘機叙陳天主聖教
之正理勸其誓絕平生所習左道談論之時天主
默祐其志助之辯力通第之心使服理而從教矣
抵布并蒙親見天神下臨相慰亦倍加神力焉
兄弟道心日明博施其財廣傳其學善名遍著都官
聞之拘至公庭究處賢弟兄明證主教獨正多受
艱苦不屈不變竟受終刑以徵天神之言

聖女聞夫與第幸死道難收其屍塋之爭墓盡散其
所遺貲業施諸窮人意以豫防貪司之強奪耳不
久都官知二士資產頗厚卽拘聖女至堂問二犯
資業何在聖女曰昆弟之資收藏于窮人之手安
矣固矣官怒目視之命其反心依命敬奉土神否
則有損無利也聖女曰棄人物之真主奉鬼魔之
邪法豈合天理豈爲忠孝若以循天理盡忠孝而
委致其命乃無不利夫焉損乎

官聞更怒令役牽至神廟強使拜敬倘抗逆立斬之

刑役却將行命乃見聖女年弱貌美財富甚傷憐亦切勸之聖女曰爾憐我甚謬矣我所遵之道盡知其始其終無所不正爲正道而得委命真福莫大焉請以俗事取譬用土易金用石易玉愚者猶知之能之乃以地下之卑陋易天上之重貴又以本世之暫苦易身後之永樂是非智之事耶茲我雖暫時爲義爲道棄世絕俗冒苦受難致失身命然吾功德日積吾真命固存於天未永不壞豈足傷乎若爾等衆蔽於陋俗迷於微利久失正道日以流蕩不能反本則足傷憐耳

刑役及其左右小民聞聖女實論深感服膺立志改邪合聲大呼天主耶穌爲人物之真主不可不信不可不奉聖女見衆皆向道引之入室與言其詳衆共四百餘人聖女咸厚待之又請教主躬臨依舊規引入之

都官忽聞聖女未服終刑又率化刑役及其民數百忿怒異常令火焚溫室投聖女其中使鬱閉而死聖女入焉不懼居一晝一夜畧不見傷都官聞之

甚愧罔施其刑。令役斬之。役領命突入室內。遇聖女。方務神工。乃拔利劍挺前。三刺其頸。悉不中。衆役大驚悚慄而退。不敢再犯。

聖女蒙主存之三日。依然廣接諸人。以正氣善言勉勸。令勿屈苦難。教主感激聖德。深夜造其室。而晤慰之。聖女叩謝曰。愚前祈求上主。賜寬三日之期。欲將內外資產盡以施舍。今幸吾大教主至斯。懇代施之。若此室雖不燭。倘可成小堂。以事天主。則所至望。教主皆慰許之。越三日。聖女安然其案。神棄軀升天矣。時天主降生後二百三十二年。按長曆爲曹魏明帝太和六年壬子。教士殮葬聖屍後。從城外移于城內。多負魔患病失安者。趨墓求恩。槩獲聖祐也。

依撈斯聖女行實第五

依撈斯羅瑪人生於富貴之家。少年幸蒙嘉訓。正如
良田藝以美種。百倍農收焉。始識人事。便絕兒戲。
專務實學。致力內修。誓守貞潔。

十二歲有都官長子。聞聖女賢而有色。請姻。父母以
幼辭。其人不能待。俟女偕母出門。迎而面請之。強
納聘禮。聖女驚駭。叱辭其禮曰。愚徒無耻。乃親見
潔女乎。蚩哉蚩哉。我久矣。自有所親所從之主。非
俗人。亦非世居。乃謂天主。又謂人也。論其天主之

性有父無母論其人之性有母無父其尊無對其能無限其善無際茲我親愛比從必貞潔如前更將十倍其功可棄之而姑配汝哉言畢遂去。

公子聞言疑聖女別愛他婚以辭卻之也疑愈深怒愈積思愈甚竟病矣父聞其故卽召見聖女母子施禮厚接好言相勸令勿外其子聖女約述其所以不可婚者卽辭歸都官不樂令左右再三稽訪乃知是女習學天主聖教以道心誓期守貞也。

卽復召謂之曰汝意原在守貞卽宜入物斯大之廟。

守其祭祀。

物斯大乃古諸室女所誤事名女有宮有廟有潔修之女者居之。

倘汝

又不入吾將發汝媼院矣聖女曰不必多計且勿怒吾立志非輕妄豈以巧言或艱難可奪哉吾旣不違吾主以從爾子之婚况違主以禮木石無知之像乎請熟察自當覺之若云推發媼院則有天神時刻護保我所事天主耶穌庇祐我我不畏都官大怒令役卒盡脫聖女裳衣從市中擁至媼院天主當是急卽使聖女之髮頓披至地正足蔽身不使露體旣至役卒推之入內外招媼童辱之於

是聖女明見天神降臨。以潔衣衣之。次發異光。四照幽暗。人目所不能當。聖女甚感伏地叩謝慈悲之主。并求加力確志。以守其操。

其間姹童四集入院。卽見異光圍照聖女。及其所居。輒大驚速退。不敢近。亦有悟爲天主所祐。不可汚者。惟都官之子。深迷於邪。濟以久怒。不顧而入。天神卽殺之。戶內其同來姹友。候于外。久不出。入視知之。滿城傳言。謂聖女用咒術殺公子。都官視其子。厲聲嘆哭不止。次詈叱聖女曰。巫魔之徒。若何

敢欺吾子。以邪術咒死之耶。聖女曰。姹人所自召禍。勿以尤人。汝子初至斯。同來之人。一進便退。皆無患矣。惟汝子太迫於邪。恃勢抗理。唐突而入。故遭天怒以死耳。

官默然無言。漸悟。乃懇聖女曰。旣小子獲罪。天主慢賞貞女。祈勿憚加志爲禱。天主宥其愆犯。令之復活。若幸蒙恩。足知其原死之禍。惟所自取於汝。無與。況其得甦。必爲天賜汝之功德。吾子孫銜感。世世不誼焉。聖女曰。官長久從異端。悞攻正教。將用

何功。憑何理。望天主卽允所求乎。雖然上主至慈。其雨之澤。其光之照。槩施於善者惡者。或可希賜公子復甦也。姑請退。俟我伏禱。吾主官出。聖女盡力加志懇天主。姑恕狂童之污志。令其復活。以顯主能之大。主教之正。且免愚民貿貿蕩於邪也。祈禱之際。天神格思。先以好言慰愜。堅固之。後許令死者復活。遂不見。公子復活。不覺出院門。大聲呼曰。天上地下。悉無他主。惟諸契利斯當所事之主。乃真主。是獨全能至善。大智極公。完滿備足。無虧無蔽。其外士民所供之神。皆屬虛邪。不足憑信。况以爲主哉。都官及其民衆大竒之。因稱謝天主之能。蓋少女之身無力可恃。乃赤入娼場。而不蒙不潔水中不濡。火中不燃。且遇讐不復。反以恩報。使死者復生。娼者遷潔。似此事情非常。不有上主寵祐。能若是哉。

乃惡徒恐其教衰。卽聚噪煽惑人衆曰。是鬼魅娼女。奚不速死。敢貶古先所崇鬼神。迷惑衆心。生者用術使死。死者施咒使生。行恠沽譽。欺罔賢愚。是豈

法紀所容可置不問耶。都官聞言。又驚。雖心感聖恩。第恐魔徒依附民衆生亂。姑入後堂。委屬官代審。屬官不待審辨。坐聖女罪死。令役焚烈火。投聖女其中。火如有知。服認聖德。分趨兩旁。飛攻左右。刑役而焚燬之。聖女感上主護祐之恩。叩謝不已。并求增其志力。祈畢。猛火卽時自滅。民衆感動。大譟。官恐激變。令速斬之。役舉手。手失力。身慄毛豎。不能行刑。聖女乃怡然命役。心定自伸頸受之時。僅十三歲。天主降生後。三百有四年。按長曆爲晉惠帝末興元年甲子。

教士送聖屍出城。讐徒嫉其光榮。糾衆縱橫追殺。天主當是急。卽地震。山崩。雷轟。電掣。飛擊惡人。衆驚散。卽葬聖屍於本莊。聖女之親深傷哀哭。未常離墓。一夜止坐墓傍。切念忽見古聖女一群。皆盛服。周身遍射異光。漸至。其女亦在。更晃耀奪親之目。告云。親何哀爾女如亡人乎。胡不慶我以獲天上福耶。言畢不見。親始慰而歸。其室從此教中男女密朝神墓。多沾其澤。越數年。國王之公主恭斯當

聖人傳
祭亞

譯言堅固持志

適染惡瘡。莫能治。聞聖女至德。及時

時所施之恩。雖未奉天主聖教。然已獲聞其畧。便登聖墓。祈望聖女并治其內外之病。祈禱之際。忽寤成夢。似見聖女從天降。謂之曰。恭斯當祭亞。勿忘爾名字。中所含嘉吉。卽立高志。固操天主聖教。疾始可瘳。身與神并無恙矣。言訖。公主醒。其瘡已脫。然無跡。於是感佩靈驗。卽時領受聖水。進入聖教。然後造大殿於墓。以誌聖女功德。又效法聖修。謝朝絕婚。居約入靜。切務神修。至終不改也。

其里斯第納聖女行實第六

意大里亞國有湖曰杭兒色納湖中一大郡曰第樂湖。屢汜。居民避之。今僅存舊址耳。郡中昔有亞爾齊者。族最貴。生聖女其里斯第納。亞爾齊每奉命布政方國。皆有成績。名聞遐邇。遂掌郡事。時朝中深迷於鄉神邪術。諸當事者。槩惑之。

其里斯第納雖生長非道之室。但聞天主聖教之旨。一心向之。勤守固持。父不悅。圖奪其志。乃聖女早蒙主祐。年雖幼。已有壯老之執持。故不爲邪誘。且

日加正志以增神力。忽遇父所供金銀偶像私毀之。以施貧人。父聞大怒。將重懲之。聖女第以仁施爲功。欣然服刑。父愈怒。次日令數役褫女衣。以鉄爬殘其體。聖女以仁施遭極刑。不惟不怨。視其血尚以自慶也。

惡父愈發嗔怒。令役造鉄輪懸空。稍離於地。輪下熾薪炭。炭上加脂膏。益火之物。縛聖女輪上。使旋轉。漸受熱氣。焦炙不已。正當是急。天主卽發天神護聖女之體。反火飛焚左右人役。傷死者多。衆各逃散。虐父怒無如何。暫囚聖女。聖女伏謝天主異恩。并求賜加神力。以堅其守。幸見天神下至。以嘉言賀而勉之。又以天藥治其傷。立復無恙。

僅踰一日夜。虐父又提至堂。視其傷無跡。更怒。令係巨石。投之湖中。天神仍援置岸上。虐父無謀可施。躊躇良久。又囚之。嗟乎。虐人之愚也。不思上主至明至公。無所可逃。方反復圖謀。以終殘其女。夜卧死矣。嗚呼。惡之甚者。招禍亦稱。以其刑之重。悉補其來之遲焉。

虐父既死。數日間國王銓補郡官。官至審聞前事。令具大鼎燒松香硫黃等實之。繫聖女投其中。聖女視鼎沸。悉無懼色。惟畫十字以入。終未見損。惡官大怒。令削其髮。剝其衣。送之土神寺。遍禮其像。聖女方入寺。諸像自仆地。敗爲塵土。官不勝怒。悶絕於地而死。宜哉天僇。圖害人而先自受之也。衆民神悚。且奇天主聖教之異能。不待人勸。棄邪神而歸化者約三千餘人。

新官又至。提審聖女。聖女固執如前。官令燔窰而入。聖女入居窰中。五日纖微未損。官乃拘之。黑牢令師巫用魔咒驅毒蛇殘之。蛇服馴不能逞毒。官反覆猜疑未解其故。卽更枉虐。令割聖女之舌以絕其言。聖女不辭。舌既割。聖女仍言。官聽之愈怒。令縛之高木。四面射之。聖身偏被大傷。無所容矢。而聖女願爲主。爲道嘗苦受難。不知厭焉。竟以皮破肉裂。血流氣衰。漸底終期。

於是聖女自悟其功將畢。先謝天主。一生護衛之恩。然後懇賜解其形軀之滯。容神魂登上天國。面覩

主光偕享無涯之福也。祈畢靜逝時，天主降生後三百餘年，按長曆在晉惠帝永康以後，同教者塋聖屍於靜地，後未知何因，移於西濟里亞國巴肋末郡，士庶歸向，至今承其捍禦焉。

嘉辣聖女行實第七

嘉辣生于意大里亞國亞細府，父尊富，多武功，其母行仁爲務，親遊天下，名聖殿宇，以盡其恭敬，益其虔修。嘉辣胎時，母豫懇天主，賜之易產，聞聲自天，降曰：勿慮，汝將產奇女，以其德光彪炳四海，增榮宗族。不久果生女，名嘉辣。譯言光明也。

穉年卽豫顯聖德之祥，性情善美，儀貌端莊，動必循理，內謙外和，防邪趨善，不好戲樂，好獨居，多誦多思，道中神理，及古昔諸聖男聖女之德行，貧乏之到

聖人傳
門卽施之衣必清潔。第單薄庸常。或親命華服。則先以縷毛附體。年愈壯。於道愈明。於修愈定。乃自思不謝。滛樂不能成功。故矢保童身。迄終不污也。至笄年。懇求二親勿阻其志。仁親感德。不敢終強。時府中有聖方濟各者。已統數友。敷教率衆苦修。適聞聖女高志。遂密爲陳訓。指引提進。終使聚同志之女。立潔修之會。入靜遁世矣。其父母惟恐女行卑約。玷其尊貴。每叱責之。百計以灰其志。使歸本室。聖女不聽。益堅確。自持。譬之鐵釘。擊之益力。入之益堅耳。

聖女名聞日達。四方之女。凡志於貞於道者。必歸而師之。女衆日聚。則廣其宮舍。之以財。給之以言。誨之以身。倡之。旣以德高冠群。仍以心謙下衆。於宮中喜行婢役事。人滌足布席。撒器灑掃。盥衣扶病。遍趨諸急。以抑其身。所承人之資。悉施之。有外來物品。禮接而以自給。有餘則又捨之。不久留以寄。次日之望也。

一日丐者過門求濟。時方乏無可施者。僅得熟麪一

包聖女令分半予之。至用時取半包畫以十字。默乞天主賜補其不足。乃麪包少許隨見增長足供五十女人。衆卽感謝天主佩服聖德也。

他日室中絕油。聖女自取空罈令執事者乞隣少濟。執事者携罈欲出。忽覺罈滿。細察之知天主已賜之。不待乞矣。

若其簡身之法。極嚴極精。衣履食薄。羈陋寢地枕木。以駱駝毛結爲內衫。粗索繫腰。寤寐不間。專務神工。因是每蒙天主親臨。慰其苦進其修也。聖女以

多涕泣。目病邪魔乘而誘之。見異形曰。貞女居修何必多哭無度耶。非止淚將失明矣。女會之治安得成乎。聖女悟爲魔計。答曰。若我爲主得至失明。何幸如之。吾會中事悉托上主。豈足慮哉。若爾諸輩久失明。心不能自起。而對視天上之真光。真可傷魔遂不見。

是時遠寇入國界。浸至本府攻城。聖女聚諸會女恭捧殿中所守耶穌聖體。出門對衆前伏地叩祈曰。吾至公至慈天主。勿外小婢忠言。斯諸潔女向棄

世榮世樂入此隱修。而事吾主。幸勿使其陷險。而被寇辱也。隨聞天聲答曰。吾目在斯。常降監。豈不爾祐。時寇虜正欲用梯登城。忽大驚墮。潰散去。數年後。又有敵軍來攻。聖女仍携會女入堂。伏懇天主護祐。是夜敵軍亦意外驚散。

由是聖女功德日著。每以奇事驗其妙道。四方之民趨敬求恩。凡被魔壓者。聖女誦畫十字聖號。遂去其病患者。困鬱者。特求聖女出一聲。或賜一拊。不論輕重。必獲痊愈。若聖女形身雖以苦修。且病久卧。絕無憂色。亦未嘗乞天主治除之。蓋知病以練德。有益無損也。

聖女四十二年。勞於院務。修治衆業。老而不懈。痼疾日深。於是自覺終期之近。卽以爲樂。因聚餘力。加勤。以備上天之需。時教主忽聞聖女病危。亟欲親見德光。遂往顧。甚悅。卽以其平生過失。悉賜赦之。此時院中諸女。見其德母將逝。不勝痛切。聖女以神色慰之。因懇勸之。堅志潔修。慎毋以見世之暫微。棄身後之永巨也。聖女有姊。亦在院。不忍別。求携

聖人傳
之同逝。聖女姑慰之曰。爾期未至。且勿急。與其以
已心欲速之。寧俟主命而謹奉之。奚知爾終期或
不甚遠乎。言畢。默然深用神功。思天上事。深夜幸
蒙耶穌及聖母俱臨接。隨之恬逝焉。時天主降世
後一千二百五十三年。按長曆爲宋理宗寶祐元
年癸丑。衆女葬之本堂。千古存其聖跡。沾其神澤。
教宗依例。察審其生平。實行靈驗。入於聖品。今萬
民仰敬。効法之。

嘉大利納瑟納聖女行實第八

嘉大利納生於意大利亞國之瑟納郡。名與他聖女
同故。以地號別之。二親俱仁善。母更自乳。得其餘
清穉。年卽顯將聖之驗。六歲借小兄弟出游。幸見
耶穌坐於傍殿之頂。左右有伯多祿保祿及若望
三聖侍立。而俯笑視之。少女大喜。心目懸向。趾不
能持。兄弟呼之。不應。推挽之。方悟。則如失去嘉味。
大哭。

從此存存于心。絕去戲玩。天主益寵愛之。每以古聖

形跡默示引導使立志取法少女幸得天主指引潛入內宮隱跡多誦多思希言希出日用所給惟取薄需餘悉以施窮人凡值同儕少女必切誨之勸引修潔常讀古聖功蹟輒思效法一日畧取用糧獨趨近山幽洞意欲隱修自思年歲之弱獨居之難復歸家至七歲誓守童貞是後觀世俗之汚外誘之賸恐自固之難至擬男服依託聖會賢士以圖勤修再思不可仍居其室俟天主命之父母兄弟見其聰質實行仁術無不奇愛至應婚時爲擇良配聖女聞知百方阻之與其失貞寧失命也父母不許乃髡首毀容父母大怒令執婢役難之聖女則以遇辱爲德資加志聽命甘執賤陋忍詈辱身愈困心愈樂父母虞其不堪私伺之一日至其室見聖女居隱處默想有白鴿在其頂因知其女必爲天主寵表始加恭敬許之守潔

聖女旣得志日奮進不暫止如川流久受坊塞忽獲通遂竭所積力滔滔向往矣尤切想猛進之功則見古聖篤明我自天親降顧慰曰潔女勿慮不久

汝將入吾所立貞院。任意銳修也。言畢不見聖女。忻然懷望。姑入室中。隱跡苦齋。重責肉體。倍昔。一以絕諸欲之端。一以謝耶穌昔爲吾罪受難之恩也。

若是數年。天主引入潔女聖會。若素無功者。每約其身。卑其心。行役如奴婢。欲克輕言之過。不言三年。日積月累。功深德著。耶穌時時臨慰。以教中微奧。親示之一。日謂曰。汝得知吾與得知汝。乃真福也。吾乃萬有之根原。衆善之歸宿。汝不過前無今在。小物耳。又曰。汝勿勞多慮多務。惟思我。我將汝思。卽汝諸務皆安妥無疑矣。從是聖女明識天主。監督其務。大悅且安。不敢妄躁。又識其力自不足。憑恒省心約氣馴情。不敢居其德也。

精修已深。德已超越。惟邪魔妬忌。萬計出入。圖或濡染。擾害之。卽投穢念。又以穢像煽熾其骨髓。聖女急防其微。不使其身安食安寢也。得滅穢火之烈。幸見耶穌降顧。訴之曰。吾主迄今何在。棄我於斯。難中不揀乎。耶穌曰。吾與爾偕。不暫離。曰。穢念中。

吾主能安坐乎。耶穌曰：是念汝客之否。喜之否。聖女曰：惡。敢喜之。尚恨之甚。吾主知之矣。耶穌曰：成功在茲矣。由是聖德彌熟。邪魔彌妬。

聖女思立奇功。請惡病窮婦寓之。已室。卧以已榻。親治其瘡。日夜供事。無奈久病煩苦。或被邪魔煽惑。多見忿怒。略不感恩。反妄談是非。以沒其功。玷其聞。聖女加勤服役。以仁行塞彼惡言。又懇乞天主。勿罪罰之。耶穌乃親顧。右手執寶冠。左手執茨冠。謂曰：任汝擇其一。冠之。聖女便擇茨冠曰：吾主向

日爲我甘受苦難。我可辭苦哉。執茨冠弁之於首。甚痛。耶穌善其志。勸勉前進。大功將成也。病婦忽見異光。從天漸布。覆幬聖女。昭灼四方。大驚。卽悟其誹謗之非。因悔而改。揚聖德焉。可知聖賢不畏非理之辱。尚以邪魔之計。爲累德立功之階也。然邪魔增恨。乘深夜以杖毒撻聖女。垂斃。他日又將投火中。聖女知魔計。笑嗤之。

一日。爲病婦治瘡。忽視濃潰。不覺嘔心。不敢就之。少頃。猛醒其德之弱。且欲全克其私。便以口緩吮其

瘡。俟嘔厭之心盡尅。方捨置焉。他日。覩是瘡。又覺稍厭。欲仍前自克。遂吮瘡濃飲之。次夜耶穌臨格。嘉其高志。以天上異樂慰愜其心。并使此後七情平和。不抗理命矣。

聖女習道日久。德嗜愈深。因厭世味愈切。飲食不甘。胃日衰。倘順長命強筋。必吐。所凝思注嗜。惟耶穌聖體。一領。則心志大悅。腑臟充飫。精力加增。而不退減。同伴女竒之。嘗謂其天神之品。以天上之氣度生。雖在人世中。亦不着人世事也。

至其哀憐窮人。一見五內傾動。以其衣食衣食之適。病聞有寡婦困乏。無以養子。卽仗主祐力。疾負麥一包。酒一尊。油一器。乘更深。趨置寡婦之門。不使人知。一日於天主大殿誦經。見丐者。聖女止有銀小十字架。輒捨之。次夜耶穌降顧。出其銀十字架。謝之曰。斯者至公審判日。吾必取以証爾德。償爾功矣。聖女出。有裸者乞衣。解衣與之。再乞內衣。又入宮解與之。又乞一襲。以衣其友。聖女無可捨。懊恨如失。次夜耶穌降顧。廣稱其功。卽以神之寶衣。

賜旌之城中間有貧婦瘡患遍身無人顧視聖女亦勤事之調其食布其席治其疴朝夕不離病婦因其痛煩或恣而忘恩生恨生厭或出非禮之言叱詈之聖女若罔聞仍急役倍功蓋知修德者必不以事順而進事逆而退惟慕仁義圖合上主之意事或順逆不以間其進進之功也

有刑官問擬二賊絞罪服刑之日二賊先受鉗鐐之刑不勝痛苦忿忿不伏聖女聞之憐其錮蔽將墮魔阱而永失身後之安卽趨市懇勸并求天主開其深迷二賊反心謝罪甘刑不變矣士庶之倫但一面聖女之德如披茅塞多改志遷善

聖女父病死恐父魂羈煉獄中卽致神力代求天主早收之倘有宜煉之罪甘以本身當之天主果允卽收亡父之神引升天域而使聖女代受其終身患病不瘳也後其母病危左右勸以豫備終期之事母不悅蓋世人多戀目前不思本世特爲僑寓豈可妄自爲地主乎聖女乃代求天主啓祐母氏善其歸路母竟不悔冥然死矣聖女不勝痛極伏

聖人傳實 聖人傳實 四十一
地懇祈天主。勿棄母氏於大凶。天主卽令母魂轉
身復活。延至八十九歲。復活之後。多冒苦難。以消
前愆。

聖女更感天主洪恩。日勤德修。以報之。天主屢賜臨
慰。勵弱決疑。發明道中微奧。至示以將來之事。人
心之隱。士民每見靈驗。或求理病解患。或乞指迷。
或乞驅魔除魘。聖女孜孜救援。無顛無私。晝夜不
倦。凡男女老幼賢愚。皆仰慕歸從之。爲父母。爲神
師也。至聞國政不仁。或臣職不忠。或上下不和。無
不直諫。亦無不允納。

若是三十三載。拮据積修。施仁積功。俄成瘡疾。默知
終期已近。因殫神力。以務陟天之路。設訓勸衆。忻
然安逝。時天主降世後。一千三百八十年。爲大明
洪武十三年庚申。聖軀鮮潔馨香。修友葬於院之
傍殿。善民致敬誦功。求恩而得寵者。迄今不絕云。

巴兒拔拉聖女行實第九

西南國厄各府有聞士曰第阿戔者。尊富之家。一女名巴兒拔拉。少習嚴規。稍長。父鎖之深院。少女雖生於異端之家。幸得早聞天主大教。卽信從之。至深鎖乃自慶得乘此精修矣。

自茲朝夕捫心審究。內意外言。及諸動靜。有妄悞者。必如嚴判責懲。誓改於後不爽。餘力則默思天主所施恩澤。以感以報。或追造物之始。萬世之運。正道之開。聖教之驗。天上之真福。因更徹曉誠德之

根玩味未久。始肇實修之端。幸蒙天主指示人世甚陋甚虛。人生極弱極脆。人難最多最煩。卽圖豫塞其流。防害矢志守貞。

數載。父擇婿配之。女不從。父怒且憂。乃姑他適。以寫其懷。并望少女之徐改也。未行先造湯泉之室。以居之。畫圖與工而去。主女視圖。令稍更其制。於內宮開三牖。以像天主一體三位之意。於中立一柱。畫十字聖號。以提耶穌爲民所冒苦難之意。室戍病者就浴。無不立愈。

數月後父回。見所開三牖。所立柱。所畫十字印號。問故。聖女因述其所學。以實理爲據。靈事爲驗。又以古聖近賢之論爲證。又論其父所敬土神甚爲虛誕。無理可據。父怒拔劍直趨斬之。聖女奔匿。忽遇巨石。石自裂一洞。僅足容身。聖女入匿。其父追至。竟獲之。出杖良久。錮之內宮。以迷惑異教。訟之官。官異之。乃善言切勸。令從土神。聖女笑而不應。官怒。又杖之。又令以糲毛擦其傷。聖女不變色。不作聲。反如食旨甘。忻忻自得。執志不悔也。令囚之。是夜

耶穌臨慰療治其瘡更勉固其志。

次日官提聖女再審則傷已無恙大駭因歸其功於
僞神又勸聖女聖女不從官更怒令以鐵爬傷其
體繼以火炬燃其傷又以銅鎚擊其首聖女不屈
惟以心以目仰天籲禱上主曰至慈吾主小婢之
望悉賴爾庇無他係實係爾旨無從他求懇乞勿
棄勿使屈於暴虐之刑也官又令役割聖女之乳
并去其衣押行街市以警邑中衆女聖女心不動
不恠第去衣時不勝羞慙向天求主曰造物之主
爾以全能於當時以雲蔽天亦於當時以夜蔽地
茲求以衣蔽吾體勿使赤身受辱焉立刻有光明
之衣護之體絕不露行畢復回官見聖女已受多
刑畧不降屈無計可施卽論斬聖女之父自充刑
役以斬其女聖女伏地叩謝天主生平之恩并求
日後凡有托其分祈乞聖祐者勿外之勿負之卽
聞聲從天云潔女旣盡忠誠應合遂登天域以享
大功之報若其所求無有不允聖女正體引頸迎
刃欣然死於乃父之手父方大喜迅雷至擊死官

亦死。是知罪與稱罪之僂。爲伴。並行不離也。

修士塋聖屍於新墓。善民多領其恩。有士篤崇聖女。每念其功。一日。寢於榻。烈火至。乃醒。已不可脫。卽想尚未悔罪。未備善死之功。幸記所敬聖女。求其顯聖。聖女卽降。張聖衣向火。火滅。次提修士出之。曰。緣汝向敬我。祈我。故天主賜振汝急。又寬汝命。至旦。汝宜善用以清罪惡。以備不虞。修士如命。悔慚前過。謹領耶穌聖體。受聖油。次日。寧靜死矣。後世凡遭雷火之患。求巴兒拔拉聖女庇之多見效。

瑪兒大聖女行實第十

瑪兒大如德亞國之名族也。父曰洗樂。母曰歐加。皆早世。兄妹三人。兄拉撒落。妹名瑪利亞。瑪大肋納。瑪兒大居其祖之封邑隱修。

時天主耶穌降生其國。親行大道。瑪兒大與兄妹幸歸聖化。耶穌常游其邑。卽主其家。后拉撒落病危。姊妹遣使聞於耶穌求救。耶穌俟其三日死。旣塋。乃往救之。開墓呼死者復活。卽主席饗耶穌。衆民趨觀。時多歸化。

耶穌昇天瑪兒大兄妹三人執道如初國人恨之先
沒其資次收兄妹三人及其家衆置之壞船悉去
舵楫檣帆諸具推入海浪中幸獲主祐風送至西
地中海抵瑪洗里亞岸乃弗郎濟亞國之名郡商
賈所歸殷富莫及士民間遠客奇至聚觀之見其
蹈險之朽船又聞所陳妙論接入厚款留之再觀
其德修之實信服日深歸化日盛衆議舉拉撒落
賢士以柄教權其妹媽大肋納則久習靜修仍入
山避世惟瑪兒大自行其志擇城外僻所建造宮
室集同志女數十人偕修貴家之女感慕德風多
來領訓。

聖女更矢高志窒欲克私卑心苦形魚肉酒乳諸味
不嘗惟食蔬飲水衣單晝夜跪叩百次勤謝主恩
諸民仰戴嘆美之凡遭不虞及諸艱難者必歸其
宇庇如赤子之就慈母也。

當時地方不幸忽有毒蟒入界衡行恣毒吞噬人物
民衆求祐於聖女聖女憐而代求天主乃出城迎
蟒旣遇對畫十字灑聖水蟒立時自破裂死民衆

益感而信之。聖女事奉天主虔實若是。天主欲釋其苦。酬其功。一載前豫示升天日時。猶欲更加精煉。患病年餘。至終期前八日。常聞天上奇樂。以慰其心。又幸明見天神衆多護送其妹瑪大肋納之靈魂升天受福。

至終日。耶穌自雲中降臨。遍布輝照。呼邀聖女曰。瑪兒大絮女。我召汝來。汝向每接舍我。厚饋饗我。今亦宜接汝。登我上國。使享清樂焉。言畢。耶穌先去。聖女令左右布灰塵於地而卧。以提肉身原從土生之念。繼仰天路。以引其神。又令左右誦述耶穌受難經籍。以提其報効忠心。至聞耶穌臨終寄托其神於上父之手。遂亦寄其魂於上主而逝。時天主降生後數十年。

有宗徒伯多祿遣賢士布教近郡。是日方祭天主。見天神告曰。瑪兒大聖女卒。其靈神已飛天上。形體尚在人中。爾往以教禮殮瘞之。言畢。天神引導而至。果然賢士依言行事。又見耶穌躬臨送葬焉。嗚呼聖賢遺體。天主尚愛寵之。若是懇至。靈神又當

何如。聖保珠所謂天主備以酌仁人之功者。人目未及見。人耳未及聞。人心未及思也。

聖女去世後。四方聞風莫不趨其墓。敬其跡。沾其神澤。時有弗卽濟亞國王病危。聞聖女之功。輦赴聖墓求祐。遂愈。

篤羅德亞聖女行實第十一

責撒勒亞郡昔爲加巴多濟西南國。有尊族之室女名篤羅德亞。少習天主聖教。簡制嚴修。大積令聞。士庶皆仰之。

時太西摠王錮迷邪神。命衆享祭日月星辰。及無德無能諸神。以繼古俗。違者依律拘囚。笞杖籍沒。黜放及斬刈之。官亞彼里無道嚴奉王命。酷虐善民。忽聞篤羅德亞聖女之風。遣役拘至。善言切勸。令順王命。敬國神。聖女曰。上主之命與王命若相左。

不可兼。當孰從乎。天主固造物之主。億兆之父。命我獨奉事之。而王乃命我奉事邪神。以抗違正命。可從乎。

官再勸聖女。又曰。合義之事。豈敢故違。若奉土神。而以魔爲主。以僞爲真。我終弗能。况爲道義。冒苦難。我之榮籍。奚悔焉。且使弱女爲義。爲道。服刑。諸後來者。將知世王所出非理之令。非法之刑。不足畏懼。惟天主所施之正命。乃足畏懼也。

官怒。令繫聖女於刑架。聖女喜曰。何必緩。幸速賜刑。使我早謝苦世。登天上妙境。備諸香花美之所。而享真樂也。官哂曰。迂狂何甚。不若改志從俗。合配以全倫。同世以樂生。胡多譁誕耶。聖女曰。吾幸久得正理。不可復邪。又幸幼矢修潔。義不可復污也。時有姊妹二人。聞王命嚴。姑枉善志。而從邪。官招二女至。囑令引誘聖女。二女會聖女。詳述世流之速。人命之短。苦難之繁。俗道之寬。主教之嚴。乃佯爲哀情。懇勸姑置天主嚴規。以遵官令。禮敬土神。必將居世樂。免世難。吾姊妹前不獲已。權違主教。至

不可兼。當孰從乎。天主固造物之主。億兆之父。命我獨奉事之。而王乃命我奉事邪神。以抗違正命。可從乎。

官再勸聖女。又曰。合義之事。豈敢故違。若奉土神。而以魔爲主。以僞爲真。我終弗能。况爲道義。冒苦難。我之榮籍。奚悔焉。且使弱女爲義。爲道。服刑。諸後來者。將知世主所出非理之令。非法之刑。不足畏懼。惟天主所施之正命。乃足畏懼也。

官怒。令繫聖女於刑架。聖女喜曰。何必緩。幸速賜刑。使我早謝苦世。登天上妙境。備諸香花美之所。而享真樂也。官哂曰。迂狂何甚。不若改志從俗。合配以全倫。同世以樂生。胡多譁誕耶。聖女曰。吾幸久得正理。不可復邪。又幸勿失修潔。義不可復污也。時有姊妹二人。聞王命。嚴姑枉善志。而從邪。官招二女至。囑令引誘聖女。二女會聖女。詳述世流之速。人命之短。苦難之繁。俗道之寬。主教之嚴。乃佯爲哀情懇勸。姑置天主嚴規。以遵官令。禮敬土神。必將居世樂。免世難。吾姊妹前不獲已。權違主教。至

今無損多益焉。聖女聞卽以善言接之。以實理辨之。徐陳其今日犯主之重罪。及其身後應受之末。慘且責且勸。姊妹伏聽。猛醒痛悔。望天主宥赦。數日。官料聖女必爲二女所移。召審之。則二女已受聖女誨責。復歸正道。官大怒。令役執姊妹反對。擲縛投火中焚之。二女聞命深喜。卽仰天籲祈慈主寬赦前罪。尚加志倍力。使勝暴官之威。以雪前辱。補前失也。聖女亦向二女撫慰。勉厲代求。上主賜恩。及投火時。聖女益厲聲曰。賢女爲義爲道。甘心致命。福幸大矣。不特可補生平之失。尚可獲無疆之榮。何憚暫時微苦哉。惟執志勿屈。天上慈父將迎爾。置尊座。酬實勲焉。二女安死。聖女自慶。叩謝天主。

官再三責勸。聖女終不從。令役先剥其衣。次縛於異刑之架。裂其四體流血。聖女容色不變。如自得焉。官曰。爾何必詐獵小勇之名乎。聖女笑曰。向未有真樂如斯甚者。二女幸盡其忠。我豈敢忘主恩乎。卽竭力殫虐。速糜爛吾體可也。官聞大怒。令役縛

火炬於膀肋。焚其臟腑。聖女喜樂。正如飫美味。官不勝羞。令役重擊聖女頰。姑以蝕其喜顏。施刑既久。役卒疲困。無力無計。官令斬之。

行際。官吏笑謂聖女曰。聞汝云天上妙境。并諸香花。美果備焉。今汝往。可遣我花果少許。驗之。聖女許諾。至刑市。伏地叩謝天主。平日所加恩惠。次勸左右。早圖改邪。有一天神。爲美貌嬰童。執小筐。筐中有香花鮮果。投獻聖女。聖女令送與吏。以踐前諾。卽引頸受刑。

時方嚴寒。吏方對友譏聖女妄許。共笑之。天童以聖女命遺花果至。吏大驚。無言。自思其所以然者。遂悔罪拜投天主。奇事流傳。官聞之。問吏以實對。官愈怒恨。亦令係之刑架。吏不辭不辨。見其裂肢流血。泰然自慶。官加詈之。吏曰。哀哉爾乎。哀哉爾乎。我今暫苦外形。以保內神。且望以此小苦。練贖生前罪失。而免永殃之苦。爾忘正主。虐殘人命。生前死後。何能逃天主嚴法耶。官令役以鉄爬鑿其肋。又以火炬焚之。吏不屈不動。尚譏刑役之力弱。官

不勝辱怒。令斬之。吏至終一而一心以死。證道時。天主降世後。三百有四年。按長曆爲晉惠帝永興元年甲子冬月也。夫聖女當苦難時。引二女又引吏共登天國。其爲功德大矣。

德格辣聖女行實第十二

齊里濟亞國之意各郡中有女曰德格辣。父早逝。長而才色超絕。母與族衆皆愛異之。因早字名族。

是時耶穌宗徒保祿周流布教。至其郡。德格辣幸聞聖教之畧。如披雲見天。矢志高遠。無待人指。自決未貞。母聞之不悅。勸之不從。遂告其婿。婿不勝辱恨。母哀其婿。便告於官。欲官或諭或責。以奪其心耳。官拘審。知聖女原從天主聖教。早歲嚴修定志。貞潔已絕。婚欲萬不可變也。乃不待議辯。卽論死。

叱左右用火焚之。聖女如自諦思。便畫十字踴躍投火中。從火中謂官曰。抗天之徒。吾無才無力。女輩惟仗上主能智。未懼蹈火。及諸重僂。爾乃自恃權勢。恣虐害民。無所忌憚。不知世榮最短最速。不日將變入於無涯之殃乎。時天方霽。忽作雲注雨。滅火。衆驚悚。逃散。聖女之縲紲自釋。道路自開。無人禁阻。緩步而歸。倍功精修。一則以報上主之恩澤。一則以備將來之不虞也。

但道德愈粹。魔妬愈深。未數月。魔啓謠言。使民懷猜而陷之。官羈聖女再審。久之無可坐。卽以從聖道坐之。論死。法應飼惡獸。士民趨觀。刑役縛聖女直置獸檻。驅虎豹噬之。惡獸變性。伏跪似仰敬者。舐其足。衆大呼聖德。及正道之能。多歸向之。役告於官。暫收獄。次日又投之。熊獅。熊獅如昨。故聖女傳羅削嘗讚之曰。德格辣氏。絕婚姻之娛。保童身之潔。持其正志。不畏讐害。猛獸且敬服焉。天主之所祐。正德之所保。雖置於非類之中。猶安寧也。惡官猛於獸。不服聖跡。令役推毒蛇之阱。聖女下阱。

天降火雲盡殺毒蛇。官猶不醒。令役將二牯牛。分繫聖女於牛角。火錐刺牛。牛奔欲支裂。聖女也。聖女心弗動。體亦弗損。民衆觀感。遠邪崇正者無算。惡官雖尚不服。恐士民有變。釋之。聖女得脫。姑主隣女之家。隣女服化。越數日。遵天主命。移往塞陋。[濟亞]名郡士庶信從。旣而年邁氣衰。天主收其神。上天使享無窮真福矣。

崇禎二年

武林

天主聖教超性堂新刻

聖人行實聖女卷六

終

IAP. SIN. I

C5

Allegot Vita Sanctorum
tom. 7. Vidua.

天主教聖人行實

守節
卷七

天主聖教聖人行實

凡七卷

耶穌會

後學 高一志 述

郭居靜

同會 陽瑪諾 訂

費樂德

十二位守節聖婦行實卷七目錄

一福禮濟大

見一張

二彼理日大

見四張

三意撒伯耳

見八張

四阨度未日

見十一張

五默拉尼亞

見十六張

六保辣

見二十張

七把西里撒

見二十張

八古尼恭德

見三十張

九方齊斯加

見三十張

十瑪大勒納

見四十張

十一嘉大利納

見四十張

十二瑪爾則臘

見四十張

十二位守節聖婦行實卷之七

天主聖教中人倫品不一。童貞之女。已備言之。亦有守節而竟爲精修之婦者。茲亦舉十二位。

福禮濟大聖婦行實第一

大西總都有賢婦福禮濟大生七男。寡而守節以道義教其子。且以世事之真偽實虛。常提誨之。證驗之。鄉鄰矜式。致成仁里。七男長皆有猷有爲。忽遇時王惑於邪。禁正教。殘德士。異端之徒。承風煽惑。

且以所挾私利指言正理而上下其手以用國威以脅民衆。

惡徒屢聞七士以同氣之和實德之跡開化士庶遂生妬恨圖肆滅之告於王曰王所奉神緣祀禮廢失深懷憾怒將降菑以傾覆國家王欲免患必拘寡婦福禮濟大母子依律治之王聞大恐令都官嚴處都官囚母子八人次日先提聖婦勸令尊敬土神棄置天主異教以全軀保家。

賢婦曰上擬寡婦或以巧言可欺或以嚴刑可劫乎。謬矣我上有天主提拯加庇不懼邪魔讐計也官責之曰汝老不貪生不憐汝諸穉子乎曰若我穉兒趨邪是乃真死自應墮地獄永苦倘其認從萬民之主以死於義難不將常生天上國乎官怒再囚之。

次日提母子俱審官謂母曰汝斯諸子幸妙年多才足顯於國奈何誤死之異道乎異哉母情不特自陷并危其子斯非豺狼之心卽愚昧之至矣夫愚昧猶可哀恕示之使覺若其豺狼性難更改奈何

聖人傳實 聖婦卷一
哉。母戰然對曰。上語似仁。不仁實甚。陽欲存外形之有限。而陰圖滅內神之長久。謬不大歟。又語其子曰。吾諸小子。昂首仰天。以心目對視。至慈吾主耶穌。從彼鑒察爾輩心志。且與天上諸神聖者。候爾登天國。偕享真福也。現世苦樂迅速不留。身後吉凶。永無限際。以是爲慮。堅操正法。勿懼官虐。勿忌魔讐。庶足報上主於萬一矣。若我雖老。不望仁子之養也。亦不願先死。以冀仁子之葬也。惟視爾固執仁志。致死於義。是我所願。所望。以慰吾老而安死矣。

官聞大異。且怒。先令左右掌其面。以羞之。次召長子。以善言誘之。長子不從。刑嚇之。又不從。官列召七子。一一如初。佯愛。佯怒。設賞。設懲。悉不得如其志。官無謀可施。姑笞七子。請命於王。王令殺之。官先斬七子。七子謹依母訓。未嘗變色。仍囚其母。

至四月後。復審之。終不可奪。亦斬之。聖婦臨刑。欣欣自慶。伏謝天主無窮之恩。泰然受刃。靜死如在床第間時。天主降世後。一百五十七年。按長曆爲漢

桓帝永壽三年丁酉。

古之大聖論讚之曰。嗚呼。聖婦信耶穌聖教。使七子死義。誠母師也。向產七子之身。今養七子之神。不當謂之重母乎。且先養之於世。已有其功。後養之於天。功爲尤盛。何也。養之世。未能使之不死。養之天。遂能使之常生矣。况世母之情。惟恐其子先死。賢母反是。蓋急於子神。緩於子形。欲急全子神之。未樂姑忘已形之暫苦。則愛子之情。不甚于他母耶。

彼理日大聖婦行實第二

彼理日大者。思物濟亞國皇族女也。父名彼理。母名細禮。俱盛德。在孕遇急。故渡海。風作船壞。賢婦獲救登岸。次夜夢見一威士。錦服寶冠者。謂曰。緣汝孕盛德女。天主祐汝脫於水患。可加意育之。及產近地有修士。深夜見非常之光。光中又見潔女。以足蹈雲。以手握書。且聞天聲。朗言曰。細禮賢婦產女。其令聞將達四方。垂萬世。

女三歲不言如喑。三歲後始言。便若長年智者。未幾

母病故。其父寄之母姑。托以教育。七歲心志日卓。一夜寤醒。忽見耶穌聖母瑪利亞高坐。手執寶冠。召之。使近。忻然問曰。汝願斯美冠乎。對曰。聖母所賜。豈不當願。聖母遂以冠之。而歸天上。小女不勝神樂。如享天宴。從是日急內修。厭薄外務。罕言多思。廣誦經典。

十歲後。德光愈著。遠近傾向。一日適入王殿。聽談道者。敘述耶穌受難之情。卽深感哀傷。涕淚不止。次夜耶穌以新受難之狀。來顧之。小女問曰。吾主而誰敢傷爾。若是甚乎。耶穌曰。不感戴吾者。不認識吾者。是皆加我以傷矣。從是益切念耶穌受難。傷痛叩謝。圖報不已。

嘗於夜中默道。邪魔現一醜像。忽至驚之。聖女懼怯。直奔耶穌苦像前。伏乞庇祐。邪魔追之。不能害。乃謂曰。設無是受苦者。誰能脫爾於我手乎。彼不許。吾黨吾黨。固未能如意也。言畢潰散不見。

至應婚之年。其親配於王室。賢女與夫相勸相勉。自存潔志。常懇上主福祐。不使蕩於人欲。一歲後。始

配合連產子女。雖任家務。首急於嚴修。分時定刻。或作神工。或省過失。或責身形。或誦經典。或訓婢役。餘力必勤女工。製文繡。不虛寸陰。遇困乏者。厚賑之。病患者。療治之。遊旅者。館穀之。幸遇有道之士。則隆禮延接。如饑渴以領其教。自奉寂薄。曰。味豐則德餒。衣鮮則道晦也。或值產難。輒歸天主聖母。聖母親庇祐之。

他日其夫病危。代籲求祐。病卽愈。是後夫婦彌感天主洪恩。圖報萬一。因議於生前離別。精終豎立。可功。賢夫便入修士會。賢婦則先施所承豐業於窮民。後入賢女會。深藏避人。親識聞之大異。譏誚不已。然獲味誠修。不顧愚論。反以人言爲磨德之礪焉。

從是日新其志。練神苦體。戒諸惡之萌。嚴究諸情。諸言及諸動之終始。不致自欺。有言不合主旨。似含疏火汙泥。或人言不合。如毒入耳中。不能堪也。每七八日。凡遇耶穌受難之期。必溶蠟淋盪肩臂。啖苦茶。困患口腹。以提念主難。而効法之。常日服糲

衫帶麻索。蓐以土。枕以石。蓋以單。盛寒不易。或恤之。荅曰。內熱不畏外寒也。

天主寵愛日甚。密親降臨。顧慰提進。且以將來隱事豫示之。使得率民於正。由是德風四訖。向化者無數。聞羅瑪爲總都。億萬聖賢所歸。所出不憚渡海。萬里水陸之勞。親謁名跡。神樂不勝。一處士與聖女未見未聞。忽相遇。見其身遊空。顏面光射。照耀人目。便知其有聖德。而隱修者。

聖婦又念如德亞國爲天主寵擇。以降生行道之地。復渡海親叩耶穌及宗徒聖蹟。從容思玩。以慰其饑渴。又蒙天主示以已往未來之秘事。令詳書於冊。以垂後世。

還都感瘡痂一載。病中全合天主聖旨。甘苦樂患。以爲煉德之資。幸知終命期迫。并蒙耶穌親臨。慰諭之。欣樂不禁。蓋得道者。以纏縛斯世爲憂。幸聞其縛者將絕。不勝愉快。豈若世俗之陋。惟死是畏乎。聖婦已備終事。泰然而卒。時天主降世後一千三百七十二年。爲大明洪武六年癸丑。

聖人傳實 聖婦卷一
既死。天主顯其德。俾造無數靈跡。有所求聖婦者。瞽目復明。聾耳復聽。瘖口復言。危病復愈。而自死中復活者。十有餘人。是以聖婦令聞四達。民衆趨之。後本國士民。聞聖婦死後神恩甚衆。遂徙以歸。近承其澤。西都猶存聖婦裏衣一襲。以治產難。常有神驗。足爲實證也。又聖婦曾著精修規則。從此成聖賢者濟濟多衆。足知道德已至。便能鼓舞萬民。豈道與德而論其出之自男耶。自女耶。

意撒伯耳聖后行實第三

意撒伯耳者。弘嘉利亞國王之女也。王撫有大國。不恃其尊富。惟務德修。初生是女。卽勤於教育。女質美。穉年卽大過宗室之望。

未及五歲。多誦經中祈禱語。遇古聖賢遺像。必拜而尊敬之。時念耶穌聖母功德。恒禱其祐。獲金銀。必施窮婦。使誦聖母經。衣食儉質。語言謹慎。順意喜樂之端。皆嚴杜之。

數載人益仰慕。至婚期。王嫁之隣國。賢女雖切欲保

貞嚴命不敢違。恪供內助。生三子。依教規養育訓誨之。雖在尊位。尤奮道心。每倍神工。喜居獨。誦古聖賢傳。及其所遺德箴。餘力則治內政。不使邪俗妄言乘隙投入。聞貧窮求濟。必令廣施。病者必遣醫藥。又贈食物調養之。行旅者舍之。饋之。歸則厚贐之。善養。獨死而不能治喪者。助之。資用不足者。出珍寶易金。以給之。每日所供九百餘人。歲凶則選賢臣。提賑撫安之。士庶稱爲國母。親愛仰戴。服從其化焉。乃諸臣中有迷於世味者。見其顧恤貧困。反譏爲褻尊。正如鴟鳥病目。不勝太德之光耳。聖后不問。亦不爲阻。

踰數載。國主忽奉總王命。出征逆寇。中途病卒。聖后治喪畢。卽入深宮。精以煉情。齋以苦形。日克月治。宗戚大臣。每見施散窮民。恐其無度。以爲泰侈。因約其權節。其用不使任意操事。聖后甘意含忍。臣下日加輕慢。至抑聖后。如匹婦黜之宮外也。聖后知道德非苦不成。安受屈辱。天主耶穌鑒而佑之。親臨垂慰。加賜神力。

聖人傳實 聖如神
後忽得黃金數千。爲日用需。乃建一院。以養癯獨病老者。擇居其中。自約爲婢。親執使令之役。臣下或以爲嫌。而諫之。答曰。爲天主屈已施仁。行役事貧非陋也。天主尊崇之極。且自抑降世。提拔罪人。況人身鄙陋。乃嫌事奉天主乎。即使更加卑陋。吾甘之矣。至其務神功之時。心專入靜。或被火傷。或被人擾。悉不醒覺。是以多得天主允其所願。賜其所求。

一日見有幼者。鮮衣無度。勸之回心。因代祈天主祐。移時。幼童始覺聖德之力。呼謂曰。止乎。止乎。聖后更切祈求不止。幼童再三呼曰。止乎。止乎。身見焚不可當也。左右近披其襟。摩其身。果熱甚。聖后乘機設誨。竟使幼童改志。卒爲大賢。

聖后旣年老。形枯德峻。功滿。耶穌親臨。示以終期。聖后不勝喜。重謝主恩。遂感瘡疾至危。急鼓餘力。先悔一生所犯愆失。次請領耶穌聖體。又次請領聖油。以淨心定志。終召家臣。一一丁寧懇勸。盡忠以事天上公主。所有資財。以施窮人。遺言方畢。忽見

邪魔作醜形突出驚駭。聖后厲聲叱之曰。無命之徒。於此何爲。速退。魔如迅雷所擊。速退。而聖后隨乞上主加祐。早收其神。時天主降世後。一千二百三十一年。按長曆爲宋理宗紹定四年辛卯。於時衆見好音之鳥群集。鳴於聖后室上。以徵聖德。其絮體如生。色鮮潤。香氣溢發。萬民趨覲恭敬。而讚譽之。四日不能離側。塋後凡有病患者。一登聖墓禱祐。必獲滿志。其死而復活者十有六人。

阇度未日聖后行實第四

末辣未亞國王公主名阇度未日。其親以仁政得民。有鴻聞。生聖女。愛而勞之。十二歲配玻羅你亞國王。產六子。足繼先王之業。

卽與國君同約。守潔專修。夫婦俱賢。三十餘載。正如兄妹。內外相接。嚴持清操。國治旣成。聖后欲廣其仁。建貞女院。厚資給之。凡民間有女。欲遁世修貞者。收而養之。仁院日盛。修女日多。大禪國政。聖后更圖精修之功。棄崇宮。別朝衆。擇院旁隙地。自造

小宅以隱跡。克欲練情。卑其神。苦其體。衣粗食淡。席地枕木。嚴寒盛暑。不改其度。內衫以櫟。腰帶以索。雖見深傷。不去。終夜沈湣。神工。工後用堅皮策。或細鉄鑠。自責自懲。非血流不止。倘無力自罰。令小婢代之。四十年間。不嘗肉味。不啻酒醴。雖病不恤。若此。居衆女中。正如太陽照耀列星也。聖后雖功德絕群。心甚謙下。執役于群女如婢。值有德者。竊伺其所履之地。跪叩其跡。或得修女盥手之水。及所用巾帨。必奉而加目。以致敬焉。或時獨居。卽令尋覓。竅貧重病之人。親滌其足。治其瘡。餽其衣食。更與之金錢。以贍生。然後令歸其家。將享席。先召數貧人。入爲賓。執婢役之事。以奉之。後稍自取其所需也。

聖經云。凡所施於貧乏者。正如施於耶穌無異。愛慕天主之實。徵於愛人之情。故聖后於衆貧中。特選十三人。以自提耶穌及十二宗徒之念。卽常敬奉如耶穌也。聞德士入城中。卽請教益。次餉饋厚宴。宴徹謹存餘味。以自給。別則敬送之。亦叩拜其遺。

跡焉。若其一城貧人。皆庇於聖后之仁。有所歸宿。有所賑濟。庖廩倉廩各有司存。以給其不足者。或遭不測之患。被虜傾資遷徙他界者。必具金遣人贖取。有負債而不能償者。代償之。羈囚者。令明有司速審其事。決其罪。不使留遲以傷立法之意。從此一國士庶。荷其盛德洪恩。皆稱國母。戴慕之無已也。

其外務施政。懇切如是。至其內修。更密更勤。若悉無外務者。日沉潛於道之精微。至思天主事情。多忘其身。并忘所事。或見其肉軀高起。憑空。或發光四照。如日月之明。又或見其容清潔殊異。或其形如死者。弗息弗動。惟嗜天上之清味。真樂耳。

聖德彌顯。人心彌服。獨邪魔彌妬之。故三魔盟約合力齊攻。毒毆而詈叱之曰。汝圖爲聖。奈何克有成乎。聖后不應。惟以忍力勝破諸魔。使失志而退散焉。嗣後聖后登堂瞻禮。天主忽見耶穌受苦聖像。卽投前祈禱。耶穌自十字架上出其右手。對指之曰。吾適聞汝所祈。已允矣。又以未來隱事多端詳

示之。并使洞徹人心之秘密。能豫言也。又賜以異智異能。使造無數靈跡。

有二罪人坐絞死。聖后聞之。卽乞天主憐祐。乞畢。便見二死人復生。而呼吸。聖后知之。令役釋下刑架。放之去。勿復拘執也。國主聞風甚喜。因下令。凡見聖后所經禁獄。遂釋諸犯。不復罪。

他日深夜獨務神工。稍覺疲倦。閉目寢卧。時所握燭忽淋其手。及手下所讀書。燭盡。聖后悟醒。而手與書。悉無點染之跡。

後國主遭寇侵疆。統軍親出禦敵。重傷被擒。兵潰。聖后聞之。不變顏色。惟求主降祐提拔。王遂脫於敵人之手。未幾。因傷漸危不起。聖后雖甚哀慟。但依理法內合主命。不稍怨尤。外守正容。不失常度。尚以實理撫慰諸臣。

王葬太子繼得聖后之善教。述遵前業。日久國內晏然。後又遭達虜侵疆。統軍禦敵。亦死於難。聖后聞之。仰而指天告曰。吾從是幸得斯子。今命之歸。何辭焉。何怨焉。此爲或凶或吉。均善承主旨者義也。

凡遇毀謗損名傷財。悉置不問。且以德報之。所被謗害彌重。其所酬之恩德益切。是以聖德愈隆。人心愈服。神化之流愈廣遠也。

迨年既高。精力已餒。天主寵異。欲收其神。酬其功德。乃豫示終期。使自備登天之事。聖后聞之。喜樂倍加。修以迎之。將終。公主就而請曰。慈母之葬。欲與先王同墓。可否。曰。不可。生前既約相離。以保身潔。死後不宜同墓。復相昵近也。言畢。幸見耶穌引群聖人。群聖女降顧之。邀令棄苦世。升天鄉矣。時。天主降世後。一千二百四十三年。按長曆爲宋理宗

淳祐三年癸卯。所遺形軀。向黃瘠。茲變清美。

民衆聞訃。若喪父母。痛哭而趨。敬者接踵。爭叩之。摸之。謹收其遺髮遺衣諸物。奉爲至寶。存爲藥石。用以治萬病。三日後。始得瘞葬。葬時。異香郁烈。使大衆欽仰。盛稱其功德。

教宗聞聖后所得至道於生前。并所造聖跡於死後。卽欲入之聖婦之品。稍俟時便。適過一女。目久失明者。祈天主曰。吾聞厄度未日。皇后大名久矣。果

有聖德。乞賜此瞽者復明。以爲證驗可也。言訖。瞽女立復明。教宗視之。遂無疑二。列之聖婦。命天下永尊敬之。一載復移他墓。其肉軀仍見異香發聞。如初塋時。并見手持聖母之像一尊。蓋初死時所自持者。終不能脫去。至今猶存。其原握聖像之手。指略無朽損焉。

默拉尼亞聖婦行實第五

默拉尼亞意大里亞國羅瑪都中之女。父母俱世家。爲都官。以正道爲尚。僅生一女。非但托之富厚尊顯。亦以所實道德俾世載之。少女原情善美。隨事隨處。率循家教。

至應婚之時。欲終保潔。懇求二親。不聽。擇貴族嫁之。婿名被被亞。原諳實學。亦好精修。贅女初昏日。卽以本心告之。懇勸同志絕慾。夫答曰。天主旣以正道配合吾夫婦。則當俟有後嗣。以繼家業。然後同

志守節。專精修道。未晚也。賢女勉從之。未一年產一女。卽獻於天主臺前。欲令早習事奉天主。全其身神之貞也。再歲產一男。產時母子俱危。子僅領洗卽謝世。母又惡病。良久僅不死。

囚是其夫感誓從妻原志。賢婦知其意大悅。卽時病愈。未幾所生女亦死。因共解釋家滯。棄置俗冗。一心修行。於時夫年二十有四。妻止二十。乃以其年之富。財之豐。家世之尊榮。而合志克欲。賤世所重。重世所賤。是難能矣。夫婦創建神業之初。多見蔽塞。恒遭羈絆。幸上主垂祐。不爲阻抑。反以爲進修之階。砥德之礪。志日堅。行日篤也。

猶自慮宗都顯著。親戚繁盛。弗能靜修。乃辭家僻居。廣施恩惠。顧病者。館旅者。代還負債者。慰救遭難者。總爲羣民之慈親。自是邪魔妬嫉。便圖隔碍。誘賢士之兄色。勿落者。訟奪其第產業。賢士甘讓弗爭。時國后久慕聖婦。專使請見。多領神訓。別時后聞賢士困於非義之訟。遂裁斷之。不使貪兄得遂其私計也。

是後夫婦更感上主慈恩。乃以厚產寶資。售其大半。得金數萬。廣濟修德男女。推及四方患難之民。未幾更圖新功。議遠遊天下名聖之地。睹其道跡。以自補益。因奉其母同行。歷西濟里亞名島。趨入利未亞大邦。時近界島民。皆被寇擄。夫婦深恤。備金贖之。循至國都。隨處有神恩仁跡。第紛華之區。恐碍精修。乃出隱近邑。遇同志相從者。便捐多金。造院二所。夫婦分館。修士修女。聖婦在修女院。密煉性情。內外積功。人向其化。初一日一餐。晚食甚薄。肉酒未嘗見聞。後乃二三日一餐。或延至七八日。止取乾餠少許。可見道味正。飫人性。非必充口腹也。飲食既微。卧寐亦甚短。每夜止一時頃。藉草略息。餘俱默道。圖進修之策。神工之隙。猶治女工。以利窮人。既所修篤至如此。又以居百女中。恐無功。因自制小室。僅可容身入焉。以絕交避跡。凡七載。而後偕母往如德亞國都。謁耶穌降生之地。并瞻所遺聖踪。

居數日。又往厄日多隣界之國。是時是國徧野多隱

跡修士賢士。聖婦急訪覓之。每領其誨。因見隱修之嚴範。輒感動効法之。仍出所携金銀。分給諸不足者。適至一大賢之廬。視其異常苦窘。日用不給。贈金若干。隱士蹙額苦辭不受。聖婦竊投於懸筐中。隱者卽覺。速追還之曰。斯非我所需。勿留也。聖婦不敢復受。隱士遂投之近河而去。

數月。聖婦復歸如德亞國都。擇陋居於阿里哇山。意欲浹洽于向之所聞。及所欲法苦修之範。因以竟其功也。自投山廬。盡絕世人。止其母及夫。或至從牖中畧見之。越十四年。母氏卒。聖婦不得已。出行喪禮。仍返山居。嚴積神功。聖德播聞四方。貞女聞風趨化。一晤多不肯去。聖婦默徹上主之旨。廣接訓誨。造大宮以棲止之。宮成。遂有九十餘女。矢志神身之並潔者。侍其左右。朝夕受業。近法良規。乃聖婦自歎其修。以爲不足比數。舉大德女。令師衆而已。如下婢執持賤役。蓋凡立志神修者。蓄德愈深。望道愈遠。愈自覺爲不肖。聖婦忘其已經之路。惟望其在前者。向往之。不思其已得之功。惟計所

聖人傳
聖如卷一
未備者自新之耳。

後被被亞以疾卒。聖婦厚喪之。然後伏情練修。若向未致功者。又四載於山中。立大殿容來往之旅衆。而舍款之。又欲造修士院。資用方乏。天主默動富者之心。使自獻多金。聖婦意外得之。因而就功。

聖婦有叔父窩路者。頗習文學。及格致之業。惟惑於師巫。深恨正教。但其母賢。欲救其子。托之當時名聖奧悟斯丁。聖人加功啓迪。終不醒。後西王遣窩路至東都。忽染毒疾。無藥可瘳。將死。聞姪女默拉

尼亞居修近山。卽飛馳召之。聖婦見叔父。或以神訓。或以已修。漸啓其茅塞。竟使逃邪歸正焉。叔父已明於教之要端。受洗舊染。乃脫然去世。又當時東都内外多有異端。煽逆蠱民。亂國。聖婦傷之多。方距散不久。歸者甚衆。國王與后聞風。延請入朝。多獲神訓。

聖婦渴慕隱跡。辭朝復入山。幸蒙天主豫示終期中。心快然。急於自備。至終日。請同志之女。罄懷與之共樂。并懇勸相慕相敬。固操其志也。言畢。索神辭。

世時天主降生後四百餘年。按長曆爲晉安帝隆安以後。存沒所顯聖跡甚多。嘗逢一女負魔緘口切齒。不能開。飲食悉廢。危甚。聖婦視之。惟畫十字。聖號魔立散去。女卽愈。又有女人產難垂死。聖婦偶知。便解其所束帶。令人遺其女加之腹。立產。

保辣聖婦行實第六

古聖日羅尼末記聖婦保辣之行曰。設吾四體百肢。盡變成口。而各能言。猶未能罄述聖女之峻德。與其功之廣妙也。其族在西都至尊。乃其躬德之尊。又非諸尊可比也。彼承先祖豐業。廣施濟人。至于貧窶。而樂其窮約。甚於富者。始居大都。侍從數百人。後以自厭世榮。棄諸婢役。甘擇伯冷府。耶穌降生之僻隅。居茅廬。視如璇室。剝跡滅名。是以至公天主於死後。酌其實勲。使令聞流通萬世不磨也。

聖人傳實 聖如卷四
約計其略如左。

聖婦自少年依親命配高士篤叔爵生四女一男。夫故聖婦深痛喪畢。令左右遍覓患苦窮乏之人。厚養之。疾病者不論賢愚老弱皆舍之養之療治之。死亡無親者代塋如親屬。聞有迫於債負或被寇擄之人。以財拯其急。衆仰洪庥如公父母。

聖婦日損其財以益其仁。親戚或譏之曰。減之子孫加之外人。理乎。情乎。聖婦曰。理也。情也。財施於貧者弗失也。尚如借貸百倍其利焉。况財物本天主所賜。今猶賴天主存之。爲天主分與其窮人。以體其愛萬生之仁。非情理乎。若私所受之財而固藏之。是則無理。無情。爲世罪人耳。

有修士自遠方入都者。必求見而舍之。饋之。伏領其益。他尊客不見也。聞如德亞國爲天主降生受難之地。尚存古跡。深感民衆大益精修。自決親詣朝之。先以產業公分子女。陳神訓。竟携同志小女啓行。都中聞保辣夫人遠行。親戚皆刺譏阻止之。不可。竟渡海適如德亞。至日路撒冷國都。無任神樂。

不少息。卽時遊耶穌聖蹟諸地。留神繹思。不能忘於心。其國之督府官。久聞聖婦貴家聖德。知其至以大館館之。聖婦苦辭。就狹隘民居。朝夕遊拜天主聖殿。慕想耶穌及聖母聖徒隨處躬行之事。如在目前。大悅。又因感泣不自禁也。又聞阨日多國界多隱士埋跡苦修。遂往其地。入山遍覓各居。目擊神領其懿美。

歸如德亞國都。欲恒受聖道之清芬。卽造卑室獨居三年。專務神課。日以大進。更欲推廣精修。復造女院舍。諸誓素者。又別立大館。以延來朝聖地之人。聖婦雖勢甚尊。年甚高。德甚超然。自約自下。視其衣裳。聽其語言。察其起居。種種撝謙。正如役婢。凡來謁者。初見之。常未信也。日用菲薄。乳魚肉味酒醴。弗御。洗腆滋味弗享。一日一飧。食前後無不感謝主恩。禱以懔爲之。雖病不易。寢最短。卽以思憶道中之事。密聯其功。所享神樂。未可言說。有賢士知聖婦默道之時。哭淚不止。恐其後或失明。或損精力。每諫之。聖婦曰。吾昔以脂粉飾此顏面。

厚奉此身。茲旣蒙天主開悟。稍稍回識前非。寧無痛乎。又有以舍施無節諫者。聖婦曰。爲主施財。至於生無立錫。死無葬身。我所願也。細論之。使我至於困乏。欲求人。未有不相濟者。若斯窮人。非我誰濟之。誰憫之。仁者先視人之近患。以爲急。暇遠慮其來患乎。然聖婦篤於修己。泛於週人。終未免遭妬。蓋黑雲所聚。因太陽之光。迅雷所擊。多峻岑之險。理勢然也。故一切謗毀譏誚。詈害者。聖婦值之。皆含忍。不復且不怨。且以爲喜。常曰。昔吾主耶穌游世。懷至聖之德。無可間。然尚未免觸人之訾。况我罪人。而居修末。乃圖免耶。圖免之。不如倍修而甘忍之。於是日新日積。聖域彌近。自視彌遠矣。數載間。聖婦造三院。居貞女數百。因才引迪。最和且順。治已則甚嚴。雖病不變。醫者勸令微飲。青酒以防腹脹。不從。賢士再勸之。聖婦曰。志道者先神後形。理也。義也。嗜酒以圖扶形。衛生而溺神。墜德。豈義理乎。斯形爲德。見殞終當復立。容於天國。千倍盛榮。若神魂不辛而壞。卽其形身。豈更有登天之

望耶以故苦修之嚴原病每增危中幸蒙天主曉示終期自慰自慶因告其左右共以爲慶囑付終言懇勸衆女盡分力修而後寧靜昂首引其潔神上升天國瞻對天主聖容其形體仍端好如生時士庶驚聞聖婦之喪悲痛啼號男女爭先趨弔四方隱士雖苦修山中皆不期而聚仰叩聖骸始葬之大殿中近耶穌降生之處聖婦生五十七歲居聖地苦修二十餘年歿時天主降世後四百有四年按長曆爲晉安帝元興三年甲辰

把西里撒聖婦行實第七

西里亞國諸第阿府中有幼童曰儒禮央族尊家富從幼幸習天主正教修行仁學十八歲二親欲爲結姻賢童素抱修潔之志聞言不樂自籌良策以免及二親督趣乃懇寬限七日嚴齋切求天主賜祐解之天主應志默爲撫慰令其姑聽親命曰爾今所將娶女亦懷貞志第固守所約勿懼勇敢諸難勿怠也賢童心安二親覓賢女把西里撒配之婚成親戚聚慶賢童則急携其新婦入內室二人便

覺花香發聞中外。形神開悅。把西里撒大奇。問故
賢夫曰。茲妙香非地生之花也。乃上天慈主所降
以賜潔人者耳。雖然至公天主。非特以是妙香賜
其所愛潔人。尚於生前死後厚福之天上國也。夫
誰不欲以頃刻之僞樂。易無窮之大樂哉。賢女伏
聽神訓。便相啓廸。合志修潔矣。遂同伏地叩謝公
父之恩。并乞賜堅定不悔也。祈禱未畢。宮室震動。
忽天光一道降至。光中見聖人一群。護從耶穌列
左。又聖女一群。護從聖母列右。其聖人一群。先賀
賢夫。而歌云。儒禮央其爲高偶兮。人欲悉服兮。孰
有及其勇者兮。其聖女一群。次賀賢妻。而歌曰。把
西里撒。幸配德士兮。同心矢潔而應冲天兮。歌畢。
耶穌選遣白衣金帶二天神。各執寶冠寶笄。賜夫
婦二賢。以旌其貞潔之大功。次天神對啓銀字錦
書。使讀曰。凡志於事天主。克抑慾嗜者。是必將登
天國。而入潔聖之品也。夫婦覽訖。天神收之。謂曰。
載於是書。非特潔淨之士。凡篤信忠直。哀矜週濟
及甘忍苦難。而爲道義輕財賤勢。委命效死。此諸

品類咸是。勿疑言訖。不見。夫婦深感上主寵愛。終夜頌謝祈禱不已。從是相接相待。正如兄妹。不相狎昵。

未幾年。二人之親皆故。於是夫婦以其厚產。廣施窮乏。次議各居一舍。修獨各立仁會。招同志男女。以清跡建功。郡中士庶興起於道。他郡不能比。當是時。總王迷於邪術。百計以滅天主聖教。誅害殘虐。不容於天壤間。賢夫婦時求天主提拔。不使教衆失志。賢婦又特蒙天主曉示。所屬諸女。將全保其貞。迄終不溺。其夫將冒多苦。死於道難。賢女幸聞主命。卽告其夫。因相勸勉。次入女宮。陳言將來之事。以相勸慰。且訓以相和。曰。形體雖潔。而心失其和。修不可成。談論之際。地倏大震。異光顯著。輝照內室。光中又見金字云。凡屬爾治之女。皆爲淨潔。獲我寵愛。故應登我國。承我所備之萬福也。六月間。院中諸女。染異疾皆死。未幾。把西里撒亦死。儒禮央大痛。依教禮厚葬之。

時詣第阿府官出令。每街市立土神像。凡來往貿易。

士民先禮拜。後執事。又令民家各延諸像。朝暮敬享。儒禮央聞之大慟。勸其友立志。決死道難焉。府官聞賢士會友不服所令。卽拘賢士審究。他衆皆令投火焚死。次日賢士至官。初以巧言勸之。賢士弗從。又以利害恐之。賢士不爲動。官大怒。令毒撻賢士。若得其志。喜而稱謝天主。一刑役偶以他故失一目。哀哭怨尤不已。賢士乘機言曰。此人失目殊苦。試令諸人至此。祈土神療之。倘其不能。我方祈天主提祐。未有不愈者。由是證彼此二教孰正孰邪。何如。官遂聚城中異端之徒。令盡術以求神。使瞽役復明。徒衆領命。呼神誦呪。良久。竟無效。第聞鬼魔聲隨處嗟怨曰。吾儕囚幽獄中。被火焚燒。求久不替。又從彼儒禮央見拘之日。增重吾儕之刑。旣於火菑不能自拔。能救他人乎。又見神像四方墮落。碎裂於地。衆視惶惶。儒禮央如前約。手提瞽役對目。謹畫十字。懇乞天主垂祐。以驗其教之正。祈求未畢。而役目復明。尚蒙天主開其心。瞽使覩正道。而大悟前非。自發聲稱曰。天上天下。更無

他主。惟耶穌。契利斯督。真人物之主。豈可不奉敬哉。

官聞是言。又見其目。不勝怒激。令役誅之。免其爲證。次褫賢士之衣。赤身遊市。以取笑辱。官之長子名責兒。所赴館。遇於市。問故。左右答曰。是人本世家。後緣因從天主教。甘冒苦辱若此。其子又見衆多。白衣天神。繞護賢士。以寶冠冠之。不勝感動。卽辭師棄友。速追賢士。伏地叩拜。求容教下。欲同生死。民衆大異。莫測其故。刑役驚懼。持沮不使近就。而志童固執。賢士之足。刑役不能解脫。天主明罰。刑役。凡舉。援小童之手。皆枯痿。不復自持。衆駭且怒。併力拘之。徑送於官。官聞其子。不期被化。失色罵。罵。怨怒賢士。無言可出。次以善言巧計。攻責懇勸。其子言流至家。其母聞之。痛恨大哭。趨視其子。窮情盡計。以破其志。子竟不從。尚語父母曰。瑰花生於棘茨。不失其芬香。棘茨雖吐。瑰花亦不失其芒刺。汝以親故。圖害我。我豈以子故。敢違道變志哉。畏身亡者。或勉服官命。若我特畏失心。弗畏壞形。

反以形壞欲存此心。悉無畏也。吾爲子。親有義命。敢不從。若非義之命。而欲從。不惟不肖。併爲不仁。不智者矣。汝以在世生吾形軀爲父。至天主加恩。更付生魂。併養萬民。正爲大父。欲我抗違大父之義命。以從父之私命。不可。官聞言。雖奇其靈智。但罪其違逆。忿忿不禁。姑囚之。

二賢在囚。異光倏降。又發奇香。芬馥襲人。於是外守禁役二十餘名。見聞感動。立投賢士足前。懇服大教官聞之。遂令再鞫。方入。有送葬者過門。官欲難。

賢士及主教。卽命賢士且止。是喪使彼死者復活。賢士洞徹官意。恃主寵祐。便持柩。令少止。伏地懇求天主。賜顯神能。使死者卽此復活也。奇哉。祈求甫畢。而死者立時張目。言曰。吁。嗟。夫諸民所奉之神。皆爲邪魔。無德無能之類也。若儒禮。央所奉耶穌者。獨爲人物真主。豈可不信。且敬哉。官見其事。聞其言。啞然大驚。

頃之。怒極。令刑役具鐵鍋數口。以松脂諸物實之。下火騰沸。乃將聖人。及其所率賢徒。并復活者。總三

十一名。投入鍋中。士民環視異常之刑。非法之虐。無不切齒痛恨。哭涕不已。惟聖人泰然色不變。心不動。尚謝天主以爲致其身稍得報恩。入鍋忽見天神群降。奏樂一成以慰悅之。并滅火焰。令聖人從火中出。毫無傷跡。官尚不悟。復囚之。

官婦甚思其子。求入獄中見之。仁子卽請聖人及其賢友代求天主。賜啓母氏之蔽。衆祈時。禁牆四震。大光倏照。幽獄明顯。天神發言以撫慰諸賢。而辭歸天上。母氏見之。惶悚感激。因聞聖教要端。竟辭僞法。而投聖門。禁中諸聖賢皆相慶。叩謝天主神恩。惟惡官益怒。將諸士或斬或焚。惟其妻其子及儒禮央聖人。則囚以待。

當是時。暗第阿城中。有土神寺。國民歸而求禱者。官故令聖人往赴是寺。而叅其神。則免死。聖人計以接計。許之。但求令諸邪徒同往。官如言。聖人至寺。遂跪自畫十字。求天主。卽破是諸神像。以顯其虛。而驗聖教之實。不使愚民終迷邪術也。祈未畢。百千神像。瞬息隋地。盡爲煨塵。其大寺毀倒。覆壓惡

聖人傳實 聖如卷七 三十一
徒與小民數百餘皆逃竄。

於是惡官大驚。倉皇無措。姑令左右急收聖人。而謹守之。聖人與其贊友在獄。夜半明見男女二群。服光明之衣。分列左右。左見前日被殺之賢友。右見把西里撒聖婦。及其數十同修之女。蓋皆從天上特來慶賀。撫慰聖人之難。邀之謝世。登天永享安福也。聖人暨與難之友。深感主恩。更奮神力。次日刑役入監。將諸賢急繫手足。且以脂膏塗繩索。投之大火中。聖賢入火。燦焰甚熾。繩索著火。盡斷。聖賢徐出。略無傷損。

官不禁耻辱。卽令左右拘執聖人。與其子。并二友人。置之堂中。令刻剝頭皮。剷除兩目。舒緩苦之。至其妻。則令布體於木架之上。從上下牽其手足。支裂之。乃刑役殫力加刑。愈覺衰憊。手臂枯瘠。用刑罔効。於是聖賢稍得安寧。不受傷矣。官已無計。令投之猛獸。獸伏地仰敬。就舐其足。不敢肆侮。

惡官邪計已窮。亟欲決斷。命偕獄中。先後諸重犯者。斬之。卽時地震。山崩。壞屋數萬。又迅雷橫行。擊殺

下民無筭。官膽戰奔匿。未久。適被惡蟲噬齧。竟死。時。天主降生後。三百三年。按長曆爲晉惠帝泰安二年癸亥孟冬月。次夜教友欲殮葬聖屍。緣雜置衆犯之中。無從可辨。幸天主降異光顯聖屍。得聖焉。日後國民服從神化。登聖墓求垂祐者多。願也。

古尼恭德聖后行實第八

極西北有王恒理格者。幅員數萬里。從古傳其勇略。服四方叛國。其德正足冠衆爲大君。初卽位。尚幼。未能建後宮。大臣屢請早蒙天主默啓。矢志守潔。未果。姑順衆意娶鄰國公主。古尼恭德爲后。

古尼恭德聖德女也。且以才能立政匡國。賢王幸得良偶。欲探其深志。謂之曰。造物主所賜恩惠與我。至多至厚。無由可報。惟感刻頌謝。勤修其道。顯揚其名。廣仁及物。稍可報其萬一耳。但緣世冗甚繁。

國政累險精道難致。人命短促。隱修志士。猶或無功。况操大國之柄。何望有成乎。君權不可辭。國政不可廢。在我者。惟省身約心。克私節欲。殫力以奉。上主慈旨。庶不負大恩乎。聖后曰。婢向所圖所願者。不遠乎是。惟王先行指導。婢無不隨。

從是主與后。誓各守貞潔。終身不相昵也。夫以修士。克服一身。避端杜誘。朝斯夕斯。尚難保其心身之潔。乃大國之王與后。同居尊富盛榮之中。而沒世保全貞潔。非得天主寵愛庇祐。能乎哉。二聖志定。

始治朝匡國。首務隨處。造立天主殿堂。次建修道院。而厚予之。夫人幸得明達天主聖教。而勤事之。聖君誠修。下民丕應。國家不期而受太平之福也。惟魔生妬。圖間夫婦之情。於是聖后初覺君心懷疑。欲爲解釋。乃先祈天主扶祐。次令役衆火煨鐵板。陳於王前。然後跣足往來蹈之。以證已之貞潔。未嘗失信。蹈火之際。天聲降曰。貞女勿懼。聖母瑪利亞。必將祐爾。王聞天語。文觀其事。盛感聖德。悔其妄疑。從是二人加勤倍功。爭先精修。

未數年。聖王道德以粹。天主早收其神於天上國。而聖后失其道。偶以爲痛憂。大喪已畢。欲脫去國。兀專心隱修。卽請國中諸臣。及諸議政之士。聚於大殿。乃當衆前。先棄貴衣。易所自備賤服。次謝皇后之位。入貞女會。剷跡修謙。旣居會中。牧已如婢。甘行賤役。晝夜神工最篤。暇則事針指。或勸人以善。或顧慰宮中病女。或襲先聖明跡。而力法之。頃刻不寧。

一夜臨卧依規。先聽女友代讀經典之語。所持燭忽落榻上。遂起火。榻幾焚。左右趨撲。聖后醒寤。便畫十字。火悉滅。似此靈跡。未能盡述。聖后久居賢會。約十五載。

後天主欲賞其功。病危。自悟終期不遠。則大快。盡力善迎。會中賢女聞之。痛哭。豫具寶棺珍衣待殯。聖后忽見。厲聲曰。去之。去之。我原赤身而生。今赤身而死。惟賜衣一襲。以庇腐體。已足。何多營耶。後又囑賢女云。我卒將賤屍葬。吾先主之側。言畢。仰天忽視先主顯靈。而邀請之。不勝重樂。若甘睡而卒。

國中士民間聖后謝世哀慟涕淚爭先趨拜各伏地哀述所承聖后恩澤叩謝之三日不絕旣葬凡感疾遭患趨墓祈祐未有失望者。

方齊斯加聖婦行實第九

方齊斯加羅瑪人其親世家習道因善育其子女方齊斯加兒時每顯高志乳母偶露其赤體必哭非亟蔽弗止稍長起居最謹不容家之親戚摩其面或稍狎近之也原性和順端正才智越常好實學不樂玩戲語默有時居止多隱獨或誦經文所見所聞善事或讀往時聖女行實以效之

及笄其親配以鄉之名士少女本志潔謀阻其婚不得勉歸夫門但不改精修初志更加力以廣仁而

倍功期年。染疾將死。本鄉古聖亞勒叔自天降願。以寶衣覆其病體。立時全愈。賢婦欲謝主恩。勤修日新。凡交晤左右鄰居。無不以言以身提勸。聞里黨困乏。親挾資送之。不繼則親行丐乞於所識士女。使施給之。都中多養病院。賢婦備飲食藥餌。擇同志之姻親。携往治之。并善言德語。以顧慰之。姻女之中。有好文飾者。勸其改志。次漸引使專飾其內。勿營營耳目間也。其食甚淡微。僅足度生。衣僅蔽體。搜毛鉄帶。以苦骨肉。又尚以常衣。使人不

知。夜中神工最久。睡僅二時。工後或以繩索。或以鐵鎖。自策罰其向所爲過失。非流血不止。動靜言語間。尤加嚴謹。或言而踰節。必緘默數月。以補懲之。屢見其夫及子。罹於讐害。甚累重危。而色不變。心不動。或遭邪魔詈撻。以間其功。則反笑譏之。又以實志破其狡計。魔屢圖取勝。而屢取辱。猶以傲心不服。不退反日積恨。續謀窮力。以攻聖德也。

於是至慈天主實恤其孤。時賜以尊天神使之顯然。恒侍左右。代禦魔計。乃天神暗護聖婦。指善慰窘。

釋疑披惑發露魔計提記主恩。之如信友矣。
二十八年中聖婦強負室家之重然後夫婦如兄妹
同室而不同榻避狎昵之端獨務神修一有餘閒
必推及人以廣大其功德男女之衆感德向化聖
婦因造院立會以舍之

當是時耶穌聖誕已近聖母乘夜抱耶穌嬰像下臨
奉耶穌置之聖婦手中使其任意申敬而抱持之
聖婦幸奉耶穌謹領懷抱不捨三日連享天福不
覺世事不行作務不嘗塵味不移寸趾三日後略
見醒悟而悉未能言所聞見天上之事逮其夫病
故聖婦誠盡喪禮經紀家冗卽辭世務分施餘財
入向所造潔女院以全其修

會中諸女接之如母仰之如神傾聽其言篤法其行
不忍離側一日室中糧絕聖婦知之便令諸女依
規坐席親行婢役謹執所有少糧分施之非但使
衆食足尚見有餘充滿大筐因陳教示衆凡務修
道不宜急於日用之微蓋吾上主旣慈育萬彙乃
棄世修道之人而視之猶不若禽獸必不其然則

在我者。第致力盡分。朝暮事之。奉其旨。而希其祐。未有不至者也。

他日。同女友數人。出城收薪。時冬月甚寒。諸女勞渴。無水可飲。聖婦憐之。懇令諸友望祈主祐。將必不負。祈畢。衆見近樹一株。垂下蒲萄鮮果幾許。如六七月中。乃各取以救渴焉。

有幼童久病。陽風時刻投地。困苦無法可瘳。伯叔携之。送聖婦前。哀求施祐。聖婦感憫。禱祈天主。持病童之手。祝曰。自此以後。勿懼。唯望主祐。將必無患矣。立時病愈。果不復發。又他日。遇病疫之女。摩其體。使修瘳。果無恙也。

至其神智所豫測未來之事。及人心之隱者。難可悉述。時都中或與高士有讎。因謀玷其名。溺之於罪。聖婦默徹其心。請一晤。晤際明著其私。因勸之改遷。惡人聞其隱謀漏洩。遂大悟悔而改之。又鄰婦產一子。親戚趨賀。聖婦亦往。豫識其子不能久存。勸母氏早以聖水滌其原罪。母氏及親戚細視其子。無病端。笑之。聖婦更急再三懇勸。始聽。僅領聖

聖人傳
聖如卷十
三十一
水遂死。

聖婦年愈高德愈粹。其心愈厭世間之煩。亦愈望面見天主。因享榮福。天主乃豫示終期。聖婦大喜。因叩謝自爲備。又告其諸屬女。勸之和睦相和。固執原志曰。修功愈高。報功必愈大也。言訖。自治四體。其神魂昇享天福。時天主降世後。一千四百四十年。爲大明正統五年庚申。

死時滿室異香如蘭如瑰。士民趨仰聖德。沾被休澤。三日接踵不絕。瞻仰拊循。不飫足不退。三日後強脫而葬之。天主大殿。從是四方之民。多遠赴神墓。或求或謝。其思迄今不止。

當時都中一士病無生望。其妹代求聖婦。從天掇急。妹方求畢。而病者卽時復起。同鄉一女亦染是病。欲死。唯記所聞聖婦之功德。祈求矢願。遂得愈。乃感天主異恩。入聖婦之會。終身不悔。

又有人首受大傷。無藥可療。幸得聖婦生時所用手帕。以纏於首。瞬息遂痊。又一女病目將失明。唯求聖婦之祐。瞭然如前。其時同處一女有四歲子。瘡

聖人傳
聖女卷十
四十一
場遍體垂死。母抱送聖婦墓所祐。卽見全愈。自歸其室。不待携持焉。總而論之。都內都外。萬民所承恩德甚多。未易罄述。夫夫婦婦之陋。力行勤修。乃逮於道德之精。終入聖域。有如是者。

瑪利亞瑪大勒納聖婦行實第十

如德亞國都有世家士名西樂。生一男二女。男名拉撒落。長女名瑪兒。少女名瑪利亞。二親早故。三子各分家業。瑪利亞分得瑪大勒納地。因號焉。

瑪大勒納早失親教。漸染不潔。大玷名聞。蓋大惡之積。非繇一日。正以積漸不覺而益深。惜乎。瑪大勒納孤女無怙無恃。不慎於初。漸流無底之辱。

是時天主耶穌降世救人。傳道弘化。造無數靈跡。使改悟舊過。免於陷溺。瑪大勒納久聞聖風。慚其罪。

惡欲歸從之。第自念女流。且有辱名。無由見主。乘耶穌赴約。長西滿之席。徑登庭上。從背後投身於耶穌臺下。攀援聖足。哀痛涕淚不止。又以淚多沾濕聖足。用髮淨拭之。香液塗之。皆以表其悔罪之深。且愛慕其主之甚也。耶穌慰之曰。爾罪皆爾赦。今安意歸家可矣。

瑪大勒納幸蒙洪恩。感激無盡。因自定終身事奉天主。盡財竭力。以輔聖化。先立志改行。獨居省私。絕諸誘端。每趨侍耶穌。不爲世冗所間。屢具耶穌及聖徒所需資用。供給之。屢乘耶穌出途行道。則舍延之。躬行婢役之事。款。

後拉撒落病死。已葬。耶穌至。令其復活。瑪大勒納別具奇香。伏地下。傳聖師足。以伸其虔。至耶穌受難日。瑪大勒納親隨身。目不敢稍離。耶穌死。瑪大勒納隨聖母瘞之。瘞後入城。捐重金。買異香。復以殮傳聖屍。幸遇耶穌已復活。因令回城。報知宗徒。迨耶穌升天後。如德亞國惡官圖滅天主聖教。先處分宗徒。或誅。或禁。或笞。或逐。至瑪大勒納。則拘其。

一家載於敗舟漂之海外幸泊弗郎濟亞國馬西里亞地登岸設教

詳見瑪兒大聖女行實

士民感服兄拉撒

落持教柄姊瑪兒大立修會迄終管理

瑪大勒納習於獨修便出城外擇僻山遯世猛進茹草根飲清水寢地枕石每日明見天神降顧又嘗提舉入空聞天樂三十載後蒙主豫示終期托賢士請司教者賜顧於某日以賦耶穌聖體司教者趨命入山正見聖婦懸空合掌向天卽謹就而以所奉耶穌聖體賦與之聖婦之潔神謝世棄軀登天上國矣其聖屍輒有德士幸知其事來塋之是山今其跡猶存四方之民每虔趨敬事承所求之恩也

弗郎濟亞國王遇難統軍出戰不利被擄於意西巴你亞近國王無計可脫幸記瑪大勒納所造聖跡所施神恩於本國者甚多乃立志懇乞賜祐適聖婦瞻禮日王齋戒所望深夜王寢聖婦從天降臨呼之曰王前所求於天主者茲幸見允且以爲證王隨我行勿疑言畢聖婦前引王從之少頃聖婦

反問王曰。王知此何地。對曰。意仍在原處耳。聖婦曰。謬矣。王已到本國。去都門十五里耳。言訖。王如夢醒。卽視都門在前。衆臣聞風出迎。慶賀不已。從是仁王深感再生再王之恩。圖少酬謝。卽造寶殿。以垂聖婦之功德於萬世也。從來教中。凡蔽于私慾。獲罪天主。或習惡久遠。難更者。多歸瑪大勒納聖婦。而希望求賜。隨感輒應焉。

嘉大利納聖婦行實第十一

蘇物濟亞國昔有賢君吳豐聖后。彼禮日大

詳見本卷第二

無男。幸天主賜以聖德女。以古聖女嘉大利納名之。

嘉大利納穉年。預顯潔心。凡乳非其賢母。或清信之婦。必不食。遇不潔者。必哭而去之。不得近。少長母氏。寄托賢婦室中。使漸引之精修。賢婦一日登殿。叩禮天主。邪魔乘虛假牛形。竊入觸傷之。賢婦歸視小女仆地垂危。懷抱調養。久之得生。賢婦聞魔

嘆曰。吾甚欲滅之。恨力不足。且天主不與也。從是更加謹育。伏庇上主寵祐。更長神智。

七歲。偶與鄰女戲。次夜邪魔卽假前戲像諷之。良久。然後重責懲之。故後改圖。蓋吾天主玉成所選高。人。借魔以豫除邪端。使早定純志也。至應婚之年。其親擇佳婿。女志在保潔。又苦親命。幸蒙天主默指姑從之。旣婚。卽傾心告夫。并陳修潔之美。勿從暫時虛樂。自失大寶。夫聞大服。同誓永潔。遂異寢。如兄如姊。爭先致功。相師以德。國衆仰敬。獨聖女之兄。視爲宗族之羞。嘵嘵怒詈。然聖妹善迎兄意。俟怒息。反化其嫂。

時聖女之母在羅瑪。聖女別其夫。依母同修。至都。母又他往。再往從獲晤。俱回羅瑪。面瞻諸古聖賢名跡。其夫病故。聖女在西都遙執喪禮。由是聖女日新加志。倍功積德。精修當登天主堂頌謝時。一女衣白發光臨。見聖女。聖女問故。答曰。吾爲爾嫂。蒙爾化。近死幸得安所。來相告聞。茲汝代祈上主福祐。以全其恩。我願足矣。倘不信吾言。將有使者從

本國至此携寄黃金寶冠。我死時所留別。勿外也。
言訖不見。數日後使果至。并寄寶冠。

聖女居西都二十五載。又從天主指示。侍其母渡海。
往如德亞國。拜謁耶穌生死聖地。居之。母老病故。
聖女扶喪歸本國。葬訖。入貞女院。操心服身。內外
柔謙。衣食簡薄。多勞少寢。寬於人。嚴於已。居女中。
正如太陽照暖。辰星潤活萬彙也。是故衆感以爲
德表。周旋左右。

當是時。其所奉賢母骸骨。每顯大聖造多靈跡。施多
神恩。於是國主及大臣。會議擇聖女爲命。使往羅
瑪西都。代懇教宗。依規察其母之功德神跡。列之
聖品。聖女赴都。忽逢教宗沒。緋衣大卿會議代者
未定。聖女欲姑回籍。而都民感激德風。每來求教。
有巨室之婦病危。聖女忽知其隱罪太重。遂往而勸
悔解。婦迷深不聽。聖女痛憐。卽伏地祝禱。天主顯
其至慈。立見黑雲從河中起。至病婦之屋。彌漫覆
壓。咫尺不相覩。雲中雷聲大發。驚駭鄰里。病者聞
之大恐。因哭求聖女親來提振。痛悔前罪。次日安

死。

又一賢婦連產七子皆數日而殤。後復孕將產。懷祈聖女代禱。聖女至時親往。竟使安產一女。又幸久存也。都城有河異常泛溢。萬民失措。趨聖女求濟。聖女以謙志苦辭。衆民不愜。強置之流水之前。以當其勢。河水至聖女足便止。且退反本處。

又嘗以急事往納玻勒近都之郡。貴家婦有女久被邪魔淫昵。大受苦辱。因見聖女求救。聖女令其省解平生過失。以杜魔門。乃自祈天主降祐。未八日魔遁去。

羈都中凡五年。然後回國。途間役人睡。從車落地。碾壓糜碎。衆驚痛。聖女急下車代求天主。并提拔之。一時全愈無損。乃復登途至家。忽遇一人從高墻墮落。折肢絕氣。聖女爲祈禱。立時復活。

數年聖女老力衰。卽求上主早賜拔於苦世之險。天主允意。乃收之天國矣。時耶穌降生後一千八十一年。按長曆爲宋神宗元豐三年庚申春分日。聖女卒時。明星顯屋上。晝夜不離。殯之日。大星亦隨。

聖人傳
聖如卷一
四十一
柩移至塚上。塋畢方退。

瑪爾則臘聖婦行實第十二

瑪爾則臘世家之女。生於祿瑪。祿瑪者皇都也。凡人崇世榮而賤身心者。愈榮則減德。家富厚而自滿溢者。厥富惟增。傲瑪爾則臘。其以心潔爲尊榮。以神貧爲富厚。可謂一身兼形尊神富哉。聖婦幼年喪父。旣而嫁。七月良人遂亡。如斯少年而寡焉。家雖富。貌雖美。而握志甚堅。惟以守貞完潔爲事也。都中世家之子。欲娶之者甚多。更有一人。族盛官高。家豪聲重者。慕厥德甚切。盡心竭力。欲就斯婚。

聖人言行錄 聖如卷一 四十八
因陳本心於瑪爾則臘之母亞爾俾納曰。我求
婚。非爲徇私。但我年已邁。家業甚厚。而無後嗣。意
欲得此賢婦。以爲舉家資藉也。母聞之喜。百方勸
女復婚。曰。爾年幼。立志守節。邪魔必以情慾時攻
爾心。年日長。慾火日熾。而此志必衰。難保始終。茲
有富家勢重者。願與爾婚。是終身大賴也。舍斯機
萬不能遇。

聖婦答之曰。予必守貞。以潔吾心。俾天主時宅吾舍。
提撕加祐。邪魔讐計。何懼哉。厥富勢之賴焉。比全
能天地萬物主之賴乎。聖婦志堅。于是母不敢強
也。此婚旣辭。乃閉求婚之門矣。乃入室煉性。避世
避人。若非親戚至要之事。必不出戶。蓋以幼年之
婦。立志守貞。若藏珍寶。然邪魔必有竊盜之謀。故
于本身事事謹慎。容儀端正。行作動止。無敢左顧
右盼。蓋以目爲善惡啓閉之牖。則私欲淨盡。而大
德斯光。於是都中士民。無不傾向。然崇都萬方之
聚好事者。雖不免譏德毀名。至于瑪爾則臘。則莫
敢妄談。偶有不知量者。詆毀瑪爾則臘人。皆拂耳。

不爲附和焉。

夫聖婦正可謂萬世寡婦之表也。蓋因其心之潔。舉動之儀。標吾教中諸寡婦之規也。醜其衣服。惟爲蔽肢體而已。薄其飲食。惟爲度厥生而已。家中所藏寶物玩器。則施濟于疲聾殘疾與困窮無告之人。蓋克已濟貧耳。至于男子。卽雖親戚與有德君子。而無其介紹。則不敢獨見。左右使女。惟用二種童身女。與寡婦守貞潔者。此皆有志于道而自尊者也。蓋以使女善惡。可証其家主之刑于耳。居室。

不敢閒坐。必留心于天主經典。亟誦念之。不忍釋手。若饑渴之慕飲食然。味其深意。幸而得之。卽必試之于行。將聖經所載拳拳服膺。祈求天主開闢聰慧。欲發露經典真意。豁達之無差謬焉。倘有餘工。或教訓家人。或行哀矜之事。或習女工。如此者已久。聖婦之心。日納神光。感主洪恩無窮也。此時熱羅尼莫聖人及兩大德教官至。祿瑪欲于教化王議教中大事。都中賢士淑女仰慕聖人之德。求教者甚多。聖人已自推辭。惟瑪爾則臘仰止甚切。

懇都中碩德君子。勸求指示。聖人于是解說經典。見其領會越衆。德修甚密。教之亦覺忘倦。經典諸難處。惟聖婦通達。見聖人必審問明辨。倘有解者。不明。必論難至明而止。聖女之學問日長。誠中形外。聲名洋溢四表。都中博學名家。俱不及聖婦焉。熱羅尼莫教中諸議已定。則反日露撒冷東都。聖人去祿瑪。教中人有經典難處。必請聖婦發明之。而聖婦止代聖人解焉。不敢自居。能解必歸之其師。或前賢往聖也。其撝謙如此。蓋知婦人本分。以無非無議爲務。非爲教人學于人而已。乃勞心于誦讀之業。陰晴寒暑。惟有修齋誦經。日月久而體漸衰。病傷于胃矣。雖然滌潔之功。守持甚固。惟節之。不踰矩耳。食時不用肉味。出門時甚希。因而與大家貴介。不相往來。蓋以本身已棄世上榮華。厭觀俗婦之浮艷耳。故惟以德潤身。有或爲親戚。或爲救濟。或爲天主。不得已而出門。必擇寂寞之途。必減隨從之使。乃恥于出戶。恐外人知其爲瑪爾。則臘也。惟喜隱獨。故離都城。居于郊外。蓋以碌碌

聖人傳
聖女卷一
三十一
之心天主必不安居之耳。

聖婦于母至孝。不待母命。惟矚志之所在而行。益先意承旨也。雖母之心過偏。以聖婦無後。欲其家事悉歸之于其孫。聖婦本心不願繼兄之富。而欲周窮民之急。然既知母意。卽以家事全與兄子。不啻嗜甘。寧使失財。莫敢不慰母心也。

此時歐羅巴諸國。聖教大行。而多有修道之士。然婦女修道。大都出是民間。世家尊貴者。雖有修德之念。恥服修道之衣。以道衣鄙陋。恐失其體耳。瑪爾則臘獨視之。爲至尊至貴。知修德之婦女。是天主所重寵愛者也。故棄世俗之盛飾。以修道粗賤之衣蔽體。決不敢效世俗之態。知世人所尊貴者。天主鄙賤之。而天主所尊貴者。乃爲真貴而已矣。瑪爾則臘一人。既破世俗之所愧。則他有德之婦女。甘從瑪爾則臘。而以修道之服爲榮。都中世家婦女。乃徐徐化之。修道甚多。而前所恥者。後亦知爲大榮也。于是聖風漸傳。都外流行於萬方諸國。如斯大功。全歸于瑪爾則臘矣。

瑪爾則臘其爲聖教之功臣哉。大阻異端之亂。時有
露費納。自日露撒冷。東京之祿瑪。挾經典書籍。其
中端倪。大爲毒心之虺。書有序云。是書聖熱羅尼
莫準善之可傳之。千萬方。因而都中博學名士。無
不信從。瑪爾則臘一覽。卽覺其隱怪。明知其不爲
聖人所善之書也。必不可傳之於國。不然。天下歸
之。則大壞真道也。專心竭力。以攻異端之說。明辨
而發其蔽。不令煽惑真道。又作書與聖熱羅尼莫。
乞爲明證。以指其差謬。聖熱羅尼莫。卽允其求。大
闢異端之說。乃都中不行。而教化王亞納大削者。
亦禁絕之。不許傳行焉。

剛哉聖婦之勇。雖居白刃之中。安而無懼。我弟亞國
有惡君。名亞臘利哥。貪祿瑪地方財寶。振軍旅圍
城。祿瑪被破。有兵入瑪爾則臘室。問財寶何藏。聖
婦安然。禮貌不亂。持本體修德衣裳。使之明知非
積財之家。乃爲道貧婦耳。惡兵不信。將殺之。加以
鞭朴。聖婦默思天主受難。憐哀之甚。身體受打。不
覺痛苦。聖婦雖在難中。必存愛人如己之心。有盛

德童身一女名賓濟比亞者。恐惡兵凌辱。涕泗哀求。勿使相離。同死可矣。惡兵見其涕泣之切。聽其哀聲。并恭敬儀容。乃動憐憫之心。童女無害。同虜置之聖葆祿殿。瑪爾則臘虜中之苦。難以盡述。然面無憂容。心不改樂。蓋以虜非奪之財。非減之德。反足加磨煉之功耳。因而大慰友女。勸勉甘居神貧。口乏簞食瓢飲。心飽神寵峻德。不覺饑餓之患也。感戴天主鴻恩。心口讚美不已。亟云。予生之時。赤體而出于胎。茲赤體而入于土。惟主之命。是安是樂。被虜不久。體不傷。力不衰。自覺魂靈將離此身。友女知之大痛。不久聖婦恬然冥目。若寐然。死于友女之手矣。時天主降世後。四百一十年。按長曆爲東晉義熙六年。

